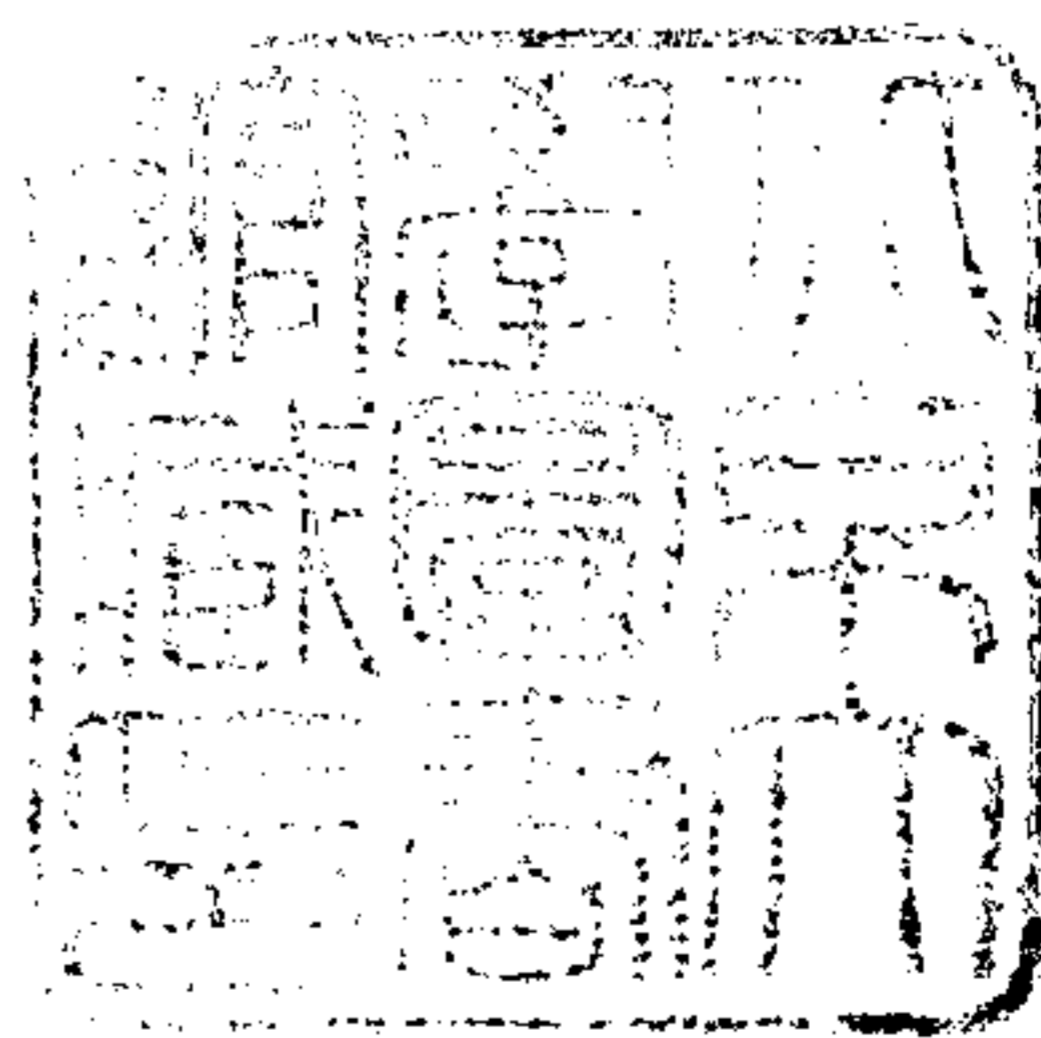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三・子部・雜家類

讀書雜誌八十二卷餘編二卷（漢書第十一至餘編卷二）〔清〕王念孫撰……………一

高郵王念孫

張湯傳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宋孤曰浙本疑字下有字念孫案北堂書鈔

日為讞疑奏之則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

字涉上奏字而行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馬

依俗本漢書如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

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志四之十一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

謝邪絕弗復為通宋孤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

絕弗復為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

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為通謂謝絕其人後不復與相見也

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

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

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

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並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為通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

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

堂書鈔設官部五陳馬漢本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

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遂將軍范明友擊身桓還謁大將軍允問千

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允字而今

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志四之十一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允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為旨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

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

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

謂欽為旨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

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

為旨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為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為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為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志四之十一

三

欽以建始之初浚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原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在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惑王道之將崩

張壽李廣利傳

資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為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為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煎靡也煎音子廷反死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

志四之十一

四

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王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空解即不迺力戰而寡宛王名未曉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王母寡宛王名入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八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叩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放曰此言當始  
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蔽通傳  
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  
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史記本始皇之  
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  
輒生異說謬矣

精梁

精梁之倉藜藿之羹念孫案梁嘗爲菜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

志四之十一

五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  
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鵬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  
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

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

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

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注曰而如

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知此流俗人猶言

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  
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

下甚願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  
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夙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  
不與能夙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夙  
耳念孫案不與能夙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  
云與許也不許其能夙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  
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夙不如能夙節者  
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夙不與夙王  
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  
不能與夙節者次比既

志四之十一

六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按蓋  
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  
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  
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  
能夙節者特謂我罪固當夙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  
同義夏小正傳曰獾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  
之獻也來降燕乃睥室舊本脫室字與之室何也與之  
今據傳文補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  
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夙節卽不謂能  
夙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  
訓爲許

李訓為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者氏誤為且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且形與且相似因陳錯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祗水首後人又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祗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改為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己篇宋桓司馬抵罪出公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志四之十一

七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杜集解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為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為容容糞土之中則為不詞函當為冎冎本作冎形與函相似因冎而為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冎於糞土之中函又函之譌說文冎小阱也今經史通作冎廣雅曰冎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共字皆作冎今經史相承作冎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冎糞土之中若非冎為函則後人亦必改為冎矣

冎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冎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章注曰函入也函亦冎字之譌故韋訓為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陷云陷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冎之譌冎陷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陷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冎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冎吾中史記之冎及士大夫及此傳之冎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為函後人多見函少見冎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志四之十一

八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  
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  
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  
紀十六並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  
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  
主也謂得主其園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  
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  
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  
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  
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  
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  
帖二引此並作井水竭漢紀同

母桐好逸

母桐好逸母適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適近小人

志四之十一

九

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  
案桐字若訓為輕脫之貌則母桐好逸殊為不辭今案  
史記三王世家作母桐好佚佚與遠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  
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伺訓為長也伺為長久之長亦為  
伺長佚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伺與桐古字通楊子  
成曰桐伺之為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  
而不釋桐字

庸身

外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外當自去不如他  
徭役得願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徵庸二  
十論衡氣壽

志四之十一

十

篇庸作用舉陶漢五刑五用後漢書梁統  
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  
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外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師  
古說則當以外不得取代庸為句大為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護人眾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  
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  
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並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為七見史記秦始皇  
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



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痺熱

南方暑溼近夏痺熱師古曰痺黃病也念孫案訓痺為黃病則痺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痺者盛也周語曰陽痺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痺又作痺大雅

志四之十一

十二

板篇下民卒痺釋文痺作痺爾雅釋詁注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痺人今本痺作痺大雅桑柔篇

日逢天憚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憚熱高注曰憚讀曰

宜厚也義與痺熱亦相近痺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溼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曰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為引疑後人熟於曠曰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

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彌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為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聳文選李善曰聳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志四之十一

十三

己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踰領史記同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即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為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即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為內故謂入室為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淮後庭之室也

南傳云開天子使與妃同內龜銘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為內者甚眾具見經義述聞子有廷內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縮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

志四之十一

三

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即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即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而其閒為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嘗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為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而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為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即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

志四之十一

四

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為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為挂挂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挂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挂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搆於胡搆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挂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為屢隨畜屢居則為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為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亾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為屨師古訓荐為屨而引左傳戎狄荐居

志四之十一

五

斯為誤 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菘則菘是草也服言是證矣 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為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念孫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

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志四之十一

六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慧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剗犀兕忽若慧汜畫塗如淳曰若以慧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慧掃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慧為帚汜為汜灑地則慧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掃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慧汜與畫塗相對為文慧者掃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慧掃也班固

東都賦曰戈鋌慧雲羽旄歸寬是也慧或作籌按乘七發曰凌赤岸警扶柔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歸扶柔以籌爲掃竹非是辯見文選是慧爲掃也方言曰汜滂也汜與汚同廣雅汜汜也自開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旂塵埃之外汜與汜而不俗是汜爲汚也

乘旦

及至駕齧刻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旦曰駕則旦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同駟者駟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

志四之十一

七

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駟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駟馬也乘駟卽乘且爾雅樊駟也樊光孫炎本樊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繫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繫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繫駟之爲煩且猶乘駟之爲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駟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時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

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彖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說文隕下遺逐也白虎通義曰隧之爲言遺也說文隕或作隕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隊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而爲圓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駮遺風楚辭陳外傳皆其例也

志四之十一

六

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音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卽讀爲號當依音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

鳴廉倚營而不期於濫齊號鍾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日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為旂獵字之誤也旂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再誤本仍藝文部八此卷游改游為放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游獵

蠻荆

南不過蠻荆又下文詩云卷爾蠻荆念孫案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卷爾蠻荆段氏若膺詩

志四之十一

九

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楚荆州之楚國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注荆州之蠻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章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卷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荆為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擬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注又盛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詩卷爾荆蠻亦誤倒

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咸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卷爾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不當倒言蠻荆也楊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羣蠻荆蠻翮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云羣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卷爾吳蠻虎視江湖

志四之十一

三

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即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為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為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而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即此亦

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為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考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考元紀亦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為九郡亦脫南字又章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為九

無以為

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為不

志四之十一

三

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為語助耳曾子同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為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是助語言無以為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為何以代為言何用文何用代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為言雖多何用也為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東方朔傳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放曰之行字

日知錄曰以劍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音舉字或作奔蘇武傳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劍割肉即懷肉去此云以劍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會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為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志四之十一

三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並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而京賦注東京賦注皆魏太子廢注引此並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為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尚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還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

志四之十一

三

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滅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為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滅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為捐字之誤可知

圍

圍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圍作圍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圍矣說文圍圍所引拘

舉人也圍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漢幽圍圍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圍圍而免刑戮其字並作圍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夙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夙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為眾祭義曰眾生必夙夙必歸土故曰夙者眾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眾之為終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為眾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眾生之化

志四之十一

三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侯臣一人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侯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侯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侯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執陵

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行而服注以為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亾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亾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霸同念孫案

志四之十一

壹

亾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亾當為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王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亾益於時蓋涉後文亾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善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

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一

志四之十一

美



漢書弟十二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以嗣擇之子孫賢者為嗣念孫案太宗當為太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為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

志四之十二

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蒙賜東園祕器光蒙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蒙給東園溫明祕器

亾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亾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亾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亾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亾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亾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子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志四之十二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麻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為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讎輩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為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為等不當訓為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

訓為等者異義至所引律麻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十匹

上迺賜福帛十匹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為千匹通鑑作十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竝作千匹漢紀同。

上未起

明日、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而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

志四之十二

三

八引此竝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為奉車建尉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尉馬都尉掌尉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竝作賞為奉車都尉建尉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

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人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人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人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為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篇賦放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

志四之十二

四

字竝誤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作恐也後漢書而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叮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戰瘕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戰瘕四字

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數凍足補今本之缺陳  
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校 益將軍  
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  
文云詔印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  
會念孫案今當為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  
一歲會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

志四之十二

五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  
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會貨二作今亦後人以  
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畱得亾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拜擊我其意常  
恐今兵不出得亾變生與先零為一充國奏曰校尉臨  
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亾效五年宜亾它心不足以故出兵  
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

疑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  
帝以罕拜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

拜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  
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  
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  
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  
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志四之十二

六

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  
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  
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  
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  
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  
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擲也投石猶言投擲  
擲亦投也廣雅曰擲投也石擲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  
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擲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拔  
其匕首以擲秦王燕策趙作提  
距超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  
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為超踰是也距亦

超也德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也  
呂氏春秋轉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正與距  
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  
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為以石投  
人到遠謂拔距為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  
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而取安息南排月氏  
山離身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為  
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  
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志四之十二

七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直指其  
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  
而成也念孫案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邳支單于  
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邳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  
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邳支單于分離所在  
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  
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亾則無所之  
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  
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  
離敗聖真字並作離顏氏家訓形與離相似因誤為離  
書論篇離則配西正謂此也

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報也雖或作離  
離史記衛將軍驍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訓離  
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  
而刪去離字謬矣漢紀正作邳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晉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為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統  
下文而言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  
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  
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攷異曰小顏解行事為滅  
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

志四之十二

八

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  
秦  
風無衣傳 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  
事漢紀改行事為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  
口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然則行事為總  
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為句則大為不詞通  
典  
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其行亦為顏注所惑 錢以  
顏說為是劉說為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  
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  
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即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  
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澁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荷子之不欲難償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儒林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志四之十二

九

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敘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漢日會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為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

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與師奔逝橫厲身孫瑜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念厲度也論讀曰遙孫案奔當為焱字之誤也焱逝言如焱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焱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焱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云雷動焱至星流霆擊曰焱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與師焱逝

志四之十二

十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邛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通鑑漢紀二十五同念孫案盛當為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為聖漢揚鉤澗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邛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棧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干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

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為或或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上脫為字為子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

志四之十二

有為字

生怨

吾既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會酒

定國會酒至數后不亂冬月治請獻飲酒益精明如淳曰會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會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會言勇今流俗書本輒改會字作飲字失其真

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會然則酒自可云會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其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為會遂以會酒為喜酒顏又以為費盡其酒非也北堂書鈔酒會部八藝文類聚會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會部一引此竝作飲酒至數后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竝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志四之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為興舉眾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為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翟方進傳權譎自在念孫曰一切權時也

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為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  
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  
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  
則多驕驚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為然也俗字  
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  
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  
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合于下脫弟字當依  
諸書引補。

志四之十二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  
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二十  
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軒日

白虹軒日念孫案軒字從中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  
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軒音干此望文為音也說  
文玉篇皆無軒字莊子秋水篇還軒轅與科斗釋文軒  
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軒字有寒  
音而無干音集韻軒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

犯也蓋為師古注所惑

推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  
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  
念孫案推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推辱宰相遂下  
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  
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  
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推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  
坐推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志四之十二

古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  
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  
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  
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  
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  
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  
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眾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眾多也幽風七月篇采芣祁祁商頌元鳥篇來假祁祁傳箋竝曰祁祁眾多也犬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百

志四之十二

十五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為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即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

紀作繼太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太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祭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祭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祭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為句此以四字為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即

志四之十二

十六

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狁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敘傳竝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獫狁獫當作允大雅韓奕箋為獫狁所逼釋文作獫允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褒顯漢書攷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為不可為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為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為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哉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

志四之十二

七

然

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尊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並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

皆有茵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己同鄭注檀弓曰以鄭注考工記云己大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為己之借字故改以熱為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改以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並作未可以熱為大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

志四之十二

六

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即是車故刪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即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御物謂天子所服會者也天子至日敢盜乘輿服尊不敢深漬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儒林傳曰，劔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一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

志四之十二

九

求耳。徐錯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為治

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瘳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瘳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尚何道？則與下文瘳於彼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

志四之十二

十

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末，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中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為

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即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為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志四之十一

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攷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天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犬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為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癸酉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

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為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為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歷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為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為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為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麻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為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歷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

志四之十一

三

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為大歲超辰且大陰為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為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為主歲之大陰即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為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楊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

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為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為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為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攷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即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竝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

志四之十二

三

作者日未出而亮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威威

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威威二字無注念孫案威讀為威威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為威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為威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蓋以操之為已威矣今鄭注威作威乃公羊傳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威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威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為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於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為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為行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志四之十二

三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為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為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

明使看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為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間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

志四之十二

姜

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為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為椽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謨本特作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特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通鑑漢紀十九同念孫案司馬千人皆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係傳篇同尚書大傳云夫

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傲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開睢歎之

縱欲

今大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念孫案縱欲當為縱恣縱恣二字即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圃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為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為慾又譌為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志四之十二

姜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章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尚書酒誥薄韋棣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尚書改韋為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  
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  
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作尊立不  
動漢紀同

蓋請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  
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  
說見經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志四之十二

老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  
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  
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  
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  
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  
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  
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眚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

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  
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顧為顧念直為值遇皆非  
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  
顧其勢初定顧為王賈不反韓信傳顧王  
策安決顧諸君弗察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  
當訓為特師古皆訓為念非也他篇放此直繩也言

我與穉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繩耳說卦  
傳曰巽為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淮南繆稱篇曰行險  
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

為直故直亦訓為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  
即準繩也直為準繩之繩又為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

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

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曰遂伯玉直己而不直  
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政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志四之十二

天

上以林芻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  
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為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  
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縣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  
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障  
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今本注首有  
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嶲郡上

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  
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

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

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

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宗

蕭望之傳

洽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念孫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洽平當為洽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致洽平即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而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

志四之十二

三

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而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於於道路則敞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淡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非也懷當為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淡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傳德為句終不坐為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傳恩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

志四之十二

三

厭少其於當尼怨不其淡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並與期同繫辭傳从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閉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弟十二

高郵王念孫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為今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為予告得

志四之十三

一

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竝作今

進退

參為人矜嚴好脩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竝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為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始失之迂矣今案方即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竝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兒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躅

志四之十三

二

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為斂身之貌非訓鞠為斂躬為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為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于京更無論已斂身即謹敬之意故又訓為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敬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為謹敬也廣雅鞠斂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躬鞠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二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刪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為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微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

志四之十三

三

殊為不辭設當為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晉序善謀篇並作沒利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章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為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

志四之十三

四

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好忠直

以為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好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好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許為忠直是也許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許以為直之文今本許誤為奸又脫為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

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為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為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簡，大手相左也。大則可切，徐鍇本謂作手，大相左也。從大，工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勵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竝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為古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

志四之十三

五

案可甲當為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亮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晉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為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

是也。或引翼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遷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辨。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竝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傳喜傳

皇大子

皇大子，帝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大子，帝得進見，正對上文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大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大子，帝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大子通鑑同。元后傳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帝復進見。

志四之十三

六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傳喜，羨侯勁嗣，此文傳喜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賊，念孫案：浙本是也。賊，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賊明矣。

手傷

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  
況首為惡明手傷人相對為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  
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為功使人行  
傷人者為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  
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瘡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癢  
者律謂之瘡瘡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  
同也師古曰瘡音侈瘡音銷念孫案正文之瘡人本作

志四之十三

七

瘡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瘡人之罪鈞兩瘡字上  
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  
應若下句變瘡言瘡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  
瘡瘡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瘡字非釋瘡字也師古曰瘡  
音銷自為應注瘡字作音非為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  
音者全部皆  
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瘡字而改瘡人  
為瘡人斯為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  
瘡毆傷曰瘡是瘡瘡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瘡人為  
瘡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竝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瘡  
者與瘡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  
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媵何與取妹披挾  
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  
為媵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媵也念孫案與  
讀如字何與猶何為也古者謂為曰  
與說見釋詞主與況私亂而莽  
矯元后詔賜之外故主怒曰媵何為取妹披挾其閨門  
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為豫而以且媵何與絕句則與下  
文義不相屬矣

閒步

志四之十三

八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成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  
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交則此非伺閒隙之  
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為閒說見  
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  
人妻見斫面有瘕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  
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  
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技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為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技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竝作用卿

尙相得从

匹夫相要尙相得从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从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从

翟方進傳

大都授

侯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行都即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困壤都窺師古注都窺烝炊之大窺

志四之十三

九

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談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簿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簿者此一本作簿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邵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其字正作簿又各碑中主簿字作簿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簿為簿也

如勿收

義部據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為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為句此效經文

志四之十三

十

之子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為句奔與賁傅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傅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為奔走傅為傅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民獻儀九萬夫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宗室之儀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

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

宗室之儀及獻儀者其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

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

日亦惟宗室之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

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

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尙書

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

獻為儀郭璞爾雅音曰儀音儀說文曰儀從車義聲或

作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碑曰安惠黎

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

志四之十三

十一

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即皋陶謨

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

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即古

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

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為不詞矣班固寶車騎將

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

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

不明余謂定當為念說文念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

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

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

令色即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

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微善諷言今

文作惟譏譏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

或作靖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譏善諷

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譏譏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譏

譏譏言貌也引書曰譏譏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譏譏

志四之十三

十一

善靖竝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譏譏者乎賈逵注

曰譏譏巧言也見公羊而今文尙書曰惟譏譏善靜言

是靜言即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為安靜之

言而加陽為二字以足其義

羣鴈

有狗從外入翳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斃頭

引之曰鴈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鵝為鴈說見經

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尙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一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志四之十三

三

變改

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改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衰如威之師古曰言火燎方熾甯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衰如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甯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

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衰如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

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宓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

志四之十三

古

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侯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鳩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遠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

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甯一聲之轉故此  
作能或滅之毛詩作甯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甯亦甯此依毛詩改也甯亦  
乃也鄭箋誤解甯字說見經義述聞甯或滅之下

炮烙

榜塗瘡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  
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  
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江鄰後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釋炮字  
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  
記殷本紀

建治

志四之十三

五

反除白翼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  
以為建議劾治此曲為之說也建當為逮逮捕也言罪  
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  
傳亦遣三公大隸書建字或作逮見漢北海相景君與夫建治黨與銘即中鄭固碑  
逮相似故建譌作建

媼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媼出之具師古曰媼亦情字耳情  
出情游也宋祁曰姚本媼作媼音又媼也蕭該音義亦  
作媼音侑念孫案媼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為情  
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媼出說文媼耦也從女有聲讀

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媼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  
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  
羣小相隨閱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媼出之具也媼與媼字相似世人  
多見媼少見媼故媼譌為媼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  
諸事立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  
為聯不可訓為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  
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

志四之十三

六

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  
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恕乎甲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會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  
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會在三朝  
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  
注文遷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竝作日有會之於  
三朝之會又何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

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觀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後出

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  
駟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

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

觀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

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為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

志四之十三

七

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  
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數上疏諫正呂

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言永所諫正者唯  
証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

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

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漢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

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漢

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奧乃  
衛包所改尚

書撰異已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竝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

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奧周語宅

居四奧章注云奧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為

奧釋文鳥到  
於六二反奧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

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

妣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

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文母下

學宮

何武王嘉師丹傳

志四之十三

六

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

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

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注曰學官

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

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  
改官為宮藝文類聚職

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竝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

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殘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錯去不字于據顏注去之為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疎相錯為國計便便字正承立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宜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不便雨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疎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

志四之十三

九

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以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勝獨以為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動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為上當有光祿大夫龔勝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眾共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若劾嘉上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為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為衍文反刪去下文之光祿大夫龔勝五字斯為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

志四之十三

二十

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也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為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木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偽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

志四之十三

三

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為傳但曰其先會采於楊因氏賈楊在河汾之閒攷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會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會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即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啟臨淄侯之訛笑修語正可為辨偽之一證矣作偽自序者始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揚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

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拜於晉因為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偽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偽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揚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為揚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載文三志趙充國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尚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身之才身即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志四之十三

三

反離騷

通作書往往推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宥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

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加離字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駢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駢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

昨牢愁

又宥楷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昨牢愁李奇曰昨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昨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為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為憫廣韻憫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也是憫為憂也集韻憫慄憂也外戚傳憫慄不言師古曰憫慄哀愴之意也義竝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

志四之十三

三

天軌之不辟

故與憫通牢愁疊韻字也昨者反也或言反駢或言昨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道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尙遠

埃慶雲而將舉

反離駢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

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埃慶雲也埃慶雲而將舉本作慶埃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為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駢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虜與度枚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竝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埃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為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額而寒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在文盛本如此監本改亦為讀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志四之十三

三

鵲鳩

引之曰杜鵑一名鵲鳩一名買鵲一名子鳩鵲鳩一作鵲鳩楚辭離駢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注曰鵲鳩一名買鵲常以春分鳴反駢徒恐鵲鳩之將鳴兮服虔曰鵲鳩一名鵲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謬也見文選思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眾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為五月始鳴之鵲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為之不芳也今案離駢言此者以為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為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鳩爭鳴而眾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為疑矣況鸚鵡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為

可據玉篇鸚鵡一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鸚鵡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鸚鵡音於緝是鸚鵡同聲也子鳩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鳩華陽國志作子鳩子鳩之為子鳩猶鸚鵡故廣雅亦以鸚鵡為子鳩也而師古

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鸚鵡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將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鸚鵡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鸚鵡鳩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為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鸚鵡春

志四之十三

三

月即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擇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鳩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鳩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鳩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鳩即

因注內鳩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雄鳩之鳴逝兮淮南非其指矣備考諸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書亦無雄鳩之文子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為雄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犛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楚辭九歎

志四之十三

三

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眴

柴虎參差魚頰而鳥眴師古曰頰眴上下也眴胡岡反文選李善注云頰眴猶頰頰也念孫案眴者眴之眴眴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眴與狂為韻故偕為頰頰之頰不知何時內有眴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眴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眴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為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

壇長殊為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離乎慘纏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為廣大之名

達達

達達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枅振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枅振服虔曰枅中央

志四之十三

毛

也振屋栒也師古曰枅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枅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枅於兩反念孫案枅當作央今作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枅者因振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機之為璿璣鳳皇之為鳳凰窳夕之為窳窳展轉之為輾轉義笠之為簞笠歛歛之為歛歛皆枅振之類也振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即服注所謂屋栒也即今人所謂屋檐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纒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與上榮相對為文則央字不當作枅服虔訓為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枅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枅矣而京賦曰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當作枅益明矣魏都

旅楹開列暉鑿枅振張載曰枅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枅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枅枅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即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無涉集韻枅屋中央也則為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講

志四之十三

天

作生辭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字故為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辭見淮南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穆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唱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為和變徵為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為和少商為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

標訛碩麟

炎威黃龍兮標訛碩麟師古曰言炎標盛感神物也

訛化也。燦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燦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炎也。爾雅釋草釋文說引字林弋劍反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響。詬覓負洽。河靈嬰陽。爪華蹈衰。服虔曰洽。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洽。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宋祁曰江鄰篋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楊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而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

志四之十三

无

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嶼。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並無嶼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面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嬰陽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洽為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洽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洽同字。故晉灼訓洽為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洽同字。故服虔訓洽為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詬覓負洽。負洽即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洽字從彡得聲。古音在諄部。洽又為炎。洽之洽漢

書孔光傳六洽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洽調皇極五行之氣。相洽。辰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洽音辰。案韋昭音持軫反。則在諄部。服虔坻字從氏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音辰。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氏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氏之字亦與從彡之字相通。

曲禮眡於鬼神。鄭注曰眡或為祇。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祇自疢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即自疢。是其證也。然則負洽之洽。古讀若坻。故與衰為韻。若改衰為襄。則與洽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嶼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嶼。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為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面京賦注。並作衰。而今本皆作襄。

志四之十三

手

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正義尚作衰。音色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並作襄。恐亦後人所改。

駮服

麗鈎芒與駮尊收。駮服元冥及祝融。宋祁曰駮字可刪。服字當作駮。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鈎芒與尊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駮元冥及祝融。所謂兩駮。駮行也。顏注麗並駕也。是釋上句駮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駮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駮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為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蓬蒙列皆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瞋目裂皆

志四之十三

三

秦族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並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良九三列其負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駢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別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耀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焯焯明也光焯天地猶言光

耀天地也說文焯明也引鄭語焯耀天地今本焯作淳云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亦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章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焯淳純古並通用敘傳黎淳耀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為美亦失之太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明也

沈沈 噤瘁紉中

沈沈容容遙噤瘁紉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沈沈念孫案蕭本是也沈容雙聲字謂禽獸眾多之貌也上文萃從允溶文選亦作沈溶李善曰

志四之十三

三

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鬻沈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永據上林賦注沈音容是其證沈沈草書相似故沈譌為沈史記六國表索隱譌音屬沈反今本沈譌為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為噤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噤吐舌於紉罔之中也師古曰噤音其略反紉古絃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為噤則噤瘁紉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噤吐舌以曲通其義始失之迂矣余謂噤讀為窮極倦飢之飢字本作噤又作飢方言曰飢飢也倦與同說文作飢玉篇廣韻並其

慮廣雅曰疲贏券仰極也券亦與倦同仰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微欲受訓郭璞曰欲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欲驚憚警伏郭璞曰窮極倦欲疲憊也然則遙矚序中謂禽獸皆遙倦欲於羅網之中也作矚者假借字耳欲矚竝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雅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

志四之十三

三

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營陸皆官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木擁槍纍以為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為二義已失之迂若黃說以儲胥為官館名則與以為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擗邑

所廛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曉之曉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文選擗作擗李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也鄭元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禮器有擗而擗也注字林曰擗山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擗并也音芟念孫案擗當

從章本作擗王篇廣韻皆無擗字蓋即擗字之譌

平不隸險

故平不隸險安不忘危服虔曰隸棄也師古曰隸放也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險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隸險安不忘危隸亦忘也隸讀曰隸廣雅曰隸忘也又曰隸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隸緩也是隸與隸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

志四之十三

五

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為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竇乃以空盡無物為赤引赤地赤貧為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剖並為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幅匹力反念孫案文選  
 亦作剖剖與幅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  
 也說文幅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副玉篇幅副並音  
 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副正義曰圻副皆裂也引曲  
 禮為天子削爪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  
 得其解而改副為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替力反義  
 字讀詩不圻不副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  
 乃以朱點發副字矣副與幅同音而俱訓為判故韋本作幅若本是剖字  
 不得與幅通矣且結逸七為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為一韻

志四之十三

畫

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為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  
 子六人圻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  
 引史記作圻副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啟筮曰鮫夙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  
 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  
 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廼之於羽山副  
 之以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  
 古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  
 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  
 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

纆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率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是  
 范望注徽為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也今本微  
 譌作制應劭  
 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今本譌作束以繩徽弩之  
 微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  
 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微索之微乃訓為繩耳

雀鳥 乘鴈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  
 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  
 或作鳥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鳥字有通  
 俗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為鳥可證此言江湖之  
 厓勃解之鳥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

志四之十三

美

雲借鳥為鳥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  
 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  
 為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鳥念孫案  
 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為四鴈非也雙鳧當為隻鳧  
 乘鴈隻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  
 集有一人不為多無一人不為少故以一身自喻不當  
 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為數其訓不一有訓為四者若經  
 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為二者廣  
 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  
 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  
 乘辭見淮南列女傳仁

智傳曰夫雖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為二也有訓為一者方言曰絀擊僕介特也楚曰僕晉曰絀秦曰擊物無耦曰特豈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辨見方言疏證補 鴈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式古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為一也乘鴈隻鳥即方言所謂飛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為四而不知其又訓為一故以乘鴈為四鴈後人又改隻鳥為雙鳥以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鳥亦誤李善注引方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志四之十三

三

頤頤

蔡澤頤頤折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頤一作頤蕭該音義作頤韋昭曰曲上曰頤該案字林曰頤狹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頤者正字作頤者俗字作頤者譌字也注內頤字同玉篇頤音欽曲頤也廣及駁頤頤列子湯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際吟師問篇釋文並同古曰際吟頤頤之貌其字正作頤故知此頤字為頤字之譌玉篇廣韻頤字皆無欽音集韻頤祛音切文選作曲頤也或作頤此即或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頤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頤皆頤之俗字

淳滄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嶮嶮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歎烝師古曰淳盛也各本淳下衍滄字今刪滄雲氣兒念孫案淳滄雲與散歎烝對文則淳當訓為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淳作也郭注曰淳然與作貌字或作淳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淳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獲

獲人亾則匠石較斤而不敢矣斲服虔曰獲古之善塗堅者也施廣頤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

志四之十三

三

古曰堅則今之仰泥也獲技拭也故謂塗者為獲人獲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辨見下念孫案獲當作獲說文獲今本說作獲玉篇獲同地同說文獲塗地也塗與塗同故服注訓為塗巾擗之此即師古從中慶聲獲獲文婚字今讀若水溫難難字注云安羅溫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擗堅獲塗也今本亦譌獲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聖獲壁飾今本獲莊子徐無鬼篇郢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獲人今本獲虞云此下引服注獲音溫今本脫羅字近時盧氏紹

韋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𦏧從巾𦏧聲非從𦏧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𦏧籀文𦏧字故𦏧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𦏧字亦從𦏧聲而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竝讀𦏧為溫羅與乃昆之音相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𦏧字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𦏧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𦏧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𦏧少見𦏧故漢書說文廣雅之𦏧字遂譌為𦏧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𦏧字何時又譌而為𦏧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𦏧字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𦏧𦏧也從犬𦏧聲女交切玉篇𦏧與𦏧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𦏧字訓為塗𦏧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溫羅而訓為塗𦏧顏音乃回反而訓為扶扶明是𦏧字非𦏧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𦏧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𦏧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𦏧奴回切古之善塗𦏧者下平聲六豪𦏧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𦏧一曰𦏧善塗𦏧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

志四之十三

堯

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𦏧其心𦏧巾𦏧之譌然則漢書𦏧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𦏧為𦏧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氏詁詁聖人卽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為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讀如字宋祁曰司

志四之十三

罕

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為知不當改為哲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弟十三

漢書第十四

讀書雜誌十四

高郵王念孫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敦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

志四之十四

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為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以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並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並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馬謖本改至為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五引此並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即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即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白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志四之十四

二

古曰意怒故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矣晉注非

下固

通假固利兵下固刺彘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固即承上使固入圍擊彘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固刺彘不當言下固也圍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

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虞虞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虞虞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虞虞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虞虞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虞虞近升平並與此虞虞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為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為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為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

志四之十四

三

讀本加厚字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其為邑起家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既言為邑起家立祠則然字為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晉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

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為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遞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遞以狀高注曰遞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經作道據老子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犬而笑之猶言迂而

志四之十四

四

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為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

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淡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淡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素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為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

志四之十四

五

恣治

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為偶而後可

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松長以收司姦盜賊

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會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為二斯為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收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為廉武句帝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

志四之十四

六

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為能拜為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為惡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之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謂乞與之也乞

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錯改自作丐念  
 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為勾廣雅曰勾與也謂出三  
 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勾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  
 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勾字作勾形與自相似因譌為自  
 徐錯改自作丐即勾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  
 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為  
 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句若馬師古曰句乞與也乞音氣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志四之十四

七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  
 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為中大夫嘗中廢已為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賜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寶嬰為壽獨故人遂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果句奴射賜者也已縛之上山外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或傳云勾沐沐我已飯我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  
 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為彈

相與揆九為彈師古曰為彈九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

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九者研武吏黑者研文吏白者主治瘴彈音徒旦反念孫案  
 正文內本無為彈二字九即彈丸也既言揆丸則不得  
 更言為彈師古云為彈九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取之  
 者此自釋相與揆九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  
 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為注內彈字作音非為正文作音  
 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  
 為彈二字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為  
 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  
 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志四之十四

八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  
 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身合反然今之書本  
 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念孫案邑當音身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  
 阿邑雙聲字或作阿邑身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  
 阿邑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邑人主則大為  
 不詞乃為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

為彈

羅

山不韃巖師古曰韃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韃從  
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  
通無緣借韃為槎韃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  
用隸書差字或作差漢太尉劉寬碑咨嗟是也後人誤  
認差上之卅為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  
頭作差與韃字相似因譌而為韃矣玉篇廣韻韃字並  
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槎槎為一字引漢書山不韃巖  
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韃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  
諸書並沿其誤

于越

志四之十四

九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  
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翟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  
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  
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賦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  
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  
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  
爲名劍也以上莊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倮  
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  
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焉高注曰干吳也是俗本改

干爲于與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  
高注不合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  
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  
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  
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  
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  
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  
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  
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  
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  
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  
字乃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  
與李注不合

志四之十四

十

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越  
確語然亦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  
干字非于字是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  
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  
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圍奪成家

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  
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爲禁守則圍奪二字義  
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與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  
典篇不圍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圍我蓋子辭過篇邊  
足以圍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圍並與圍同又六



雅丞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疆  
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 圍奪成家者禦  
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即此所謂  
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幣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  
幣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為廢宜  
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論師疏謂廢置之積貯  
之以轉幣於曹魯之閒也史記作廢著幣財於曹魯之  
閒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

志四之十四

十一

書云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  
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  
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倉貨志亦云有越世  
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為出賣非是 越世  
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  
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襄駟曰廢  
舉謂停貯此即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幣財者也廢與  
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廢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  
廢舉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  
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器之未  
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同  
德傳也廢厥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葉翹鹽鼓千合師古曰翹葉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  
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  
耳今面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為舉  
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  
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為相配耦  
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苔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  
云貽貲千斤貳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  
相配耦為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葉翹鹽鼓  
千苔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貳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  
學人貳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為貳音貳案徐說是也兩

志四之十四

十二

雅賦謂之貳郭注曰貳貳小器長沙謂之貳徐所引  
貳瓦器受斗六升即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  
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貳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  
今本台作苔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  
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賈齊侯呂師  
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為誤而強為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  
取貴為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  
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為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

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為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善為句富者數世為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為鹽謂物之羸惡者也唐風揚羽傳曰鹽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枯之楛揚涼注荀子勸學篇曰凡者謂之楛議兵篇曰械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用兵革窳楛不便利或作甘苦之苦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疋之屬細齊語辨其功苦章注曰功半也苦脛也淮南時則篇工事苦慢高注曰苦惡也史記平或作沽酒之沽鄭注曰沽猶廢也土準書曰鐵器若惡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枯耕志四之十四

謂廢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或作古今之古士禮記法功此傳今文法作古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氏獨取貴為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為善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會肉以此為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讀賈為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

矣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飲蓋欽字之譌隸書從金從會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史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歆而德之章注曰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與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是歆為喜也歆

志四之十四

古

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厥矣見上小雅鼓鍾篇鼓鍾欽欽毛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欽也

大將軍

天下駭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寶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並無軍字

靜悍

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陸吏傳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為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講穿竅而盜也劉放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竅也然剽是用刀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頗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分大小

志四之十四

吉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睡眊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睡眊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為句而訓心本為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為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為句卒猶終也言其

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睡眊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為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身飛反鄉兔走歸窟狐从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

志四之十四

共

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為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答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獨从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从者甚多念孫案獨从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為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从者甚多亦解傳陰賊感樂不快意所殺甚眾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从亦後人以誤本涉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从於塵中者甚眾即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為後人所改後

志四之十四

七

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从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从者甚多文選而京賦注所引同是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七引此並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

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何奴傳

肉會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會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師古解肉會二字云言無米粟唯會肉念孫案師古說非也肉會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會固何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會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會當為用會字之誤也兼書肉字作月用字作用二形相似故用譌為肉用猶以也言

志四之十四

天

射狐兔以會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為會是其明證也以訓為用故用亦訓為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為以劉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為韻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為韻用字並讀為以太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即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為以明矣用可讀為以故與以字通用并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為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為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逝不用濯

士禮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札以桑特牲饋會禮注引作札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為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為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為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為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會肉耳

志四之十四

九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為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為字不知古書言作為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為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誅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為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崙屈歟丁零隔昆龍新華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崙二屈歟三丁零四隔昆五新華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行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成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成嘉使本作天下莫不成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成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為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成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成嘉為句而以使字下屬為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為衍文而不知其為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成便是其證

志四之十四

三

跛行喙息

跛行喙息頓動之類師古曰跛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頓動貌念孫案跛者行貌也喙者息貌也謂跛而行喙喙而息頓頓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跛行畢達公孫宏傳跛行喙息咸得其宜義竝與此同說文曰頓動也跛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生類之行皆曰跛較今本多一旬東方朔傳云跛跛眇眇善緣壁跛與跛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曰喙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跛行喘息是喙飛頓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慄慄蚺蟻跛行喘息是

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跋動噦息淮南似真篇曰噦  
飛頓動跋行噦息噦噦竝與噦通噦訓為息故病而短  
氣亦謂之噦晉語余  
病噦矣韋注曰噦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噦  
之噦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噦是也師古以  
跋為足象為口則與頓動之文不類矣

###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  
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  
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  
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  
訓從為隨辨見前將

### 志四之十四

三

數十騎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  
東兵先縱以上二條  
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  
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  
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  
傳約單  
于入馬邑縱  
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  
即獨也廣雅介  
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  
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

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  
為介介本作不介俗作介二形相似故分誤為介杜周  
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  
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子漁  
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  
又脫去行  
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  
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  
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  
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  
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  
也李顏二說皆非

為

### 志四之十四

三

單于陽許曰吾為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  
案為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  
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  
弟彼言欲猶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盧縮傳曰縮  
妻與其子以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  
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為出  
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  
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  
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  
於君君為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為遣大子  
即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言為王烏

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泥野侯已為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行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無所見句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身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為疾道追邪徑為從疾道追之皆

志四之十四

三

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為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

護發兵身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身孫西域念孫案次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身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身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為校尉持節護身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身孫兵皆其證

逗通

邠連知虜在前逗通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邠本作畱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邠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而邠字無音則本作畱明矣宣紀云邠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畱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畱畏憚者要斬其字並作畱故知此邠字為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邠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畱法其字亦作畱又元后傳吏畏憚逗邠當坐者邠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並作逗

志四之十四

三

為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韃王為身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為字劉奉世曰為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為猶與也是為字可訓為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為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為烏藉都尉即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為為衍字或以為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為一聲之轉故為有與義與亦有為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眾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

志四之十四

三

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面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亦非

聞歐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歐脫皆殺之師古曰

於歐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歐脫殺吉歐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歐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

志四之十四

美

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遺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即是也即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即作印者後人不曉印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



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貨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並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志四之十四

三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巴荏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敬曰當將千人會重萬餘人從巴荏關入念孫案巴荏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

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鯨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而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荏地則在蜀之而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荏關矣隸書符字作符與荏相似又涉上下文荏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荏關通鑑漢紀十同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上文略巴字辭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荏

志四之十四

天

係就

稍令樅爲自係就念孫案係就猶言係取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係取是也樅就一聲之傳逸周書謚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係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係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太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

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與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竝同

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

志四之十四

无

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為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竝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而于王封為下邳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邳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而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

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拜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

志四之十四

三

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拜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何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即史記何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難訓與為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襄二十五年左傳曰閔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

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悶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陷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

志四之十四

三

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矣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其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从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涅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

从子侯史表略同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也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陽侯陳禹謨改涅爲沮

漢書第十四

志四之十四

三

漢書弟十五

讀書雜誌四

西域傳

高郵王念孫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釋文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

志四之十五

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並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

四字明矣

勇耆

北道而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勇耆念孫案景祐本無耆字是也勇字絕句勇下耆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並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勇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勇耆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勇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

志四之十五

二

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耆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耆字皆後人所加

得職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以也京十六年左傳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

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其所同義景紀曰令亾  
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  
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  
廣漢傳曰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  
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虎  
疾章念劉氏不  
得職鹽鐵論輕重  
篇眾人未得其職

孔道

姑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  
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志四之十五

三

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  
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  
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  
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  
猶云通衢大道矣

山國 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泥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  
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  
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  
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

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身墨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  
都護治

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為國

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

故名山國則曲為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而至尉犁二

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

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而至尉犁二百

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

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

墨字及治墨山城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為

志四之十五

四

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 難兜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  
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  
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  
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謬作盧周官職方氏  
其浸盧維鄭  
注盧維當為雷  
維字之誤也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  
此正作無雷城

好治倉

織厨刺文織好治倉念孫案治倉二字義無所取通典入治作理避高宗諱也漢紀作好酒倉是也下文大宛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市列

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通典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

鎖

後軍候趙德使厨實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

志四之十五

五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銀鑰云瑣也瑣古鎖字琅當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所以為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念孫案上為字涉下為字而衍

悔過來

前親逆節惡暴面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大馬爵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為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同

書革

志四之十五

六

書革旁行為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胡脈謂畫革反為字而旁行之以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旁行為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即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為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河水注同

月氏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

字當依張騫傳補

皆絲漆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淡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

相接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志四之十五

七

以肉為倉

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倉兮酪為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肉為倉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答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

采繒

賜金二十斤采繒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匪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

也

身孫男女

公主與身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身字涉上下文身孫而行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身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身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留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身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身字

不可乏

倉宜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倉宜給足

志四之十五

八

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行日知錄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非也既言宜給足又言可不既言宜給足又言可義重復

匈奴困敗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通典邊防七同念孫案匈奴上有日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日者眾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人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日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通典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

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  
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  
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狐胡 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  
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四夷部字之誤也  
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又案孤  
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  
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表河曲

志四之十五

九

通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爲面字之誤也武帝所  
開四郡武威張掖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倉貨  
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河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  
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  
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  
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  
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

犀布

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

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  
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  
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  
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  
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  
邊防八引此竝作犀象

外戚傳

適

適稱皇后師古曰適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  
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

志四之十五

十

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  
嫡爲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  
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  
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  
親部一及十一引此竝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  
同

充依視千石 良人視八百石

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  
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而誤  
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 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



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  
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注引此  
正作視七百石

誅之

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  
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  
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脫三字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  
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

志四之十五

十二

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敖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  
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  
字

即為所為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  
所為謂所生之母也立音于偽反念孫案兩為字皆讀  
平聲為所為者謂為變也為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  
故下文云太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即為變尤其明  
證矣若讀為為去聲而云為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觀津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  
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

逃匿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大平  
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  
家亦云女逃匿內中牀下

吐棄我意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尚肯復  
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

志四之十五

十三

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  
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鈞弋

聞管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念孫案鈞弋下原有  
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鈞弋子下文云鈞弋子年五六  
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鈞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  
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  
鈞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

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  
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  
者既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既恐且急即以毒殺  
許后之事告光也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間謠言霍  
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即以實告文義正  
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  
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志四之十五

三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  
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光傳光蒙  
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  
為是

成君

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  
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  
女成君

禁闈局

應門閉兮禁闈局師古曰局短闈也念孫案局亦閉也

淮南主術篇中局外閉亦以局闈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  
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行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即沓也  
注訓沓為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  
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太平御覽皇親部十  
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  
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即不從也管

志四之十五

四

子小匡篇曰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  
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曰  
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念孫案妬媚  
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為媚鄭注大學云媚媚也五行志  
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  
野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諫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  
碑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  
之

富平侯家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即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

六人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為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業也並見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

元后傳

志四之十五

十五

面白虎

土山漸臺面白虎宋祁曰浙本面字上有象字今本上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為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日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面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面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為文今本脫下字則句

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皆有下字

漢高祖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璽而行北堂書鈔儀飾部一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皆無漢字

飲酒會

大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會念孫案太平御覽服章部五引此會下有肉字於義為長

王莽傳

志四之十五

十六

不嗣

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為嗣而取偽孔傳

以釋之不自知其園鑿而方柄也

後儉

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為遵遵循也謂循儉尚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爾雅曰遵循也方言曰遵循也集韻遵亦作後故遵儉之為後儉亦猶遵循之為遵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遵之通作遵晏子春秋外篇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即遵巡

陷假

霍光即席常任之重即與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

志四之十五

七

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念孫案師古訓假為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讀為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謫而去其位服說是也瑕與假古字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古今人表公肩瑕植弓作假高祖功臣表中水夷侯呂瑕史表作假

平作

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亦大也義門讀書記曰書庶殷丕作字當為丕也念孫案

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亦用雜誥文也隸書丕字或作平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為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耿秉傳太醫令吉丕丕或作平皆其證也

拂其頸

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奪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師古曰拂戾也念孫案師古訓拂為戾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讀為刺刺所也謂以劍所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皆承上文手劍而言說文曰刺擊也廣雅曰刺所也

志四之十五

六

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荆林雍斫其足正義曰今江南猶謂刀擊為刺齊語曰刺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刺蓬兮王注亦曰刺所也作拂者假借字耳說苑雜言篇曰干將鑊錮拂鐘不錚亦借拂為刺也若以拂其頸為戾其頸則上與手劍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皆不相比附矣

荷鋪

父子兄弟負籠荷鋪荷舊本作倚宋祁曰倚當作荷各本皆從宋改念孫案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為韻福伏為韻詳見唐韻正是倚字古

讀與荷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僭也是僭何字本作何作荷者借字耳借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

師禮侯

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念孫案師禮當為帥禮帥與率同下文云明德侯劉襲率禮侯劉嘉等是其證太平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

備

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備字師古無注念孫案備讀為伏漢書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

志四之十五

九

匍匐之匍

說見六書音均表

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

阿乳母

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念孫案阿下當有保字謂敕阿保及乳母也李尋傳云諸保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保並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為不詞於事為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勅阿保乳母

欲諫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諫之木欲諫之鼓念孫案欲諫

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故諫

赤纘

侍郎王町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纘方領師古曰纘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纘為其方領也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纘則非五采也赤纘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為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纘純下

堂威

命堂威侯王奇念孫案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隸書掌字或作掌與堂相似而誤

病悻

志四之十五

辛

大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悻悻宋祁曰悻舊作喘念孫案此本作病喘悻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喘悻二似無緣彼此互誤故知原有章昭注酷吏傳云心中喘兩字而新舊本各脫其一也息曰悻是也見未祁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正作病喘悻

民怨

莽知民怨通典會貨一作莽知民愁念孫案作愁者原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即怨也說文慍怨也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蘇正義及一也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慍也也廣雅慍愁慍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

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己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卽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愁四字會貨志凡兩見

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念孫案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分天下爲百二十五郡見下文郡監二十五人人主五郡

志四之十五

三

也今本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部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書隗囂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是正今本之失

訛言

訛言黃龍墮於黃山宮中念孫案訛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或謂民字與下

不泚

前後相乘憤不泚師古曰泚散也徹也念孫案不散

不徹皆與憤既義不相屬余謂泚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憤既而不能治也并九三并泚不倉苟爽曰泚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泚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并泄不倉集解引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

七部

大司馬係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然共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念孫案七部當爲十郡合下文之五郡十郡共二十五郡也

志四之十五

三

愁民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愁字師古無注念孫案愁讀爲孳子由孳斂也言民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借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窮悉起爲盜賊也爾雅曰孳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孳孳斂也是孳與愁古字通

在御旁

威斗既成令司命負之葬出在前入在御旁念孫案此本作葬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訓不言出則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

為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本同太平御覽八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十引此並作出則在前入則御旁

僊上天

大一黃帝皆僊上天念孫案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並作僊而上天

帝虞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念孫案帝虞當為虞帝

帶高

志四之十五

三

帶高增下師古曰木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念孫案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為廣劉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蔽通傳乘利席勝師古並云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即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席見漢司隸從事郭况碑益州俗作席鹽鐵論論功篇旗大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席為蓋今本席作席蓋氏家訓書證為論俗又脫其廣而為帶矣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

黃衣幘

力士三百人黃衣幘念孫案幘上原有赤字力士赤幘者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今本脫赤

字則義既不明而句又不安矣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正作黃衣赤幘

經博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念孫案經博當為博經故服注云博弈經以八箭投之疑衍

杜陵史氏女為皇后

進所徵天下淑女句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念孫案杜陵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為后也今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立字通鑑同

志四之十五

四

復思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眾愚曰母使民復思也念孫案此本作母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漢紀孝平紀水經穀水注並同

敘傳

州城

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作城念孫案作城者是也雄桀帶州城者謂雄桀並立各帶一州之域也周官大司徒曰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曰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漢

書會貨志曰有國疆者兼州域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域與城字形相似而誤管子八觀篇國城大而田野茂狹呂氏春秋勿占大宛傳漢遺驃騎破匈奴漢紀孝平紀後漢書班彪而域今本域字並誤作城傳宋書符瑞志並作州域

短褐之褻

王命論夫餓饑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僭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念孫案褻與褻不同字褻親身衣也從衣執聲讀若漏泄之泄先列反重衣也字本作製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大饒反其執字或在衣中作製轉寫小異耳與褻衣之褻字從執者

志四之十五

五

不同此言短褐之褻謂飢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為重衣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短褐之褻李善曰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饒反舊本反譌作也音義此即襲之倍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襲重衣也從衣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襲與襲同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衣曰襲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襲重衣也舊本重衣乃後人誤以為襲衣而改大饒反舊本大譌作文之今據說文玉篇廣韻訂正據文選注引改正與李善所引同則襲為襲之倍字明矣說文以襲為左衽袍以襲為重衣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襲而襲字遂廢唯此一處作襲與襲同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

褻謂親身衣也先列反是直不辨褻褻之為兩字矣廣韻褻在十七薛襲在二十六緝襲在三十怙襲與襲聲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襲若褻與襲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么磨

又况么磨尚不及數子鄭氏曰磨音麼小也晉灼曰此骨偏磨之磨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磨皆微小之稱也磨音莫可反骨偏磨自音磨各本磨譌作麻據說文玉磨玉篇磨也可切又波切是磨度與此義不相合晉古同聲師古必分平上二讀非也說失之漢書攷異曰案說文無麼字徐鉉等新附而有磨字

志四之十五

五

臠痲病也與磨同么言其小磨言其病童謠所稱見一蹇人言欲上天隗囂少病蹇以是刺之也晉說得之念孫案錢說非也磨之言靡也張揖注上林賦曰靡細也么磨二字連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紗麼小也紗與么同漢紀文選並作么麼不及數子李善注引鵬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有道之君任用俊雄見道端篇又引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作磨者古字假借耳么磨不及數子謂磨勇不如信而疆不如梁籍成不如王莧非說其病蹇也若以磨為病蹇則上與么字不相比附下與不及數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臠痲病也痲平枯也此即今



偏枯之病亦非蹇病也

苟昧於權利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念孫案於字衍苟味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

畏若禍戒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念孫案畏順禍戒殊為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文云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卽此所謂禍戒也此云畏若禍戒者若猶此也言畏

志四之十五

毛

此禍戒也若字卽指上四者而言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

贏取威於百儀

贏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庠三止應劭曰贏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為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念孫案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謫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曰

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贏氏以興故曰贏取威於百儀非謂取威於六國也而劉仲馮乃云百儀則柏翳也語訛耳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為文應劭曰止禮也齊伯夷之鬼之禮也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儀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古讀若俄見唐韻正不得與翳通也

且筭祀于挈龜

幽通賦鳩巢姜於孺筮兮且筭祀于挈龜李奇曰筭數也祀羊也周公卜居維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劉敞曰筭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念孫案

志四之十五

天

祀者年也故左傳曰上年七百宣三年又曰載祀六百若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且者周公之名也若謂筭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且字當作何解弗思甚矣且與媽相對為文此賦以上下句對文者皆各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言之謬矣

皓頤志而弗營

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溪山高祖求之不從自營其志無所營屈引之曰師古說營字之義未當營者惑也說文本作營云惑也言自營其志而不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竝

云營或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或也  
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  
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俶眞  
篇曰耳目不耀思慮不營東都賦曰形神寂漠耳目弗  
營漢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堂邑令費鳳碑曰  
選己進弟不營榮祿義並與此同下文云四皓遊秦古  
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卽此所謂皓願志而弗營  
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

風雲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念孫案風雲當依文選

志四之十五

完

作風塵此涉上文跨騰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  
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望漢良者不  
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

據微

據微乖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據可以要  
迎之時也微音工堯反念孫案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  
謂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微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西都賦  
微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微微乖邪云云猶言據  
小道乖邪途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首

說難既首其身迺囚應劭曰首音首豪之首首雄也宋  
祁引蕭該音義曰首鄭氏曰首孰也孰與孰同今本孰  
雅及月令韋昭曰首終也念孫案首讀爲就就成也言  
鄭語注改說難之書既成而其身乃囚也太元元文曰首西方也  
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首考其就范望曰考成也  
物成成就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首立索  
隱曰首世本作就就與首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  
韋訓首爲終終與就義相近故爾雅首就並訓爲終鄭  
訓首爲孰則於義稍疏應訓爲雄則於義甚疏而師古  
獨取其說誤矣

志四之十五

三

邳沂

漢良受書於邳沂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  
曰沂音牛斤反宋祁曰沂韋昭作垠今本垠曰垠限也  
謂橋也吾恩反文選亦作垠念孫案下邳縣名非水名  
則不得言邳崖韋本作垠而訓爲橋是也良受書於老  
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卽良傳所云下邳汜上也  
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汜垠語之轉作沂者借字耳

罔漏于楚

秦人不網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網維故高祖因時  
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虛之心終免於患也一

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念孫案高祖不為項羽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謀分兩事陳勝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網漏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是也

同晷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念孫案五星究不及地則不得有景師古說非也晷即軌字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

志四之十五

圭

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廣雅周語注並同是其證軌晷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沈音軌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曰沈今爾雅作履沈之通作履猶軌之通作晷矣太平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方命

孝景泄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念孫案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作放命本字也古文尚書作方命借字也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為放也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為方命耳

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今本李注命韋昭曰放命作韋昭曰方放命皆與正文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

傅喜傳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朱博傳今晏放命圮族其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譌作故據范

注及唐石經改

亦有紹土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末祁曰監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念孫案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

志四之十五

圭

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維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世代寔寶充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序宅于楚戊實淫缺平陸迺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婁女戎敗我疆遂亾豐鄙又曰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為亦有紹土則文不成義矣師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且有以勳獲爵土者據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矣紹繼也原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勳獲爵土者蓋既改正文為亦有紹土遂并改注文耳

薰胥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淪為率韓詩訓薰為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刑也若以薰胥為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

志四之十五

三

如台不匡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念孫案台字若訓為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奈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而伯戲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為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反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奈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為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辨之詳矣

外寓

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念孫案寓當為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開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陽賦震登發乎外寓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不可通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為寓

志四之十五

三

之謬張衡思元賦恐高陽之相寓兮風俗通義祀典篇營寓夷泯今本寓字並誤作寓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寓矣

漢書弟十五

漢書第十六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連語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指如訓流馳則曰無有差次不得流

志四之十六

次弟則流馳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馳字在流字之下若如師古說以爲無有差次不得流則當移馳字於

言馳奔踴猶奔馳耳說文曰馳也馳字或作跌史記張儀傳跌前駛後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

志四之十六

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傳之勞倦亦承上文行流民而言皆思恩勤之義師古訓爲勸勉已失其指又以律爲

聲經傳通儀故爾雅云儀幹也... 志四之十六... 三...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十餘年師古曰... 志四之十六... 三...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讀書雜誌 漢書卷一六

宗蘇音非也... 志四之十六...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志天下大氏... 志四之十六...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志四之十六... 四...

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  
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夫。陳萬年傳沒入  
為利者師古曰專也專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  
者輒有專罪古曰專也專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  
音義二十引漢書音義曰專固也較專又作婢權一  
訓略其利分專權為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專為  
滋甚今案專權雙聲字也廣雅曰婢權都凡也故總括  
財利謂之專權略陳指趣亦謂之專權孝經曰孝之  
道既廣此纜舉其大略也梗槩與專權一聲之轉分言  
之則或曰專或曰權武帝紀初權與專權一專以木渡  
水曰權謂禁民醜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  
利也王莽傳曰豪吏獨民專而權之廣雅曰婢權也  
監世盈虛述會貨志第四師古曰揚舉也推引也揚推  
者舉而引之陳其趨也念孫案揚推猶舉也推引也揚  
謂也上文曰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之

志四之十六

五

曰略表山川彭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  
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淮南子真篇作物豈  
可謂無大揚推乎高誘注曰揚推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推者  
猶言大略也左思蜀都賦請為左右揚推也揚推者莊  
注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也張晏注古今人表曰  
揚推而陳之以起失謬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略舉揚較於大較索隱曰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世儒間於大較索隱曰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約而論之耳提封雅通訓都推也推音角較而論之猶言  
大數之名故廣雅通訓都推也推音角較而論之猶言  
或曰尋就也如祀志上始巡幸郡縣尋往於泰山矣鄭  
古曰二說皆非也漢書漸也尋就也史記孝武紀作尋  
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  
浸淫漸染之意蓋尋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  
備用耳念孫案晉及司馬說近假營惑則曰營謂回繞  
之也耳日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

之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為回繞則分營與惑為二義失  
其指矣今案營亦惑也營惑即榮惑字本作營惑文曰  
營或也從目榮省聲王篇唯弄胡亭二切字或作營通  
作營又通作榮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及淮南原道  
篇或曰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謂  
不可營莊子無以自見則動而營營或營營或營營  
南齊俗篇曰無以自見則動而營營或營營或營營  
記孔子世家無以自見則動而營營或營營或營營  
吳王濞傳濞南王安傳之營營或營營或營營或營營  
營亂富貴之耳目條下感榮則曰感念局狹為小節榮  
營布樂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榮而自殺師古曰感榮  
謂感念局狹為小節榮游俠傳少時陰賊感榮不悅意  
所殺甚眾師古曰感榮者感意氣而立節榮也念孫案  
師古以感榮為節榮則感榮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  
以成其說也今案感榮而自殺史記作感榮而自殺  
感榮不悅意史記作感榮不悅意是感榮即感榮也感  
之為感榮猶然之為榮然莊子至榮篇曰是感榮也感  
也我獨何能無榮然也又案感榮不悅意當作一

志四之十六

六

斷少時陰賊感榮為句尤非 魁梧則曰梧者言其可  
驚悟魁岸則曰岸者有廉稜如崖岸 張陳王周傳贊其  
曰魁梧即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  
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念孫案師古  
以梧為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  
成其義其失也後漢書感榮洪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  
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梧李賢曰梧音  
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為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又江充傳  
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岸大也岸者有廉稜如  
屋岸之形念孫案魁岸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  
魁岸也魁岸者高大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魁岸  
魁岸語之轉耳 雷落則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雷去病  
將常雷落不轉耳 雷落則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雷去病  
而無功也念孫案雷落即不轉之意謂之言也雷去病  
所遇台也故史記作雷落不遇雷落者雷去病也雷去  
賦心牢落而無得是年雷落即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

失意懷憂如幽狂牢明夷之旅曰膠目啟牢振冠無憂  
婚之大壯曰羊補牢母捐於憂釋名釋衣服曰雷  
雷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雷  
牢落通作雷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雷落雙聲  
不耦亦不為兩義雷落與狼戾則曰狼性貪戾  
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  
案師古曰狼戾也又曰狼戾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  
廣雅曰狼戾也又曰狼戾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  
曰趙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曰秦國之俗貪狼戾  
狼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貪也文選洞  
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對長笛賦  
噴勃以布覆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對長笛賦  
平列則始誤以狼為料其戾勇則鵬悍狼戾亦皆兩  
相對則始誤以狼為料其戾勇則鵬悍狼戾亦皆兩  
字不可分為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粒米狼戾  
又將何與漢則曰蔽與漢汗不章顯也王褒傳聖主得  
與漢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漢押也汗也言蔽與漢  
汗不章顯也文選注引如淳曰與音郁念孫案張訓與

志四之十六

七

為幽則誤分與漢為二義如音郁是也與者獨也言去  
卑辱汗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與有  
浮而清蔡邕曰與濁也與雅與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  
之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  
之安之也薦者舉也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  
甚備如淳曰尉亦薦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  
之念孫案如淳曰尉亦薦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  
奴傳慰薦撫循漢紀作尉是聲之轉尉薦猶尉藉耳何  
為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  
甚備之文皆與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  
薛廣德傳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  
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  
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醞也孫案服說及顏  
注醞師古曰少溫藉言無所吝也念孫案服說及顏  
注醞師古曰少溫藉言無所吝也念孫案服說及顏  
蓋藉不必分醞為醞藉藉為醞藉也小雅宛篇飲酒  
有攢詔樂有和步之至也師注曰皆為溫藉重禮也

含音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驚鄂則曰  
色以溫之鄭注曰溫藉也轉之則為慰藉矣莫敢發言  
鄂者阻礙不依順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  
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念孫案鄂亦驚也若以為阻礙  
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  
屬矣廣雅曰愕驚也燕策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  
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彊為區別求之愈淡失之  
愈遠所謂大道以多岐也羊者也

漢書第十六

志四之十六

八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謬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強為解釋動輒抵許明劉氏續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開警校猶略異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為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為之訂正長子引之亦變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錄以見示余乃就襲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避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為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

志五序

一

差增於舊歲在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竝載劉氏及孫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為十二卷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以俟來詰嘉慶二十四年三月既望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六

管子第一

讀書雜志五

牧民

政之所興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念孫案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竝作政之所行今作政之所興者後人改行為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行為興則失其旨矣

志五之一

一

形勢

得幽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念孫案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東兗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循誤為脩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尹知章注曰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朱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念孫案朱以蜀為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誤脩當為

循亦字之誤也。其書循循二字傳寫往往誤潤繁辭傳宗師篇以德為循釋文循本亦作循音語味曉曉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循古荀子讓兵篇循上之法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藏篇聖人不期循古越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並譌作循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字畫相近遂致訛耶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事試為韻循言為韻循順也者好奇所以從省循用文選陸雲答張士然詩言人尚書中侯曰循順也從也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云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

志五之一

二

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今本循字亦誤作循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今本畫譌作畫辯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為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為循循亦從也下文云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矣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鑿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當為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

以政治道脩亦當為循緣亦循也。廣雅緣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尹注緣順故常脩理之勢篇曰慕和其眾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為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也夏小正傳曰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不從者弗行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尹注道從也正篇曰明之以察其生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兩脩字亦當為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脩亦當為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

志五之一

三

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輪梁趙宋衛漢陽脩亦當為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獨有

唯夜行者獨有也念孫案獨有也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也平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為能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是其明證也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為高後人既改此文平隰之封為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譙臣

譙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引之曰譙與謀同

志五之一

四

集韻曰譙古作譙爾雅曰譙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譙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譙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譙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譙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為韻憂與道為韻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韻矣尹注非

故曰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績曰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念孫案伐矜好專二句與上文義不相屬則不當有故曰二字此涉上注故曰參之天地而行

邪氣入內

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念孫案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竝作襲襲即入也音韋注淮南覽冥篇高注莊子大宗師篇司馬彪注吳都賦劉逵注竝云襲入也無庸改襲為入孫氏淵如說同

天下

有間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念孫案天下當為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今作天下者涉上文天下之人而誤黃氏曰鈔亦云地誤作下

志五之一

五

釋之

莫知其釋之念孫案宋本釋作澤古字假借也說見戒下四經今本作釋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違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念孫案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及後解竝同古字假借也違之通作圍猶圍之通作違耳繫辭傳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今本作違者亦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鳥鳥之狡

鳥鳥之狡雖善不親念孫案鳥鳥之狡當作鳥集之狡

佼與交同說文佼交也七臣七主篇好佼友而行私請  
趙策夫齊韓事趙左爲上後解云與人佼宋本如是今  
交史記趙世家交作佼後解云與人佼本改佼爲交  
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身集之佼是其證也尹  
注非

見與之交 見哀之役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念孫案見與  
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隸書交字作  
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友與友相似  
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見哀之役哀  
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也樂記肆直而慈愛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云哀愛  
者鄭注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也後字古文作

志五之一

六

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劉曰當依解作獨任之國念孫案  
任字古通作壬因譌而爲王尹注非

權脩

民無取

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筠軒曰取當作恥謂民  
無愧厲雖眾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  
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民力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  
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孫云民力之民因上文而行  
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民字

婦言人事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洪曰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不可不審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  
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  
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  
枉法律義與此同也今作不可不審者涉下文兩不可

志五之一

七

不審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明陳禹謨  
覽刑法部四引此並作不可不重本刪去太平御

立政

大德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念孫案至仁卽大德未有  
大德而不仁者羣書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今作德者  
涉上章諸德字而誤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厥心故下  
文曰卿相不得厥國之危也卿相卽大位也尹注非  
不救於火

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孫曰救當作敬下文脩火

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倣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

博出入 博民於生穀

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念孫案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為搏字之誤也俗書搏字作搏因謬而為博商子農戰篇民不營則國力搏術策願王搏事秦無有化計韓詩外傳博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閻慎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即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為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與專同尹讀搏為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

志五之一

八

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謬作搏劉已辯之心術篇作專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績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指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搏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天文志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此皆借搏為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為搏即商子所云搏民力也又見幼官篇博一純固下

圉屬

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圉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尹注曰圉屬羊豕之類也洪云圉讀圉聚之圉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幼官篇強國為圉弱國為屬即其證也尹注非

致于鄉屬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引之曰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

志五之一

九

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

由田

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竟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念孫案由即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田一本作由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舉啣為李后稷為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

脩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外則有棺槨絞衾

擴聖之度念孫案生上不富有脩字此涉上文鈞脩而

服統

刑餘戮民不敢服統統與統同一本作絲念孫案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統而已一本統作絲是也春秋繫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洪說同

乘馬

太山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念孫案太當

志五之一

十

為大大山廣川相對為文無取於太山也

正不正

正不正則官不理念孫案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即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

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是其證今作百利不得者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

地之小大

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念孫案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云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

志五之一

七

樊棘雜處民不得入易引之曰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為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荊也楚棘雜處謂荆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鎌纏

數鎌纏得入易念孫案纏當從宋本作纏說文作纏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微纏馬融曰微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纏案鎌者所以刈薪經者所以束之列子說符篇曰擔纏采薪是也今本纏譌作纏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萊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纏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纏得入焉若纏為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世

人多見纏少見纒故諸書經字多譌作纏辯見淮南道應篇

一馬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念孫案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為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乘作馬者涉上文四馬而誤

奉車兩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念孫案奉車兩當為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志五之一

三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

五則去半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為一仞見水

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分之三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十分去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曰此言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

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

三尺而見水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引之曰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為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閉則類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念孫案生讀為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為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

志五之一

三

七法

檐竿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檐竿而

欲定其末引之曰檐當為搭搭古搖字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搭

本又作搭漢書天言鈞選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

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越者不靜搭與檐字

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搭故搭誤為檐史記建元以來

鍾侯劉搖漢表作劉檐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裏羊注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檐皆是搭字之誤

注訓檐為舉非是

倍招而必拘之

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引之曰  
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  
共射一招高注招埠的也別類  
篇曰射招者拘當為射字之誤也  
草書射拘相似射招者必向  
欲其中小也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上文云實也誠也  
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若無此六者則令必不  
行於民故曰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背招而必  
射之也尹注非

百匿傷上威 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外交以  
進其譽

志五之一

志

上威傷念孫案尹說甚迂匿與惡同百匿眾惡也言姦  
惡眾多其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  
淫謀眾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為姦匿今本  
作臣詳見韓子匿竝與惡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仄惡書大傳作側匿漢書酷吏傳上下相為惡史記惡  
作匿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惡以迥而不泯文選惡作匿  
是匿與惡古字通又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外  
交以進其譽尹讀比周以相為匿是為句注云比周者  
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  
以相為匿為句匿亦與惡同比周以相為惡猶言朋比

為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為惡是  
故忘主外交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外交韓  
子有度篇外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  
私倂外外字相近故外為作外尹注云為交友致外非  
也劉以外為私之誤亦非也

見危

人君泄見危念孫案見當為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  
其位危

實也 萬世之實

世主所貴者實也念孫案實當從朱本作實下文令貴

志五之一

志

於實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  
天地之道念孫案實亦當從朱本作實下文弃其國實  
是其證實與道為韻下文聖稱其實亦與道為韻

百匿

右四傷百匿念孫案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  
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竝列

精材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念孫案財當為材幼  
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云精材可以  
為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材作財者涉上文聚財而誤



孫說同。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念孫案故攻國救邑故字涉上下文而行不遠道里不險山河獨行無敵攻國救邑皆承上文言之則皆不當有故字不恃權與之國恃當為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待權與是其證今本待作恃者涉上文恃固而誤尹注同。

版法

志五之一

六

置不能圖

眾之所忿置不能圖劉曰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宥過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念孫案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僂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念孫案倚邪即周官之奇衷奇與古字通後解及明法篇竝作奇邪乃恐又見後隱行辟倚下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衷之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

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念孫案象法當從朱本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為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悅在施有眾在廢私 說在愛施

臧氏用中曰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尹注四字為句者誤

志五之一

七

也後解作說在愛施有眾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為句本篇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朱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脩長 高安 不脩

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念孫案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

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為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管子第一

志五之一

又

管子第二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幼官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

尹讀若以夜虛為句守靜人物為句人物則皇為句注

云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

皇暇劉云後中圖作處虛守靜人物則皇此人物字疑

行黃氏日鈔亦云當以處虛守靜為句人物則皇為句

處云處虛與守靜對文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也處

與夜字形相似而誤秦策江上之處文初學尹注非念

志五之二

孫案劉滅說是

攻之以官 威之以誠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念孫案後中

方本圖攻之以官作攻之以言一本作攻之以言一本

是也堯典曰詢事考言故日期之以事攻之以言尹注

非也威之以誠威當為威攻攻言官威威皆字之誤

搏大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念孫案搏大當為搏大尹注非

十官

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念孫案此在八分之下六

紀之上則十官當為七官

介蟲

以介蟲之火爨引之曰上文言介獸羽獸毛獸下支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為蟲也不知羽毛鱗介俱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陳正義曰元武龜也龜為四獸之一即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

志五之二

二

元武

利周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念孫案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其受命焉 必足三年之

會安以其餘脩兵革 其外安榮 下安無怨

咎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其陽則安樹之五

麻 羣木安逐 羣藥安生 羣藥安聚 羣

木安逐身獸安施

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其受命焉念孫案此當以置大夫

以為廷為句安入為句其受命焉為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為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其受命也尹讀置大夫以為廷安絕句甚為不詞其注亦甚謬不足辨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會安以其餘脩兵革言必足三年之會乃以其餘脩兵革也尹讀必足三年之會安絕句注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為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為處字之誤也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

志五之二

三

句以所處為韻下文以理止為韻遠產為韻離知為韻尹讀凡道無所善為句心安愛為句注云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非是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植棊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為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疆也言羣木於是疆盛也尹注以安為和易非是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身獸安施施當為族白虎通義曰族湊也聚也其證也族字上與流穀逐為韻下文與鹿為韻族與施字相近因譌而為施尹注云施謂有以為生謬矣義並同也語詞之安或為乃或為則或為是或為於是其

義竝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  
 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揚倬  
 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  
 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  
 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  
 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  
 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念孫案字之作安  
 者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  
 安挺志一日揚一日爾以安步安平太墨子非樂  
 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安平太墨子非樂  
 篇曰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  
 干或民衣倉之財將安可得而其平即我以為未必然

志五之二

四

也又曰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  
 揚干或天下之亂將安可符而治與即我以為未必然  
 也其作案者荀子戰國策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  
 于牧案用師旅商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  
 不足滅分禱上下見釋詞尹氏不知安為語詞固宜其說  
 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尹氏不知安為語詞固宜其說  
 之多謬也

習勝之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念孫案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  
 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行注內勝宋本朱  
 本皆無之字

綸理

定綸理勝定从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念孫案綸理即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依  
 奇即依倚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獨才作  
 倚兩女史記倚作奇綸理从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  
 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念孫案舉發不意即下文所云  
 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行自  
 舉機誠要至執務明本皆四字為句尹注非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功不

志五之二

五

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尹注曰德博而一行純而固  
 誰能敵之念孫案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  
 德博而一則曲為之說也博當為搏字之誤也說見前  
 下搏即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  
 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  
 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為專說見前博出入下又案下文云慎  
 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尹讀則其  
 攻不待為句注云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  
 後而相待乎又讀權與明必勝為句注云權謀明略必

能勝敵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為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即上文獨行無敵之意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與字皆作與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唯宋本作與輕重甲篇曰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益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

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節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

志五之一

六

官尹讀數為煩數之數而以數也動慎連讀注曰兵既數動必慎孫曰數讀如計數之數數也為句動慎十號為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為一例念孫案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立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脩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洪曰兵法篇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稱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念孫案稱材當為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精材意竝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尹注非

經不知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念孫案經過也謂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為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志五之二

七

外亡不食

外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尹注曰外亡者不享會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引之曰外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為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外士敢外之士也見十四年左傳杜注會猶饗也饗外士若田單之盡散飲會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外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外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資財不肯饗之則外士不為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為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適勝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念孫案適勝當為勝適適即敵字也兵法篇云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作適勝者涉上句識勝而誤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念孫案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地也尹以人君從會為句非是

不執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念孫案執字義不可通

志五之二

八

尹曲為之說非也執當為報報復也反也周官宰夫注復之言報也反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隸書執字或作執見漢淳子長夏承碑形與報相似故報謔為執矣漢書王子侯表驛印原侯報德史表報作執

幼官圖

則功得而無害也

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念孫案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 苟於民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尹注曰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覆察也驚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劉曰殘苟當作殘苛乃字之誤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以苟為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可從句之字往往謬濶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注故書苛為苟杜子春云苟當為苛漢巴郡太守張納碑并無拘繼之人拘字作柯冀州從事郭君碑荆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母苛於民畔極相似又見下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母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尹注謂無苟取於民非是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為苛

志五之二

九

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隸書苛字或作苛上從艸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或作止與從艸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為懷懷皆很也言上殘苛而己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懷驚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懷不仁杜預曰懷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驚顏師古曰驚很也懷字從心夏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驚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懷又作懷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懷驚是也

利壇宅

碎田疇利壇宅尹注曰壇堂基念孫案尹說非也利當為制字之誤也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為廛謂制為廛宅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廛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周官載師注曰廛民居之區域也遂城邑之居廛與壇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廛人故書廛作壇杜子春讀壇為廛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為廛是其證

振罷露 國家乃路 國家路

振罷露尹注曰疾憊裸露者振救之念孫案上文云養

志五之二

十

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此云衣凍寒會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是上言問疾病乃匡急之事非振窮之事此言振罷露乃振窮之事非匡急之事尹以罷為疾憊非也至以露為裸露則尤未解露字之義今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罷與同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贏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墜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贏也案廣雅疲贏也疲贏猶罷露故云露也露與尹注同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贏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

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穡都邑露揚何注未解露字之義義竝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巖路也今本巖路作巖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受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巖也韓

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露同義故齊策曰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凶微篇曰好罷露百姓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苦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巖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

志五之二

十

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害度路為韻時苗為韻今本路作路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云今本路作路亦是後人所改

失

貧富無度則失念孫案失讀為佚謂放佚也古字多以九經尹注非

辯事 功材

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尹注曰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材謂藝能士既脩身必於藝能

有功也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  
辯勇是也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  
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棄人乃入功于  
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  
為而天下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  
之力待之而後功言待之而後成也脩身功材與任官  
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尹說皆失之

雕琢采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尹注曰采  
雕琢為純漫引之曰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為采說文

志五之二

三

曰采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為采也雕琢平者金曰  
雕玉曰琢皆篆刻為文章今則磨之使平也與上文刻  
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不失

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  
者不失念孫案失當為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  
注云先猶尚也言守法之人不尚此無用之物也尹注  
非

宙合

王施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念孫案王當為正施之無  
私故曰正施

如此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與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  
念孫案如此當從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  
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不究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尹注曰究窮也念孫案  
究當為窳字之誤也窳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  
窳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窳入小而

志五之二

三

不塞矣廣雅曰窳窳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  
大者不擻窳則不成擻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擻  
橫大不入也不成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  
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  
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淮南本經  
篇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隱隘而不容  
高注曰滔窳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  
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淮南汜論篇亦云舒之不  
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



窳本或誤作究，向同篇云：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足正究字之誤。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窳，入卻穴而不偏。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倣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皆其證也。草書窳字或作究，究字或作窳，二形相似，故窳誤為究。尹氏不察而訓究為窳，失之矣。

法崖

地化生無法崖，引之曰：法當為泮，衛風氓篇隰則有泮，鄭箋曰：泮，讀為畔，泮，涯也。故曰：地化生無泮崖。尹注云：物之生化無有崖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

志五之二

志

天地而誤

巨獲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念孫案：巨獲，讀為渠獲。渠，今首說文：巨，規巨也。或作渠獲，度也。或作獲，楚詞曰：求渠獲之所同。今楚詞作渠獲，王注曰：渠法也。獲，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渠獲也。尹注非。

淫儒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念孫案：淫當為逞，儒當為侯，皆字之誤也。幼官篇：藏淫，侯宋本侯誤。

作儒，今本又誤作滿。凡隸書從奕之字，多誤從需，若頤之為孺，慶之為孺，頤之為孺，皆是也。逞與盈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謀，為逞作盈。侯與纒同，盈纒猶盈縮也。廣雅：纒，縮也。曹憲音而克反。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纒短，小筋弛長。王水曰：纒，縮也。漢書天文志：己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而復盛出，是為奕而伏。晉灼曰：奕，退也。太元奕曰：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范望曰：奕而自縮，故謂之奕。是纒與縮同義。纒，奕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贏縮，即詘信盈纒。

志五之二

志

含愁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尹注曰：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治世作理代，此避太宗高宗諱。念孫案：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含字之誤。含，古陰字也。愁與摯同。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為摯，摯，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摯其治言，陰摯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俸，免正申陰摯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靜默以俾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念孫案：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為句也。字後人所加，後人讀辟為賢者，辟世之辟，而誤以為承上之詞，故於辟之下加也。

故曰

故曰欲而無謀，念孫案：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循發蒙也

通於不可與否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念孫案：循字義不可通，循當為猶字之誤也。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上言若覺臥

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

志五之二

六

矇是也，尹注非。

義失正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念孫案：義失正當為失義正。下文曰：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是其證。

先帝常

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念孫案：帝即常字之誤而行者，尋尹注亦無帝字。先帝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帝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為賢也。

勸則告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劉曰：告當作吉，對下凶字，注非。

言易政利民也

故曰：護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念孫案：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慎也而衍。此復述上文護充末衡，易政利民之語，不當有言字。

美色淫聲

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念孫案：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

志五之二

七

音聲，即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心怨

國家煩亂，萬民心怨，引之曰：心怨當為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煩亂以凶其國家，此文即承上言之。

可沈可浮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引之曰：可沈可浮，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沈為韻，直默為韻。

名為之說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念孫案：名為當為

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為之說而後備上言博為之治下言各為之說其義

也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尹注非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念孫案半星辰序二句即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旦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審別良苦

志五之二

六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念孫案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為文別上審字涉下審字而行

章書

淡而述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循理而不迷今本循作倫非辨見前循誤為倫下念孫案書當為畫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淡而述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

也明墨章畫所謂淡而述也今本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萬物之彙也

天地萬物之彙也宙合有彙天地有與又同念孫案也字衍天地萬物之彙宙合有彙天地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引之曰泉字義不可通泉當為泉泉古暨字也說文泉眾與詞也從水自聲虞書曰泉咎暨及也至也周語禹貢朔南暨漢書地理志作朔南

志五之二

七

泉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也泉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泉故泉譌為泉矣

而山

散之至于無閱不可名而山劉曰山乃止字誤注非

樞言

貴在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念孫案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行

將戰士

王主積于民，霸王積于將，戰士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霸王欲彊兵，必重戰士之賞。故曰：霸王積于戰士，據尹注云：卒勇奮則無將，字明矣。朱本刪戰字，尤非。

與人相胥 胥令而動

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尹注曰：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念孫案：諸書無訓胥為視者，胥待也。言與人相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注：胥，視也，亦非。

宗至

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念

志五之二

三

孫案至當依宋本作室，言不恃宗室，不恃外權，而唯恃誠信也。

衍文六句

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念孫案此六句皆涉下文而行。下文云：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此則重出而脫其大半矣。又下文尹氏有注而此無注，若果有此六句，則尹氏何以注於後而不注於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明。

矣

梁池

故善游者从于梁池，善射者从于中野。念孫案：梁，即橋也，非池之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為渠字之誤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輝渠，忠侯侯多，廣，韻引風俗通：輝渠作渾，梁，衛將軍驃騎傳：膺庇為輝渠，侯正義曰：輝渠，表作渾，梁，漢書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下有渾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注：東觀記曰：戰九原。渠溝也。言善游者从于溝池。

未嘗之有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引之曰：未嘗

志五之二

三

之有，當作未之嘗有。五輔篇：古之聖主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怠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文義與此同。

衍文一句

故先王不滿也。在唯賢者不然下念孫案：此句與上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行也。下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此亦重出而脫其大半。

管子第二

管子第三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八觀

猥計

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尹注曰猥猥也以人猥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孫曰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非也

國城

志五之三

一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念孫案國城當為國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即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城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

遺苞

大凶則猥有遺苞矣今本遺上有大字洪曰大字涉上文而衍下文作猥有遺苞無大字念孫案尹注亦無大字今刪尹注曰時既大凶無復畜積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洪曰苞讀為塗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猥棄餓死之人於道旁念孫案洪說是也凡從

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穀梁傳隱五年也苞即停字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論毀學篇作苞邱子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投莩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苞說文採引取也或作抱抱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並作採苞覆車也王風免爰篇作採

什一之師三句

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三之一劉云前言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猥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三稅三之一矣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則師為師役明矣尹注不足辯

志五之三

二

損瘠 損其正心

稼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念孫案損當為損字之誤也瘠讀為撻骸埋齒之齒露骨曰骸有肉曰骸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為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為羸字亦作脊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蠲氏掌除骸與齒同鄭注曰故書骸作脊漢書會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為瘠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道有捐瘠與上文猥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

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損尹注同

喪蒸

鄉母長游里母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母自生矣尹注曰蒸冬祭名念孫案喪蒸二字文不相類且四時皆有祭何獨舉蒸言之乎蒸蓋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所以教民睦也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葬葬俗書作葬二形相似而誤

本求朝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尹注曰謂原本尋求朝之

志五之三

三

得失念孫案尹說非也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即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即其證本朝即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係傳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法禁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晉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其民者此下有脫文正經而自正矣尹注曰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念孫案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脫文尹強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亡黨 壺士以為亡資脩田以為亡本

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行公道以為私惠念孫案亡黨

志五之三

四

二字義不可通亡當為人之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即所謂舉國之士以為己黨也又案下文壺士以為亡資脩田以為亡本文義皆不可通兩亡字亦當為己壺當為壹晉灼注漢曰書篆形壹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漢壹倉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為赴事聚會也是壹可訓為聚資用也言收聚眾士以為己用即所謂舉國之士以為己黨備置田疇以為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為己賜舉人則以為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威羣

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洪曰：威羣當為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隱行辟倚 遁上而遁民

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尹注曰：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劉曰：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即周官之奇衰。樞言篇曰：名正則治。

志五之三

五

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是倚為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劉以隱為索，隱行怪之隱，亦非。遁上而遁民者，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遞。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遞以狀。高注曰：遞欺也。

和親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念孫案：和親，皆為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

其證

漁利蘇功

莫敢超等，踰官。今本莫上有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行，茲據上句刪。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尹注曰：因少搆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念孫案：尹說甚迂。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蘇，把取禾若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而義同。

重令

綦組

志五之三

六

而文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念孫案：綦，當為綦字之誤也。隸書綦或作綦，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綦組飾旒之邊。今本綦誤作綦。說文曰：綦，伯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綦組者，燭功之密也。楚辭招魂曰：綦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綦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其攻

明主能勝其攻。今本主，謂作王，以意改。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念孫案：其攻，皆當為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似，故六為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壘之臨。周音破六為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壘之臨。周

流六虛今本六字均謬作其勝六攻即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

三者字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念孫案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下文曰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眾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上有有字則下當有者字此文上無有字則下不當有者字版法解無則戰不勝以下三句

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

志五之三

七

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念孫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為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尸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法法

民力必竭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引

之曰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

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

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

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與此云民力不竭

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

竭乃理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

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

竭為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本作不竭可知蓋

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

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為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

志五之三

八

本作民力必竭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礪石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今本脫也字據羣書治要及初學記政理部藝文類聚治政部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母赦者痊雖與疽同之礪石也初

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亦作礪石說

文繫傳引作礪石念孫案礪字本作礪說文礪銅鐵樸

也礪厲石也皆非治瘰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太平御

覽刑法部十八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石刺病

也下門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為癰瘍其治



宜砭石故曰痊雖之砭石

所以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宋本上所以作足以念孫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為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

志五之三

九

賤

胥足上尊時而王 頃時而王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念孫案胥足上尊時而王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尹注胥相也失之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為須須亦胥也

信密

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念孫案密本作必後人罕聞

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不與大慮始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念孫案大當為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眾也大亦當為人

雜

志五之三

十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念孫案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雖字

不智 智靜之修

六者謂生殺貧富貴賤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尹注曰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念孫案尹讀智為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

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為智慧之智。覺。聞。曉。為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多皆與知字同義。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又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如是。

志五之三

十一

鮑本智作知。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為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為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為知。而上智字尚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為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為二也。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為知。而古字淪亡矣。

事君 非敢 不敢

牽瑕蔽堊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念孫案。牽瑕蔽堊之事。君者。衍事字。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行敢字。為令之有所不行也。為猶謂也。古者為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言所謂牽瑕蔽堊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滅絕侵堊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志五之三

十二

務物務物之人。無大士。曷念孫案。務當從宋本作矜字之誤也。注內務字同。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古今 此二者 不廢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

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  
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所謂擅

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  
與靜此所患也念孫案此所謂擅也謂字後人所加所  
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尹注曰擅  
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家治而民務積聚也則無謂  
字明矣

則內亂自是起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念孫案宋本起下有矣字是

志五之三

三

也上文曰則外難自是至矣正與此句相應

兵法

因其利

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念  
孫案因其利當從宋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  
義也今作因其利者涉上下支利字而誤

不巧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念孫案巧當為功字之誤也七法  
篇作器械不功尹彼注曰功謂堅利是也器械堅利則  
用之可久故下文曰器械功則伐而不費今本亦誤作  
巧七法篇作

功無取於巧也孫說同

教其身

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洪  
云身當為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尹  
注非

鞞

舉鞞章則載會而駕尹注曰鞞鞞也念孫案鞞本作鞞  
即鞞字也詩彤弓時邁傳並曰鞞鞞也莊十年左傳正  
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鞞鄭元  
以為兵甲之衣曰鞞鞞也其字或作建鞞是鞞鞞古

志五之三

古

字通故尹注云鞞鞞也今本作鞞者因鞞字而誤加鞞  
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鞞字  
唯集韻云鞞或作鞞則為俗本管子所惑也

大匡

惕而有大慮 惕而亟驕 吾君惕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尹注曰言雖無小智  
能惕懼而有大慮念孫案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尹  
說非也惕當為惕字之誤也說文惕放也今通作惕言  
小白之為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為人所不容故  
下句即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

亟驕惕亦當爲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悍驕暴是也惕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惕

兄

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脅之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蒙于車尹注曰拉其脅而殺之引之曰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脇字之假借說文曰脇摺也一

志五之三

五

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協音呂闕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脩脅爲協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協幹而殺之何注曰協折聲也以手協折其幹釋文協本又作摺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脅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使折人之首而曰首之折人之足而曰足之其可通乎

歸外

徒人費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外請以彭生除之念孫案無所歸外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誅屢於徒人費引之曰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也詳見經義述聞

彼知能弱齊

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念孫案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尹注曰及猶就也就令能用

志五之三

六

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念孫案尹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言自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竝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不能待 不能止待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尹注曰：待猶擬也。引之曰：尹訓待為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難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為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為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

志五之三

七

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圍，圍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圍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為句，大謬劉已辯之。

踐位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念孫案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行，尹氏不察而云：入國二年方得踐位，謬矣。

外亂之本

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念孫案外亂之本也，本作亂之本也。亂上外字，涉下文外犯諸侯而衍。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其事皆在內而不在外。下文外犯諸侯，乃始言外事耳。尹注非。

其智多誨 自及

吾君惕，惕當為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慮，下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誨與悔同。繫辭傳：慢藏，洋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及當為反字之誤也。同管仲言吾君之為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

志五之三

六

其自反也，國無闕也。乎尹注皆非。

甲十萬 車三百乘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引之曰：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子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子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又案下文桓公築楚邱以封衛，與車三百乘，甲五千，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

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是其證

博於糧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尹注曰博於糧謂多委積劉曰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蒙孫博於教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曰蒙孫小匡作曹孫宿念孫案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孫謂曹蒙聲近而字通非也博於教當作博於敦敦與

志五之三

九

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敦敦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而誤

諸侯許諾

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引之曰諸侯許諾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闕入

君臣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引之曰君當爲羣羣臣

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生者卽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出欲通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尹解出欲通曰出謂欲通他國劉曰出疑士字誤引之曰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

志五之三

三

之間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不數省作教貴省作貢數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舉行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爲次 多不發 多而發

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念孫案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尹注非洪云發讀爲廢

謂開闢荒野為原田，又教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尹以發為相告發，非念孫案下文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行而字。

行此三者為下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引之曰：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行，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間，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耕者農農用力，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

志五之三

三

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

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為勉

而誤以為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即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上文云：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下文云：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此云：耕者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用力，應於父

二字上與士對，下與工賈對，是耕者即農夫，而農用力之農，自訓為勉，非謂農夫也。

兩者字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念孫案下兩者字，因上者字而衍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處華下交好飲會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會。尹讀處華下為句，交好為句，飲會為句。注云：處華屋之下，則淫佚，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劉曰：處華為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為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友有少長，好飲會為句，念孫案劉說是。

志五之三

三

有可無赦

念孫案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尹注云：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即其證。今本罪作可者，涉上句可無斂而誤。

管子第三

管子第四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中匡

刑罰

外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引之曰刑罰當為刑罪外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外罪不殺而言刑罪以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重罪即外罪輕罪即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金軍

志五之四

過罰以金軍句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引之曰軍當為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救敵之國

公曰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引之曰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

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執郭璞曰謂怨仇也太元內初一謹于嬰執范望曰執匹也釋文曰嬰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即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曰仇怨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救即仇敵之仇非救助之救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尹注未了

兩必字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念孫案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

志五之四

二

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

寬而不凌

有司寬而不凌念孫案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小匡

為其君動 動於時

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外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莊九年左傳正義引此動作勤齊



語作勤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念孫案小問篇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矣勤亦當為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戮羣臣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念孫案戮羣臣當從朱本作戮於羣臣戮於羣臣者下文曰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僇是也脫去於字則義不可通左傳正義引此正作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齊語作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

志五之四

三

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念孫案左傳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是也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則本作請受而戮之明矣今作請受而甘心焉者後人依左傳改之而不知與下文不合也且是書之文不必皆與左傳同也

所謂

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念孫案謂當為請字之誤也左傳正義引作非弊邑之所請也齊語作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上文

請字凡五見皆其證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洪云正義所引是念孫案夫鮑叔之不忍僂賢人語意亦未了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正義所引脫仁字尹本則大誤矣尹注亦非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有得力外之功猶尙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

志五之四

四

以貳君也念孫案將何如為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為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

插衽

管仲誦纓插衽念孫案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鴛鴦篇戰其左翼韓詩曰戰捷也捷其鳴於左也士冠禮注拔衽於醴中鄉射禮注插衽也大射儀注插拔也內則注插猶拔也釋文插拔二字竝作捷淮南泰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吻即插衽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太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捷語孫說同

應公之賜

應公之賜殺之黃泉外且不朽念孫案應者受也廣雅

也周語其叔父實應且閭韋注曰應猶受也周頌資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保殷民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乃懿德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外且不

戎馬

戎馬待游車之弊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十邑為率 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志五之四

五

劉曰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易案後屬還而脩連連還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為連連有帥十連為屬今三鄉下缺為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為縣耳念孫案十邑為率率當依齊語作卒同下文鄉還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為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為五下文云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

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劉曰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穀芟

比耒耜穀芟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芟芟宋明道本如是韋注柳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宋庠本柳作柳宋本作穀芟穀即柳字之壞今又譌為穀矣尹注非

志五之四

六

旦暮

以旦暮從事於田樊引之曰旦暮本作旦管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管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旦管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管與夕通

敬畏

是以聖王敬畏威農念孫案敬畏威農當作敬農威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近而誤尹注非

論比計

權節其用論比計引之曰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譌汁與協通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譌作計史記麻書祝犁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譌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章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犧牲不勞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尹注曰過用謂之勞念孫案尹說非也勞讀為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古無撈字俗勞為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章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

志五之四

七

取人物曰撈矣

止民用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念孫案止當為足尹注非

則其制令

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孫云當依通典百四十八作則有制令

師

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今本脫為字據上文四五鄉之師率之念孫案師皆當依齊語通典作帥土文三鄉一帥即其證

政定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通典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政當為旅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念孫案政即正字也正與定古字亦通堯典以閏可定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今政定並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聞

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念孫案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字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

志五之四

八

時使

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墨子非命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尤其明證也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念孫案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齊語作惟慎端慤以待時章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可立而時

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念孫案可立而

時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章注曰言可立以為大官而授之事也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豈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胥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麻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麻制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

不肉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念孫案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為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相近若本是疚字無緣誤為肉蓋其字本作欠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為肉說文欠貧病也從久聲詩曰煢煢在穴今詩欠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欠字若不誤為肉則後人亦必改為疚矣

志五之四

九

兩故字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念孫案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鮑叔牙

故使鮑叔牙為大諫念孫案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

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徐開封

徐開封處衛念孫案徐當為衛字之誤也開封當為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八千人

又游士八千人引之曰八千人為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韋昭注齊語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為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

志五之四

十

及又與齊語作為為亦有也說見釋詞

河階 綱山

使海於有獎渠彌於河階綱山於有牢念孫案河階當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有階不作河階也綱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綱山於有牢賈注曰綱還也是賈本作綱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字作經與綱字相似綱譌為經又譌為綱耳尹注皆非

吉臺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采里念孫案吉字疑即臺字之

誤而行者也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章注曰衛之四邑無吉字

八百乘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引之曰八當為六上文云五十人為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章注

方地

濟汝水踰方地劉曰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謂霸形篇念孫案齊語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七引並作方城尹注非

投柎

志五之四 十一  
方舟投柎念孫案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

卑耳之貉

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念孫案貉當為貉字之誤也齊語作辟耳之貉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為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貉十里尹注非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與諸侯飾牲為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尹注曰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劉曰薦當依齊語作庶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即其證誓

要當為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於上下眾神也尹不知薦為庶之譌而以薦神二字別為句謬矣

壘

甲不解壘念孫案壘當依朱本朱本齊語作壘章注曰壘所以盛甲也補音壘律追反

縷帛布 四分

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念孫案縷帛布本作縷帛說文縷縷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縷帛為茵縷帛與文錦正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

志五之四

十一

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縷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縷帛明矣今本作縷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縷縷以為奉章注曰縷縷以縷縷縷不語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當為介介即今个字也古字有介無介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个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章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鹿皮四个即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社邱

築五鹿中牟郭蓋與社邱引之曰地無名社邱者當從

朱本作杜邱春秋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邱是其地也齊語正作杜邱

姑姊

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辭結

足恭而辭結劉曰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念孫案教當作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大司田 賓胥無 大司理

志五之四

七

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外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念孫案大司田本作司田大司理本作大理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為司田無大字羣書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又作請立以為大理無司字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皆作大理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

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即其字也念孫案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

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為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為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謂西土則不使為大理明矣又上文

云使東郭牙為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辨見上王子城父為將

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隰朋為行此文云隰朋為大行甯戚為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東郭牙為大諫皆與

上文同而弦子旗即弦章之字則為大理者乃弦章而

志五之四

七

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章為大理即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與章古字通案舊我商作甯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即弦章之譌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為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即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羣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管子弟四

管子第五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霸形

當言

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益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尹注曰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念孫案尹未解當言二字之義當言謙言也謙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謙直言也舉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謙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

志五之五

一

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謙黨當竝聲近而義同

書而不賦

開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劉曰書乃塵字誤注非

霸言

伐不謂貪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尹注曰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念孫案如尹注則伐字當為我字之譌我不謂貪我不為貪也古者謂與為同義說見釋詞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念孫案上文云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即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宮門

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念孫案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為長

繼

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瀕引之曰繼字義不可通

志五之三

二

當是計字之譌計最一世言計謀為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為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

諸侯皆令

諸侯皆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念孫案令當為合字之誤也下文云諸侯合則疆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

下苴

夫上狹而下苴今本狹譌作夾據尹注改國小而都大者弑念孫案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方心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  
也以平易念孫案方心當為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  
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  
者相對為文尹注非

一而伐之 文武具滿

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念孫案  
一而伐之一當為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尹注非引之曰文武具滿  
滿當為備字之誤也俗書滿字作滿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

志五之五

三

伐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  
國必弱矣念孫案百馬伐之伐當依宋本作代代迭也  
言以驥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疆最一伐  
伐亦當依宋本作代言疆為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  
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

制節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疆尹注曰制度合  
節故得離疆則乖節者也故失引之曰制讀為折廣雅  
曰制折也折之為言卑誦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

折曲也曲曲折也折節者卑誦其節以事疆大之國  
下文曰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  
折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論語離疆者謂  
不肯附於疆大之國也尹注非

善攻

理世不在善攻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念孫案治世與善攻兩不  
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攻是也治世不在善  
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  
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爭刑

志五之五

四

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念孫案刑與形同形  
古多通用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又云必先  
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  
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

問

行此道也

念孫案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也尹連上文則厭不亂  
作一句讀大謬

來從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引之曰外人他國



之人也。從當為徙，字形相似而誤。隸書徙字作徙，從他字作徙，二形相似。他國之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亂普而德

母使讒人亂普而德。念孫案：普當為普。普本作音，形與音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為普，普與替同，故注言普廢。

視其名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觀其外，引之曰：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解聽其名曰：當聽其名之真偽，解視其色曰：既知其名，又須視

志五之五

五

其色之是非，而不為視其名作解，則無此三字明矣。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為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侯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伴天地，利

澤施四海。鼂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為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舊本脫無字，今據尹注補。尹讀令守法之官日行為句，注云：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關

塞，又讀度必明為句，無失經常為句，注云：其巡行之時

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念孫案：尹注甚謬，日當為

日，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日為句。上文問於邊吏，行度日云云，即其證。

志五之五

六

必明為句。行度，行法度也。無失經常為句。

戒

猶軸轉斛

桓公將東游，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引之曰：猶讀為欲，古字猶與欲通。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軸當為由，由轉二字相連，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當為轉斛，丁氏升衛曰：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並作轉斛，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斛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誤為斗。我游猶由轉斛，南至琅邪。

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為之說非也

期而遠者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念孫案期而遠者本作期之遠者與上二句文同一例羣書治要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機長歌行注引此竝作期之遠者孫說同

乃能

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念孫案唯君子

志五之五

七

乃能矣本作唯君子為能及矣今本脫為字及誤為乃又誤在能字上羣書治要北齊書竝作唯君子為能及矣

不相告

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為而成不召而至念孫案不相告而知衍相字

云下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引之曰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即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運字古讀若云故與云通說見淮南兵略篇元逐下

澤其四經 澤命

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身者也尹注曰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亾身也念孫案尹以澤為流澤四經為詩書禮樂皆非也澤讀為舍其路而弗由之舍舍釋澤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周頌載芣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考工記水有時以疑有時以澤是釋與澤通也周官占蓍乃舍萌于四方鄭注曰舍讀為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竝作舍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呂氏春秋仲春篇釋作舍是釋與舍通也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為之莫知其澤之形勢解澤作舍是舍與澤通也四經猶四經即孝弟忠信內不孝弟外不忠信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即鄭風羔裘之舍命不渝因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為恩澤之命陋矣

志五之五

八

濟大水之有舟楫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念孫案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云真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

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闢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  
尹不審文義而為之作注失之太平御覽治道部八所  
引無此七字

握路家

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尹注曰握持也持與路旁  
之家引之曰握當為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  
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為露露家窮困之家也  
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字亦作潞秦策  
曰士民潞病於內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罷與  
高注竝曰潞厥也亦作路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

志五之五

九

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厥路也俗本改作厥  
困之路辯見  
前振罷 五輔篇衣凍寒會飢渴匡貧婁振罷露資乏絕  
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即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  
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矚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  
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罷事孫在之為人  
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  
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引之曰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

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  
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何以不能  
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問  
何自而來耶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  
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一人  
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  
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  
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  
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為臣外乎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外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念

志五之五

十

孫案為猶如也言如臣外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  
謂如曰為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為我外王則  
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外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  
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言如我葬也呂氏春秋長見  
篇魏公叔痤對  
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  
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  
袖款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言如近  
于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  
燒燔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尹說大謬  
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

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

東郭有狗噬噬當作唯玉篇唯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唯  
大觀字皆作唯無作噬者集韻唯或作

管則所見管子本已誤 且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尹注曰：假，謂以

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

不當使，必須去之也。注內假字，宋本朱本作柳，引之曰

作柳者是也。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為柳字明甚。注為柳

字作解，則正文之本作柳可知。若如今本作假，則注當

訓為牡豕。假即假之俗字，假豕也。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一

假蓋後人據誤本管子改之也。但注讀且暮欲齧我，柳為句，則非尋釋

文義。當以且暮欲齧我為句，柳字則屬下讀。柳者，遡字

之假借。說文：遡，遡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遡，互令不得

進也。柳而不使者，謂遡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

志五之五

十一

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

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洪云：願，下行也。字願

得於君四字連讀。念孫案：尋，尹注亦無也。字下是字亦

涉上，是字而行。

地圖

苴草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尹注曰：苴草，謂其草淡茂，能有  
所覆藏。念孫案：苴，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

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

曰：苴，草薊也。草薊，即草芥。今本薊誤。逸周書大聚篇曰：

陂溝道路，藜苴邱墳，靈樞經癰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

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辭九章：草苴比而

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苴草，林木蒲葦，皆兩

字平列。尹注非。

制分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

必強也。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勝者，所道制也。

志五之五

十二

而勝未必制也。念孫案：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

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

解道字。

君臣上

官治者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引之曰：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行。尹

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為心

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

言官治也。

謂之矯，謂之勝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念孫案淮南俶真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為上之道故下文云為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為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淳制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制制念孫案淳讀若準字或作淳敦純竝同耳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曰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

志五之五

三

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咫只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贈用制幣元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荅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地形篇曰門閭四里里閭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

考

慶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念孫案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君諸長老今本存辭見經義述問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薦見漢魯相史晨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晏竝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慶文將以為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

志五之五

四

不敢殺

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念孫案殺當為試言不敢試其姦偽也下文云然則蹀作姦耶偽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為弑又譌為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

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凶則塞者非茲是無以理人人當作民唐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引之曰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

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為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威罰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劉曰威罰之威當作賞注非

君臣下

是故明君二句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志五之五

五

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劉曰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裹

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尹注曰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引之曰書傳無謂財貨為裹者裹當為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廩謂食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廩

異幸

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念孫案異幸當依朱本作翼幸

巧官

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引之曰官當為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攷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說見幼官篇是其證

騰至則北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念孫案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倉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即反

志五之五

六

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 敗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念孫案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行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舊本故上有則字則百姓悅尹讀故施舍優為句猶以濟亂為句注云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念孫案尹說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即優游荀子正論

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鄭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則眾竅為虛。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引之曰：布當為務。蓋務

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务與隸書布字作帛者相似。

帛見校官碑。因譌為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

故民非其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

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即

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

上其字可知。

志五之五

七

威黨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劉績曰：威當作為，謂能易

賢不肖而可以為朋黨於下。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

黨於下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陷

有與又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引

之曰：陷字義不可通。陷疑當作陷，字形相似而誤。上陷

其主謂陷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啗說秦以伐齊

之利。今本說說字，詳見史記。啗與啗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

說秦將啗以利是也。尹注非。

環其私

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尹

注曰：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邊

身故曰環其私也。念孫案：尹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

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

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

說文：△字解引作自營為△。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

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

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

孫缺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

志五之五

六

謂營或其主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

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

斗有環也。環，或即營。或與營同。義故：環，或即營。營

營亦以聲同。而俗用也。

上下不知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念孫

案：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

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

年：穀梁傳：外內察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

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

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

云：壹皆也。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

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

是故以人役上三句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曰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同注皆非念孫案以力役明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形刑古字通

戒心

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念孫案戒當為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禁藏篇若成必成即誠字小雅我行其野誠心形於內容貌動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

志五之五

九

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民流通則迂之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尹注曰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引之曰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為流通下流字訓為流蕩則民流下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為流蕩矣

威私

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劉曰威乃戒字誤

無事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念孫案無當為典與常也

常事即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作無與字或作無漢益州太守高頤碑游心典籍與字作無形相似故典譌為無尹注非

明立寵設六句

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竝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劉曰言庶子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竝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也注皆非念孫案明猶尊也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本書牧民篇曰明鬼神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言庶子雖尊寵不以代嫡子也不尊明也

志五之五

三

管子第五



管子第六

讀書雜志

高郵王念孫

小稱

來美名 來足 用金玉事主而來 所以來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念孫案來當為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即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為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為求下文云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即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為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

志五之六

一

來字作來求字或作來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來湯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來與來字相似唯首畫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來字不同二形相似故求譌為來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呂刑惟貨惟求馬注云求有求請昧也案漢律有受昧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為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不約公孫支於晉今本尹注皆非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今夫桀紂不然羣書治要不然上有則字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念孫案羣書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

身則身驕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可得料

匠人有以感斤楬故繩可得料也念孫案料當為斲斤楬所以斲繩故曰繩可得斲隸書料字作料其右邊與斲相似俗書斲字作斲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斲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斲者史記淮陰侯傳大王自料新序善謀篇料作斲是也太平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斲

入察

志五之六

二

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念孫案察當為祭祭吉事也喪凶事也二句相對為文

故臣且謁之

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引之曰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喜宮

公喜宮而姬引之曰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暨刀自刑而為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如而好內是其證

脫十字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念孫案此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為

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引之曰為，即偽字也。兵法為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為詐，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為即偽字，與僖二十五年傳偽與子儀子遺盟者，文義

志五之六

三

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偽不知釋文偽作為，史記封禪書果是偽書，漢書郊祀志作果為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偽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為偽，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務偽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尹注非洪說同。

憎廢之官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是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憎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苛病起兵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刀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念孫案苛病起下不當有兵。

字尹曲為之說非也。羣書治要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素幘

桓公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尹注曰：幘所以覆輪也。念孫案尹以幘為鞞，鞞淺幘之幘，非也。幘謂帔幘也。廣韻幘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帔，方言曰：帔，襜謂之幘。郭璞曰：昔駕切，今人言手帔是也。方音曰：帔，襜謂之幘。郭璞曰：即帔幘也。廣雅曰：幘，帔，襜，幘也。說文曰：幘，蓋幘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為幘以冒面而外，事與此相類。幘，即幘字也。帔幘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幘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輪也。

十一日

志五之六

四

外十一日，蟲出於戶，洪云：十一當為七，因字形而誤。周禮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戒篇公外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說苑權謀篇：桓公外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出如莒時

使公母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母出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母出飯牛車下也，念孫案上二句當依羣書治要作：使公母出而在於莒也，使管子母出束縛在於魯也，在於莒與在於魯對文，莒與魯下為韻。今本出而在於

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韻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太平御覽人部一百引此並作在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

四種

以繒緣繒 曲莒 莒石 天莒

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美也劉績曰繒所力切念孫案劉音非也繒當為繒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繒正相對是繒為繒之譌也繒從留聲繒從莒聲隸書莒字作莒留字或作貴玉篇留或作莒集韻留俗作滄是莒為留之變也二形相似故留譌為莒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果至

志五之六

五

隱曲莒以水齊念孫案莒亦當為莒曲莒留水之曲處也留水東流過臨留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見水經注故有曲莒之名若後人之言曲江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川也小雅魚麗傳上不隱塞正義曰為梁止可謂塞曲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謂塞曲莒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莒石也念孫案莒亦當為莒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之有莒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尹注曰刻石刻其莒石莒石留石皆留石之譌也又輕重丁篇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

文采者舊本叔誦作叔辨見輕重丁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帛布譌作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莒辨見輕重丁而求民鄰財之道也念孫案莒亦當為留留即災字史記秦始皇紀留書紀息今本留作留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婁機班馬字類引此並作留漢冀州從事郭君碑降此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服之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引之曰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為舛范雖言主憂臣辱臣外義與此相近舛本作舛

志五之六

六

服或作舛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馬服於舛下今本服譌作舛尹注非也己己咎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實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斲己念孫案己當為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莫不誤作言但實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唯越人詔

不彌人爭唯越人詔念孫案越讀為促詔當為訟字之誤也訟詔單書相似不彌人爭唯越人訟意正相承且訟與從為韻訟字古讀平聲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與彌從為韻為韻管子問篇則人不易訟與功宗為韻堯典歸

訟可乎訟馬本作庸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訟一作公若作詔則失其韻矣尹注非

乘等

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尹注曰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竝念孫案尹以乘為同乘則乘等二字義不相屬今案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南泰族篇曰開睢與於身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乘詳見淮南乘為匹耦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為乘

志五之六

七

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

侈靡

一踦腓一踦屨

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外引之曰腓讀為屨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腓也方言屨屨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屨字亦作非悉服傳曰菅屨者菅非也繩屨者繩非也疏屨者蔗蔽之非也是屨為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劉氏端臨曰非其當為宮怪嬰其艾畢

封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曰非草屨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矇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屨雜屨漢書刑法志亦曰墨矇之屬非屨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屨屨也一踦屨一踦屨謂足著一隻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屨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屨屨即屨也

滿稽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引之曰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斷指斷首斷足之罪人名滿於計簿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為考失之

志五之六

八

兩而字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引之曰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卽而也賤粟米如敬珠玉好禮樂如賤事業謂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不得其解乃云言乘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

玉未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失其指矣然所見本猶未有而字也後人或於尹注又加而字以足之謬甚

陰之陰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念孫案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為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為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

志五之六

九

之陰尹注非

牧之 牧貧病 牧漁

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念孫案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為收謂強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而誤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為收謂收漁民財以自富也

夏之靜雲 乃及

謁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孫云夏之靜雲當作夏雲之靜與上文秋雲之遠相對念孫案此當作謁然若

夏雲及人之體九字作一句讀言君子敦澤及人謁然若夏雲之為雨而及人之體莫不沾濡也今本作若夏之靜雲之靜二字涉下文若謁之靜而衍據尹注但言夏雲之起油然含潤而不言其靜則本無之靜二字明矣其乃字則及字之誤而衍者耳

好任 仕任

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仁以好任引之曰仁以好任當作仁以好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兩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箋作仕察也曲禮前有士師注曰士或為仕漢郎中馬江碑士卷儀此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齋夫魚師衛士士皆作仕承上士可感而言且仕與事為韻尹注非又白心篇滿

志五之六

十

盛之國不可以仕任任即仕字之誤而衍者說見白心

遮

六畜遮育五穀遮熟洪云遮庶古字通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庶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

君長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念孫案此當作吾君長來獵虎豹之皮尹注云君好虎豹皮故來獵是其證其下君長二字則因上而行

用其臣 父繫而伏之 禮我

用其臣者子而奪之使而輟之徒以而富之父繫而伏

之子虛爾以驕之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有禠禮我而居之時舉其強者而譽之念孫案用其臣者四字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為句非也又繫而伏之又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譌篆文又又者承上之詞尹注非引之曰有禠禮我而居之有讀為又亦承上之詞禮我當為禮義今脫其上半耳尹注非

故法

故法而守常念孫案此當作法故而守常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

志五之六

士

變其美

變其美者應其時念孫案此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為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即其證今本之作其者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天下所當

擇天下之所宿擇鬼之所當擇人之所戴舊本人下有天字涉上文天下而衍今念孫案天下之所宿當作天之所宿天與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宿讀為自天祐之之祐漢書禮記歌神若宿之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為富字之誤也師古曰有祐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為神所福助大雅瞻

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與宿戴為韻富古讀若背宿古讀若異並見唐韻正

大有臣

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念孫案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

仕異國之人

母仕異國之人引之曰仕當為任字之誤也尹注上文疎責戚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母仕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器也

志五之六

士

若是者必從是器也乎洪云器疑器字之譌器蘇浪反俗作喪念孫案尋尹注亦似作器字解

言人之無患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念孫案言當為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害言字或作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政欲盡去之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對為文尹注非

是故之時 可以行今也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尹注曰管氏云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

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引之曰據注則正文故字乃古字之譌但注讀可以行今也為句而解為亦可行求於今則非也可以行為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故不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念孫案故當為胡尹注非

不令

志五之六

三

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貝者不令也洪云令當作舍劉達蜀都賦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強能不服

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引之曰能亦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衛風芻蕘篇維則佩麟能不知言童子維則佩麟而實不與我相知也荀子解蔽篇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勇能棄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尊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同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強詳見釋詞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

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任法篇是富能祥之職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下文五能字皆作而晏子春秋外篇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惡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當之甘謂甘多當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致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且服與牧為韻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亟

則人君日遐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念孫案亟字下屬為句亟與極同上文其亟而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為政而人君日遐其亂之極則谿

志五之六

古

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為句非是

心術上

充益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念孫案充益當為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為韻道字合韻讀若時下文上離其道與事為韻白心簡天之道也與始己為韻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為韻恒象傳入于其道也與己始為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為韻凡屬素用韻之此以盈聲為韻此篇中多用韻之文

智乎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念孫案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正人無求之 虛無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念孫案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尹注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臧也故去知則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後無臧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

志五之六

五

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冲詠史詩注引此竝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直人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念孫案直人當為真人說見下解不言 不與萬物異理

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念孫案不言下脫之言一

字不與萬物異理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竝見下解中尹注非

不怵乎好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念孫案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為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誑通說文曰誑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即承上好利惡外而言故下

志五之六

六

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念孫案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

故曰 莫率求

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數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



鳥飛念孫案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行又下文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故下亦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即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求無臧則奚設相對為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位趕

無形則無所位趕尹注曰趕逆也而不解位字引之曰位趕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為低下低趕即抵悟也說文也漢書司馬遷傳或有抵悟如淳曰悟讀曰迕相觸迕也悟悟迕趕並字異而義同凡物之有所

志五之六

七

抵悟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悟故下文曰無所低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會貨志封君皆氏首仰給勇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字作低干祿字書曰丘氏上通下正諸從氏者並準此形與位相似因譌而為位矣

閒之理者

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閒故言之者不別也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尹注曰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引之曰之理二字因

注而行閒者上又脫無字無閒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閒者謂德即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閒也尹所見本已脫無字故以為可閒豈有上言無閒而下又言可閒者乎失之矣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

志五之六

六

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為二也殆不可通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念孫案此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顧也上文真人莫人當為真人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真二形相似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鮮傳當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位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

其皆真人之謬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脫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宣即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左傳婦義事也及國語比義下言事至而後應之不先為量度也故曰不宣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宣也尹不知莫為真之謬又不知不宣即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為句不宣言為句而強為之說矣

務其應所以成之

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引之曰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合蓋令之謬則所務自

志五之六

九

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為韻下文曰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為韻

不得過實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念孫案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心術下

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念孫案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

不傷連讀大謬

可知於顏色 和於形容

全心中舊本全謂作金劉曰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據改尹曲為之說非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念孫案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知下當有於字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曰知猶見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色挈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加之

志五之六

十

也又內業篇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齊策齊王知亦後人所改

以為原 表裏遂通 被服四固 一言解之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下察於地念孫案以為原當依內業篇作為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即承此句言之劉以為缺泉字是也表裏遂通通當為達達與竭為韻內業篇亦被服四固當

為被及四圍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  
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為服傳二十年左  
傳子臧之及不稱也 圖與固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  
夫今本及誤作服 說文固圍所以拘罪人今經傳皆作  
誤耳圍即圍字也 圖圍左氏春秋定四年衛孔圍公羊  
作孔圍淮南人開篇使馬圍 孫炎注爾雅曰圍國之四  
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圍作圖 孫炎注爾雅曰圍國之四  
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圍者變文協韻耳一言  
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為韻尹注皆非

管子弟六

志五之六

三

管子弟七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白心

建當立有以靖為宗 非吾當 當故

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非  
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尹  
讀建當立為句有以靖為宗為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  
當立者也念孫案尹說甚謬當當為常有當為首皆字  
之誤也建常立首為句以靖為宗為句首即道字也道  
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為韻凡九經中用韻之文道字  
皆讀若首楚辭及老莊諸

志五之七

一

子竝同說文道從元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  
音而削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  
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  
若山故說文寶從缶聲大雅崧高篇以作爾寶與舅保  
為韻保亦讀若缶管子侈靡篇百姓無寶與首為韻呂  
氏春秋侈樂篇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與道咎為韻  
與道巧咎為韻巧讀若煥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  
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  
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  
常立道以靖為宗靖與以時為寶以政為儀也政與正  
同儀法  
也言以正為法也尹以 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為常非  
政為政事之政亦非 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即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為儀而  
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

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當亦當為常注尹  
同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不隨

故其入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念孫案隨當為墮字本作  
墮方言曰墮壞也呂氏春秋必已為注曰墮廢也不廢  
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誤尹  
注非

物至而名自治之

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引之  
曰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

志五之七

二

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  
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念孫案此皆以四字為句治下  
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  
廢自與身相似又因下文兩身字而誤為身又誤倒於  
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  
廢相對為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  
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其人入 從於適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  
從於身念孫案其人之人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  
無人字洪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  
與身對尹注非

去善之言

去善之言為善之舉事成而顧反無名劉曰去乃云字  
誤云善言為善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念  
孫案郭璞注穆天子傳云顧還也下文曰孰能弃功與  
名而還反無成

有中者中

志五之七

三

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尹注上句云舉事雖得  
其中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注下句云得於中之損折  
中者其唯忘中乎劉曰此即前心之中又有心意念孫  
案尹說殊不可解劉說近之今案中有中當作中有  
有中上有字讀為又經傳通以 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  
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  
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義與此同中有二字  
誤倒故尹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詞

有貴其成

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念孫案有貴其成

當作費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費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費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即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已無已

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念孫案已無已當作已已與忘同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歸趙策秦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忘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韓子十過篇忘作已史記主父傳言唯忘已之人能效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忘作已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

志五之七

忘已乎是其證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同也今本作已無已者俗書已字作亡與已相似下文又有已字故已譌爲已兩已之閒又衍無字無字涉上文遂致文不成義

捨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捨之念孫案捨當爲捨捨古搖字也見七法篇隸書捨字或作捨漢書司馬相如因譌而捨竿下爲捨淮南兵略篇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捨亦捨字之譌傳清捨平襄羊本書七法篇捨竿而欲定其未捨字又譌作捨蓋世人

多見搖少見捨故傳寫多差也朱本徑改捨爲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劉曰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倘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風殊不可解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

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引之曰下二句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此以塞與色隔句爲韻

志五之七

五

也知見也道見於面故曰知於顏色也心術篇外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今本知上行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皆謂見於面也今本倒肌膚於下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尹注已誤

上聖之人 物至而命之耳

上聖之人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念孫案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下不屬上尹注非劉曰耳語辭注以爲耳目之耳屬下爲句非

詳其神矣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詳其神矣尹注曰

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引之曰其當為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為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為韻後人改於為其改鬼為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論語先進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上言鬼神下但言鬼言鬼即可以該神也鬼亦訓神無須改為神字

志五之七

六

事有適四句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后解引之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解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解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解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

提提

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念孫案提提顯著

之貌謂有為善之名也提與題同說文曰題音顯也為善而有名則必為人所嫉為不善則陷於刑莊子養生篇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語意正與此同又山木篇曰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淮南說林篇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高注誤釋提提二字辯見淮南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皆是為善毋提提之意尹注非

仕任 與交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念孫案任即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

志五之七

七

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交當為友亦字之誤也釋交字或作文與友相似仕子友為韻友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

水地

根莖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引之曰莖與根義不相屬尹曲為之說非也根莖當為根莖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木原根莖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夬宛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莖為莖

鄰以理

夫玉鄰以理者知也引之曰鄰堅貌也聘義曰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栗堅貌荀子法行篇曰縝栗而理知也栗與鄰一聲之轉耳本書五行篇五穀鄰熟尹彼注曰鄰緊貌爾雅釋竹類曰鄰堅中郭注曰其中實義與此並相近也尹此注訓鄰為近非是洪說同

精也

取適皆見精也念孫案精與情同逸周書官人篇復徵情字荀子倚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汚揚倥曰精當為情情之言誠也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

志五之七

八

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取適並見情也聘義曰取不拏瑜瑜不拏取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

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引之曰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茂而誤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璣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璣玉英華羅列秩秩

五內

五內已具而後發為九竅念孫案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

肺發為竅

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念孫案肺發為竅隋蕭吉五行大義三引作肺發為口心發為下竅是也太平御覽亦作肺為口心為下竅今本肺發為下脫口心發為下五字則義不可通孫說同

麤麤

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念孫案麤麤當依朱本作麤粗麤粗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麤字亦作麤粗字亦作麤俗作又作直說文瓶角長兒從角片聲讀若麤瓶吳

志五之七

九

子春秋問篇曰縝密不能麤直學者詘淮南汜論篇曰風氣者陰陽麤瓶者也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瓶論衡量知篇曰夫竹木麤直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尚麤瓶並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能分別故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引之曰上也字及下精字皆後人所加此乃其精麤濁蹇能

存而不能亾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爲句注云九竅五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爲句注云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亾也遂使一句之中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朱本無上也字及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著龜

志五之七

十

伏閭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念孫案著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卽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亾無取於著也今作著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著字

涸川 其形 可以

涸川之精者生螭舊本螭上行於字今據上文刪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念孫案涸川之精法苑珠林六道篇太平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竝有水字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川水有時而絕其形若蛇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太

平御覽引此形竝作狀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可以取魚鼈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竝作可使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太平御覽作可以則所見本已誤

能存而亾 著龜 或不見

伏閭能存而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念孫案能存而亾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亾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著龜當爲神龜辨見上

道躁

志五之七

十一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念孫案道當爲道字之誤也或作首形與首相似故道字譌而爲道荀子議兵篇鮑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鮑作道卽道字之譌道急也字本作道說文曰道迫也廣雅曰道急也楚辭招魂曰分曹竝進道相迫些是道爲急也道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而清濁重而洎泔取而稽淤滯而雜枯旱而運萃下而弱輕勁而清竝與此相對爲文尹不知道爲道之譌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齊晉

齊晉之水念孫案自齊之水以下七條皆專指一國而言齊晉兩國者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



意林無齊字

一

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心無邪念孫案一則欲不汚本  
作民心正則欲不汚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  
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又脫民心二字尹  
注非

四時

信明 信聖 信明聖 天禍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主信明聖主與臣  
相對為  
文各本其臣乃正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  
作王非

志五之七

三

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  
受天賞使不能為憤懣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引之曰天  
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當  
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  
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  
蓋因兩言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  
聽信而衍蓋因兩言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  
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  
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  
信字明甚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禍也當  
作明聖者天禍也蓋正文既衍信字後人又  
據之以改皆受天禍當作皆受天殃殃與賞為韻也二

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注  
人富謂之殃亦以賞殃為韻尹注云惜忘則動皆違  
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為禍  
遂失其韻矣

其德喜歲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

念孫案時字絕句發出節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  
事號令別為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秋冬皆有之尹  
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為句大謬

樊梗

脩除神位謹禱樊梗引之曰樊與幣同幣古通作樊說  
見史記貨殖傳  
梗禱祭也幣梗者梗用幣也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禱

志五之七

三

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  
脩除祠位幣禱鬼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樊梗為樊敗  
梗塞非是洪說同

絕芋 拊芋

母蹇率絕芋尹注曰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外不  
絕之也洪云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事類賦注三引  
俱作無絕華菓俗作蹇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芋即華  
字之譌尹注非念孫案蹇率絕華類書引作絕華菓所  
見本異耳說文揅拔取也引離騷朝揅阼之木蘭今本  
作蹇爾雅華率也樊亮曰華猶拔也釋文蹇九輦反漢

書季布傳贊身履軍華旗者數矣李奇注與樊允同莊  
子至樂篇捷蓬而指之司馬彪曰捷拔也捷率蹇皆捷  
之或字尹訓蹇為拔是也但未知芋為華之謬耳又禁  
臧篇母天英母拊竿尹注曰竿笋之初生也案拊當為  
折俗書折字或作拊因謬而為拊竿亦當為華隸書從艸從竹之字多相亂故華又謬為竿  
小雅常棣箋曰承華者曰華天英即蹇率蹇與率同廣雅率天拔也  
折華即絕華也尹注非

荀時

五政荀時春雨乃來孫云太平御覽十事類賦三引作  
五政徇時是也左傳文十一年注云徇順也謂順其時

志五之七

古

序白帖二引作順時

動陽氣

賞賜賦受祿順鄉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念  
孫案動當為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行恩  
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引之曰九當為大字之誤也大暑  
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  
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耳尹注非

順旅

順旅聚收洪云順讀為慎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  
慎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溫怒

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引之曰溫讀為愠愠亦怒也尹注  
非

作教而寄武

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  
念孫案次句亦當有焉字

德生正正生事

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念孫案正與政同尹注非

志五之七

圭

五行

水上

脩槩水上念孫案上當為土槩平也謂脩平水土也尹  
注非

奢龍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念孫案奢當為蒼北堂書鈔帝王  
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此竝作蒼龍

天地治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念孫案天地治初學記帝王部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竝引作天

下治是也

作五聲

管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政與孫云北堂書

鈔一百八引作作立五聲以正五鍾念孫案鈔本如是

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念

孫案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

始立也魯頌駟篇傳曰作始也廣雅皋陶謨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

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作

與既相對為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為字

志五之七

六

義述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

訓為始而誤以為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

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謂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

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

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太平御

覽樂部十三所引并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

為始故紛紛妄刪耳

士師

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念孫案士師當為士師見

上文

賦祕賜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尹讀賦祕賜為句注曰祕藏之

物出而賦賜之也引之曰此當以賦祕為句賜賞於四

境之內為句賦布也大雅烝民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

下文曰發臧古藏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臧也賜賞於

四境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水解 區萌

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念孫案水當為冰區萌即

句區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七十二日

志五之七

七

七十二日而畢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

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曰上文甲子木行

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

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

百五十日又五二為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

注非

農事為敬 敬行急政

不誅不貞農事為敬尹注曰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

也念孫案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

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為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

旱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亟。因譌而為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再其說。再與稱同。今本亟再譌為敬。再是其證也。

御

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念孫案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管子第七

志五之七

六

管子第八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勢

必其將亡之道

人既迷亡。必其將亡之道。尹注曰。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引之曰。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迷亡。必其將亡。言其將亡。皆以四字為句。且亡與亡為韻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韻矣。

不貳

正靜不爭。動作不貳。念孫案貳當為貳。貳音他。得反。不

志五之八

一

貳不差也。說文。貳。失常也。字或作貳。曹風。鴉鳩篇。其儀不貳。是也。又作貨。月令。宿離不貨。是也。又作貳。豫象傳。四時不貳。京房。貳作貳。洪範。行貳。史記。宋世家。作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是也。貳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為韻。代。讀如特。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又輕重乙篇。調則澄。澄當為澄。說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亦當為貳。貳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與貳字相近。故貳譌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無貳。今本貳作貳。月令注。引此。亦作貳。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與大射儀注。所引。不當有異也。韋注云。成民之志。使無疑貳。則所見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

貨益賈注也緇衣引詩其儀不貳釋文貳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即貳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作貳大戴禮禮三本篇貨之則禮論篇貨作貳皆是貳字之譌貳雖譌作貳而貳貨等字不可讀為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母或差貸母有差貸三貨字呂氏春秋並作貳釋文皆音二則并貸字亦讀為貳其失甚矣

順守其從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尹注曰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引之曰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為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

志五之八

二

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即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天地之形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念孫案天地之形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韻尹注非

正

終其欲 明之母徑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劉曰明之母徑當作母使民徑念孫案劉說是也母使民徑與下母使民幸文同一

例今本母上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道以明之而衍母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終當爲絕字之誤也尹注廣雅曰徑耶也民有欲則入於耶故曰絕其欲母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絕其志意

缺二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劉曰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九變

州縣鄉黨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孫云通典一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引此俱無縣鄉二字是後人

志五之八

三

所加

不然則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洪云賞明上行不然則三字通典太平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義與此同

任法

閭識

無聞識博學辯說之士念孫案閭識當爲閭識下文閭識博學之人即其證尹注非

失度量

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洪云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此俱作設度量失即設字之壞尹注非念孫案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凡兩見

後反之

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念孫案後當依朱本作復字之誤也復反與還廢相對為文

明法

以執勝 百官議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議非惠也刑罰

志五之八

四

必也劉曰執當作執後解作勢同百官議當依解作百官論職乃字有缺誤注皆非

令求不出 下情求不上通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攤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念孫案令求不出求當為本下情求不上通衍求字竝見後解尹注非

能匿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念孫案能下本無匿字後解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獎敗者不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正世

失非在上

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念孫案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

得齊

治莫貴於得齊引之曰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非

治國

河汝

志五之八

五

常山之東河汝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念孫案河汝當為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汝相似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四引此竝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

民不惡

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歐獄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念孫案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

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即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王之本事

粟者王之本事也念孫案羣書治要王下有者字當據

補

內業

可迎以音 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

乃可得 音以先言音然後形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

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念

志五之八

六

孫案尹說甚謬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

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為韻明是意之俗字

意古音若億故與力德德得為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會則得

息國則為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攝意與或

色為韻楚詞天問何所意與極為韻呂氏春秋重言

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為韻秦之果刻石文承順聖

意與德服極則式為韻論語先進篇億若讀為聲音之

音則失其韻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

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念孫

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與音音即意字也道體自然而

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

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為音俗字

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為韻明是志意之意非聲音之音

也後人誤以音為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為惡音與

聲尹氏不察而曲為之說其失甚矣又下文云音以先

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為意謂意在言之

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故音前心術

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

證也說文意從心音聲徐錯本如此徐鉉本作从心

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暗

噤叱咤漢書作意身猝嗟暗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

矣

志五之八

七

果得

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念孫案果當為畢字之誤也尹

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

物畢得

謀乎

謀乎莫聞其音念孫案謀字義不可通尹曲為之說非

也謀當為誅說文宋今作無人聲也或作誅故曰誅乎

莫聞其音俗書謀字作誅與誅相似後人多見誅少見

誅故誅誤為謀矣

地之枝

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念孫案枝當為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材與時謀為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時材謀於古音屬支部。枝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尹注非。

公之謂也

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念孫案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志五之八

八

照乎知萬物 中義守不忒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洪云：照與昭通乎。字衍。昭知萬物為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略同。念孫案中義守不忒。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差忒。則無義字明矣。

至定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念孫案至當為自。上文精將自來。

即其證尹注非

吉凶

能搏乎。搏即專字。尹讀搏結。之搏非是。劉己辯之。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念孫案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為韻。

遇亂

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念孫案遇當為過字之誤也。遇亂與愛慾對文。言當靜其愛慾。正其過亂也。尹注非。

理丞而屯泄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何中無敗。尹注曰：謂賤理丞達屯聚泄散。故何中無敗。引之曰：尹以屯為屯聚。非也。丞

志五之八

九

讀為丞。丞與丞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文曰：甄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地理志：丞，升也。泄，發也。屯，當為毛字之誤也。屯，隸省作毛。毛，隸省作屯。二形相似。故公漢書律厯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北決於館陶。分屯。屯，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毛。毛如少路。宋祁筆記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屯，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博之。為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反。但屯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 丞泄於毛理之間。故何中無敗也。淮南秦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胃中。耶氣無所。雷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蒸與丞同。小雅小弁篇：不屬。則機樞調利。百脈于毛。不離于裏。裏與理同。



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烝理泄此言理烝  
毛泄互文耳泄亦烝也前幼官篇云冬行春政烝泄言  
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烝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  
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烝也泄旨私列以制二反曲  
禮憲渫處未鄭注云渫烝憲也釋文渫以制反烝謂之  
泄烝憲謂之渫其義一也

封禪

尹云元篇云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洪云封禪篇唐初尚未入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  
封禪篇是也尚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

志五之八

十

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  
皆及見之

小問

公曰吾聞之也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  
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  
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  
問戰勝之器念孫案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  
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

語

取之

然則取之若何念孫案取之當為取士下文則天下之  
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又下文致天下之精材若何來  
工若何是承上文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而言  
此文取士若何是承上文選天下之豪傑而言今本取  
士作取之者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驚距

正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驚距尹注曰驚疑也距止  
也念孫案驚當為驚字之誤也驚距皆止也言來者止  
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驚不前也今本驚驚馬重兒也史

志五之八

十一

記秦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驚晉世家曰惠公馬驚不行  
今本亦譌作驚太元元鑑曰進欲行止欲驚今本亦字  
唯秦本紀不誤或作駑廣雅曰駑止也距本作啞說文曰距止也是驚  
距皆止也世人多見驚少見驚故驚譌為駑尹氏不能  
釐正而駑驚為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為謬  
矣

仁也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尹注曰仁者忠於人也引之  
曰仁字後人所改此承上文信忠嚴禮而分釋之論忠  
非論仁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故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忠也不得改為仁字尹所見本已誤

有時先恕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念孫案原文內本無有時先恕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恕故增此四字也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改此謂先之以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恕則本無有時先恕句明矣又下文云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倉譌作倉依未本改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恕即是先之以德既言有時先德則無庸

志五之八

三

更言有時先恕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

百川道

百川道尹注曰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念孫案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三句相對為文尹注非

其臣教

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引之曰教當為般色介般與反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般字也般字或書作敘與敘相似而誤

公道逴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念孫案公道逴繆然遠為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為句逴通與遂巡同戒篇云桓公蹇然逴遁尹注大謬

若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慮而少實引之曰若當為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

桓公不說瞑目而視視冕已疵念孫案瞑目當為瞑目

隸書真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真目而不見邱山瞑本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瞑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伏非教然瞑目據臂拔劍今本瞑字並

志五之八

三

譌作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為方尹注非

茲免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程氏易疇九穀考曰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俯而向根也淮南繆稱篇注云禾穗垂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穀惟禾穗向根可驗也念孫案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

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曰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本改免為免韓策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漢書陳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免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見是

桓公闕然止矍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念孫案見是前人乎本作見前人乎其是字即見字之誤而衍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皆無是字太平御覽神鬼部卷內所引多與今本同蓋所見本已誤也其地部兵部所引皆不誤則承用舊類書也

志五之八

志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念孫案冠右祛衣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鬼占竝引作冠冠右祛衣是也冠冠者首戴冠也呂春秋知士篇冠其冠帶其劍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明

若右涉其大濟

念孫案劉達吳都賦注水經濡水注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竝引作已涉大濟當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引作已涉其大濟其字誤與今本說苑辯物篇作已渡事果濟同惟已涉二字不誤

脫七字

甯子其欲室乎念孫案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引此句下竝有仲以其言告桓公七字與上文桓公使管仲求甯或句相應當據補

視上

夫曰之役者有執席會以視上者念孫案視上當為上視故尹注云私目上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而上

桓公令債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念孫案分級而上上當為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

志五之八

志

實篇竝作分級而立

善意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尹注曰善以意度之也念孫案意讀為億卽度也尹注非

唯莒於是

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聞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尹解唯莒於是句云唯莒不服於是知之念孫案尹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莒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臣故曰伐莒也

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  
卽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  
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  
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  
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此卽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  
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  
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

管子第八

志五之八

六

管子第九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七臣七主

申主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尹注曰申謂陳用法令劉曰申  
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引之曰申讀曰信漢書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  
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  
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卽信主明  
矣尹劉二說皆失之

志五之九

振怒

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引之曰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  
而誤也振恐卽震恐

植

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洪云植古  
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也尹注非

虞而安

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念孫案虞與娛同樂  
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  
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當有脫文

女不緇

夫男不田女不緇引之曰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為黑緇非也緇當為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留字或作青彤與責相似故績譌為緇

桀

何以効其然也曰咎者桀紂是也念孫案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遇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義不足

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念孫案義當為美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篇多言美不足尹注非

志五之九

二

倮大衍

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尹注曰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洪云倮當為倭輕重已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勤謂盡其力也念孫案洪謂倮當為倭是也俗書倭字或作倮倮字或作倮二形相似而誤倭即倮字也說文倮燒種也漢律曰倮田秣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注曰下而汚者為衍倮倮古字通倮大衍者謂火焚其草木也輕重已篇倮倮古者戮勤二字並與倮同音湯誥釋文曰勤說文力周反成丁三年左傳勸力同心釋文勸說文力周反成丁三年左傳應同漢書高祖紀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勸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戮

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是戮勤二字音與倮同也故倮通作戮又通作倮也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即此所謂無伐大木也又曰澤人不敢灰倮即此所謂無倮大衍也

收穀賦

收穀賦念孫案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收穀賦錢是也說文賦斂也賦錢與收穀對文

五穀

冬無傷伐五穀念孫案五穀當依朱本作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涉注文而誤注云五穀五藏非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五藏

志五之九

三

火巢

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巢焚地焦草念孫案火巢當為巢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焦草亦與上一句對文焦與巢同尹注非

蟲蠶

山多蟲蠶念孫案蟲蠶即蟲螟月令曰蟲螟為害是也注內蠶即蚕三字蓋後人妄加非尹注也

人主道

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念孫案人主道備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王道備於義為長

不克其罪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尹注曰克謂勝伏引之曰克讀為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有百姓

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劉曰有字疑衍念孫案有即百字之誤而衍者

臣法

上亦法臣法念孫案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

志五之九

四

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即承此文言之尹注非

佞反

好佞反而行私請劉曰佞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念孫案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佞

愚忠

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念孫案愚忠本作愚臣即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為愚因脫其上畫而為忠矣

禁藏

先易者

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念孫案先易者後難者當依下句作而尹注云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即其證孫說同

樂其殺

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于而樂其殺也念孫案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行尹注無

不法法

夫不法法則治念孫案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五日廉濇言能守濇則國必治也故下文鄭注濇守濇不失也

志五之九

五

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母常也尹注非

刑賞

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念孫案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澗源

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澗源之下無所不入焉念孫案澗源當為澗淵意林淵作泉避唐高祖諱也則本作淵明矣

菽室煖造

樵室 堽室

當春三月菽室煖造鑽燧易火行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尹解菽室煖造云煖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礮破也念孫案尹說甚謬輕重已篇曰教民樵室鑽錢瑾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錢泄井即此所謂鑽燧易火行井易水也樵與菽古字通菽室即樵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煖竈同意煖古然字也新形篇楚人燒術感虛篇煖一炬火爨一獲水煖並與然同淮南天文篇煖燧見日則然而為火葦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煖說林篇一勝炭煖文說文曰然燒也瑾與煖字相似故子上德篇煖作然

志五之九

六

煖譌作瑾造即竈字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磬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淮南之祭竈即周官之徹于造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也周官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竈作造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即吳語所謂係馬舌出火竈也

約地之宜 不求而約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念孫案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為得得約草書相似故得譌為約也又下文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

之誤得與來為韻也古來字亦讀入聲小雅出車篇韻勞不來與服為韻大雅靈臺篇庶民于來與五圖伏為韻常武篇徐方既來與塞為韻通典倉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得

必成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外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念孫案必成本作成必成即誠字也說見君臣下篇戒心下九守篇云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為文作成者假借字耳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為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

志五之九

七

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牧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備追

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引之曰備追當為追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筮楚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為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備字亦當為捕案注云人不流亡何

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為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為備矣通典引作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素會

果疏素會當十石引之曰素讀為疏字或作蔬月令取蔬會鄭注曰草木之實為蔬會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疏秋畜蔬會即此所謂果疏素會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會而分處亦以素為蔬尹注非

視其陰所憎

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淡念孫案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行視其所憎與上文視其所愛相對據尹

志五之九

八

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

可以成敗

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丙蔽塞可以成敗尹注曰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引之曰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為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四稱篇述或其君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或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者恐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魏策曰臣甚或之皆以或為惑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榮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典之同生

必淡親之如典之同生孫云典當為與尹注非

離氣

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念孫案離氣本作離意即承上使有離意而言故尹注云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

入國

四句五行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洪云四句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六日問疾 疾甚者以告

志五之九

九

一日老老二日慈幼三日恤孤四日養疾五日合獨六日問疾七日通窮八日振困九日接絕引之曰問疾當為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疾則與四日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譌也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日問病



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尚可據以更正

勝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而哀憐之尹注曰勝瘵也勝肥也念孫案訓勝為肥於古無據且與下文哀憐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勝讀如減省之省勝亦瘵也字或作責又作瘵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責之鄭注曰責猶人瘵也釋名釋天篇曰瘵瘵也如病者瘵瘵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瘵也躍瘵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瘵病也晉灼注漢書外

志五之九

十

歐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瘵曰憔悴後漢書袁閔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瘵並字異而義同

皆有掌瘵疾 皆有通窮

所謂瘵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瘵疾引之曰皆有掌瘵疾瘵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瘵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殊身

上收而養之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念孫案說文殊外也猶言殫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歲凶庸

歲凶庸 句人嘗厲多外喪引之曰庸字義不可通庸疑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康即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穰史記正義穰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九守

志五之九

十

四日上下左右前後癸惑其處安在

一日天之二日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癸惑其處安在尹注曰又須知法星所在也念孫案尹以癸惑為法星非也癸惑猶眩惑也逸周書史記篇曰癸惑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或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冠鎔癸惑天子漢書作營或淮南厲王傳癸惑百姓漢書作營惑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為長四方作四曰因上文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癸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癸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尹注鬼谷

子曰矣哉天之法星所居災告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災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念孫案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災惑也蓋緣彼文云必視災惑所在此亦云矣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

關閉

關閉不開善否無原引之曰關閉當為關閉尹注說文曰關曰木橫持門戶又曰閉闔門也從門才所以叩門

蓋關與閉皆叩門之木因謂闔門為關閉也八觀篇曰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備今本備誤作備辨見版法是關閉皆叩門之

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閉為里門而與關並舉之則為

不類八觀篇既云關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閭閉不可以

母闔是閭閉為一類關閉為一類也閉字本作闔與開

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關閉不開今本鬼谷子闔誤作開不下又脫開字而

志五之九

三

不誤

度地

經水若澤

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

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尹注曰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

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引之曰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

非經過之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緣緣

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也注內緣水澤三字即覆舉

正文也

州者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引之曰州者上亦當有

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為術術十為州故曰不滿州者謂

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出於他水

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念孫案

出於他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

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

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

於地上文云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若此文亦云水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則與

志五之九

三

上文之枝水無異

往之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提之可也念孫案

往當為注字之誤也隸書往字或作注與注相似注之與提之意正

相反據尹注云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

矣

雨葦

雨葦什二尹注曰車葦所以禦雨故曰雨葦念孫案說

文葦大車駕馬也葦非所以禦雨葦當為傘扶遠步本二反字

之誤也傘謂車葦弓也方言車枸篲而隴謂之楡郭注

曰卽車弓也。楛與傘同。釋名曰：傘，藩也。藩，蔽雨水也。故注云：車傘所以禦雨，故曰雨傘。

獨水

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念孫案：獨水當爲濁水，見下文。

地員

樛擗桑

黃唐其木宜樛擗桑。尹注曰：擗，柔也。又曰：柔桑也。引之曰：尹以擗桑爲柔桑，非也。幽風七月篇：爰求柔桑，自謂求謂柔桑爲桑名也。樛擗桑三者皆木名。擗讀爲唐風隰有杻之

志五之九

古

杻爾雅：杻，檍。郭璞曰：似棗，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開面呼杻子，一名土櫃。而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櫃，是也。擗字古讀若狃，故與杻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擗，是其證也。

黃而糗流徙

其泉黃而糗流徙。念孫案：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泉鹹，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有水字，下文云斥地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

主一

先主一而三之，引之曰：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卽立一。

品榆

其木乃品榆，引之曰：品榆當爲區榆，區與榆同類，故竝言之。字本作區，或作樞，又作樞，竝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樞，莖。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莖也。釋文：竝烏侯反。云本或作區。爾雅疏引陸機詩：疏曰：其針刺如柝，其葉如榆。滿爲茹，美滑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區通作區。今則脫其工，胡禮反。字而爲品矣。

志五之九

古

莧

鑿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菹。念孫案：莧當爲莞。爾雅釋草：莞，苻蘿。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蘿。楚謂之莞蒲。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莧則非其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穆天子傳曰：爰有葦葦莞蒲。此文云：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菹，則莧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字或作尙，形與見相似，故諸書中莞字多譌爲莧。大九五：莧陸夫，夫虞注曰：莧讀夫子，莧爾。

而笑之竟，竟即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莞一本作莞，論語  
賜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莞，楚辭漁父漁父莞  
爾而笑，莞一作莞，列子天瑞篇老莊為莞釋文莞  
一作竟，文選辨凶論莞然坐乘其傲李善本作竟

每州

九州之士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念孫案：每州  
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  
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  
言每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

蟲易

五沃之狀，剽忒藁土，蟲易全處，尹注曰：藁土謂其土多  
竅穴若藁，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引之曰：蟲易全處，殊為

志五之九

六

不詞，易當為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曰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  
之孽。

不類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劉曰：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  
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也，注非，念孫案：類類古字通  
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服虔讀類為類，二十八年  
念類無期服本作類，老子夷道若類，河上公本作類。

青忒以活及

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忒以活及，尹注曰：謂色青而細  
密，和活以相及也，引之曰：尹說甚謬，活與灰為韻，及字

蓋衍文耳，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流，青怵以肥，芬然  
若灰，亦以活灰為韻。

箭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念孫案：箭當為箭，爾雅釋草曰：箭  
王簪，郭注：王帝也，似藜，其樹可以為埽，簪，江東呼之曰  
落，帝說文作箭，義同，爾雅又曰：箭，山莓，郭注：今之木莓  
也，實似蔗，莓而大，亦可食，說文作箭，義同，草之名箭者  
有二，則未知此所謂箭者為王簪與為山莓與，唯與苑  
竝言之，則亦是草名而非竹箭之箭，故知箭為箭之譌  
也，苑與苑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苑，藜蘆顏師古注：苑

志五之九

七

謂紫苑，苑之屬。

若苑

其葉若苑，念孫案：苑即上文有箭與苑之苑，尹注非。

大黃細黃

剽土之次曰五沙，其種大黃細黃，白莖青秀，以蔓，尹注  
曰：黃草名，引之曰：尹說非也，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  
指五穀而言，上文云：羣土之長，是唯五粟，其種大重細  
細而無莖，莖黑秀，箭長沃土之次曰五隱，其種大重細  
莖無莖，莖白秀，位土之次曰五隱，其種大重細莖無  
莖，莖黃若苑，隱土之次曰五隱，其種大重細莖無  
長瓜，莖黃若苑，隱土之次曰五隱，其種大重細莖無  
細稷，莖黃若苑，隱土之次曰五隱，其種大重細莖無

鄭細耶耶莖葉如伏種其粟大種土之次曰五盤其種  
 大荔細莖青莖黃莖土之次曰五馴其種大柘細柘  
 黑莖青莖下文云沙土之次曰五端其種大移柘細柘  
 和莖莖黑秀下土曰五猶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猶  
 土之次曰五壯其種青莖黑莖黑秀壯土之次曰五殖  
 其種黑莖黑實朱附黃實殖土之次曰五穀其種大菽  
 細菽多白實穀土之次曰五臯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臯  
 土之次曰五桀其種白稻長狹以上凡言其種某某者  
 皆指五穀之大名與其別類而言尹注以大耶耶細若  
 耶耶大華細華忍藤屬膳黑鵝馬夫為草名皆非也若  
 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黃讀為大雅  
 維種維種之種爾雅曰種黑黍種一稔二米郭注曰種  
 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柘小柘此云其種  
 大黃小黃是黃即種也黃字從草負聲負古讀若倍見說  
 唐韻聲與種相近種之通作黃猶丕之通作負也是金藤  
 正有

志五之九

六

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丕作負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黃  
 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苦生穆天子傳爰有菹葦莞  
 蒲茅黃郭注曰黃今苦字音倍中山經黃山郭注曰黃  
 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黃陽宮李斐曰黃音倍東方朔  
 傳黃陽作倍陽是黃字古讀若倍聲與種相近故字亦  
 相通也

僕累

五端之狀累然如僕累尹注曰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  
 重累也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埤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  
 累蟻牛也此上下文若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

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念孫案洪說是也僕累即爾  
 雅之蚶倉聲相近

大樛杞細樛杞

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念孫案樛當為穆杞當  
 為杞穆即黍稷重穆之穆杞即維糜維芑之芑上文云  
 重樛細樛大黃細黃重即重  
 穆之重黃即維種維種之種大荒南經維宜芑芑穆  
 楊是會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穆杞黑秀皆禾  
 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韻杞禾名引管  
 子其種穆杞義本尹注也

五殖

志五之九

九

五殖之次曰五穀念孫案五殖當為殖土例見上下文  
 管子弟九

高郵王念孫

形勢解

臣之高行

忠者臣之高行也。念孫案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竝引作臣下之高行。

隨

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念孫案隨當依朱本作墮。墮與惰同。言怠惰而不盡其力也。上文云臣下能盡力

志五之十

事上則當於主。正與此文相對。洪說同。

美行

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念孫案美行當為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竝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弓弦

射者弓弦發矢也。引之曰弓。當為引。此因上文兩弓字而誤。

善馭馬

造父善馭馬者也。念孫案羿善射者也。造父善馭者也。

文同一例。馭下馬字涉下文而行。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無馬字。

車器

奚仲之為車器也。念孫案器字涉下文兩器字而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

備利

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念孫案備當為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備。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

心備焉。備誤作循。

事共主

志五之十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念孫案事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不為用。正與此文相對。

萬事之任 異起

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念孫案形勢篇作萬事之生也。異起而同歸是也。生任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動者

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凡則慈母笞之。念孫案宋本無動者二字。是也。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引此亦無。此涉下文兩動者而行。孫說同。

而身外國也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眾而身外國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念孫案羣書治要而身外上有然字當據補然而者如此而也古書中若是者多矣孟子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又曰犧牲既成黍稷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而外不可枚舉

眾人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眾人之智念孫案眾人當依朱本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眾人之力而誤也上文云明

志五之十

三

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正與此文相對羣書治要亦作聖人之智

多黨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引之曰多當為朋字之誤也古文多字作𠄎形與朋相似故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朋誤為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國私為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過人有理

念孫案羣書治要上作理下作禮是也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過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階級篇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立政九敗解

朋黨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念孫案朋黨當為多朋同黨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黨而誤

任譽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念孫案唯母聽請謁任譽者唯譽請謁任舉也母語詞說見墨

志五之十

四

賢篇則羣臣皆相為請孫云譽當為舉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念孫案朱本正作舉

求用

羣臣務佞而求用念孫案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是其證

謀臣

如是則謀臣從而諂臣尊矣念孫案謀當為諫入觀篇云諫臣從而諂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傳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傳

篇及漢書賈誼傳諫竝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為謀

版法解

版法者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念孫案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篇名故知版為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馬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下饒

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洪云饒當作撓撓屈也

志五之十

五

畢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念孫案宋本畢作必古字假借也立政篇小大必舉列子楊朱篇無不必致之韓子大體篇物不必載秦策四國必從必並與畢同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萬祥畢臻文選畢作必今作畢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從事之勝任

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念孫案從事之勝任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下文云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事無機

凡國無法則眾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洪云藝文類聚五十四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機俱作儀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機字誤

則國治

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念孫案則國治當依羣書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脫一字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念孫

志五之十

六

案何也下脫日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日字

明法解

所職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竝與此失職同



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念孫案明主當為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為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即承此法字而言今作明主者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愛爵祿

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刑罰也今本脫刑字據上下文補念孫案愛爵祿之愛當依朱本作受受愛字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

志五之十

七

案其當宜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念孫案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是也下文當賞當罰即承此句而言今本賞字作其當二字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一罰字衍一宜字

私意

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念孫案私意當依朱本作私惠義見上下文羣書治要亦作私惠此作私意者涉上文兩私意而誤

服德

故威勢獨在於上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念孫案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並云天下服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敬為韻

耶之所務事者

是故耶之所務事者念孫案朱本及羣書治要耶上皆有姦字當據補上下文皆作姦耶

不能勿惡也

是方正之與姦耶不兩進之勢也姦耶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

志五之十

八

能勿惡也念孫案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惡之下文曰惟惡之則必候主聞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務其黨重臣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念孫案上其字涉下其字而衍務黨重臣四字連讀

不官

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念孫案不官當依羣書治要作不課任人而不課其功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肖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說文課今本試也

課作官者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臣乘馬

暑耘

使農夫寒耕暑耘念孫案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竝作熱熱與暑義得兩通然諸書所引俱作熱且俱在熱類下則暑字乃後人所改也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

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念孫案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當依事語篇作女勤

志五之十

九

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說文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池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微織即微織微說文作微織今作微周官司常注曰微織旌旗之細也織或作織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箋曰織微織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緝績功三字微誤作微又衍織而二字織即織字之誤而衍者

二十七日

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引之曰七當為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八與七相似故五譌為七

春秋

春秋子穀大登念孫案春秋當為春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春秋即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竝作大秋大與泰同

乘馬數

五年之餘

人君之守高下歲歲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引之曰五當為三歲歲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為三年之餘也

賤策乘馬

志五之十

十

賤策乘馬之數奈何念孫案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無賤字

下樂上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念孫案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海王

臺雉

吾欲藉於臺雉何如引之曰臺為宮室之名雉乃築牆之度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坊記鄭注曰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臺雉二十意義不倫偏考諸書無以臺雉竝稱者國蓄篇曰

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  
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為宮室之名雉蓋賦之謫也  
賦與射同見說文即樹字之假借楚語樹不過講軍實劉  
敦銘王格千宜射即宜十古字偏列或左右互易如猶  
六年春秋之成周宜樹也或作或作或作或作  
或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  
相似因譌為雉矣乘馬數事語地數輕重甲諸篇言臺  
樹者屢矣則此亦當然爾雅曰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  
樹

問口

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孫云問當依朱本作開揆

志五之十

十一

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

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  
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引之  
曰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  
言征鹽策之善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  
為人篆文人字作几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  
國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萬  
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  
之國征但征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

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  
籍其錢人各三十輕重丁篇曰請以令籍人三十泉是  
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為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  
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  
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  
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策也不待明發號令籍之諸君  
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倍於一國三千  
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  
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為人百  
萬也之譌又不知為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

志五之十

十一

其說皆不確

今夫給之鹽策今賦之重加一也

今夫給之鹽策孫云今當作令念孫案通典正作令又

案下文今賦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譌上文云令鹽之

重升加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輦

行服連輶輦者念孫案輦當依朱本作輦通典引此亦  
作輦故尹注云大車駕馬

耜鐵之重加七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引之曰七當為十

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籍鐵籍之加十錢三籍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籍矣故曰籍鐵之重加十三籍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今鐵之重加一也今當為令說見上三十鐵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

釜十五

有海之國雖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引之曰十五當為五十釜五十者升加分也出之以百者升加一也上文曰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

志五之十

三

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雖鹽於吾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一錢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說非

國蓄

累於上

故人君挾其倉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念孫案通典會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云倉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倉制其事所以民無

不繫於號令今本繫譌作累又全脫尹注

租籍者所以疆求也

劉云後輕重乙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疆求也此有缺誤洪云正讀為從

人君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念孫案人君當為今君此與上文君引釵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會貨八所引亦誤輕重甲篇正作今君鑄錢立幣

若干

志五之十

四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舊本十為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念孫案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既云人有百十之數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并藏

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念孫案利有所并藏也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并與屏同弟子職篇曰既徹并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屏而不出史記吳王濞傳曰願并左右并皆與屏同屏即藏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并互文耳漢書會貨志引此正作利有所并也輕重甲篇云有餓餒於衢

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鹽鐵論錯幣篇亦云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則并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云象富并藏財貨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并藏財貨則所見即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刪去并字尤非

秩相勝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念孫案秩讀為迭迭更也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秩迭竝徒結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夫國

志五之十

壹

夫以百乘衛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之用念孫案夫國當為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即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得也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

脫文十九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念孫案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

脫去

管子第十

志五之十

共

管子第十一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山國軌

過移

民有過移長力念孫案過當為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有道子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子念孫案子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即乎字也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昭王謂田蚡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

志五之十一

一

子人間世篇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論語為政篇引文乎作于皇侃本及漢石經並同管子九守書孝乎惟孝釋篇寂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 是乎字古通作于也通典食貨十二徑改為乎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捍寵·勝

捍寵彙箕勝簾肩糶洪云寵當作寵念孫案勝當為勝字之誤也勝字本作勝與勝極相似說文勝音穰也南子賞刑篇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勝今本亦趙

策曰贏勝負書擔彙秦策勝作勝義同肩碎米也廣雅

作糶劉曰糶糶字之誤糶乾飯也引之曰捍蓋裡字之

誤說文相音似雷也或作裡方言曰雷東齊謂之裡周官

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鉏孟子

滕文公篇藁裡而掩之趙注曰藁裡籠雷之屬謂藁為

籠屬裡為雷屬也故管子亦以裡籠並言之

山權數

賈子者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通典載尹注糧糜也糧章延反七字今本脫

賈子者念孫案民之無糧賈子者當依通典食貨八所

志五之十一

二

引作民之無糧有賈子者言無糧之民有賈其子者也今本脫有字者涉下文民之無糧賈子者而誤

三年與少半 十一年與少半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

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

力作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

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為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

少半是所守者為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

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

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為三十一

年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

泄者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念孫案泄者上亦當有見字見泄見射皆承上文而言

亂之本

此刑法之所起而亂之本也念孫案亂之本也衍一之字

庸田

高田十石閒田五石閒田中田也乘馬數篇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庸田三石引之曰庸字義不可通庸當為是間為中也

志五之十一

三

庫字形相似而誤庫田下田也

粟買三十

粟買一粟買十粟買三十粟買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策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引之曰粟買三十衍三字粟買一者令增其買而為十粟買十者令增其買而為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萬乘也

蕃哀

民之能樹瓜瓠葦菜百果使蕃哀者劉曰哀育同念孫案劉說非也哀當作衰字之誤也玉篇廣韻衰字並與

裕同蕃裕猶蕃衍耳世人多見裕少見衰故衰譌為哀劉以上文言蕃育六畜故以蕃哀為蕃育而不知其謬也朱本徑改為育字則謬益甚矣洪說同

此國策之者也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念孫案國策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畏廣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是其證

相困揲而吝 不資 可資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吝引之曰吝當為澹字之誤也隸書澹字作澹澹古瞻字也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因譌而為吝

志五之十一

四

會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瞻字也凡漢書瞻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曰澹凍餒釋 上句言足下句言瞻瞻亦足也侈靡篇曰山不童而用瞻澤不弊而養足國蓄篇曰豈壞力固不足而會固不瞻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瞻者皆以瞻足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揲而吝當為相揲而澹廣雅曰揲積也言國用相積而瞻也相揲而瞻與相靡而足對文困蓋衍字耳劉以吝為吝字則義不可通朱本徑改為吝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外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吝亦是澹字之譌民不瞻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瞻是也後

人不知奢為澹之譌，因改為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當為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掘闕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引之曰闕，即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能釐正，而強為分別，失之。

志五之十一

五

蓄飾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引之曰：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餘飾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為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

貧之

彼善為國者不日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日貧之，使不得不用。念孫案貧字義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

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

存子

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洪云：子當為子，臣乘馬篇泰秋子穀大登，又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念孫案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子。

請散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念孫案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六引此無散字。

三大夫之家 二十七人

志五之十一

六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引之曰：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夫為一家也。乘馬篇曰：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兩上脫一字，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蓋三誤為二，又衍七字也。

唐園

唐園牧食之人，念孫案唐園當為唐園，字之誤也。會與飲同，謂唐園中牧飲之人也。輕重甲篇曰：以唐園為本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園考非履皆其證。



地數

出銅之山二句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念孫案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上竝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案兩山字皆後人所加次句中又脫有字亦當依二書訂正洪說同

此之所以

志五之十一

七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孫云之所以上脫天地二字

牛氏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念孫案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

丈夫

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洪云丈夫當為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此作大夫

天高

天高我下念孫案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揆度

其勝禽獸之仇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引之曰禽獸之仇義不可通禽獸安得有仇乎下文曰猛獸勝於外則所勝者禽獸非禽獸之仇也之仇二字蓋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不能釐正而曲為之說非

桓公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念孫案桓公曰當作

志五之十一

八

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

鑪棗

吾非埏埴搖鑪棗而立黃金也念孫案鑪棗當為鑪棗字之誤也周官翦氏注故書棗為棗棗譌作棗韓子八說篇干城距衝不若埏穴伏棗今本亦譌作棗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棗箭乎王注曰棗排棗也淮南本經篇鼓棗吹埴以銷銅鐵高注曰棗冶鑪排棗也齊俗篇曰鑪棗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掘鑪棗鑄鑠乃成器故曰搖鑪棗而立黃金

賣其子

事再其本民無餽者賣其子念孫案賣上當有不字檀

卽飽饗之饋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飽而亦不賣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國準

菹菜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念孫案菹菜當為菹菜

字之誤也俗書菹字作菹菹字作菹二形相似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

注曰菹澤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萊洫周官縣師注

曰萊休不耕者是菹萊皆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菜

鹹鹵斤澤山閒垆壘不為用之壤萊字亦誤作萊唯輕

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萊字不誤

志五之十一

九

輕重甲

端謀晨

咎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謀晨樂聞於三衢念孫案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作晨謀於端門樂聞

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一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窠引之曰掌字義不可通當

是稟字之誤隸書掌或作稟與稟字略相似稟古廩字也廩與窠皆所

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粟之粟荀子議兵篇

則必發夫稟窠之粟以食之今本稟字竝譌作掌荀子注

曰掌策主倉粟之官失之詳見荀子

夫妻服輦輕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輦輕至百里宋本朱本輦作輦引

之曰輦字義不可通蓋輦字之譌輦字隸或作輦見韓勅碑

字從車從𠂔說文𠂔讀若伴侶之伴𠂔字上畔之𠂔與隸書竹頭

𠂔又脫去車字上一畫因譌為輦筭之輦後又譌為筭

輦之輦耳夫妻服輦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間夫妻服輦

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人輓之也海王篇行服連輶

輦者服連卽服輦也周官甸人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中車連車輶輓釋文

志五之十一

十

連本亦

字亦作輶淮南八開篇負輦載粟而至今本脫載字說

見淮南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輶是也高注訓服為輶

皆失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軋服鄭司農云軋讀為負小雅大

輦行蓋服輦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

輦也下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噴天酸然雨

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粱也韓子外儲

說右篇茲鄭子引輦上高粱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

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

雨而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

若作服算則盛會之器甚輕何至十人昇之而猶不能  
上乎葦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輓一人兩手持輓  
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夫婦推輓者婦以繩輓  
於前夫持兩輓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輦也

所無因

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  
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念孫案所無因當作無  
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馬之  
力無所因

通遠

志五之十一

十一

鵝鶩之舍近鵝雞鵠之通遠念孫案通當為道字之  
誤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大聞之呂氏春秋  
知化篇接士鄰境讓交道屬今本道字並誤作通  
鵝鶩去人近鵝雞鵠去人遠故曰鵝鶩之舍近鵝雞  
鵠之道遠

解句

三月解句弓弩無匡軫者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  
皆無句字句當為句篆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古二形相  
似隸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句字多譌  
作句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復攸陶父司隸校尉魯峻碑  
陰濟陰定陶皆是也句讀與韜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

藏也小雅形弓篇受言囊之毛傳曰囊韜也釋文韜本  
又作鞬說文曰鞬弓衣也古者百甸同聲小爾雅曰緇  
索也緇即宵爾索綯之緇小雅荏柳篇上帝甚頤一切  
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  
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搯搯也一切經音義七引  
通俗文曰搯搯是其證也韜從百聲故通作甸

棊檄

彼十鈞之弩不得棊檄舊本譌作檄今正不能自正念孫案說  
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棊字當是棊字之譌說文曰棊  
輔也徐鍇曰輔即弓檄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檄所弓輔

志五之十一

十一

弓弩又曰檄檄也棊檄三字皆從木其義一也此文  
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棊檄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繁  
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說苑  
建本篇曰身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檄不能自正排檄與  
棊檄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檄檄者所以矯不直也鹽  
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栝輔檄之正弧刺也棊輔檄一聲  
之轉或言檄檄或言輔檄或言棊檄其義一也

此何故也

故三月解句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  
所也念孫案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

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忽然

桓公忽然作色念孫案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為念然隸書念字或作忿形與忽相近而誤晏子春秋諫篇曰公忿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為圃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其證

大身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淡淵壘十仞念孫案大身之都亦當為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誤都即禹貢大野既豬之豬馬注云水所

志五之十一

三

停止淡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作都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

引之曰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為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為句矣

空聞

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念孫案空聞當依朱本作空聞謂以空聞之地給貧民

吾

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母耕而食女母織而

衣念孫案吾字涉上句夷吾而衍

菹薪

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為鹽舊本水譌作火據朱本改念孫案下文云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也尹注非

也國

請以令糶之梁趙未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念孫案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云本國自無遠饋而食是其證無鹽則腫自為句地數篇作惡會無鹽則腫

交殷

志五之十一

古

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念孫案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為

段即今假字交段謂交借財也隸書殷字作段段字作段二

形相似故段譌為殷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間澤赤

譌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雩婁王子侯表作段乃段之

厚段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譌作雩殷說文假非

真也段借也是假借之字本作段今經傳相承作假而

段字不復用此段字若不誤為殷則後人亦必改為假

包止

遺財不可包止洪云包當作拘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念孫案朱本正作拘

正倉

民倉三升則鄉有正倉而盜倉二升則里有正倉而盜倉一升則家有正倉而盜引之曰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為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倉是也乏倉則不忍飢餓而為盜矣乏字本作五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為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為乏

有人

民人之倉有人若干畝之數念孫案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

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

志五之十一

圭

引之曰當作粟賈平釜四十金賈四千言今之粟賈平

每粟一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金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古者以一釜

為一金釜四十錢二者皆當時之賈也下文粟賈釜四

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即承

粟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即承

金賈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行則字下

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而文義遂不可通

珠象而以為幣

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念孫案珠象上脫請字下文皆有當據補

管子第十一

志五之十一

夫

管子第十二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輕重乙

推徐疾

推徐疾羨不足，念孫案推當為準，準省作推，因譌而為推事語，篇作推徐疾，是不足，是其證。

旁山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孫云旁山，地數按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譌。

十倍而不足

志五之十一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念孫案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下句對文。

霜露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念孫案露當為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侈靡篇云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

期軍士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念孫案下期字當依羣書治要作朝，言與軍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即

涉上文期於而誤

易牙 五子

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念孫案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藝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善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為五耳。

見其

見其若此其厚而不外列，陳可以反於鄉，子念孫案見

志五之十二

二

其當依羣書治要作見禮，見禮二字總承上文而言，今本禮作其者，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脫四字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引之曰，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常固

術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念孫案固當為調，下文

字並同。調誤為周，又誤為固耳。下文術數不可調，即承此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本今

調則澄澄則常

調則澄澄則常則高下不貳。貳當為貳，引之曰澄訓

為清與調字常字義不相承，當是澄字之誤。說文：澄，音

平也。物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其數不能均

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澄，平則高

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澄則常。古書篆作立心，與水

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芣正義故心旁誤為水旁。

志五之十二 三

分有四時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念孫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

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衍。下文同太平御

覽時序部二引此作歲有四秋而分四時，無下有字。

而大秋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念孫案：大秋上行而字，上下文

皆無此例。太平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丁

布泉 泉布 泉金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壁

念孫案：泉當為帛。下文亦云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通典會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帷蓋衣幕

之奉不給，謹守帛布之謝。案：帛布亦當為帛布。帛布或曰帛布

之賈，即其證。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

帛布不當云帛布。帛泉字相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

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案：泉

金亦當為帛布。上文作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今

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禪籍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

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

志五之十二 四

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走。念孫案：以為禪籍，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籍當

為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是其證。引之曰：不如令者不得從為句。天下諸

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行。

反此

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

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念孫案：反此有道乎，當依前後

文作為此有道乎。今本為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幾何千家

其受息之萌幾何千家念孫案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則涉下文千鍾而行

其出之鍾

其出之鍾也一鍾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下鍾字而誤

苦處 上斷福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苦處上斷福念孫案苦處當為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即其證隸書谷字作苦字作苦二形相似而誤上斷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斷輪

志五之十二

五

軸下采杆栗則此上斷福當是上斷福之譌上言斲輪軸此言斲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曰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念孫案衍曰字

墾田發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引之曰發下蓋脫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又曰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是也務字屬下讀務上之所急者務農也農者上之所急也

鍾

今齊而之粟釜百泉尹注五鍾為釜今本鍾誤作鍾通典所引已誤則鍾二十

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泉也今本此泉字獨作請錢乃後人所改

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面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念孫案齊面之粟三斗三十錢則二斗二十錢也而鍾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為一鍾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鍾失之矣

釜十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念孫案十當為斗釜斗之粟即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升後人誤以為

志五之十二

六

什字而改為十通典會貨十二引此已誤

阮而不遂 報上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引之曰阮當為阮報當為報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郵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隘與阮同報與障同

收粟

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念孫案收當為叔叔即菽字戒篇出冬蔥與成叔莊子列御寇篇會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菽之在菽權弓發菽飲水見下文輕左氏春秋定元年限菽殺菽釋文並作叔



重甲篇亦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叔字草書作次因譌而為狀

請之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念孫案請之當為請之下文滅其位杜其門是請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此何以洽

念孫案洽當為給下文云國中太給即其證也給洽草書相似故給譌為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

志五之十二

七

念孫案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

民之父母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念孫案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會貨十二引無也字

龜地

投龜地巨雄孫云地當依上文作地

賣賤

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念孫案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

賤賣而誤

何故

此其何故也念孫案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泮

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泮字本海莊二字譌并作一字念孫案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書莊字作庄因譌而為庠加彡則為泮矣

操辭

君動言操辭引之曰操當作搖搖辭即動言古人自有

志五之十二

八

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一可以為百

湯之以高下湯讀為蕩陳風宛邱日子之湯兮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念孫案一可以為百當作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此二句篇中凡兩見是其證

身不竭

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念孫案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即其證

輕重戊

帛牢

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念孫案帛當為阜字之誤也  
史記五宗世家彭祖衣阜布衣漢書景十三王傳阜誤作帛阜以養馬牢以養牛故曰立阜牢服牛馬

其行義

公曰其行義奈何念孫案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脫一字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念孫案財用上脫而字  
下文云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即其證

志五之十二

九

綆繙

綆繙而踵相隨念孫案繙與屨同集韻屨或作繙綆當作曳曳  
引也言引屨而踵相隨也今作綆者因繙字而誤加系耳尹注非

不居

室屋漏而不居念孫案居當為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  
一太平御覽木部一引此竝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不增

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增也

念孫案增當為假借與肖同列子力命篇僂僂成者僂成也初非成也張湛注僂

似也釋文云與肖字同又楊朱言此息於樹下者皆游

情之民故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肖也下文三不歸皆承不肖言之宋本作捐齊

民要術作稍皆肖字之譌

歸市

歸市亦情倪終日不歸念孫案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  
者對上文丁壯者及父老而言

貴買 令其買

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念孫案貴買當為貴買藝文

志五之十二

十

類聚武部獸部下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竝作貴

價是其證下文亦云不敢辯其貴買今作貴買者涉上  
文公貴買之而誤又下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

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案買當依朱本作買上文云

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即其證此亦涉上文諸買字而

公因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念孫案公因當為公其上文曰  
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為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

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

輕重已

搢玉總

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繞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朱本總作忽念孫案總與忽皆忽之譌忽即笏字也舉陶謨在治忽鄭作笏注云笏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笏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禮禮竹笏今文笏作忽墨子公孟篇曰公孟子載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衰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玉忽即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即此篇之文

志五之十二

十一

又樞權渠纆縹

念孫案又當為又又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鎛是也說文樞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樞棘樞以破衝隆權渠下文作樞渠未詳纆即繩字之誤隸書詛字或作電又作電形與晁相似詛之為晁與暹之為晁其下半亦相類也縹亦繩也

此三人者

服黃而靜處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引之曰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纁赤而靜處窮者脫誤耳

同族者人

志五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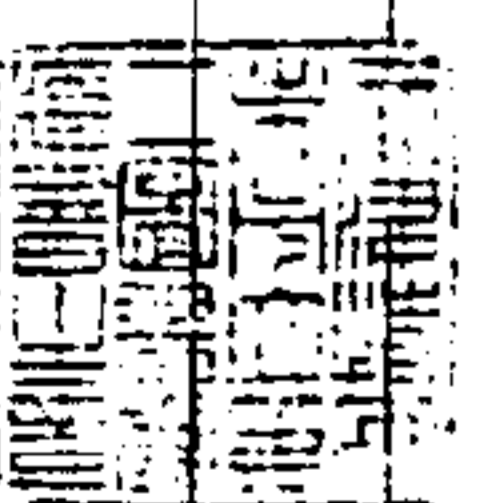
十二

天子祀於太宗同族者人殊族者處念孫案人當為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

脫四字

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念孫案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

管子弟十二



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乾隆戊申孫氏淵如始  
校正之爲撰音義多所是正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者  
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據其本復加校正較孫氏爲優矣  
而尙未能盡善嘉慶甲戌淵如復得元刻影鈔本以贈  
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寶校而刻之其每卷首皆有  
總目又各標於本篇之上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  
澗寶以此書贈予豈予年八十矣以得觀爲幸因復合  
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其元本未誤而  
各本皆誤及盧孫二家已加訂正者皆世有其書不復  
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確者復加考正其

志六序

諫下篇有一篇之後脫至九十餘字者問上篇有併兩  
篇爲一篇而刪其原文者其他脫誤及後人妄改者尙  
多皆一一詳辯之以俟後之君子道光十二年三月九  
日高郵王念孫敘嘗年八十有八

晏子春秋弟一

讀書雜誌

內篇諫上

高郵王念孫

不顧于行義 管夏之衰也以下十三句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孫氏  
淵如音義從一本改行義爲仁義云本多作行義非念  
孫案此文本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行字絕句尚  
讀去聲  
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不顧于行與無忌于國對文尚勇  
力之士無忌于國本指莊公而言今本尙作義則以義  
字上屬爲句而以勇力之士二句連讀則無忌于國者

志六之一

專指勇力之士而言非其旨矣案下文曰勇力之行也  
又曰下無替罪誅暴之行又曰行本淫暴又曰循滅君  
之行此四行字正對莊公不顧于行而言又曰崇尚勇  
力不顧義理正所謂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也今本作  
不顧于行義者涉下文諸義字而誤一本作仁義者又  
涉下文仁義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此正作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下文  
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今  
本尙作義誤與此同又此章標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  
行義義字亦涉下文行義而行

管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曰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為韻虎下為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念孫案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上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滅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為韻理字或可為合韻其餘皆非韻也淵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為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為之不自知其似之而

志六之一

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為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若是孤之罪也

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念孫案若當為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言也是孤之罪也別為一句不與上連讀外篇上記景公命去禮晏子諫之事略與此同彼文亦作公曰善也今本善作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義矣善若字相似又涉上文若欲無禮而誤諫下篇善其衣服節儉誤作若

欲飲酒

君欲飲酒七日七夜念孫案飲酒上不當有欲字蓋即飲字之誤而行者上文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無欲字

懷寶 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賺齊

諫上篇霖雨十有七日矣各本脫霖雨二字據上文補懷寶鄉有數

十飢氓里有數家孫曰懷寶言富家也念孫案自此句

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若云富家鄉有數十則

與下文不類矣下文說賑恤之事云懷寶二千七百家

用金三千謂以金散給之也孫云言富民出金也尤非若是富家則

志六之一

三

無庸賑恤矣子謂懷寶當為壞室壞室與飢氓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子之金是其證也懷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室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為懷室後人不達又改室為寶耳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案寡用財之當為寡用之財或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衍字也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案此言巡氓者限

三日而畢事如有後期者則以不用令之罪罪之也下

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其證孫以畢後連讀云畢後謂

後葬也蓋因上文歛字而誤

辟拂賺齊酒徒減賜孫曰辟拂言屏去之說文賺口有

所銜也。齊嘗也。齊與齊同。言減去口味。念孫案孫云減去口味是也。而引說文。嫌口有所銜也。齊嘗也。則非此所謂嫌齊者矣。于謂。嫌者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嫌於芻豢醪醴之味。釋文。嫌苦。葷反。趙策曰。膳啗之嫌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嫌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嫌快也。齊讀若劑。鄭注。周官鹽人曰。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曰。齊謂會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齊和分也。淮南本經篇曰。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然則此所云嫌齊者。謂齊和之嫌於口者也。

志六之一

四

莫之從 讒諛之民 立惡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合。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筭之士師筭之。明沈啟南本。與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筭之士師筭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是也。策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故曰請從士師之策。一木作筭之者。俗書筭字或作筭。與筭字相似。故策之誤為筭之。今本作莫之從者。筭字或作算。而隸書從竹從艸之字多相亂。故算字或書作真形。與莫相似。故算

之又誤為莫之後。人不解莫之二字之義。又見下文有令吏必從之語。因加從字以曲為附會耳。今君賞讒諛之民。案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治要正作賞讒諛之臣。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案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相反矣。去本作去。立本作去。二形相似。又涉上句立愛而誤也。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志六之一

五

尤佚 蔽諂 忠臣之常有災傷 順教

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念孫案。尤過也。甚也。見左傳六年。佚與溢同。昭三年左傳曰。道燼相望。而女富溢。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溢尤。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案蔽者。擁蔽。諂者。諂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諂連文。諂當為諂字之誤也。諂讀若滔。滔者。惑也。謂隱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蠱。諂。疑也。疑即惑也。管子五輔篇曰。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案之字衍。

不能順教以至此極案順教即訓教

君子所誠

且詩曰載駟駟君子所誠孫曰小雅采芣之詩誠作  
屈箋極也案當從此說文誠敕也念孫案孫說非也晏  
子引詩亦作屈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屈者至也君子  
所屈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說見釋詞案君子謂來朝  
侯將朝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諸侯也鄭箋屈極也諸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屈為誠而訓  
為誠敕則其不可通者有二屈字以由為聲古塊字  
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為旨部其入聲則為質部  
詩中用屈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戾闕為韻小弁與嘒

志六之一

六

溲寐為韻采芣與溲嘒駟為韻大雅瞻卬與疾為韻以  
上與屈為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誠字則以戒為聲  
於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為止部其入聲則為職部詩  
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翼服棘為韻大田與事耜啟  
為韻大雅常武與國為韻易震象傳與得為韻楚辭天  
問與代為韻以上與戒為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  
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  
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  
也今改屈為誠則與溲嘒駟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  
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

不滋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  
駕八則非制矣况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駟駟云云以  
諫也若云載駟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  
三馬四馬當誠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  
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曾無君子所  
誠之文蓋伯厚所見本尚未誤作誠也乃反以子書中  
之誤字為是而以經文為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  
惑也

置大 而長

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念孫案置

志六之一

七

大本作置子今本子作大者後人不曉子字之義而妄  
改之也子即太子也置子立少謂廢太子而立少子也  
上章公謂五子之傳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本章曰  
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皆其明證矣羣書治要正作置  
子立少  
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孫本於而長上加生字云今本  
脫一生字以意增念孫案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  
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於茶而為國人所戴也  
今本長而誤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  
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數其常多先君桓公

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念孫案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於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

曰 鄙臣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念孫案曰上原有封人二字鄙臣作鄙人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脫封人二字鄙人又誤作鄙臣羣書治要正作封人曰使君之嗣壽

志六之一

皆若鄙人之年

導齋款 有七年

楚巫微微蓋楚巫之名導齋款以見景公孫曰導引之

念孫案孫說非也導本作道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齋款齊之佞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齋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齋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為引則是楚巫引齋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公即位有七年矣案有上有十字而今本脫之存讀為又若云即位有七年則有字可刪矣太平御覽引此正

作十有七年

卜云 祠靈山 無益 出野居

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念孫案卜云本作卜之此草書之誤也若作云則當別為一句破碎不成文理矣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咎徵部六並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辨物篇同

志六之一

九

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盧氏抱經羣書拾補曰祠御覽八百七十九作招案周禮男巫苟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他卷亦或作祠作祀念孫案作招者誤字也御覽固多誤字不必附會以周官之苟招且祠是祭名而招非祭名可言祠靈山祠河伯不可言招靈山招河伯也周官男巫掌望祀望衍苟招以茅望是祭名而案招非祭名故可言望于山川不可言招于山川下文晏子曰祠此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本作祠靈山明矣御覽咎徵部雖作招靈山而下文之祠此無益及祠河伯仍作祠則招為祠之誤明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並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十一並引作祠靈山說苑同祠之無益案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



復作問祠以終之日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咎徵部地部三竝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何字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案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

將觀于淄上而聲欲係之謀因豎刀誅虐待于君使

志六之一

十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閒立即謂立於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係之不亦難乎案聲字義不可通蓋衍文也羣書治要無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刀俗作案因下亦有于字與上句對文而今本脫之羣書治要有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案誅虐本作虐誅虐誅與肆欲對文倒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虐誅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案于字涉上文四于字而

行外上篇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羣書治要無

人之沒御六馬何如今據也甘君亦甘出背而立

管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孫本改沒為歿云一本作沒非念孫案沒亦歿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沒為歿元刻本及羣書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

梁邱據御六馬而來案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邱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為御則似為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竝作乘

志六之一

十一

六馬

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案何如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為據故晏子對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為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之二字

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案今據也甘君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竝作今據也君甘亦甘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云云孫改立為泣云初學記

作出位屏而泣白帖亦作泣三十今本泣作立非念孫

案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卽泣字也古者天子外屏

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見下文景公出屏而

見羣臣因思晏子而泣也今本出屏作出背則義不可

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泣位字乃衍文耳泣各本皆

作立考集韻泣字又音立云痰泣疾兒是泣與立同音

故哭泣之泣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

其年

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念孫案其讀爲基不服政

基年卽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

志六之一

三

月與基年正相對

坐堂側陞 與飢寒

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念孫案坐堂側陞本作坐於

堂側階今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陞凡經傳中言坐於

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

冠部三明陳再謨本依俗本晏子並引作坐於堂側階

意林及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

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

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顯命立于側階無言側陞者當

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於堂側階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

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

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拯飢寒陳依俗本改文選雪賦注

作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

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

獨何以當

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念孫案此承上

文兩當之而言則當下亦有之字而今本脫之

國家無有故乎 吾 可得

夫子何爲遠國家無有故乎念孫案無上有得字而今

志六之一

三

本脫之雜上篇諸侯得微有故乎發無國家得微有事

乎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

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

引作得無有故乎皆有得字

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案爲上不當有吾字蓋衍文

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

八日不亦久乎案可得二字與上下文義皆不貫可得

本作則可則可者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

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行又脫去則字耳韓

詩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灰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據以訂正

自今已後

自今已後弛身獸之禁念孫案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來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為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來與往意相反而謂往為來者亦猶亂之為治故之為今擾之為

志六之一

酉

安也晉語自今已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已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已來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已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已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紀自今已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已往也餘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經義述聞大雅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

閹人 暴死 晏子止 堯舜支解人 嬰然

此不知其罪而死 臣為君數之 公喟然

歎曰四句

景公使閹人養所愛馬暴死念孫案此本作景公使人養所愛馬無閹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其閹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閹人二閹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閹人之文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閹人若此文作閹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公所愛馬歎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閹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閹字又案暴死二字

志六之一

五

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部八作暴死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歎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歎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於義為長

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案止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有之字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案羣書治要作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敢問古時四字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公嬰然案嬰本作懼此後人不曉懼然之義而以意改

之也不知懼然即瞿然也說文舉九遇舉目驚界然也

經傳通作瞿檀弓公瞿然夫席是也又通作懼大戴記

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即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趯懼然

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漢

書惠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說苑君道篇哀公懼

焉有閒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並作

公懼然鈔本御覽如是刻本改為懼然

此不知其罪而必案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

無此七字今有之者亦後人依說苑加之

臣為君數之案說苑作臣請為君數之羣書治要及藝

志六之一

六

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白帖三十九

皆作請數之今本依說苑加臣為君三字而脫去請字

案下文公曰可即晏子之請也則原有請字明矣故

說苑亦有請字外上篇記諫殺顏濁鄒事亦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案羣書

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

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

依說苑加之歎字亦後人所加

內篇諫下

立得 寸之煙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

相害傷今束鷄豚安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念孫

案得字義不可通當是待字之誤可立而待也見孟子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之以薪引之曰火能

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當為燹下操煙同說文燹火飛也讀

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燹迸火也淮南說林

篇曰一家失燹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燹至風起

漢書敘傳曰勝廣燹起梁籍扇烈是燹即火也故曰操

寸之燹天下不能足之以薪燹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

少見燹故諸書燹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志六之一

七

不辜 餒會

刑殺不辜謂之賊念孫案不辜本作不稱此後人以意

改也不稱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淡者即

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殺

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辨通傳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

知辜字為後人所改

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會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官室之

觀案餒會二字義不可通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美與

羨義得可通飲食與鍾鼓官室對文則餒為飲之誤明

矣

曲沃 金與玉焉

丁公伐曲沃念孫案曲沃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  
曲城一作曲成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  
年封蟲達為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  
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  
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  
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邱二千餘  
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  
正作伐曲城

則其中金與玉焉案金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

志六之一

六

不明藝文類聚有有字

搏治

景公令兵搏治孫曰疑搏垣垣治警相近念孫案治者  
輒也搏治謂搏士為輒廣雅曰治輒也

凍餒之者 喟然歎而流涕

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  
盧曰之字疑衍念孫案此文本作役之凍餒者鄉有焉  
今本之字誤在凍餒下又脫去役字藝文類聚歲時部  
下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並引作役之  
凍餒者

喟然歎而流涕案歎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言  
流涕則喟然之為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  
聚初學記並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  
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說見諫上篇

穗乎 張躬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輝零落念孫案穗乎本作穗兮  
與下句文同一例隸書兮乎相似故兮誤為乎太平御  
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穗兮

張躬而舞孫曰太平御覽作張掖而舞念孫案張躬即  
張肱也躬字古讀若肱故與肱通漢司隸校尉張衡石門頌川澤股躬躬即肱字故左傳鄭

志六之一

九

公孫黑肱字子張鈔本御覽脫躬字刻本作張掖乃後  
人以意補耳不可從

明君不屈民財 不窮民力 又不息也乾溪  
之役 而息也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念  
孫案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  
其樂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言君竭民之財將  
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為樂也而必  
不得其樂故下文云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床  
之樂也今本君上衍明字此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而衍屈窮二字上

又各衍一不字此涉下文兩不得而衍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

正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

晉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

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案自

又為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為章華

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

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為順適

尸坐堂上 公曰諾

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

憂也念孫案尸為成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太平御覽百

并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檀弓知悼子在堂今本在作坐者涉

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

公曰諾案諾本作善公曰善者善晏子之席而後坐也

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諾之文此是晏子

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於公公無為諾之心

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為若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餘諫上篇公曰善雜下篇以

善為節今本善字並誤作若後人因改為諾耳北堂書鈔服飾部二

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並作

公曰諾

今君之履 公苦

志六之一

三

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念孫案今君之履本作

今金玉之履上文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

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

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二

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太平

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

履

公苦請釋之案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

之為此履甚苦也請釋之別為一句下文晏子曰苦身為善者

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

公苦二字之閒脫去數字則文不成義

居其室 若其衣服節儉 隅趾之削 與民

而讐

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念孫案居其二

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

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更有居其二字太

平御覽居處部二引無

志六之一

三

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

衣不務于隅眡之削孫曰眡玉篇同臄婢脂切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眡蓋言連念孫案孫訓眡為連則下與削字不相屬上與隅字相比附矣予謂眡當為眡字之誤也眡或作皆淮南齊俗篇衣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制是也隅眡者隅差也隅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隅眡之削即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隅眡智故曲巧偽詐隅眡即隅差亦即隅眡也凡字之從

志六之一

三

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鄘風玼兮玼兮沈重云玼本或作瑳小雅屢舞僬僬說文引作斐斐月令掩骼埋胔呂氏春秋孟春篇皆作斐皆其例也

則亦與民而警矣案而本作為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為警而言

嚴居朝

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念孫案嚴居朝本作朝居嚴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嚴此文不當獨共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嚴

兩而字 謂於民 為瘡室

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念孫案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會不惡貧賤雜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

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孫曰謂字疑誤念孫案謂當為調形相似而誤也集韻引廣雅調調者也和也言不為奢侈以勞民故節於身而和於民也鹽鐵論 篇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後問上篇曰舉事調乎天

志六之一

三

籍斂和平民亦與此調字同義

為瘡室玉門案為上有作字與下作為傾官靈臺對文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注引有

何以易

公曰然何以易念孫案易下當有之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晏子對曰移之以善政移之即易之

擁格 當如之何 古之及今 生民

吾將左手擁格右手相心立馘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孫曰擁格者說文格木長兒相心者相同相說文相素也爾雅云橄樸心心蓋

木名或曰格卽路則心卽人心盧曰格杙也柶當爲柶  
叩柶也念孫案孫說柶柶柶心皆謬盧以格爲杙亦非  
予謂格卽輅字謂柶車轅上橫木所以屬引者也士  
禮下篇賓奉幣當前輅釋文輅音路鄭注曰輅輅縛所以屬  
引疏曰謂以木縛於柶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輓之外  
上篇盆成适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  
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輅執輅  
木乾身柶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輅爲輅縛故云擁輅  
執輅作格者借字耳盧以柶爲叩柶是也孟子滕文公  
篇柶屨織席音義作柶俗書也趙注曰柶猶叩柶也說文繫傳

志六之一

言

曰謂織屨里以椎叩之使平易也然則柶心云者猶禮  
言拊心耳  
有逢于何者母歿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案當  
如之何本作當牖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之母歿兆在  
路寢之臺牖下牖俗牖字謂兆在路寢臺願請合骨故  
晏子如其言以入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路寢之  
牖下卽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  
不相應且不言兆在牖下而但請合葬則不知合葬於  
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牖下  
古之及今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案古之及今本

作自古及今下文梁邱據亦曰自古及今羣書治要如是今本古作  
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  
蓋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禮儀  
部十三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竝引作自古及今  
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灰人  
之墓案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然與灰人對文  
則當言生人不當言生民也羣書治要太平御覽竝作  
生人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以兩人字對文

導害 聞 卽畢斂 脩哀

從邪者邇導害者遠念孫案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

志六之一

言

當爲道善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善與從邪正相  
反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邇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  
遠也  
是以諂諛繁於閭邪行交於國也案聞字義不可通當  
是聞字之誤閭謂宮門也月命奄尹申宮命審門閭成二年公羊傳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語何諂諛繁於閭謂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繁  
於閭與交於國對文  
卽畢斂不留生事案卽畢斂三字語意不完卽上當有  
歿字而今本脫之歿卽畢斂正承上文斂歿而言  
今石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脩哀以害性案脩字於義



無取當為循字之誤諫書循循相似故循誤為循說見管子形勢篇元刻本作循係本改之愈遠矣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問曰二十五月而畢若明之過然則遂之則無窮也三年之卷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遂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崇喪遂哀是循哀即遂哀也

脫文九十九

梁邱據外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壘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共也則據以

志六之一

三

其所有共我諫書治要以上有吾字與下吾是以對文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諫書治要作為臣道君以道君以屬下讀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治要之道作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眾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治要無之道二字使其眾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諫書治要補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

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臣壘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為壘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說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不可公遂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

傲細民之憂

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念孫案傲輕也崇重也言輕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管子法法篇曰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志六之一

三

呂氏春秋士容篇曰傲小物而志屬於大是傲為輕也般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為重也不以 不可 若治視之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念孫案上文曰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則此當云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今本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則句法不協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案治視之上不當有若字此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爾雅釋水疏引無若字

內篇問上

暴國之邪逆 聽賢者 逆復諫傲賢者之  
言 其晏子可謂廉矣

重士民之夙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念孫案逆字涉下  
文逆諫而衍羣書治要無

聽賢者能威諸侯案聽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

本任誤作賢此因賢字而誤加貝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

聽賢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意故刪去中字也

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

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曰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

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

志六之一

完

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

作中聽任賢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

輕士民之夙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句逆復諫傲賢者

之言不能威諸侯案逆復諫傲賢者之言本作逆諫傲

賢者與中聽任賢者對文無復之言三字後人誤以逆

字上屬為句故於諫上加復字又於賢者下加之言二

字不知傲賢與任賢對文不當有之言二字也羣書治

要正作逆諫傲賢者

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案其字衍

藜藿 茲於兌

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藿徒

翟即今所謂灰翟也藜藿皆穢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藿

則非其類矣藜藿字形相似世人多間藜藿寡聞藜藿

故諸書中藜藿多誤作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上

藜藿堂下生藜藿

西伐晉取朝歌及大行孟門茲於兌孫曰茲於兌未詳

念孫案兌讀為隧茲於兌者且于之隧也且子此言莊

公還自伐晉遂襲莒入且于之隧也且于茲於聲相近

隧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鄭

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率

志六之一

完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釋文棄徒

外反注兌同故知茲於兌即左傳且于之隧檀弓之奪

鄭注之兌也

意使令 其君離

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孫曰意使令者任意使人念

孫案意字文義不順孫加任字以釋之亦近於牽強意

疑是急字之誤令急則民怨故曰無以和民

其君離上怨其下案其君離三字文不成義當作民離

其君與上怨其下對文今本離字誤在其君下又脫去

民字耳

不與 不為與

賈咸離散百姓不與念孫案與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即上文之百姓不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

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為人而諸侯為役今本為人乃上文之脫字誤入此案小國不為與為字涉上下諸

為字而衍小國不與與諸侯為役對文則與上不當有

為字百姓不與小國不與兩與字正同義

景公問晏子曰至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

志六之一

三

晏子作色對曰案對曰上不當有作色二字蓋涉下文公作色而衍官未具也臣

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倦廉隅不

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

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雖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

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眾矣未有能士

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

善齊國之政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

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

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魯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辭令

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莒甯暱侍田

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急戎事偷則王子

成甯暱侍居處佚息左右懾畏繫乎樂省乎治則東郭

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

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

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羣書治要聞下故

曰官不具公曰善

念孫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下

別是一章本在問下篇內其首句本作景公問晏子曰

後人以其問答之指大略相同遂併後章入前章而改

志六之一

三

景公問晏子曰為公曰以混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

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

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

知前章是景公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

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

以官不具前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

顏回騫雖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

弦甯甯或王子成甯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

答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為一篇則

既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眾矣未有

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今據以訂正說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

翌州 惛憂

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命荆楚惛憂念孫案翌州二字義不可通翌當爲冀王肅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爲冀僖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

志六之一

三

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惛憂也今本作翌州者冀誤爲翼又誤爲翌耳孫云翌冀聲之緩急非是

荆楚惛憂案惛者悶之借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爲匹夫而不惛高注曰惛讀憂悶之悶故曰荆楚惛憂孫引說文惛不憭也亦非

大之事小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念孫案大之事小當作小之事大今本小大互易則義不可通

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公狗之猛 圭

安得無進國安得無患乎

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孫曰

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念孫案孫以據腹連讀非也此

當以案據連讀方言曰據定也廣雅僖五年左傳注曰

據猶安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

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案據同義爾雅曰腹厚也小雅

蓼莪篇出入腹我毛傳與爾雅同昭二十年左傳注曰

存相親有也腹而有之謂恩厚而親有之即案據之意

也說苑政理篇文與此同今本說苑案誤作察韓子外

儲說右篇作安據猶案據也今本韓子有脫誤元和而今

本韓子說苑皆有脫誤唯晏子不誤又經淵如誤讀故

志六之一

三

釋其義如此

公狗之猛案當依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圭安得無進國安得無患乎元刻本日或作則道術之

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沈本同案或本是也此

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問與各篇文同

一例今本作王安得無進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

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爲無患以牽合晏子韓子云

無進國焉得無進乎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

圭璋

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

乎上帝宗廟念孫案圭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古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縢曰惟璧秉珪乃雅雲漢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圭璧犧牲

歲事 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 生有遺教 公不圖晏子曰 不豫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念孫案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覽淮南戰國策注謂盡智以導民而不自矜伐勞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

志六之一 一

之義而改事民為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案上二句本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去聲與教尚相愛二句對文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為一句行平聲教尚相愛為一句故民不以相惡為一句遂移為字於政尚相利之上而以為政尚相利連讀以對行教尚相愛之文則既失其義又失其句而下文為名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

生有遺教案羣書治要作生有厚利必有遺教是也今本脫去厚利必有四字則文不成義

公不圖晏子曰案此六字衍文也晏子對景公以盛君之行既畢即繼之以臣聞問道者更正云云其中不得有公不圖晏子曰六字也今本有此六字者公不圖三字涉下文公不圖而衍校書者不知此三字之為衍文故加晏子曰三字以別於上文耳案此章標題云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然則問道者更正云云即是對景公之語而其上更無公不圖晏子曰六字明矣

志六之一 三

公市不豫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豫賈下民有如利 及義而謀信民而動 度其義 建謀者及義與事傷民

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孫曰如字疑誤念孫案如當為加字之誤民有如利謂一舉事而利加於民也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藤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

故臣聞義謀之法者音當為也與下對文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念孫案及義而謀信民而動

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為反信當為倍倍亦反也義為  
謀之法民為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  
者也未聞存者也一本作未聞不存者也不字乃後人  
加不字以牽所加蓋不知及信二字為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  
合上文耳上文云逃人而謨人當作義方雖成不安  
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  
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信為倍之誤

晉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案度其義本  
作度於義度待洛反度之言宅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  
古文宅度同堯典宅西周官縫人注宅作度五流有宅  
通義作度史記五帝紀作度禹貢是降邸宅土風俗  
心漢石經作度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作

志六之一

羣

度文王有齊為宅宅者居也謂謀必居於義也文十八  
是鎬京坊記作度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居也大雅  
皇矣傳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  
竝同竝同上文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  
本作度其義則迥非居於義之謂且與上下文不合矣  
羣書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  
及其衰也建謀者及義興事傷民案及亦當為反一本  
謀不及義不守亦後人所加與事下當有者字與上句對文  
榮君富則視其所不取  
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引之曰榮讀為

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為廉潔以自掩  
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篇說佞人之事君曰以偽  
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正謂此也營榮古字通說見  
經義述聞不可榮以祿下

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  
念孫案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  
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  
五字則文不成義

君尊 防下隱利二句 而不以身害之

志六之一

羣

為身尊此承上文身尊民安而言今本身作君者涉上  
下文君字而誤  
防下隱利而求多句從君不陳過而求親案從君不陳  
過而求親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求親  
與求多對文孫以求多從君連讀而釋之曰求其多從  
君欲非是  
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案而字衍後第十八章  
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無而字  
鹿苴學  
縵密不能鹿苴學者詘念孫案當作縵密不能鹿苴不

學者誦鹿直與麤粗同麤倉胡反粗在戶反言縵密之事既不能縵密猶縵密謂鹿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

誦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

不能賊惡人不能疎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從

行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

饒脩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竝與此同

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文不割矣外上篇

曰微事不通羸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事不為者

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

亦與此同微事不通羸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鹿直

志六之一

美

不學也以是明之

行已 常行者也

行已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眾念孫案行已本作身

行行讀此後人習聞行已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

之耳不知身即已也王篇已下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

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

善治要正作身行不順

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案常行下行者字常行讀去聲

則當讀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易若即其證羣善治要

無者字

不務於上 下之勑從其教 不害之以實

愛民為法 相親為義 不相遺 明王教民

之理

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引之曰

不務於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諸不

字而誤也羣善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

於民者不行於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於下

者必務於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

矣下文云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

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

志六之一

美

故下之勑從其教也念孫案之字衍下文曰故下不敢

犯其上也文義正與此同則不當有之字明矣羣善治

要無

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案害之以實義不可通實本

作罰謂不以刑罰害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

之事羣善治要正作不害之以罰

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案羣善治

要作上以愛民為法下以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違

是也上文云明王脩道一民同俗故云天下不相違今

本脫兩以字遺字又誤作遺則文義皆不協

此明王教民之理也案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本章此明王之教民也亦正對明王教民何若之問今本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

可謂忠乎

君有難不處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念孫案可謂忠乎本作其說何也下文晏子對詞正申明不送不送之說今本作可謂忠乎者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何

志六之一

聖

也韋上篇高糾謂晏子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

定祿 權居

稱身就位計能定祿念孫案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祿下文受祿不過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受祿

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案權居二字義不可通居當為君字之誤也權稱也周語權輕重以振政民章法權稱也言忠臣之行去聲必準於道不稱君以為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為行

聖人之得意何如 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

天明象而贊

聖人之得意何如念孫案聖人上脫公曰二字羣書治要有

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案羣書治要作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是也既言民而又言百姓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子庶民則百姓勸即其證也此四句皆五字為句而兩兩相對今本脫一民字衍一及字而文義皆參差不協矣

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

志六之一

聖

不偽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孫曰當云天明象而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故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王者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非贊地之謂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

不危 不弱

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夫之念孫案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夫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



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

地不同生

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念孫案地不同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宐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瀆以物地相其宐而為之種故曰地不同宐

好辯以為忠 如寇讎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好辯以為忠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好辯以為智刻民以為忠是也今本脫智刻民以為五字則文不成義

志六之一

聖

今民間公令如寇讎虛曰寇上當有逃字下篇有念孫案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明下不必定加逃字諫上篇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下篇直用左氏之文故有逃字不得執彼以例此也元刻本及標題皆無逃字羣書治要亦無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案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

行字當讀平聲矣羣書治要作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

內篇問下

觀於轉附朝舞 尊海 夏諺曰 從南 公 掌 貧民者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於琅邪念孫案羣書治要載此文本作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續漢書郡國志注亦云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朝舞六字循海作尊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

夏諺曰案羣書治要本作夏語曰今本語作諺亦後人

志六之一

聖

以孟子改之

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羣書此句中亦有案南字義不可通乃高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趙注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為流從下為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上亦高也見說文羣書治要正作從高

令吏計公掌之粟引之曰掌字義不可通當為稟字之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隸書掌或作稟與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為掌說見管子輕重

甲篇一掌下

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念孫案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癯老者對文則不當有民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民字

君之賊者 逮桓公之後者

管仲君之賊者也念孫案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下不當有者字僖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下篇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亦衍者字上文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無者字羣書治要亦無

志六之一

廉政

廉政而長久念孫案政與正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

正史記循吏傳堅直廉正

慶善

慶善而不有其名念孫案慶字於義無取慶本作薦不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隸書薦字或作薦形與慶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君臣篇羣書治要正作薦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盧曰下止字衍又曰案今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引每作行之王伯

厚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

禮記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

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有遂誤入正文耳念孫

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詩云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鄭箋孔疏皆作仰之行之釋文作仰止云或作仰之唐石經依釋文鄉者其人也鄉

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

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歎而后已即此所云鄉者

其人也故下文云烈士並學終善者為師鄉道不已斯

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志六之一

墨

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於晏子史記亦曰詩有之高山仰

之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

心鄉往之三王世家載武帝制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言當常嚮列女傳賢明傳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為其善也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

鄉字矣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國之所以

治也

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何也念孫案既言迷不當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

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

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于亂

也韓子內儲說作今真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是其證今本迷字重出魯字又誤在一國上則文不成義夫偏適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案治上當有不字此言大臣專本朝之權國之所以不治也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竝與此文同一例上文魯不免于亂亂即不治也今本脫不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上下文不合

夫

夫儼然辱臨弊邑孫曰夫一本作大夫然作夫亦是秦二世刻石夫下積二畫以為大夫念孫案一本作大夫

志六之一

吳

者是孫說謬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

念孫案今下脫君字今君見下文

國都之市 無私與

孫曰左傳作國之諸市非念孫案晏子本作國之都市都諸古字通都市即諸市也國中之市非一故曰諸市後人不知都為諸之借字而誤以為都邑之都故改為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即今所謂都也吳語注都國明理篇注國都也也既言國而又言都則贅矣乃淵如傳皆謂都中為國中反以為是而以左氏為非不過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

秋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無私與維德之授案以上下文考之則無私與上當有民字而今本脫之

不正爵祿 喪亾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念孫案不正爵祿義不可通正當為句廣雅曰句求也謂以禮與忠事君而不求爵祿也下文持諛巧以正祿正亦當為句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句字作巧與正相似而誤左傳釋文巧本或作正昭六年釋文古本土巧或作王正管子輕重甲篇民食三升則鄉有巧食而盜今本巧誤作正是以進不喪亾退不危身案進不喪亾文不成義亡當

志六之一

吳

為己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舉國之士以為己黨又曰壹士以為己資備田以為己本今本已字並誤喪己失己也失己與危身對文下文交通則辱生患則危喪謂喪己危謂危身正與此相反

不阿久私 外不顧其身游

不阿久私不誣所能孫本久作以云一本作久非念孫案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言於人則不阿所私於己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於文義不合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家家可以言內身不可以言外且身游二字義不相屬身字乃後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於飢

寒不及醜脩正所謂外不顧其游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游

不緣 不狡 不銓

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益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剝孫曰緣緣飾也溪當為谿言谿刻也益即諛假音說文諛早知也谿益而不可言不矜明察狡狡猾偽為恭敬也銓疑栗字假音說文栗讀若畏侯盧曰狡與佼同言非務為美好也念孫案廣雅緣循也莊子刻御寇篇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郭象曰緣循仗物而行者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

志六之一

吳

俗以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益未詳狡者文選洞簫賦注曰狡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狡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銓卑也廣雅銓伏也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剝皆謂其相似而不同孫以緣為緣飾則與和調不相似以狡為狡猾則與莊敬不相似莊敬而不狡則義不相屬故又讀銓為加偽為恭敬四字以曲成其說又讀銓為與尤非虛讀狡為佼而云務為美好亦非莊敬而不美好則義不相屬故加務為二字以曲成其說

可以為下

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念孫案可以為下上亦當有不字言此反天地之衰倍先聖之道塞政教之途者有明上則足以危身明上謂明君也前弟二所禁也義遭亂世則足以惑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為下即上文所云身行之則危也今本脫去不字則義不可通

危行 從重 從輕

志六之一

吳

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相反作危者借字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說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說作危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案當作從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輕易也見呂氏春秋重難也見漢書元紀注謂不見易而進不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恕篇作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注曰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語意正與此同

晏子春秋第一

晏子春秋第二

讀書雜誌二

高郵王念孫

內篇雜上

三年毀間于國

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今本阿上有東字乃後人所加盧已辯之三年毀間于

國念孫案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

譽間于國又云三年而毀間于君三年而譽間于君則

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

御覽職官部六十凶皆作三年而毀間于國

喟然嘆曰令吏養之

志六之二

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念孫案嘆曰二字後人所

加公悲之喟然令吏養之皆是記者之詞諫上篇令吏

吏謹守之雜下篇令吏葬之皆記者之詞後人加嘆曰二字則以令吏養之

為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

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

令吏養之無嘆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嘆字

下篇喟然流涕後人加嘆而二字謬皆與此同辯見諫

不待時而入見

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各本此下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行今據羣書治要刪

念孫案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字也

不待時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

有時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為

待之俗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甚

羣書治要無待字

天子大夫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念孫案天

字後人所加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

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

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為不倫矣說

苑正諫篇有天子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

志六之二

正作子大夫

將軍 君子曰以下七句

願與將軍樂之孫曰說苑將軍作夫子謬正諫念孫案

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文答晏子之言文同一

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為將軍耳不

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

晏子之文羣書治要所引正作夫子

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佞樂之臣景公弗能及

故兩用之僅得不以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

百九飲會部二所引皆無此文說苑有此文而無君子

曰三字疑後人依說苑增入而又加君子曰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孫曰小雅賓之初筵篇無此二句念孫案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闖入既醉之詩則大為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旅酬無筭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

犯其禮 知千里之外 可謂折衝矣

志六之二

三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念孫案禮本作樂此涉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子竝作欲犯其樂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案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知衝即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

記荀子勸學篇錐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折作知宋明本皆如是俗本依荀子改知為折詳見經義述聞是其證也舊本知下脫衝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加可謂折衝矣五字

諺矣高注呂氏春秋云衝車所以衝突敵軍而陷破之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故曰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作知衝者借字耳不當更有可謂折衝矣五字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六引晏子竝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冊魏公九錫文注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楊荊州詠注竝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志六之二

四

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五字大戴記王言篇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呂氏春秋召類篇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文義竝與晏子同韓詩外傳孔子問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即本於晏子且據後漢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皆作折衝千里之外則今本晏子知千里之外知下脫去衝字而知衝即是折衝不當更有可謂折衝句明矣

陰水厥 不知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盧曰陰水厥陽文選海賦注引作

陰冰凝陽御覽水亦作冰地部三十三念孫案盧讀陰水厥陽為句非也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海賦陽本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日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

發其視之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其視之念孫案發其視之本作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竝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

志六之二

五

以意

棄國 齊公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 是則 孤其根以下三句 不問墜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念孫案棄國本作失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卉部四竝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案類聚御覽竝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道由也言何由至於

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

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案則本作以是以二字乃推言其所以無輔弼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苑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竝作是以今本類聚脫以字御覽脫是字唯治要不誤

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案羣書治要作孤其根甚密其枝葉春氣至償以揭也

志六之二

六

償什也揭厥也大雅蕩篇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什於地類聚御覽竝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通藝錄曰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乃戾於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拔蓋考之不審矣曹植詩云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又云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荜連可見蓬轉而飛不得與根荜連是折而非拔也司馬彪詩云秋蓬狗何辜飄飄隨風轉長飈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

故株逸然無由返若蓬遇風而拔則故株隨杖而逝安得云搔首望故株邪念孫察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莖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

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案墜本作隊隊與墜同廣雅

曰隊道也大雅柔傳曰隧道也溺者不問隊謂不問

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隊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

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楊倞曰遂謂徑水

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隊為顛墜之墜故矣

志六之二

七

加土耳羣書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隧

脫文六

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

行之念孫案不計之義初學記文部引作不法之禮上

有反句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

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為何人語矣外

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

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載此事亦云

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廉臨

漢之廉臨而買臨與大念孫案廉臨當作廉臨字之誤

世所為廉臨也廉臨者廉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

身廉臨也廉臨者廉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

六本廉臨也廉臨者廉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臨也

祭則祭了無計法太平御覽卷三引此並作廉臨

嬰誠革之

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念孫案誠讀為

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

乎向者之為矣晏子以此為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請與

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趙策趙王謂樓緩曰誠聽子割

志六之二

八

平新序善謀篇誠作請墨子尚同節樂明鬼非樂諸篇

並以此請為誠此誠之通作請者也吳語員請先亦請問

戰矣以而可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請並作誠此又請之通作誠者也

養其親

養其親者身仇其難念孫案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

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仇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即涉

仇其難而誤養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引此並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

內篇雜下

女子而男子飾

賣馬肉於內

踰月



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念孫案飾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女子而男子飾者是其證此者字與下者字不同義非複也說苑政理篇有者字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縣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賣與鬻同字本作賣從貝聲鬻古文陸字賣與賣不同賣莫選反字本作賣從出買聲御覽引晏子盧曰內御覽作市資產部八似非念孫案作市者是也縣牛首於門喻服之於內也賣馬肉於市喻禁之於外也則當作市明矣若云賣馬肉於內則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三內字而誤

志六之二 九

踰月而國莫之服案踰月本作不踰月不踰月言其速也若無不字則非其旨矣御覽引此正作不踰月說苑作不旋月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

棄去之

下車而棄去之念孫案而棄去之本作棄而去之謂棄車而去之也今本棄而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正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

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管者先君靈公吹五丈夫罽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念孫案既言斷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

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并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

不踊 管者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馬孫曰踊說苑作通言不到也踊當是通之誤念孫案作踊者是也成二年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楛而闕客何注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楛然則踊于楛即登于楛故何訓踊為上也此言不踊亦謂臺成而公不登也說苑辨物篇作

志六之二 十

通者非字之誤即聲之通孫以不通為不到失之有梟管者鳴盧曰者字行管鳴夜鳴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古謂夜曰管或曰管者莊子田子方篇曰管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弟六云夕者管與二日關夕者與管者同則者非行字明矣說苑辨物篇亦作管者

室何為夕

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念孫案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而今本脫之

公薨二日與公闕 故病將已 以臣之言對

公薨二日與公闕不勝念孫案此當作公薨與二日闕

不勝專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顛倒其  
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祀典篇作  
公夢與二日關

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案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  
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當爲公下文占普者  
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即用晏子之言則此文  
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  
普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六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  
通義同

志六之二

士

今本作占普以占之言對云風俗通占作臣非念孫案  
作臣者是也此言以臣之言而出之占普者之口故有  
益若使臣自言之則公必不信也後人不達而改臣之  
言爲占之言謬矣元刻本及太平御覽並作臣之言

成陰

張袂成陰揮汗成雨孫曰陰說死意林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皆作帷據下云成雨則此當作陰念孫案張袂成  
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衆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  
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  
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

改之說死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  
帷明矣

晏子將楚 楚聞之 爲其來也

晏子將楚念孫案將下脫使字本或作晏子將至楚此  
因下文有晏子至楚而以意加至字耳意林及北堂書  
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  
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  
晏子將使荆今據以訂正

楚聞之謂左右曰案楚下脫王字

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案爲其來於其來也

志六之二

士

古者或謂於曰爲說見釋詞

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念孫案之賜當作賜之寵以當作寵之與上文文同一  
例如今本則文義參差矣說苑臣術篇正作賜之寵之

相相然

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  
念孫案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爲相音忽說文相高見  
從木目音忽聲故山高見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  
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誤爲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  
彼相相之上則相爲相之誤明矣

怨利生孽 維義可以為長存

怨利生孽孫曰左傳怨作蘊昭十年杜預注蘊畜也孽妖

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

則怨字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

念孫案孫說非也爭利而相怨可謂之怨人不可謂之

怨利若以怨為怨惡則怨利二字義不可通矣左傳作

蘊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大戴記四代篇委利生

轉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

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為蘊

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曰怨讀為蘊

志六之二

志

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

利乃淵如皆不之省而必以怨為怨惡蓋淵如之意必

欲謂晏子春秋在左傳之前凡左傳之文與晏子不同

者皆是左氏誤改晏子故必訓怨為怨惡以異於左氏

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其音義中多有此論皆不足

深辨

維義可以為長存案當作維義為可以長存今本為字

在可以下則文義不順

慶氏之邑足欲至所謂幅也 與晏子邶殿至

何獨弗欲

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

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

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

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今本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

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

多所謂幅也元刻本日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

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關求富禍也慶氏

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改或本為正文而改今本正

文入注云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並引諺曰前車覆

志六之二

志

後車戒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

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為本文而反以為或本然

猶幸有此異文今得攷而復之念孫案盧改是也而征

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劔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

後車戒合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

又案上文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

弗受于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初學記人部

中引晏子本作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間

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邶殿云云及子尾二

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亡

四字亦後人所改

安邦而度家

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孫曰度讀如劇念孫案劇家二字義不可通說文劇判也兩雅木謂之劇字謂度讀郭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劇之為宅宅度古字通說見爾雅宅居也大雅縣傳曰度居也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

割地將封晏子

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念孫案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也其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

志六之二

五

都昌齊地名也水經濰水注曰濰水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朱軫為侯國北海相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於都昌也案都昌故城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陳禹謨依俗本晏子剛去注文以都昌三字而正文尚未改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說言封晏則無庸更言割地此是俗本既脫以都昌三字後人因加割地將三字也書鈔御覽寰宇記所引皆無此三字而陳禹謨又依俗本加之

脫粟之會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會念孫案脫粟上當有會字後弟二十六云會脫粟之會即其證今本脫會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會脫粟之飯

恨君

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念孫案恨非怨恨之恨乃恨之借字也很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恨君說文很

志六之二

六

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古多通用恨字齊策秦使魏冉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漢書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欬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说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亦謂違上也此皆古人借恨為恨之證

不任

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念孫案不任本作不  
佼佼與姣同好也晏子乘敝車駕駑馬見故景公曰何  
乘不佼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毛傳曰僚好貌  
釋文佼字又作姣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  
謂之姣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佼以好是姣佼古字  
通後人不知佼字之義而改不佼為不任謬矣羣書治  
要正作不佼說苑臣道篇作不任亦後人依俗本晏子  
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不佼下有注云佼  
古巧反

耳矣

志六之二

七

會脫粟之會炙三七五卯苔茶耳矣孫曰耳矣前文作  
而已與此音相近念孫案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  
曰耳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語助用耳字者  
皆而已之合聲也說見釋詞

未有老辭邑者矣

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  
矣念孫案下矣字涉上矣字而衍

發書之言曰

及壯發書之言曰念孫案此本作及壯發書句書之言  
曰今本少一書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引此重一書字

說苑反質篇同

外篇重而異者

釋衣冠自設缶 君子 畏禮義 召衣冠以

迎晏子 用三獻

釋衣冠自設缶念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引作去冠被  
裳自設盆囊御覽器物部三又引自設盆囊今本云云  
乃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改之

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案子字涉  
上下文諸子字而衍諫上篇曰今君去禮則羣臣以力  
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嬰恐君之  
不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  
子字

志六之二

六

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  
者畏禮義也孫本刪義字云据韓詩外傳九新序無義  
字念孫案孫刪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  
之儀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  
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  
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  
儀代義亂之久矣說見禮記此文作義乃古字之僅存

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  
中故文從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  
有義字

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案召衣冠三字文  
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  
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案羣書治要作用三獻  
禮焉於義為長

泰山之上 三人 天之變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孫本改上為陽云太平御覽作

志六之二

九

陽念孫案山南為陽山北為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  
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  
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  
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

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案人字涉上文三人而衍諛

臣三與怯君一對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  
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諫上篇亦云不仁之君見

一諛諛之臣見二

自是觀之第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懼乎  
可懼乎日何  
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變語耳文十八年左  
傳庸何傷二十五年傳將庸何諱皆其證也各本

作悲涉上文兩悲字而  
誤今據諸書所引改案天之變三字與上下文皆不  
相屬蓋衍文也下篇曰彗星又將見彗矣獨彗星乎諫

上篇曰何暇在彗第又將見矣此文曰第又將出彗星  
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三字  
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

懼乎  
問六同太平御覽答徵部二引作字又將出彗星  
庸可懼乎史記齊世家作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  
天之變三字

正諫

不聽正諫念孫案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

志六之二

十

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  
達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是也

奏醜無言

念孫案昭二十年左傳作醜無言此篇全用左傳則  
此文亦當與彼同今作奏醜無言者後人依中庸笏記  
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榘字耳當依左傳改正

偃介之關

引之曰偃介本作偃適偃適之關謂迫近國都之關也  
今本作偃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辨見經義述聞  
臆廌

文繡被臺榭菽粟會鳧鴈引之曰鳧鴨也鴈賦也此云菽粟會鳧鴈下云君之鳧鴈會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非野鳥也爾雅舒鳧鴈郭璞曰鴨也廣雅曰鳧鴈也與即此所謂鳧也故對文則鳧與鴈異散文則鴈亦謂之鳧爾雅舒鴈賦郭璞曰今江東呼鴈方言曰鴈自關而東謂之鴈賦南楚之外謂之鴈說文曰鴈鴈也鴈賦也廣雅曰鴈鴈也即此所謂鴈也故對文則鴈與鴈異散文則鴈亦謂之鴈莊子山木篇命豎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鴈也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鴈是家畜故歸而取之甚便漢書翟方進傳有狗

志六之二

三

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鴈為鴈也詳見經義述聞周官膳夫楚辭七諫音鳧鴈滿堂壇令今本鴈賦下有雞下與王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鴈鴈有餘食韓詩外注不合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鴈鴈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鴈有餘粟即此所謂菽粟會鳧鴈也孫以鴈為鴨云鴈鴨聲相近又引本草鴈肪皆失之

雉門之櫺

景公登簪室而望見人有斷雉門之櫺者孫曰說文櫺長木兒引之曰此櫺字非謂長木兒乃木名也櫺即櫟字也說文櫟梓也徐錯曰春秋左傳伐雉門之櫟作菽

同襄十中山經其狀如櫺郭璞曰即櫟字也是誰門之櫺即雉門之櫟

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 國澤是

念孫案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將誰案本篇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字尚不誤則作將誰者誤也後第十五云後世孰將孰上昭二十六年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案澤古舍字也說見管子戒篇

志六之二

三

夜者 子胥忠其君二句 足以為臣

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盧曰夜者者乃管之諺夜字衍念孫案盧說非也古謂夜為管故或曰管者雜下篇或曰夜者夜日夜者故晝亦曰晝者管者下或曰夜者雜上篇晝者進膳是也雜下篇曰夜者公營與二日闕本篇第三章曰夜者寡人嘗見彗星與此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管之諺也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案此文原有四句今脫去中二句則文不成義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為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

足以爲臣乎案臣上亦當有子字

長患 小寡人 公怨良臣 日不足 劫寡人止之

此國之長患也念孫案長當作常與上下文同一例羣書治要作此治國之常患

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案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二世曰丞相豈少我哉曹相國世家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竝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

志六之二

重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能與而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念孫案公本作君此涉上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爲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畱日不足元刻本有此三字孫本無案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爲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聽治不畱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然則夫子劫寡人止之盧曰劫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劫亦疑而未定也念孫案劫字義不可通孫改爲助是

也羣書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剗改蓋音義先成而剗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

見不足以知之 而

臣問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念孫案不字衍下文臣奚足以知之卽其證孫曰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非是

君臣易施施讀爲發易發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爲發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八閒世篇哀樂不易施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念孫案而卽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淮南元刻本作而今本徑改爲能而古字亾矣人閒篇非一也

志六之二

重

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念孫案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

權宗 脫一字

陂池之魚入于權宗念孫案權宗當依說苑政理篇作權家字之誤也

君迺反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案君迺反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君之惶



恐君之惶也孫引說文惶惑也念孫案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君為子之所惑也惶惑語之轉字亦作惶後漢書光武紀曰惶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欺也欺與惑義亦相近

外篇不合經術者

道哀

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念孫案道當為遁字之誤也遁與循同墨子非儒篇曰宗憲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篇曰不淫於樂不遁

志六之二

三

哀即循哀也問下篇晏子遠遁而殺又曰晏子遠遁對戒篇桓公蹇然遠遁小問循之言遂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見諫下篇脩哀下

路世之政單事之教

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元刻本別本單作道孫

云言市名于道路一本道作單非引之曰作單者是也

單讀為癩爾雅癩病也字或作癩大雅板篇下民卒瘁

毛傳曰癩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逸周書皇

門篇曰自露厥家管子四時篇曰不知五穀之故國家

乃路路露古字通路敗也尹知章注路謂失其常居失之言此三者以之

為政則世必敗以之為教則事必病也孫以路為道路失之

嬰為三心

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念孫案嬰上當有非字言嬰所以事三君而得順者非嬰為三心乃三君為一心故也上篇曰嬰之心非三心也是其證今本脫非字則義不可通

譏之

今某失之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念孫案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

志六之二

三

及人以為師故此曰夫子譏之是吾師也

處君之中

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念孫案處君之中本處君子之中下文曰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

為何者也 何以老為妻

出於室為何者也念孫案當作何為者也雜上篇使人為者也下篇王曰轉者曷言此出於室者何等人也今本作為何者也則文不成義韓詩外傳正作何為者也

位為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為妻案當作何以老妻為  
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為也今作何以老為妻則文不  
成義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為文義亦同

今日

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凡  
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累於詞矣太平御  
覽人事部六十七引此無日字

足游浮雲六句 頸尾咳於天地乎

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  
地乎然而滲滲不知六翻之所在念孫案足游浮雲上

志六之二

毛

原有鵬字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  
去鵬字則不知為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  
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

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滲滲下滲滲即  
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滲滲乎不知六翻之所在今本  
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  
滲滲下

立於間

皆操長兵而立於間今本操誤作操依孫本改念孫案下文作立於  
衛間則此亦當有衛字而今本脫之衛間謂當衛之間也管子輕重甲篇

有餘較於衛間者楚策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衛間

伏尸而號

行哭而往伏尸而號念孫案伏尸而號上有至字而今  
本脫之則敘事不備行哭而往尚未至也則至字必不  
可少說苑君道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  
十八並作至伏尸而號今本御覽至誤作制文選褚淵碑注齊安  
陸昭王碑注並作至伏尸而哭

末章缺文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各本注曰

志六之二

天

下缺孫本不錄云據太平御覽增而所增之文與元刻本及御覽皆不合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為據今錄於左

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  
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蒼身蒼君其食陷人言乎  
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  
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回辭不受此元刻也與御覽皆合然尚非全文今錄羣書治要所引於左

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  
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  
也智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

一馬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會之尺蠖食黃其身黃會蒼其身蒼君其猶有會諂人之言乎公曰

善此文較詳於元刻惜所引至此而止而下文皆未引考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下文亦較詳於元刻今錄

於左

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弦章歸魚章塞塗章撫其御之手曰管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千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第二

志六之三

无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為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為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

志七序

一

六卷 其佗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矣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辯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為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高字篆文作會隸作享又省作亨以為亨通之亨又轉為晉庚反以為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昔庚反豚其字尚作享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與女為苟生今與文為苟義其

字尚作荷說文但楊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獨豨與豨同今本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郭今經典皆以郭代章郭行而章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即章之借字知高為章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尚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詭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說文佚反送也呂不韋曰有

志七序

二

佚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為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為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櫳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為衝之譌也衝謂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

同後凡知作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也後凡志作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也者奉也物而以明之也物即侖也者奉也物而以明之也物即侖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壞能欣者欣欣與聯同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下之累人關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從作松上隨下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侖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樂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堯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志七序

三

墨子弟一

讀書

高郵

親士

正天下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畢氏奔山云正讀如征念孫案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為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為長即訓為君尚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君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皆非征伐之謂焉可以

志七之一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路路畢云支苟二字疑誤焉可以長生保國念孫案焉字下屬為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一源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畢於源上增水之二字云據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念孫案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竝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

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

逝淺

是故谿陔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引之曰逝淺二字義不相屬逝當為遊俗書遊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即流字也曲禮注士視得勿遊日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亦流也此即荀子禮論篇所云積厚者流澤廣與谿陔對文

志七之一

脩身

譖惡

譖惡之言無入之耳念孫案譖惡即讒惡左傳閔執讒惡之口是也僖二十八年讒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竝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惡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

義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義字當作兼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引之口弗

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其其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  
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其是其明證義之從其  
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  
其故於此亦不知為其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  
能徧識也

幾

本不固者未必幾念孫案爾雅幾危也大雅瞻卬傳宣  
十二年左傳注  
同言木本不固者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  
確詰又引說文未玉篇古說  
古今二切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以  
幾為未則失之愈遠矣

志七之一

三

所染

高偃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云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  
疑當為郤晉有郤氏念孫案高當為寧寧即城郭之郭  
形與高相近因譌為高賈子過秦篇據億丈  
之意今本草譌作高墨子多古  
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  
郭偃韋注曰郭偃晉  
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竝與晉  
語同呂氏春秋作郤偃郤即郭之譌非郤氏之郤也太  
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

王孫雒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大宰駘畢改雒為雒云舊誤作雒  
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今外傳吳語王孫雒舊宋本作  
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  
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駘說苑作公孫雒雜言  
屬

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雒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雒  
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雒字且為之說曰漢改洛為  
雒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  
州其川熒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  
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  
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駘字證之則雒字

志七之一

四

是矣念孫案盧說是也隸書雒字或作雒與雒相似故  
雒譌為雒困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竝作雒  
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頌頌即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  
雒益明矣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  
染也士亦有染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畢云堪當為姓字假音念孫案堪訓為樂與染義無涉  
堪當讀為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說文作澁  
云漬也月令湛熾必

繁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  
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秬注曰鄭司農云湛

漬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

染也楚辭七諫日漸染而不自知今王注曰稍漬必擇  
為漸汗變為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

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為

芷其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

漸者然也晏子春秋雜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

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麤醢而賈匹馬矣非

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雜言篇曰

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

志七之一 五

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竝與墨子

同

法儀

而可

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念孫

案既言莫可以為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

句而衍

脫文一

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念孫案

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

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  
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

七患

待祿 憂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念孫案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

持猶守也呂氏春秋  
慎大篇注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為

己而不為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

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

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  
書大

開篇禱無愛玉今本愛為作憂兼  
書交字或作交與反相似而誤

志七之一 六

故會不可不務也以下七句

故會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

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畢本力為作

立云立節為韻主御為韻念孫案畢說非也古音立

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  
職部力節亦非韻主在厚

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畢未能了然於古音之界限

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非韻而以為

韻若一一辯正徒煩筆墨故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

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五穀不孰謂之大侵

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  
四穀不收謂之饑畢云饑與饑同言須饑餉念孫案須  
饑餉不得謂之饑畢說非也邵氏二  
雲曰饑與饑通鄭注月  
令曰饑乏也案邵說是五穀不收謂之饑畢於此下增  
五穀不孰謂之大侵云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念孫  
案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孰謂之  
大侵藝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  
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  
御覽時序部二百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  
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  
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

志七之一

七

雜會

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雜會而不盛畢云雜會疑一饗字  
之誤念孫案雜會當為雜飧周官外饗凡賓客之飧饗  
饗會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飧饗  
卽饗飧也饗雜古字通

重其子此疾於隊

今有負其子而沒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  
今歲凶民饑道餓句重其子此疾於隊其可無察邪引  
之曰重其子此疾於隊當作此疾重於隊其子疾病也  
言此病較之隊其子者為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

辭過

帶芟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畢云說文云芟乾芻  
念孫案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芟竹索也其  
草索則謂之芟尚賢篇曰傅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  
言帶芟猶彼言帶索矣今揚州府人謂之草約音子  
夏則絺給輕且清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給輕且清畢云  
舊脫煖夏則絺給輕且七字據北堂書鈔增念孫案夏  
則絺給輕且清本作夏則絺給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與

志七之一

八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給輕且清首文也若  
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為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

前方丈

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會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  
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  
徧味畢改前方丈為美會方丈云據文選注兩引改命  
注應據與從弟  
君百君書注念孫案美會二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  
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



文選注引作美會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會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前方丈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為完足

故

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念孫案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行羣書治要無

脫文二

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姦姦多則刑罰濶刑罰

濶則國亂舊本兩姦姦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

志七之一

九

三辯

聖王上脫文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念孫案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其證

聆缶

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為飢又云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各字之壞念孫案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聆字之譌聆即飢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下鈔本太平

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下引墨子竝作吟缶吟亦聆之譌蓋墨子書飢字本作聆故今本譌作聆諸類書譌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譌也其刻本御覽作吟謠者後人不知吟為聆之譌遂改吟缶為吟謠耳上文云諸侯息於鐘鼓士大夫息於琴瑟此云農夫息於聆缶鐘鼓琴瑟聆缶皆樂器也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缶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

命曰騶虞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念孫案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吾是也上文云湯因

志七之一

十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因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因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尚賢上

古者

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念孫案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

親疏

今上舉義不辟親疏念孫案親字涉上文而行不避疏

義見上下文

近

今上舉義不辟近念孫案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為遠不避遠見下文

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除今本美為作業

尚賢中

志七之一

十一

故 尚賢為政之本

一本故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為政本念孫案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為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今本脫為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

外有以

內有以會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念孫案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為皮幣而衍下文

曰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曰若法 猶若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念孫案曰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此法也若與此同義說見釋詞言既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猶若即猶然說見釋詞畢以若法為順法失之

子爵

詩曰告女憂即詩女子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盧依毛詩改子爵為序爵念孫案鬱為爵之譌子則非譌字也

志七之一

十二

上文言古聖王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子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子爵正與上下文子字同義則不得改子為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子誰作孰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

執

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念孫案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任之以事斷子之令也善上不當有執

字蓋涉上下文執熱而行

母無

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畢改母為世云世讀如貫習之貫下凡作母者同念孫案畢改非也母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者唯母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母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皆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厥發政

志七之一

志

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唯與同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目與唯亦與同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外者不可勝數節用上

篇曰且大人唯母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唯母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唯與同又曰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充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甯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唯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唯與同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母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此四句內凡三見又曰今唯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丞朝晏邊聽獄治政今唯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直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歇叔粟各本叔為作升辨見後升粟一條今唯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網布線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母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

志七之一

志

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凡詩言無念爾祖無競維人無競維烈無淪胥以敗無淪胥以凶左傳言無甯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亦唯是一管子立政九敗矢以相加遺皆孟康所謂發聲助也解篇曰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

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又與人  
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  
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  
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無聽羣  
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無聽觀樂玩好  
則欺人君唯無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人君唯  
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欺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母或作  
無竝與墨子同義

失措

志七之一

去

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  
覆其社稷者念孫案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  
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日且思損讀為抃故非命篇作  
共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

未知

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  
念孫案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

有慧

豈必智且有慧哉念孫案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  
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處官者

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念孫案若  
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為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  
若與此同義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  
說見上文

漁雷澤

念孫案雷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  
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  
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濩澤在今澤州府陽穆天子傳  
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漢音

志七之一

去

獲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水出濩澤城面白湖渠東逕濩  
澤墨子曰舜漁濩澤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濩氏  
縣也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  
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  
與注不合明濩澤在濩澤縣而今本初學記作雷澤  
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佗紀引墨子  
竝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下  
濩於雷澤亦  
後人所改

賤 賤傲 殃傲

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念孫案賤當為  
賊字之誤也尚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上詬天  
中詬鬼下賊人非僞篇是賊天下之人者

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賊。此言桀紂幽厲之為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為賊之誤。又下文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賤亦當為賊。傲當為殺，說文敖字本作殺。殺字古文作殺，二形相似，故殺字誤為敖，又誤為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

志七之一 七

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為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又明鬼篇昔者夏王桀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亦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同萬民。

隆

稷隆播種農殖嘉穀畢依呂刑改隆為降念孫案古者

降與降通，不煩改字。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隆降於天，劉向本著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隆。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乘隆於統，祿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待衡降而拔，衡降即衡隆。

不究 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因。畢云究一

本作究，非念孫案作究者是也。說見管子宙合篇。

尚賢下 可而

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念孫案

志七之一 大

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詳見釋詞。

僕

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畢云僕，僕也。僕，今作僕。念孫案僕即

僕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為僕也。說文僕

送也。呂不韋曰：有佚，同。氏曰：伊尹佚女。今本呂氏春秋

木味。僕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佚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

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淮南時則篇具曲，僕音

筮，今本僕作撲，誤與此同。

女何擇言人

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引之曰言當為否篆  
書否字作否言字作言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否言  
字或作言亦相似故否誤為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  
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非否不竝同義

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念孫案言當  
為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  
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為言

脫文八

志七之一

九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  
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  
富貴面目美好者自莫若以下二十字為一句舊本脫  
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八字據上下文  
補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  
學而能者也

無故

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念孫案故乃攻  
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  
文無故富貴而誤攻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  
對文

脫文十二

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舊本脫  
得食以

推而上之以

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尚同上

選天下之賢可者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念孫案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  
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  
此同

其

志七之一

二十

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念孫案其當為甚甚明  
察以審信見中篇

今若天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

今若天飄風苦雨濛濛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  
不上同於天者也念孫案今若天天當為夫夫與天字  
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為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  
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  
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  
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  
為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真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

為治也皆其證矣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留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故當若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

尚同中

已有善 仿

已有善仿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念孫案已字義不可通已當為民字之誤也仿者溥也徧也說文溥也徧也與聞周易旁行而不流下言民有善則眾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仿薦之下亦民

志七之一

三

也下文已有善不能仿薦之已亦民之誤

脫文三

鄉長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

運役

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念孫案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

脫一字

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念孫案佚上有游

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即淫佚語之轉耳

情請為通

故古者聖王唯而舉云而讀與能同審以尚同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東京引作是故上下通情念孫案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即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今作情請為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為正長而衍為字耳文選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

談謀度

志七之一

三

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念孫案謀度上不當有談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也

也

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念孫案即與則同說見釋詞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尚同下

用說

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  
欲用說也念孫案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為逸字之誤也  
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  
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  
偽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  
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助治天助明

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念孫案下助字行唯辯而使  
助治天明者辯讀為編古偏字多作辯說見日知錄天明天之明道  
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編使助

志七之一

三

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

脫文六

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受罰不足以沮暴此  
何故以然句則義不同也然舊本此六字案此何故  
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又是問詞則  
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則  
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

賞使家君

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念孫案賞字  
義不可通賞當為賞賞字相似又涉使家君三字則  
涉下文使家君而行既言用家君則不胡不賞試用家

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

小用之

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用之天子舊本用作同涉上句尚同而誤今據下文  
或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  
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引之曰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尚  
用之中用之對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  
下用作小用者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

窳橫

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  
者若道之謂也畢云爾雅云窳閉也猶云無閉念孫案

志七之一

三

畢說非也窳不滿也說見管子橫充塞也孔子謂居以  
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以居大則窳以  
溥之而橫乎四海見戴先生文集  
大入小則塞唯此尚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  
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  
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差論

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念孫案差論皆擇也  
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為君者勞於  
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  
詳見漢書武紀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眾義  
與此同



唯

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畢改唯為雖念孫案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說見釋詞

情

今天下王公大人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舊本脫上字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脫可不二字據各篇補念孫案情即誠字言誠將欲為仁義則尚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

志七之一

妻

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

墨子弟一

墨子弟二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兼愛上

不愛其異室

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念孫案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行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證意林引無其字

脫文十一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舊脫猶有以字今據下文補惡施不孝

志七之二

脫文三

故不孝不慈無有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舉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慈不慈凶有不孝不慈凶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凶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凶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

脫文一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脫交字今據下二篇補

兼愛中

脫文九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解羊之裘章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脫於字今據上

句念孫案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直之屨八字  
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  
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  
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直之屨而言且直即麤粗麤倉  
胡反粗才戶反說  
見廣雅疏證釋  
詁祖麤大也下今本脫且直之屨四字則踐字義不可  
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直之屨入  
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危

朝有黧黑之危引之曰危與黧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  
為色人瘦則面色黧黑義見上文

志七之二

脫文一

君說之故臣為之也又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念孫  
案上文為上脫能字下文能下脫為字前文曰苟君說  
之則士眾能為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皆  
其證

荆楚于越南夷之民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法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南  
夷之民畢云荆楚于越舊作楚荆越與据文選注改江賦  
念孫案畢改非也文選注本作荆楚于古與越之民今  
本墨子作楚荆越與南夷之民但誤倒荆楚二字又脫

于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  
西河之民此文云荆楚于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  
矣南夷謂荆楚于越以南之夷故曰荆楚于越與南夷  
又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荆越與連讀  
故刪去與字耳于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  
于越為于越亦非說見漢書貨殖傳

連獨無兄弟者

引之曰連與獨文義不倫畢云連同音相近字之異  
也經典或作或作或作或作  
音案無兄弟不得謂之  
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疑當作連與連相  
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

志七之二

三

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  
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吟卓而行玉篇卓行也  
也變者獨任一足  
故謂之連  
連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  
然獨立說文穉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踔踔竝與  
連同聲皆獨貌也

兼愛下

人與

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  
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衍人之  
宗  
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

也念孫案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又與為人與俱矣

難哉 哉

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念孫案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為難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適如其用而不可則難我亦將非之也又下文曰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哉亦當為我下文又曰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志七之二

四

非兼者舊本兼者作兼君涉上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下文兼君而誤今改正

誰

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孰別使其一士者孰兼引之曰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為設言設為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為誰

衍文三

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念孫案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今本重出及否未三字

費

即此言行費也畢依別本及下文改費為拂念孫案直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危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危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是其證

子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念孫案子當為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是其證

志七之二

五

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外有不可勝數也念孫案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為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外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

脫文三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脫愛交相三字今補

莫若

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弟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念孫案若欲為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行

非攻上

也

至殺不辜人也掘其衣裳取戈劍者念孫案也即地字之誤而行者

弗之而非

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畢云一本無而字是念孫案之當為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為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為知之誤明矣

非攻中

古者 脫文一

志七之二

六

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念孫案古者當為今者說見尚譽上有賢篇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舊本亦作古者今改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往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外而不反者念孫案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行

會飯

會飯之不時念孫案會飯當為會飲之誤會飲不時見下篇

王民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念孫案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下文王民同

徙大內

越王句踐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念孫案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為大舟隸書舟字或作舟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郭焚

志七之二

七

其姑蘇徙其大舟章注曰大舟王舟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

皆列

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舊本脫下其字今據上句補念孫案皆當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同

乎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念孫案陸將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淺人所加

非攻下

脫文一

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脫哉字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

燔潰

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則之曰燔與潰義不相屬燔潰當為燔燎隸書祭字或作燾與燾字相似故字之從祭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繆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繆趙策魏殺呂遼下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祭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為燾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

志七之二

八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文異而義同也

先列 無殺

又況先列北撓乎哉罪外無殺念孫案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外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外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

剝振神之位 攘殺其犧牲

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念孫案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為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曹憲音裂也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為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

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行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其牲牲而衍

周生之本

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念孫案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為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逸周書度邑篇幼官篇信利害而無私韓子外儲說左害主上之法今本害字並誤作周

偏

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畢云偏當為徧念孫案古多以偏為徧不煩改字非徧為遠施周偏公孟篇今于徧從人而說之皆是徧之借字而畢皆徑

志七之二

九

改為徧則未達假借之旨也益象傳莫益之徧辭也孟喜曰徧周而也本或作徧者借字耳而王弼遂讀為徧頗之徧惠氏定字已辯之權弓二名不徧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托徧亦徧之借字故曲禮注云謂二名不一諱也而釋文徧字無音則亦誤讀為徧頗字矣毛居正六經正誤已辯之又大戴記勸學篇徧與之而無私魏策徧事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徧知上德皆以徧為徧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徧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徧封張湯傳徧見貴人史記並作徧若諸子書中以徧為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與雲膚寸徧雨四海亦以徧為徧然則徧之為徧非傳寫之譌也

祭之時 廁役

道路遠遠糧會不繼祭會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外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念孫案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為不時會飲不時與糧會

不繼對文中篇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為廁役之誤宣  
十二年公羊傳所役扈養外者數百人是其證

龍生廟 大哭 鬼呼國

昔者三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即者字之誤而行天者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刪

命極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念孫案

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太平御覽禮儀

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下文鬼呼國呼下亦當有於

字方合上下句法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為犬大哭

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

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曰三苗

志七之二

十

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

乃命元宮

高陽乃命元宮念孫案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元宮下

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饒宮

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

磨

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焉字下屬為句焉猶

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焉敢率其眾武念孫案磨字義

不可通磨當為磨磨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磨者通歷

郭注或作歷史記高祖功臣表歷侯程黑漢表作

歷春申君傳漢曆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業教傳故鼎

反乎曆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  
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為陰陽離為八

極然則曆為山川亦謂離為山川也離與曆皆分別之

義故曰曆為山川別物上下又天志中篇磨為日月星

辰以昭道之磨亦當為曆磨為日月星辰猶大戴言歷

離日月星辰也世人多見磨少見曆故書傳中曆字多

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曆字今本皆譌作磨又逸周

亦譌書世俘篇伐歷楚策遠自乘於曆山之中今本

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曆

以曆為確磨之應則以曆為磨自古已然矣

志七之二

十一

還至乎夏王桀念孫案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即旋字

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為還還與逮同說見漢書逮及也還與

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迎敵祠篇

城之外矢之所還還亦當為還謂矢之所及也下文矢

之所還同又號合篇自外罪以上舊本脫以皆還父母

妻子同產還亦當為還謂罪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

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

序

天不序其德念孫案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

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

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

兄

王兄自縱也念孫案兄與況同況益也言村益自放縱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歎毛傳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晉語狀況厚之章注曰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況云況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填兮召閔篇職兄斯引傳竝曰兄茲也

傳子

志七之二

三

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畢改傳為傳云傳子言傳舍之人念孫案畢說非也傳當為僮字之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奴僮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是其證

之絕

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念孫案之絕二字

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于乘貞王仇傳租委鮮薄法委謂委輸也

序利 有序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歡舊本爭作謀涉下文則諸字從言而誤今改則必可得而序利勇引之曰序利當為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厚見漢荊州刺史史皮尚碑又作厚見三公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厚人倫釋文原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榮封即厚於有天下之執盟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誤作序此言量我興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歡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又備城門篇百步一亭亭一尉舊本脫下一字據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七補尉必取

志七之二

三

有序忠信可任事者畢云有序言有資格非也序亦當為厚厚上言有直字人必重厚忠信然後可以任事故曰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號令篇曰孫衛必取戊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是其證今本厚作序序上又脫重字則義不可通者此

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念孫案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此也此字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為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

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  
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者此亦此者之誤尚賢篇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  
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  
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脫下不字今補此者二字皆不誤  
節用上

脫文三

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脫用之費三字今據下文及中篇補

便民

其發令與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念孫案便

志七之二

十四

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為使民言必有用之  
事然後使民為之也

所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  
四十年處家念孫案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  
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詳見經義述  
聞左傳昭三十一年

籍斂 作斂 措斂

其使民勞其籍斂厚引之曰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  
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

一而籍籍古讀若昨說見唐韻正辭過篇厚作斂於百姓作  
斂與籍斂同非樂篇厚措斂乎萬民措字以昔為聲措  
斂亦與籍斂同

脫文一

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不

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今據補

節用中

鞮鞞

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鞞陶冶梓匠畢云鞮說文云韋  
繡也鞞當為鞞說文云柔革工也念孫案鞮即攻工記

志七之二

十五

函鮑鞮韋裘之鞮非謂韋繡也輪車梓匠為攻木之工  
陶為搏埴之工冶為攻金之工然則鞮鞞即鞮鞞為攻  
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鞮字  
或作鞮鞞之為鞞亦借字耳故攻工記又借作鮑

北降

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面至日所出入念孫案降字義  
不可通降當為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  
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象傳豐其  
天降下惡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際降字相似故周易與墨子互譌

飲於土壘



念孫案土壻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飯土壻已見畢注

斗以酌

念孫案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

利

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念孫案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為制隸書制字或作利與利相似而誤詳見管子五輔篇

節葬下

志七之二

士

傳

若荷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畢本傳作傳念孫案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已為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竝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奴無轉尺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為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

且故

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念孫案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為是故之誤與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

正夫

存乎正夫賤人外者畢云正同征念孫案畢說非也正當為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為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為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年而祭謂之擗釋文匹本或作疋緇友唯君子能好其當為匹

扶

財以成者畢云以同已扶而埋之引之曰扶字義不可通扶當為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挾與扶相似而誤方言挾護也今本挾譌作扶

志七之二

七

者五 族人 月數

君外喪之三年父母外喪之三年妻與後子外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畢云族人五月同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念孫案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族人當為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正作戚族人五月見儀禮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公孟篇正作姑姊舅皆有數月之喪亦見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三景

夫眾盜賊而寡治者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字誤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

猶使人三景而母負已也畢云三景未詳引之曰景與

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

已前則或轉而向已或轉而背已皆勢所必然如此而

欲使其母背已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

景而母負已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

位天子負谷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海河高法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又通作倍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展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

志七之二

六

脫文一

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念孫案城郭溝渠上當有

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

脩城郭不脩而言

反其所

則惟性與雖同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之

罰之猶與也謂罪厲與禍罰也則豈不亦乃其所哉畢

改乃其所為反其所念孫案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

其立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襄二十一

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是其證

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與其所也若改為辰其所則義不可通

久哭

从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念孫案久哭當為久喪

喪字從哭从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喪見玉篇而傳寫脫

去亾字耳節用篇曰外者既葬生者母久喪用哀是其

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

不該備

南已

舜面教乎七戎道外葬南已之市念孫案南已後漢書

志七之二

九

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已之誤畢以作巴者為是且

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

竝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竝引作南紀

呂氏春秋安外篇舜葬於紀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已

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

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

疑為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而教乎七戎不

合此無庸辯也

九夷

禹東教乎九夷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於越者以意改

之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陳禹謨依今本改為九夷及初學記引此

竝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

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

初非以七戎八狄為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

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土地

土地之淡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念孫案土地二字文義

不明土地當為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

淡下無菹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淡不通於

泉皆其證

志七之二

三

以為如此葬埋之法

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

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念孫案北堂書鈔初學記亦

如是於義為長

即

璧玉即具戈劍鼎鼗壺盥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

樂皆具念孫案即宇文義不順即當為既言璧玉既具

而戈劍等物又皆具也

請謂

請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畢從一本改請為誠念

孫案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尚同篇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

其社稷請即誠字也又本篇下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

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謂即請之譌畢徑改為誠皆

未達假借之旨後凡改請為誠者放此墨子書情請二

字竝與誠通說見尚同篇

猶

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

觀之舊本脫以字據上文補則亦猶厚矣念孫案爾雅猶已也言

亦已薄亦已厚也

志七之三

三

墨子弟二

墨子第三

讀書雜誌七

高鄉王念孫

天志上

所

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念孫案所猶可也說見釋詞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畢引廣雅所凡也失之

幽門 幽澗

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畢云門當為澗念孫案畢改門為澗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為閉闕

志七之三

一

讀若閉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閉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閉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廣虛幽閉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為幽閉之誤明矣又明鬼篇雖有澆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幽澗亦幽閉之誤漢谿博林幽澗母人即所謂博林谷幽閉無人也幽澗母人正指澆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澆谿相模

脫文三

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傲戒舊本

脫士字及之於二字今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

脫文十五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舊本脫若我以下十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

次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士政之政與正同畢云次恣字省文引之曰畢說非也次猶即也

志七之三

二

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即己而為正有士正之也次即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廣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竝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即女心皆其證說文恣古文作聖亦其例也

天志中

脫文二

何以知義之為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舊本脫而為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今據補

下出

先王之書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引之曰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為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敦省作款貴省作

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敦省作款貴省作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為出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菜我

雷降

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念孫案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實字之誤實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爾雅隕降落也故曰實降雪霜雨露公羊隕作實

天胡說

志七之三

三

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念孫天胡說之天當為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既可得雷而已 既可謂而知也

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雷而已畢云据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念孫案既可得雷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己智即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其他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書作智者皆見管子法法篇

既可得而知己尚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己舊本作既可得雷而已者

智誤為雷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

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

知也此因得與謂草書相似而誤既可得而知五字前

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目明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

天之意 天之志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念孫案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意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說令篇常司上之後人不達又見上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

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下篇曰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

志七之三

四

為法也又曰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三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即志字也

衍文三 脫文一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行謂之善下行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

天志下

極戒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引之曰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為做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做戒三字凡五見

脫文三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禍福

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念孫案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為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崇也疾病禍崇見中篇

物

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念孫案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為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又曰不止此而已舊本脫不皆其證字今補

志七之三

五

衍文一 脫文六

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舊本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

別

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引之曰別讀為徧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徧說見經義述聞尚書康誥

毀之責不之廢也

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畢云句疑有脫誤念孫案貴當為者隸書者

字或作者見漢衛尉卿衛方碑銘陽台曹全碑與責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篇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尚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奠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

脫文一

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舊本脫知字中篇曰皆可得而知今據補

溝境 御

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念孫案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

志七之三

六

溝池而誤也引之曰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為抑抑之言堙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堙庫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湮其溝池湮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二堯碑形相似而誤

係操

民之格者則到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引之曰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為繫即孟子所謂係累其子弟也累誤為梟後人因改

為操耳

春首

丈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春首畢云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學隸女子入于春槩又說文云首釋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為首之義首與百聲形相近說文百抒曰也亦春槩義與念孫案畢以首為或春或百之百非也說文首釋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據此則酒官謂之首者以其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首矣周官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

志七之三

七

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是其證惠氏半農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為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為春首也

法美

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脫府字視吾先君之法美念孫案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為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為義字之誤義即古儀字說見經義述法義即法儀也前法儀篇云問禮記別之以禮義下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可以無法儀非命篇當讀為嘗若上之執無禮義之化曰先立義法即儀法禁則天下之時亂而相匹不待去矣呂氏春秋近似篇或寇當至當並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嘗商越者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人校尉漢書嘗嘗作嘗

之法儀也

蚤象

與角人之府庫角字竊人之金玉蚤象者乎引之曰蚤象二字義不可通蚤象當為布帛說文布帛字作布蚤字作蚤二形相似故布為蚤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象蓋線之借字布線即布帛說文線帛如紺色或曰淡繪讀若象線象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象從參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線今本作布線而擅弓之布幕衛也線幕魯也今本亦作參幕其它從象之字亦多變而從參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隸書參字作

志七之三

八

參與象相似因譌為象矣而伯豷黎乃罪多參在上馬相金玉布線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布帛

脫文十

與險人之欄半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引之日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桃李瓜薑者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

文義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念孫案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為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為不義反以為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為非則知

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今本不知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

明鬼下

借若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

罰暴二字倒則夫天下豈亂哉念孫案上言若使則下

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

借與皆通湯誓子及女皆以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言

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

亂也

志七之三

九

天下之

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眾畢於上之字下

補人字念孫案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為教誨乎

天下句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眾而衍

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眾即

天下之人也

脫文九

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舊脫則必以下

及非命則必以為無

敢問神

鄭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畢據太平御覽神鬼於神下加明字云明同名念孫案鈔本御覽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

馳祖

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

雲夢也畢釋祖字云祖道也念孫案畢說非也法苑珠

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

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

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

志七之三

十

由猶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念孫案由

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

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

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即

欲也猶由古字亦通

出泚擬羊

於是出泚擬羊而澆其血畢云說文云泚水兒讀若窟

泚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澆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以

羊血灑社則澆當為灑字之誤擬字書無此字盧云玉



篇有極字云搖也易可身寡二切引之曰搖卽到字也  
廣雅曰到曹慈音乙刃反刑刻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遠曰  
到到也作摠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摠羊出血而灑其血  
謂到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  
羊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洫洫涉下文灑字而  
誤加又誤在摠羊之上則義不可通

請品先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懣也畢云  
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引之曰畢謂品當作盟是也  
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其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其相似而誤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倍

志七之三

十一

三十一年其字當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  
凡其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  
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懣也是其證今本  
諸謬作請其爲作先盟謬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  
義不可通下請字卽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  
改字

敢位 禁社

且惟咎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必擇  
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敢位  
畢云敢菴字假音說文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菴春秋國

孫榮華說非也敢與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隸書社  
社又作社因譌而爲位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字或作  
川長社王元君眞字作社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夫封  
土爲社字作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敢鄭  
注是其證也魯大記曰橫猶敢也釋文敢才工反本亦作叢說文  
曰叢敢也淮南原道篇注曰叢木曰榛叢亦與叢同顏  
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卽此所謂擇木  
之脩茂者立以爲敢社也秦策恆思有神叢高注曰神  
祠叢樹也見史記陳涉世家索隱莊子人閒世篇曰見櫟社樹其  
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  
欲廢者而復興之太元聚次四曰牽羊示于叢社皆其

志七之三

十一

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敢社承上  
僂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  
聞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  
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  
敢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  
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叢社之誤叢亦  
與叢同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曰叢本或作叢漢書東方  
朔傳於叢怪師古曰叢古叢宗漢嚴阮君神祠  
碑陰有叢叢伯叢叢文萃叢生也叢叢也從萃取聲  
叢叢謂之叢叢木亦謂之叢叢敢叢三字或從叢或從  
其義一也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

念孫案為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為其下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咸

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之引之曰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也

慎無

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神有重有重之有與又同亦何書有之哉念孫案慎無二字義不可

志七之三

志

通慎無當為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此下脫二字或當云聖人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

矧住人面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畢改住為在引之曰古惟字但作佳古鐘鼎文惟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棟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住字蓋佳字之誤不當改為在也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

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今本人作不曉文義而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習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竝與墨子同意

誤文二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舊本上商書誤作商周下商書誤作高書今據上文改

事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

志七之三

志

之事也念孫案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上文曰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

尚書

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念孫案尚書夏書文不成義尚與上同書當為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

若以為不然

念孫案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下文若以為不然而行

不可

鬼神之罰不可富貴祿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畢依一本於不可下補恃字念孫案不可下一字乃為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祿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此文凡是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廣澤山林溪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為富貴祿強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為祿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

主別

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

志七之三

十五

作生捕皇正念孫案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即今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猶餘也義各不同良九三列其黃大戴記曾子天圖篇割列禮應管子五輔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鈔本太平御覽引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為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

楚毒

楚毒無罪判別孕婦念孫案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為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為楚毒耳焚炙即所謂炮烙之刑也俗作炮烙非說焚炙判別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為何

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偽古文秦誓焚炙忠良判別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百走

祿畔百走引之曰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

脫文二

此非所以為上士之道也舊本脫之字也字上文曰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

非樂上

遼野

遼野

志七之三

十六

非以高臺厚榭遼野之居以為不安也引之曰野即字字也古讀野如字周官職方氏其澤數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字古同音餘見唐韻正故與宇通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意舍此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遲者 當年

將必不使老與遲者又下文將必使當年念孫案遲讀

為穉遲字本有穉音遲穉又同訓為晚廣雅遲穉也故穉通作遲當年壯年也或曰丁年說見經義述聞爾雅

不與

其說必將與賤人不與君子念孫案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即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醜羸

會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念孫案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為從容說見廣雅疏證釋訓身體從容不足

志七之三

七

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至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陳禹謨本刪去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會部七所引竝同

升粟

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取升粟念孫案升當為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菽之在菽植以吸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附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意與叔莊子列御寇篇會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尚賢篇云蚤

出莫入耕稼樹藝取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字作升

字作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說

苑正諫篇升斗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

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

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

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

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取升

粟誤與此同

繆

多治麻絲葛縞細布繆念孫案繆當為縞凡書傳中從

志七之三

六

繆之字多變而從參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故縞誤為繆集韻細織也細布縞猶言細布帛說文縞帛如紺色或曰淡縞從系臬聲讀若臬玉篇子老切廣雅曰縞謂之縞檀弓布縞衛也縞縞魯也鄭注曰縞縞也縞讀如綃今本檀弓又說文縞旌旗之游也從系參聲玉篇所兩字判然不同非命篇細布縞同

脫文四

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取叔粟是故叔粟不

足舊本脫是故叔粟四字今據上下文補

舞佯佯黃言孔章

云舞當為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又云黃  
孔書作嘉是引之曰畢說非也舞伴伴黃言孔章上帝  
那常常讀肆皇天弗尚之九有以亾即下文之萬舞翼  
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恒舞于宮而言言  
耽於樂者必亾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亾者徒  
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  
改原文便矣

非命上

命壽則壽命天則天命

志七之三

九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廢

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廢讀為發  
故中篇作發而為刑政下篇作發而為政乎國發廢古  
字通說見史記平原君傳

益益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句益益嘗尚觀於聖王  
之事念孫案或以命為有絕句下文云豈可益即益字  
之譌益字俗書作益形與益相近故益為作益史記今  
世家選益長城以為防徐廣曰益一作益云益益者一本作益一本作益而後人誤合之耳益與

益同益何不也禮弓曰子益言子之志於公平嘗試也  
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則何不試  
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  
為有句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益亦益字之譌

則是以

與其百姓乘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  
其德念孫案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行  
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  
之是以上皆無則字

脫文二

志七之三

三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畢云中  
篇作勸沮是念孫案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為勸沮余  
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  
言尚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  
而為暴者不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  
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持

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念孫案持字義不  
可通持當為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  
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

心涂

昔上世暴王舊本音譌作若據上文改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畢云涂猶術引之曰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竝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

縱之棄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念孫案縱之棄當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不亦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

脫文三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

志七之三

三

賢可之士舊本脫下無以三字今據上下文補

非命下

遲樸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引之曰遲字義不可通遲當為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吳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樸子南面篇愚竊竊情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或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眾愚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愚樸是其證今本愚樸下行人字畢說非

惟舌

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

而利其唇也與一本惟舌作頰舌念孫案惟與頰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為惟一本作頰

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為喉舌喉誤為唯因誤為

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

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混隸書

作侯佳字作侯字海內東經少室在雒氏南一曰緱氏緱與

雒形相近晏子諫篇管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

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金

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鏃作鏃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汜

維或作緱方言難維徐緱謂之登子今本作秋侯

志七之三

三

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

麻統

麻統

多治麻統葛緒畢云說文統絲曼延也念孫案畢說非也統當為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統者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統者且麻絲為古今之通稱若統為絲曼延則不得與麻統單矣蓋俗書統字作統與絲相似故絲譌為統非流文之統字也

不使

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使當為便念孫案爾雅使

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為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

待養

下以待養百姓念孫案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為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之而待養法待富為持天志篇曰倉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法持養係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

志七之三

三

其耘

其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念孫案其字義不可通當是夫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夫與共相似說文耘有所失也尙賢篇云夫損其國家耘損古字通傾覆其社稷天志篇云國家滅亡耘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耘之皆其證

脫文六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念孫案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

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見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

非儒下

親親有術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引之曰此卽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從殸殺聲而無殺字五經文字曰殺古殺字案殺為古殺字而後又加殸猶木為古赫字而後又加禾也今案殺字蓋從殸

志七之三

三

尢聲說文又艾艸也從ノ、相交說文ノ讀與弗同或玉篇ノ音折切或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刈同是又卽殺也故殺字從艾而以尢為聲又字篆文作人今在尢字之上故變曲為直而作人說文人字解者也與又正相反其實一字也說文無艾部故殺字無所附而不收殺與術並從尢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遂見月令學記注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為殺

其

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念孫案其字涉下文伯父

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外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為墓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為句大誤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

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上文云喪父母

三年妻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

與子同也引之曰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

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庶子其今本卑

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余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為視言

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

志七之三

今本視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

列尸弗

其親外列尸弗畢讀弗字句絕云弗與祓同念孫案喪

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

字耳外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列尸弗

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引此正作列尸弗

陳禹謨本刪去

如其亾也

以為實枉則惡思甚矣如其亾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引之曰如其亾也二句與偽字義不相屬如當為知言既

知其亾而必求之則偽而已矣

祗端

取妻身迎祗端為僕秉鬯授綬畢云說文祗敬也端衣

正幅則端亦正意與端同念孫案畢說非也祗當為袿

隸書祗字作極與袿相似故袿誤為祗袿端即元端也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

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端

同故說文以端為衣正幅也玉篇袿黑也淮南齊俗

篇尸祝約袿蔡邕獨斷曰祠宗廟則長冠冠袿元袿元與

虞左傳注曰大夫端冕高注曰袿純服袿黑齋衣也即

志七之三

周官所云齊服元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即淮

南所云尸祝約袿也

脫文一 誤文一

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此句有而儒

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舊本脫吏字今據上

意改後凡賦論

家翠

因人之家翠以為此下脫恃人之野以為尊畢云廣雅

羸肥也此古字引之曰因人之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

為翠玉篇翠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



子說疑篇破家殘賊是也古無辟字故借翠為之

服古言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念孫案服古言二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引之曰此文當作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非君子見下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今本古之言服脫言服二字

志七之三

三

古人言之服之脫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脫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服字譌作法

何故相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念孫案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為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求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詳見經義言既為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辭而相與是其明證矣

傳術

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念孫案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為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見上文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作傳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

也

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念孫案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為天下害聖人與師誅罰將以除害也義見上文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

志七之三

三

昔用偏循身

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念孫案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與偏同近以循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周徧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循循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則義不可通

行易而從

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念孫案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

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

儒學

儒學不可使議世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外篇念孫案

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為法於世非議其

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為傳又誤為儒耳隸書傳

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

為享豚

子路為享豚念孫案為字後人所加享即今之烹字也

經典省後人誤讀為燕享之享故又加為字耳孔叢子

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

志七之三

亥

飲食部十一獸部十五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為字

苟生 苟義

彙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畢云苟苟且念孫案畢

說非也苟讀為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救

也從羊省從刀口勺口猶慎言也舊本誤作從包省從

段注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彙與女為苟生今與女

為苟義者彙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具見

苟急也言彙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為急也若以

苟為苟且之苟則苟義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

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為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

唯爾雅亟速也釋文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  
中僅見之字而通志堂本乃改苟為急謬矣盧氏抱經  
己正之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  
良可貴也

贏飽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偽行以自飾念孫案

贏飽偽行以自飾本作贏飽則偽行以自飾贏之言盈

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杜注曰直氣

盈飽盈飽即贏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

字贏飽又譌作贏飽則義不可通

志七之三

字

亦

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念孫案

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為亦亦古其字也墨子書其字多

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即此所謂

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為亦舍非是

墨子弟三



墨子弟四

讀書雜誌代筆

高郵王念孫

經上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引之曰序當為厚經說上云端化兩此與比通有端而

后可次無厚而后可是其證也無厚者不厚也訓端以

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隸書相似

而誤說見非攻下篇

纏閉虛也

盧云纏猶墳墟之墟引之曰盧說非也纏乃櫃之借字

志七之四

經說上云纏閉虛也者今本脫兩木之閉謂其無木者

也則其字當作櫃眾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櫃柱上方

木也櫃以木為之兩櫃之閉則無木故曰櫃閉虛也者

兩木之閉謂其無木者也

守彌異所也

畢云不移其所故曰守引之曰彌異所非不移其所之

謂也畢說非是今案守當為宇宇形相似而誤彌徧也

宇者徧乎異所之稱也經說上解此云宇東西南北

今本東而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徧乎東而南北則

謂之宇故曰宇彌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道篇云四

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即東西南北也

經下

量一小而易一大而丑

鑑位畢云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案上量一小而易一

大而丑與正說在中引之曰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

也經說下云鑿中之內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

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

中之外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

亦小而必易合於於下蓋脫中而長其直也彼文言鑑

志七之四

言景言易言正並與此同是其證也

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為

引之曰從當為徒徙移也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說在

改也張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

移說在改為也是其證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

引之曰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

台也台亦合之誤一同也一法同法也畢以一字與如

也見廣蓋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

方者之彼此相合也

經說上

所為不善名 所為善名

行句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畢云言所為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引之曰善疑當為著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為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為之事著名是巧于盜名者也

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引之曰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下脫之民者也出字

誤倒在能下又脫一字能與而通說詳毛詩述聞謂能不知下

言出諸口而加之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

志七之四

三

今久古今且莫

引之曰上今字因下今字而衍且當為且言古今異時且莫異時而徧歷古今且莫則久矣故曰久句古今且莫故經上云久句彌異時也彌徧也

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

引之曰經上云損偏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寫者脫誤耳

若夫過極

止句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極引之曰夫當作矢矢之過極久則止而不行故曰無久之不止若夫過

檣鄉射禮記曰射自檣閱故以矢過檣為喻

經說下

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

引之曰吉當為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

宇南北在且有在莫

宇徒而有處宇畢讀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徒久引之

日經說上云宇東西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

蓋有脫文且當為且有讀為又此言宇徒則自南而北

自東而而歷時必久屢更且莫故云宇徒久又云在且

志七之四

四

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且莫是也今本且亦譌作且辨見本條

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

引之曰於下蓋脫中字上文云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此亦當云易合於中

亦遠

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景亦小引之曰亦遠當作亦遠亦古其字說見公孟篇與亦相似又因上

下文亦字而誤

且且必然

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引

之曰且且必然當作且然必然以下三句文義例之可知必用工後已後上亦當有而字

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

引之曰當作一方盡類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一方盡類者一同也言同

具方形則其方盡相類也隸書類貌相似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故類誤為貌又誤倒於盡字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

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雖有方木方石之異而不害

其方之彼此相合也作台者字之誤耳俱有法而不異

志七之四 五

盡類猶方也者言其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傳寫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

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台也

用牛角馬無角

盧云曰下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

盧云有牛字盧云用牛當為牛有引之曰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

有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

用牛有角馬無角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

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馬有

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可知但

可云用牛下脫有字耳

論誹誹之不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

引之曰當作論誹之不可不可以理之可誹不可誹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本

論誹下衍誹字以理之可誹下脫不可誹理之可誹七字其理不可誹誹又譌作非

大取

愛眾眾也 一若今之世人也 凡學愛人

愛眾眾也畢云此與下寡也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

志七之四 六

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引之曰愛眾眾也下眾字衍當作愛眾也與愛寡也相若今之世人

當作今世之人今世與尚世尚與後世相對為文也又

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國之國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

在愛眾也上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眾也云云則

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引之曰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

二字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

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

引之曰非殺臧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臧非殺臧也

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引之曰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為文

意指之人也

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引之曰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

志七之四

七

一人也是其證

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引之曰故一下行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小取

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無也故焉

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之也疑衍念孫案也非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為他說見備城門篇又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引之曰無故也豈當作無也故焉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今本脫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今本非上衍罪字無也故焉歲本如是今本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

引之曰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

志七之四

八

字耳又下文其取之也有以取之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

或一害而一不害

引之曰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為害下文此一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

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

引之曰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

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為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

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

畢云視當為事引之曰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親句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應

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

志七之四

九

乃是而然者也

念孫案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然今本誤作殺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竝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

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

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

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引之曰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

周乘馬所謂不周也周禮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為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為字猶上文云然後為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

祭之鬼非祭人也

引之曰祭之鬼當作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寫者脫人字

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祗而不謂之牛祗

志七之四

十

畢云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為大則為之馬盼為當作謂引之曰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說見釋詞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祗而不謂之牛祗也

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一馬而或白也

引之曰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

耕柱

羊

駕驥與羊念孫案羊不可與馬竝駕羊當為牛太平御

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竝引作牛

足以責

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杜子曰驥足以責念孫案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歐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答墨子何故歐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竝作以驥足責下文本作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責此正答耕杜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

折金 山川 陶鑄之

志七之四

士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畢據文選注七命改折為採念孫案畢改非也折金者適金也適音別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適伏如神師古曰適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彼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煇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替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流化紀廣川書跋玉海器用部引此竝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

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

折金於山川畢云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念孫案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翁難乙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

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竝言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竝作鑄鼎太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宋閒人改之也

志七之四

士

是使翁難乙下於白若之龜舊本為作白若之龜畢據引爾雅左睨不類右睨不若以為目若之龜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竝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曰念孫案曰者翁難乙既下而言其占也同未敢輒改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之由曰即其證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成句曰則曰上本無龜字明矣



三足

鼎成三足而方念孫案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則三字必元以後人所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太府之量一石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

志七之四

三

形制引之曰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者圓引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

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為古鼎四足之證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逢蓬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藝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海竝作一東一西引之曰作一東一面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為韻西古讀若說說征夫之說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為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應與東為韻北與服為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諫

使聖人察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與知數百歲之後哉引之曰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為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外而諫臣莫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為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其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

能欣者欣

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畢云說文掀舉出也與欣同引之曰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法欣當讀為睠說文曰睠望也呂氏春秋不

志七之四

三

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擬以善睠望此云能築者築即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即彼所云負畚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與睠同即彼所云操表擬以善睠望也睠通作希管子君臣篇睠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睠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祁時是其證也

荊

子墨子游荆耕柱于於楚念孫案耕柱于上不當有荆  
游公尚過於越耕荆聲相近則荆蓋耕字之誤而  
衍者

脫文二 耶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為義也舊本脫曰子二人不  
見而耶鬼不見而富引之曰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  
字也富讀為福福富古字通說見經義而汝也人不見  
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  
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為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為韻

商蓋

志七之四

十五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畢云關即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句  
人皆謂之狂念孫案商蓋當為商奄蓋字古與益通益  
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益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周公  
旦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昭二十七  
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畢以商字絕句蓋字屬下句  
客傳竝作蓋餘亦其類也失之

度

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畢云度謂渡去也引  
之曰畢說非也與當為與度當為廢皆字之誤也廢度  
相以故廢讀作廢史記廉書召案廢與與廢好與惡皆  
驗今本廢字亦譌作度詳見史記

對文

貴義

何故則 何故也

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斲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  
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  
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又  
下文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  
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念孫案  
何故則皆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為句故於何  
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

志七之四

十六

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  
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  
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  
其證詳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  
此竝作何則無故字又下文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  
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曰義也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  
字

如

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畢云太平

御覽引子如勸我作子宜勸我人事部六十念孫案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為義也如字古或訓為宜說見釋詞

成

子之言則成善矣畢改成為誠念孫案古或以成為誠不煩改字說見逸周書柔武篇

脫文二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舊本脫下不足二字今據上句補

脫文二

志七之四

七

使之為一犬一彘之宰舊本脫一犬二字今據墨書治要補舊問篇亦云竊一犬一彘

遺

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念孫案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為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

百人

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念孫案百人亦當為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

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

千益

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益授我五百益故去之也畢改益為益云古無溢字只作益或作溢念孫案古溢字皆作溢無者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

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念孫案此言千益五百益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楊倞曰蓋當時以益為量引考工記曰益黃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益授我五百益則益亦量名

志七之四

六

非益之謬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益鼓鼓亦量名

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

且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畢於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云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麟介念孫案畢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有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為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

與夏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

公孟

身也

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引之曰身字義不可通身當為耳隸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荊州從事苑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為身管子兵法篇敘其耳以步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為身身下又衍也字

脫文十一 精

志七之四

充

且有二生於此善筮舊本筮誤作星一行為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為人筮者舊脫一處以下十一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念孫案精當為縞字之誤也莊子人鼓策播精釋文精如字一首所字則當郭璞注南山經作縞是精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誤也曰精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精糧也言兩人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會技術之人無神極能為重精也是其證

絳衣

晉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哀十四年公羊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引之曰絳當為絳字之誤也絳與縫同或省作

絳漢丹陽太守郭曼碑縞絳衣縫衣大衣也字或作逢

又作縫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犬也某氏傳以子孫

逢為遇皆非是說見經義述聞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

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縫衣淺帶向秀注曰

儒服寬而長大見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撻本又作縫荀子非

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

場原注竝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絳

逢撻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淮南

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袞也袞亦大也汜論篇

又云袞衣博帶

又云袞衣博帶

志七之四

三

亦

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祿此字未詳而去亦冠也畢改亦為丌云丌即其字引之曰古其字亦有作丌者玉篇亦古文其是其證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丌之譌非丌之譌也後凡丌譌作亦者放此

無祥不祥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畢改無祥不祥為有祥不祥云据下文改念孫案畢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為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為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為鬼神實司

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  
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  
也

國治

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為禮樂舊本脫國字國治則從事

國富則為禮樂念孫案下國治當為國貧治與亂對富

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貧則

急於從事則貧故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

戾虛

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念孫案戾虛

志七之四

三

當為虛戾魯問篇曰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趙策

曰齊為虛戾又曰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

非命篇曰國為虛厲身在刑僂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

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

翰飛戾天文選面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

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閒世篇國為虛厲身為

此各

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念孫案此各

當為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

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

子書多謂此為此若說見魯問篇

後坐

反後坐進復曰畢讀反為一句後為一句云請反而後

後留之念孫案畢說非也後當為復復後字相似故書

傳中復字多譌作

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者復如孟子有復

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

吾

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引之曰吾讀為利禦寇之禦

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

志七之四

三

之乎是其證

云

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憂念孫案云猶或也言鳥

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說見釋詞

人哉

先生以鬼神為明知舊本神為二字能為禍人哉福為

善者富之富與禍同為彙者禍之念孫案此當以

能為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

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舊本脫為為不善者罰之

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

何遠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遠不善而鬼神何遠不明念孫案  
遠亦何也遠言何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漢書陸  
賈傳

脫文一

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遠無從入舊本脫閉字入宗  
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

魯問

非願無可為者

畢云非願言非此之為願念孫案畢說非也願當為願

志七之四

三

字之誤也願願草書相似願與固通願上當有此字言非

此固無可為者也此字即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願誤作  
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

國太子

昔者吳王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念孫案國太子  
本作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獲國子事見  
春秋哀十一年淺人誤以國為國家之國因加大字耳

用是

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念孫案用是二字涉  
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無用是二

字是其證

此若言

此若言之謂也畢改此若為若此念孫案畢改非也古  
者謂此為若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己見尚  
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  
三國者觀之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它書亦多有之詳  
見釋詞若字下

脫文二

尚同而無下比此文具見尚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上而  
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舊本脫是字今  
據尚賢篇補

志七之四

三

糴糶費

是猶欲糶糶則慍也畢云售字正作糶豈不費哉念孫案糶  
當為糶廣雅糶買也糶賣也故云是猶欲糶糶則慍  
也今本糶作糶則義不可通豈不費哉費讀為悖即上  
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為悖案  
悖者正字作費者借  
字也說見經義述聞

倒文四

覆慮耕而會天下之人矣舊本而會二字在天下  
之下今據下文乙正

盛

盛何然後當一農之耕念孫案盛與成同下兩盛謂耕  
字放此

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為成說見經義述聞周易說卦

脫文二

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舊本脫次故二字今據上文及非攻篇補

衍文二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畢云子墨子曰出未詳念孫案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猶上文言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也今本衍曰字而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二

志七之四

三

短褐之衣藜藿之羹舊本脫藜字之字今以意補

脫文一 誤文一

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念孫案此言吾始而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致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

擢季

夫鬼神豈唯擢季拊肺之為欲哉畢云擢季拊肺四字有誤引之曰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拊肺

執函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還

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還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還見利而進舊脫而字今補見不利則其還速越人因此若執

函敗楚人念孫案執字函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為執執

即今勢字此若勢者此勢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

百墨子書多謂此為函當為函西與函字或作讀函稱此若說見上文

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數敗楚人也下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同

勇始

公輸子自魯南游楚勇始為舟戰之器念孫案勇字下屬為句勇猶於是也言於是始為舟戰之器也月令

志七之四

三

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勇字在天子上屬上句讀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說見釋詞

晉語曰勇始為令大荒而經曰開勇始得歌九招今本始字

在得字下亦後人所改此皆古人以勇始二字連文之證詳見釋詞

脫文一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誰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念孫案此當作削竹木以為誰誰成而飛之今本少一誰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誰字

劉

子之為誰也不如匠之為車轄舊本匠作種涉上下文  
寬工藝部須與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畢云劉  
九引改鑊字假音念孫案畢說非也劉當為劉集韻斷或作劉  
廣雅曰劉斫也今本廣雅譌作劉俗書斫字作劉形與  
劉相似因譌為劉此言為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  
十石之重非刻鑊之謂也

公輸

子墨子聞之三句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畢云起於  
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愛類文選注引云墨子聞之

志七之四

毛

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廣絕念孫案世說新語文  
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  
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  
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  
語注所引同則其為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  
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  
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  
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  
必為竊疾矣

念孫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竝作必為有竊疾矣此  
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

狐狸

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狐狸作鮒  
魚念孫案作鮒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荆有犀兕麋鹿  
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荆有魚鼈龜鼉言之若狐狸則與  
魚鼈龜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  
國策竝作鮒魚

牒

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畢依太平御覽改牒為襟

志七之四

天

兵部六引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襟玉篇作襟念孫案禪  
衣不可以為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  
正作襟索隱曰襟者小木札也說文札廣雅曰襟版也  
故可以為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襟

墨子弟四



墨子弟五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備城門

容至

引之曰容字義不可通容當為客客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所而誤客至謂敵人至城下也下文曰客馮面而感傳之即其證

持水麻升草盆救之 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 二升 三十斤

畢云麻一升草一盆也念孫案草一盆非救火所川畢

志七之五

說非也升當為斗隸書斗字作什因論而為升後凡斗講作升者放此草盆當為

革盆備穴篇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案傳火當為

持水中書持傳二字右時相似故持講為傳水火亦字之誤什亦當為斗隸書斗

與什伍之什相似說文序所云人持十為斗也後凡斗講作什者放此即備城門所云持

水麻斗革盆救之也然則斗與革盆皆所以持水明矣

革盆又見備城門篇又備城門篇石重二升以上升當為斤隸

斤字或作斤因講而為升後凡斤講作升者放此又備穴篇器容三十斤以上

斤當為斗隸書斗字或作斤因講而為斗什升斤四字

相似故傳寫多譌

遂也

一寸一遂弋弋長二尺引之曰遂當為遂字本作椽說

文椽擊也周南兔置傳曰丁下椽杙聲是也椽與通作

涿周官壺涿氏注曰涿擊之是也涿弋又見下文史記

趙世家伐魏敗涿澤今本涿字亦誤作涿凡經傳中從

豕丑玉從豕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天文志

火

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循水火三石以上念孫案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止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為容之壞字無疑

脫文一

志七之五

二步一荅廣九尺表十二尺念孫案此當作二步一荅

荅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與此文同一

例今本少一荅字則文不足意如淳注漢書鼂錯傳引

此重荅字

術

以射術及櫓樞畢云術疑術字文未詳念孫案術說文

本作術今作術者即術之譌

脫文一

有奚奚蘇大容一斗念孫案有奚下當有蘇字下句奚

蘇即承此而言杜子春注周官噐人曰蘇謂瓠也蘇

篆義彙一聲之轉

井屏

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畢斷五十步一井為句  
又云屏當為井念孫案下文言百步一井則此不得又  
言五十步一井此當以五十步一井屏為句下文周垣  
之高八尺謂井屏之垣非謂井垣也旗職篇云其井為  
屏三十步而為之園高丈是其證初學記地部下引此  
正作五十步一井屏

立樓

二百步一立樓畢改立為大云据太平御覽念孫案畢

志七之五

主

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本御覽居處部四玉海宮室  
部所引竝作立樓刻本御覽論作大樓不足為據

夫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尺舊本脫尺字據禱守篇補狸三尺去堞五

寸夫長丈二尺畢云夫字未詳疑即扶字所以著手念

孫案畢說非也夫當為矢隸書矢字或作夫見漢泰山

碑又作夫見成陽令唐扶頌竝與夫相似故譌作夫禱守篇渠

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

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後凡矢譌作夫者放此

也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改也為他念孫案  
他古通作也不煩改字說見史記韓非傳

積藉

城下州道內畢云即周道百步一積藉母下三千石以上善  
塗之引之曰積藉不知何物藉當為薪薪藉字形相似  
又涉上文兩藉字而誤也積薪必善塗之者所以防火  
也上文云五十步積薪母下三百石善塗母令外火  
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彼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  
之耳禱守篇亦曰塗積薪者厚五寸已上

渠譌

志七之五

四

城上之備渠譌藉車畢云渠譌疑渠荅假音字譌與檐  
同淮南子汜論訓云渠檐以守高誘注云渠壘也壘今作塹  
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也檐檐所以禦矢也念  
孫案譌非荅之假音字渠譌與渠荅亦不同物畢說非  
也據高注前說以渠為塹塹非檐類不得與檐竝言之  
後說以渠為甲引吳語奉文渠之甲猶為近之今吳語  
作奉文犀之渠韋注以渠為盾是也盾與檐皆所以禦  
矢故竝言之譌蓋檐字之誤齊策曰百姓理檐蔽舉衝  
槽檐蔽即高注所云檐檐所以禦矢也故廣雅曰檐謂  
之檐檐與檐字異而義同

五十步

五十步一堞下為爵穴引之曰下文云五步一爵穴則此亦當云五步一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涉下文五十步一積竈而衍

兩後字 辛字

後使辛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引之曰此當作復使卒急為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隸書復字作卒字又譌作辛隸書卒字或作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為新字失之

高磨榭

志七之五

五

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榭使重室子居方上候適亦古畢云高磨榭未詳引之曰磨當為磨即字書無榭字蓋榭先難字之譌磨榭疊韻字其音蓋如說文之榭榭而義則不同說文榭榭榭榭蓋樓之異名也號令篇曰他門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重字子即重二篇之意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即此之高磨榭也

函 選本 匝

適人為穴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念孫案函當為函俗書函匝相似匝急也選本當為選士隸書土字或作

木因譌而為本匝當為迎草書迎字作匝言敵人為穴而來我急使穴師選善穴之士鑿穴而迎之也下文云

適人穴土急塹城內穴方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

鑿穴迎之今本鑿穴作鑿內篆文皆其證也又號令篇

曰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又曰部吏函令人謁之大

將又曰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請之又曰城圍罷主

函發使者往勞禱守篇曰女子函走入又曰寇近函收

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以上諸函字

皆函字之譌

杵 蓋 凡

志七之五

六

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上之引之曰木瓦石皆可以作室而杵非其類杵當為林字之誤也林本杵本作杵號令篇民室材木即其證蓋城之備四字義不相屬蓋當為益亦字之誤也俗書益蓋相似言民室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備也又號令篇悉舉民室材木凡若闔石數案凡字義不可通凡當為瓦亦字之誤也隸書瓦字作瓦與凡相似若猶及也與也說文謂民室之材木瓦及闔石也闔石又見禱守篇漢書材木瓦闔石即備城門篇之材木瓦石也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淡以廣畢云也字疑衍引之曰也當為池壕池淡以廣為句其厚以高上當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

左祿宮中得

召三老左祿宮中者與計事得引之曰左當為左祿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祿宮中者乃得為侍史是其證得下有脫文不可考各本得下有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此十四者具

此上有脫文不可考

志七之五

七

本

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念孫案樓本當為樓卒謂守樓之卒也隸書卒字或作卒因譌而為本淮南論言篇其卒必調漢書游俠傳卒發於備高臨篇足以勞本不足睡毗今本卒字並譌作本以害城本亦當為卒

守圍

乃足以守圍念孫案守圍二字義不可通圍當為圍字之誤也齊策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也韓子揚權篇主將選圍淮南論言篇以圍強敵今本圍字並誤守圍即守禦公輸篇子墨子守圍有餘淮南主守圍扞敵之臣並與守禦同

千人

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畢云上三千字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凡四千人引之曰畢說非也丈夫千八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為十而云凡四千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老小十人共四十八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文同矣

智知

令吏民皆智知之念孫案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即

志七之五

八

知字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今本作智知之者後人有記

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

不可不審也

各本此下有侯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斬艾與柴長尺

自此以下多言鑿穴之事亦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為止今姑仍其舊

迎穴為連

引之曰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連版以穴

高下廣狹為度是其證

皆為穴月屋 覆以月

與柱交者穴二窳皆為穴月屋引之曰皆為穴月屋當  
作皆為穴門上瓦屋謂於穴門上為瓦屋也備突篇曰  
突門各為窳窳實入門四五尺為穴門上瓦屋是其證  
隸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又脫門上二字則義不  
可通又下文為作水甬澗四尺堅幕理之十尺一覆以  
月而待月亦當為瓦上文曰鑿坎覆以瓦是其證畢改  
月為穴非也

身井

志七之五

九

俟介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其一偏念孫案身者穿之  
壞字也隸書身字或作牙見漢處士嚴發殘碑與穿字下半相似  
而誤

苴

五步一爵穴大容苴引之曰苴字義不可通苴當為苴  
字之誤也說文苴束華燒也此云爵穴大容苴下云內  
苴爵穴中二文上下相應故知苴為苴之譌

自

疏數自適為之畢云言視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引  
之曰自蓋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為疏數也隸書

因字或作回或自相似而誤

筵

城筵陝不可擊者勿擊引之曰筵字義不可通筵當為  
筵或補筵狹也亦作筵與筵相似而誤

入壇

入壇長五節引之曰入壇二字義不可通入壇當為  
人持擗讀口擗說文擗提持也徒旱古通作擗凡字之  
或從擗若擗或作擗人持擗者人持一苴也備水篇  
曰臨三十六人持擗又曰二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擗  
有方見改方切曰擗等一人人擗苴今本脫一人字是

志七之六

十

凡言人擗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壇擗字之誤

三丈 下地至

高地三丈下地至引之曰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  
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  
止是其證今本脫下字辨見六卷末今本文五尺譌作三丈至下又  
脫泉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

賊

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引之曰賊字義不可通  
賊當為棧上文城上之備行棧行棧說文棧棚也謂  
設棚於塹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以陷敵也義見下文

而出佻且比

引之曰當作而出佻戰且北北敗也佻與挑同言出而挑戰且佻敗以誘敵也故下文曰適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備穴篇曰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佻戰且北也今本脫戰字北字又譌作比則義不可通畢改且為巨而以佻巨為佻達大誤

備高臨

羊黔

薪土俱上以為羊黔畢云禠守作羊玲未詳其器念孫

志七之五

十一

案禠守作羊玲

集韻玲郎丁切峻岸也

非作羊玲也玲與上下兩

城字為韻則作玲者是

羊黔者

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畢云羊黔下疑更有羊黔二字念孫案當作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備梯篇曰同雲梯之守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備峨傳篇曰子問峨傳之守邪峨傳者將之忍者也禠守篇曰子問羊玲之守邪今本脫之字羊玲者攻之拙者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守邪羊黔五字則文義不明

備矣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畢以備矣絕句云備同備引之曰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矣而衍備臨以連弩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也備峨傳篇然則峨傳之攻敗矣下云備峨傳為縣脾猶此云備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為句則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不成義矣

銅距

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念孫案銅距當為鉤距字之誤也

說文鉤車輪上曲鉤也今本鉤誤作銅

鉤距見上文及備穴

志七之五

十一

篇

磨鹿

以磨鹿卷收畢云磨疑麻鹿乃麤字之譌引之曰畢說非也磨鹿當為磨鹿磨郎擊反上文云備臨以連弩之車則此謂車上之磨鹿轉之以收繩者也故曰以磨鹿卷收磨鹿猶鹿盧語之轉耳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閒謂之輓輓廣雅曰維車謂之麻鹿竝字異而義同

備梯

樵

以樵禽子畢云樵當為譙引之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

之問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  
槐脯云云殊無譙讓之意樵蓋醮之借字也士冠禮注  
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故上文言酒脯

煙資

敢問客欲而勇煙資吾池念孫案煙當為堙堙塞也備  
穴篇救闔池者闔與堙同引之曰資疑當為填堙填皆  
塞也堙煙填資亦皆字之誤

闕文一

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念孫案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  
上文曰敢問守道又曰願遂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穴

志七之五

十三

土之守邪備蛾傳篇曰子問蛾傳之守邪禠守篇曰子  
問羊圻之守邪舊脫之字今補皆其證今脫守字則文不成義

錢

機衝錢城廣與隊等引之曰錢字義不可通當是棧字  
之誤衝見禠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棧即此  
所謂棧也城即行城見上文

沙炭

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引之曰炭當為灰俗書灰  
字作仄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  
物炭則非其類矣禠守篇亦誤作炭太平御覽兵部五

十五引此正作灰

脫文一

城希裾門而直築引之曰城下當有上字希與睇同直  
與置同築與榻同言城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榻也備蛾  
傳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榻是其證舊本榻誤作搗今  
辨見備蛾傳篇今  
本脫上字則文不成義

持鼓 燃火

皆立而持鼓而燃火畢云備蛾傳云待鼓音而燃俗然  
字  
待持燃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燃  
執也念孫案此當依備蛾傳篇作皆立而待鼓而然火

志七之五

十四

謂燒門之人皆待鼓音而然火也畢謂持燃二字不必  
改又訓燃為執皆非也既執火則不能又持鼓矣

除火

適人除火而復攻引之曰除字義不可通除當為辟辟  
與避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敵人避火而復攻城也隸  
書辟字或作辟見漢益州大守高朕簡周公  
禮殿記及益州大守高頤碑與除相似  
而誤備蛾傳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

賁士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引之曰賁字義不可  
通賁當為者字之誤也隸書者賁二字相  
似說見天志篇者與諸同

楚文者侯即諸侯泰山刻石者產得亥即諸產得宜大  
載記術將單文子篇道者幸係鹽鐵論散不足篇者生  
無易由言漢書武五子傳其者 上文已令外士出擊矣  
寡人之不及與並以者為諸 故諸士及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即可勝敵也號令  
諸人士又云 諸吏卒民

素

因素出兵畢改素為數云据備蛾傳改念孫案鄭注喪  
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為  
數則義不可通備蛾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

備水

鞮督

志七之五

十五

人擅有擅與揮同謂提持也說方畢改方劔甲鞮督畢  
見備城門篇有字疑衍為弓

云說文云鞮革履也督鞮字假音說文云履屬引之曰  
畢分鞮鞮為二物非也鞮鞮即兜鞮也兜鞮胄也故與  
甲連文韓策曰甲盾鞮鞮漢書楊雄傳鞮鞮生蟻介  
胄被瘡汗師古曰鞮鞮即兜鞮也字亦作鞮鞮漢書韓  
延壽傳被甲鞮鞮皆其證

備突

輔

寇即入下輔而塞之畢云後漢書注引輔作輪袁譚念  
孫案輪字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是其證

備穴

廣表 表

樓四植植皆為通景下高丈上九尺廣表各丈六尺念  
孫案表當為表廣雅表長也又下文鑿廣三尺表二尺  
表亦當為表

丈六尺 長丈 毋傑堞三尺

渠長丈六尺矢長丈矢舊本為作夫臂長六尺力狸者

三尺樹渠毋傑堞三尺引之曰渠長丈六尺當作渠長

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禰守篇曰

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皆其證今本長丈下脫五尺廣

志七之五

十六

丈四字則失其制矣矢長丈當作矢長丈二尺備城門  
篇禰守篇並作矢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  
失其制矣樹渠毋傑堞三尺當作樹渠毋傳堞五寸謂  
渠與堞相去五寸也備城門篇曰渠去堞五寸禰守篇  
曰樹渠毋傳堞五寸堞與皆其證今本傳作傑涉下堞  
字而譌五寸又譌作三尺則失其制矣畢改毋為毋讀  
與貫同大誤

界

斬方穴淡到界引之曰界字文義不明界當為泉備城  
門篇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今本脫下字是其證隸書泉



字或作宗見漢師陽界字作果見衛尉卿二形相似而誤

備城傳

浩程

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為浩程畢云浩字未詳念孫案浩者法之誤耳言敵人蛾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斷斬也號令篇曰不從令者以此為法程也呂氏春秋慎行篇曰後世以為法程說苑至公篇象書曰犯國法程漢書賈誼傳曰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去字作念去字作念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去去字作去亦相似故從去從去之字傳寫多誤管子輕重甲篇三月解旬旬字

志七之五

七

作切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後攸陶父陶字作陶此從去之字而誤從去者必有從去之字而誤從去者說文而音土益切從去聲而音口益切法從去聲而音去劫切劫從去聲而音居怯切其義一也玉篇鑿字亦誤作鑿後人又加鑿字音七益切而不知鑿即鑿之誤也廣韻有鑿無鑿是其證矣法之為浩誤亦與鑿同

文各

各廣從之音從橫丈各二尺引之曰廣從文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當為各文言各之廣從各丈二尺也

燒傳湯

燒傳湯斬維而下之引之曰燒傳湯三字義不相屬燒下當有各字而今本脫之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各上文兩言燒各

是其證

找

找長五尺畢云找未詳引之曰找當為找備城門篇曰找開六寸刻其末此亦云刻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故知找為找之譌

搗

搗上各薄門而置搗引之曰搗字義不可通搗當為搗字之誤也搗杵也各與搗同望也言望薄門而立杵也備梯篇置搗作直桀置直搗桀並通廣雅搗杵也爾雅難棲於弋為桀

志七之五

六

墨子弟五

墨子弟六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迎敵祠

請守之氣

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念孫案請皆

讀為情墨子書通以請為情此文當作巫卜以請報守守獨智與

同巫卜望氣之請而已言巫卜以情報守巫卜望氣之

情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

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舊本上字倒在下

守獨知其請而已是其證舊本脫報字氣之二字又誤

志七之六

倒則義不可通

旗職墨子書旗職字如此舊本從俗作職篇內放此

雩旗

竟士為雩旗畢云竟士猶云彊士雩虎字假音念孫案

雩即虎之譌非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

此為虎旗上脫二字陳禹謨本作土為黃旗此以意改之而虎字則不誤

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隸書虎字或作

廟見漢殺院君神祠碑陰與雩字相似而誤

金鐵

金鐵有積粟米有積念孫案金鐵當為金錢字之誤也

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竝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  
號令篇曰粟米錢金布帛又曰粟米布帛錢金襍守篇  
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引此  
正作金錢

輒部職如進數

有大寇傳攻前池外廩城上當隊鼓三舉一職到水中  
周鼓四舉二職到藩鼓五舉三職到馮垣鼓六舉四職  
到女垣鼓七舉五職到大城鼓八舉六職乘大城半以  
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職如進數而無  
鼓引之曰部讀為踣謂仆其識也周官大司馬弊旗鄭

志七之六

注曰弊仆也仆踣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

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踣與舉正相反故寇來則舉識寇  
去則踣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識數而遞減之識之  
數以六為最多故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退則自六  
而遞減之也畢以部為部署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字  
城上吏卒 脫五字

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在軍於  
左肩中軍置之臂引之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字涉下  
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置之背也在  
軍於左肩惠氏禮說改在為左案左軍於左肩下當有

右軍於右肩五字而今本脫之又案頭上也肩也背也  
何也皆識之所置也說文微識也己絳帛著於背張衡  
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同薛綜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  
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脫文耳

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

念孫案此當作當應鼓而不應鼓不當應鼓而應鼓今  
本上下二句皆脫一鼓字

鐵彊

其并置鐵彊畢云說文云彊弓曲也引之曰弓曲之義  
與鐵字不相屬且并旁亦非置弓之處竊謂彊乃彊字

志七之六

三

之譌雖讀若彊大取篇其類在漏雖彊與彊同并九二  
彊敝漏釋文彊作彊北山經縣彊之山  
郭璞曰音汲彊水經晉水篇作彊漢紀孝備城門篇  
成紀中徒狄踏彊之河漢書鄒陽傳彊作彊 云百步一井并十彊故曰其并置鐵彊

符 衣章微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符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引之曰

符字義不可通符當為辨辨異二字連文周官小行人

之隸書辨字或作辨見漢李翕析因譌而為符左時之

為不右時之手譌而為念孫案衣章微當作衣章微職

說文微識也識俗作絳帛著於背墨子書微識皆作微

職見號令章亦微識之類也故齊策云變其微章亦

與微 此言男女之衣章微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  
章微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職為名則當有職字  
明矣今本辨譌作符微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

號令

心其旁

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舊本稽下衍  
心其旁畢云心當為必引之曰改心為必義仍不可通  
心當為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留而止其旁也隸書止  
心相似故止譌為心

如今

志七之六

四

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云云畢  
云今當為令引之曰畢說非也如猶乃也古或謂乃為  
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今召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  
輔將如今賜上卿丞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

官符

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引之曰符當為府言舍富  
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  
是其證篇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  
通此涉上下文諸符字而誤

父老小 不舉

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引之曰父老下不當有小字蓋涉下文老小而衍舉讀為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王舉則從下謂里中父老不與守城及會計之事者

有分者

更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引之曰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分守謂卒之分守者也下文曰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是其證

三最

令吏民無敢三最並行引之曰最當為取取與聚通謂

志七之六

五

三人相取二人並行也說文取才切積也徐錯曰古以取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故諸書中取字多譌作最說見漢書馮唐傳

常司上之 松上

為人下者常司上之句隨而行松上不隨下畢云司即同字引之曰司非同字乃古同字也之讀為志墨子以之為志字見天志中下二篇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言為人下者常伺察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松讀為從學記待其從從節注從或為松是其例也言從上不隨下也

之取

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引之曰擅之取當為擅取之與擅治為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

去者之父母妻子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父母

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又下文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引之曰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為親戚說見經義述聞左傳親戚為戮下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內言父母妻子者多

志七之六

六

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即父母也

時酒肉

及勇士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念孫案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是其證

無

無與望氣矣為不善言引之曰無即上文巫字因聲同而誤

占悉款

民各自占家五種石斗數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為期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

款得皆斲引之曰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款得當作

令吏卒款得數與臆同說文臆司也司今作伺臆字亦

謹微察迎敵詞篇曰謹微察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

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師古

問之也言使民各自占其家穀而為之期若期盡而匿

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

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

入緡錢即用墨子法也今本脫不字款字又譌作款則

義不可通

志七之六 七

收主人券

收粟米布帛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買與主人券

書之念孫案收字義不可通收當為收字之誤也備城

收諸盆壘備高臨篇以駭鹿卷收今本收字並譌收粟

作收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止義收俗本作收米即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

而及之耳引之曰主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

使書其價也禱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

皆為置平買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

贖士 士候

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

人者以令許之引之曰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

謂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

有罪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許

之是其證又下文士候無過十里士亦當為出謂出候

敵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之是其證隸書

出士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譌作士說見經義述

聞大戴記稱以上士下

欲為利 三石之侯

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侯念孫案利當

志七之六 八

為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即其證吏利俗讀

相亂故吏譌作利引之曰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

上文侯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此文能入漢至主

國者賞之倍他侯見上文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

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

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

字又譌作侯則義不可通

衍二字

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引之曰罪人

二字與上下文不相屬蓋衍文

北至城者三表

念孫案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比及也引之曰三表當爲五表說見後垂字下

可口 平而述

人所往來者令可口述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述引之曰此當作人所往來者令可以述句述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述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述周官述人注述處據守篇曰可以其述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述之也據守篇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述平明而述是其證今本可下脫以述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通

志七之六

九

少 無知可也

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引之曰此當作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據守篇云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義不可通

垂 搆

望見寇舉一垂舊本脫見寇二字據守篇望見入竟舉

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舊本脫郭字今據上文補狎城舉五

垂夜以火皆如此引之曰垂字義不可通垂當爲表上文言侯者各立其表則此所舉者皆表也又此文曰望

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今本五爲作三與此文不合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隸書表字作表承字或作表

見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譌作垂通典兵五曰城上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

植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據守篇守

志七之六

十

表者三人更庚音立搆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蓋一本

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書者誤合之淺人不知垂爲表之誤又妄加手旁耳

外空井 外空室

外空井盡室之無令可得汲也舊本脫令字案下文曰篇曰無令定得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引之曰外空

井當作外宅井謂城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故下文云無令可得汲也據守篇云外宅溝井可窺塞

是其證外宅二字據守篇屢見若空井則無庸塞矣外空室當作

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

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襍守篇云寇薄  
句發屋伐木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  
之作室則又涉上文盡室之而誤

枚木 既燒之

當遂枚木遂與既同不能盡內與納同既燒之無令客得而  
用之引之曰枚木不成義枚當為林既燒之當為即  
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即燒之無令寇  
得而用之也襍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  
得用之是其證今本材作枚涉上文枚數而誤即字又  
誤作既則義不可通

志七之六

十一

伐之服罪

凡有司不使去此字有誤卒吏民間誓令伐之服罪引之曰  
伐字義不可通伐當為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  
若有司不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

脫文一

門下謁者一長引之曰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下  
文曰更中涓一長者是其證

參會 劔驗

札書得必謹案視參會者念孫案參會當為參驗襍守  
篇曰吏所解皆札書今本札為作禮藏之以須告之至

以參驗之是其證此驗為僉又譌為倉耳又襍守篇  
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  
報以劔驗之劔驗亦當為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  
譌為僉隸書參或作參僉或又譌為劔耳

襍守

少

多執數少卒乃不殆念孫案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  
為賞賞字脫去大半僅存言我之卒能多執敵人者數  
賞之則卒乃不怠也怠始古字通說見經義下文正作  
多執數賞卒乃不怠

志七之六

十一

棹

則以木棹之引之曰棹字義不可通棹當為擽字之誤  
也說文打撞也打宅耕反廣雅曰擽撞刺也擽與打同謂以  
木撞其堙衝梯臨也見上文

賞審行罰

念孫案當為審賞行罰今本審賞二字倒轉則文義不  
順備梯篇正作審賞行罰

患瘴

患瘴高憤民心百倍畢云說文云患恨也思古文勇則  
字當作患引之曰畢以瘴為患之誤是也患當為患字

之誤也。恙與養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兌為羔下。憤與奮同上。文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是其明證也。

兄弟知

孫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引之曰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號令篇曰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是其證。

寇至隨葉去

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畢改葉為葉引之曰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葉與葉同上文樹葉無傳葉五寸亦以葉為葉。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堞時即去之也。號令篇曰遣卒候

志七之六

三

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是其證。今本去下脫之字又升隨字於葉字上則義不可通。

望見寇以下十句

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引之曰藍字義不可通。蓋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鼓上艸誤為林中又誤為臥下且誤為血遂合而為藍字。此文當云望見寇舉一烽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妻。二字舉三烽三鼓郭會舉四烽四鼓城會舉五烽五鼓上文曰烽火以已舉輒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為燧燧

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是有烽即有鼓也。今本舉一烽

舉二烽下脫一鼓二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

鼓字既皆誤作藍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

作二唯下文舉五烽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

足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鼓皆

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謂如五烽

五鼓之數。號令篇夜以火皆如此此亦謂如五表之數。則藍為鼓字之誤甚明

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藍兩聲相近而以為蹂躪字

大誤

無迹 下城之應

志七之六

七

平明而迹。迹字解見號令篇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引之曰

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

之言迹者之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應之

也。號令篇云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

上應之是其證。今本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祇存無迹

二字城上應之又謬作下城之應則義不可通

到傳到城正

引之曰上到字當為鼓正當為止鼓傳到城止見下文

上文又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

水麻



池水廉念孫案水廉當為外廉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  
曰廉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  
行旗職篇曰大寇傳攻前池外廉皆其證隸書外字或  
作外見漢司隸校尉與水相似而譌史記秦本紀與韓襄  
王會臨晉外正義外

歲不為

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畢以歲字絕  
句不為屬下讀念孫案不為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  
以歲不為連讀湛旱水旱也論衡明書篇言令民多畜  
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為也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歲不

志七之六

五

為猶玉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為  
是其證古謂五穀不成曰不為說見漢書食貨志

身

寇至先殺牛羊雞狗身履收其皮革筋角脂此字詳羽  
毳畢云說文云履毳也此與鴻雁異念孫案畢說是也  
身非家畜不得與牛羊雞狗並言之身當為鳥此鳥  
謂鴨也亦非弋鳥與雁之鳥廣雅鳥毳也毳與鴨同  
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鳥履會以菽粟是也故曰殺牛羊  
雞狗鳥履引之曰毳與皮革筋角脂羽並言之亦為不  
倫毳字當在上文牛羊雞狗之間迎敵詞篇亦云狗毳豚雞

步界 脫文一

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左與上引之曰  
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為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  
曰部界號令篇云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  
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  
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  
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  
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

禮書

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引之曰禮

志七之六

六

書當為札書古禮字作札與札相似札譌為札後人因  
改為禮耳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或  
作禮淮南說林篇身力勝日而服於難札今  
本札譌札書見號令篇

錯簡六條

尚賢下篇是故咎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  
臣武王有閔天泰頤南宮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  
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  
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  
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  
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  
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

中國家百姓之利自得此莫不勸養至此凡四十五字  
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  
置於此得此莫不勸養舊本脫莫字今  
補求為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  
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尚同中篇其為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

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

厚而能彊從事焉則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  
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  
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  
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

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

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

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

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

志七之六

七

之人曰方今之時自出誅勝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  
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

於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

何故之以也

兼愛中篇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

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

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

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  
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

於此今移置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母

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

不教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

愛之上今移置於此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母起者以

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  
字案上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  
生也是以仁者  
非之今據補  
君子曰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為一  
因與下文子墨子曰相涉而誤下文  
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  
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

非樂上篇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

雖與唯同說見釋詞無非直括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

語詞也說見尚賢中篇句意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笙之

未詳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

曰吾將惡許用之許所也說見釋詞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

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

志七之六

六

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

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案此文兩言然  
則兩言即我弗

政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替之以下十六

字誤入上文等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

非命中篇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

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實下得

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

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管者三代之暴

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歐騁田獵

畢弋內沈於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  
字舊本誤入下文身在刑僇之中

之下今移 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  
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廢身在刑僇之中自不顧其國家  
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無入上文必不能曰之不  
上今移置於此舊本不顧上又衍一字今據下篇刪不  
曰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亾

備穴篇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有善攻者舊本適  
乃適之壞字今改正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  
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

樓以謹引之曰自為之柰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候望適  
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若

與也說見釋詞彭與旁通此穴土也急漸城內穴方土直之穿井城

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引

曰當作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下地與高地對文今本脫下字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

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

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舊本穴為作內令陶者為月

明畢云月明未詳引之曰月明當為文罌備城門篇瓦

而誤明者罌木罌容十升以上是其證罌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

之壞字耳長二尺五寸六圍六圍上當有大字備城

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

柱者勿燒柱者勿燒畢云四柱善塗亦實際勿令泄雨

旁皆如此與穴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其中勿滿疾康

長五實左右俱雜相如也兩疾字畢皆改為矢引之曰

畢改非也疾乃疾之誤非失

之誤備城門篇爨灰康批即其語康灰皆細碎之物故  
同置於穴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灰疾本作疾二形  
相似又涉下文穴內口為竈令如竈令容七八員艾左  
右實皆如此竈用四棗穴且遇以頡舉衝之疾鼓棗熏  
之必令明習棗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陝  
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亦參分亦疏數令

可以救竈穴則遇以版當之以矛救竈勿令塞竈實則

塞引版而卻遇一實而塞之鑿亦實通亦煙煙通疾鼓

棗以熏之徒穴內聽穴之左右畢改從為徒引之曰畢

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穴可徒不得言徒穴

也徒當為從謂從穴內聽之也謀書從字作從與徒同

從司明司聽今本從誤作徒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棗

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

引之曰自候望適人至穴上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

字舊本亦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以謹候望適人

六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穴者

城內為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為備穴篇

之文甚明

墨子弟六

荀子弟一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勸學

取之於藍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盧氏抱經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念孫案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采照爾雅本亦未為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為是王以作出者為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即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

志八之一

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並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即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本亦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爾雅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鹵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

干越

干越夷貊之子楊注曰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盧改干越為于越又改注文之吳越為於越云于越宋本作干越念孫案此謂宋刻呂夏卿本也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

越說寶應劉氏端臨荀子補注曰案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安庸人所改念孫案道藏本淮南及朱東本皆改爲于念孫案劉說是也干越夷貊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為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貨殖傳

絕江河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

志八之一

絕江河念孫案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而作江海則同

生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念孫案生讀為性大戴記作性

蒙鳩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盧云案蒙鳩大戴禮作蟻鳩方

言謂之度雀後讀如匹蒙後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蟻蒙音義近楊云當為度似非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念孫案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為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

志八之一

三

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竝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注乃猶而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考荀子書多與曾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曾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強自取柱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楊注曰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

柔自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示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竝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醫祝祝藥鄭注曰祝當為注聲之誤也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

劉云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念孫案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

志八之一

四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宋呂錢本竝如是

盧依元刻改備為循念孫案作備者是也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為韻劉說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竝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以課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備循字隸書或作循一形相似而誤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驚馬十駕功在不舍

楊注曰言驚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驚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云案不能十步十當為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蹀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劉云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念孫案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

志八之一

五

與驚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驚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驥一蹀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辯見大戴記述聞

六跪

蟹六跪而二螯盧云案說文蟹有二螯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皆八字之訛

衢道

行衢道者不至楊注曰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下篇有楊朱哭衢塗王

篇今泰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念孫案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岐矧岐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岐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犬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辯見大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

兩能字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刪兩能字云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錢本同元刻無念孫案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

志八之一

六

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大戴記亦有兩能字

梧鼠

梧鼠五技而窮楊注曰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梧字傳寫又誤為梧耳盧云案本草云鼯鼠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帖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念孫案本草言鼯鼠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蟻帖之帖鼯鼠之鼠合為一名而謂之帖鼠又以帖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伎而窮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為誤字明矣當以

楊說為是

草木潤

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案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黷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因舉紀綱十引建本荀子同江賦文賦注並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志八之一

七

不積

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念孫案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問勸學篇

羣類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元刻無羣字朱翼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

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  
楊注曰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纒同劉云案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

噴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楊注曰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聲噉噉然也噴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多通盧云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噉噉聲兒噉與噴噉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噪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

志八之一

八

概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

學之經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念孫案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此徑字訓為疾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莫徑即本篇所淳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傳集解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即荀子之莫徑楊以為學之大經失之

識志

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引之曰此文本作安

第一二五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0 版正內

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  
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  
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為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  
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本作雜  
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  
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  
人竄改之謬

頓之

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注曰頓  
挈也盧云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念孫案

志八之一

九

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  
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今案頓者引也言挈裘  
領者誦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挈引  
也曹憲音頓古無挈字俗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  
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  
釋名曰挈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挈亦引也鹽鐵論散  
不足篇曰吏捕索挈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滑稽  
傳曰當道挈頓人車馬

不道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

也以錐滄壺也宋錢佃本滄作增元刻作增案說文各  
或從水作滄七女切玉篇廣韻增作增而增二字皆  
異音異義古音增屬寒部增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  
之餐與檀干連屬韻三章之增與輪瀹洵因韻為  
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增為增而集韻  
遂合增增為一字矣今俗書增字作增而錢本作增自  
是滄之俗字非增字也盧從元刻作增云增同餐非是

不可以得之矣念孫案道者由也見禮器言作事不由  
中庸注禮法而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

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揚云道言說也失之又

富國篇不足以持國安身宋呂本以下有為字乃涉注  
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今據

宋案故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  
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志八之一

十

匪交匪舒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楊注曰詩小雅采芣之篇匪  
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  
予也盧云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匪交匪  
款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款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  
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替則作匪者正字作彼  
者借字也交讀為姦廣雅曰姦音  
狡侮也言不侮慢不怠  
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為其人以處之

楊注曰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云案雖誦數思索而不



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

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楊注曰可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云案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楊注曰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

志八之一

士

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云光廣古通用念孫案劉讀光為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章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

修身

自存

見善怡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念孫案爾雅在存省察也別官司尊與大考存與察注存省仁愛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與察也察有存往者在來者在存皆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也楊解自存云自整飭使存於身失之

不善在身

不善在身當然必以自惡也宋呂錢翼本拉如是盧從元刻於在身下增也字念孫案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行上文

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

志八之一

士

扁善之度

念孫案扁讀為徧韓詩外傳作辨亦古徧字也說見日知錄徧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徧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徧善之度也楊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之意

以修身自名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引之曰以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修身自為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與生同

則身後彭祖以脩身自強今本脫以字則名配堯禹於義為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

宜於時通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解篇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述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見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

治通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引之曰下文以節疾

志八之一

三

為韻雅野為韻生成宵為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當依外傳作達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達與優為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怛怛之怛齊南田字從旦聲而與桀為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與列藝為韻若古韻不賞而民勸中與飲為韻以按徂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作遏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悖亂亂與達亦合韻

夷固 倨固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眾而野楊注曰夷倨也固陋也引之曰楊分夷固為二

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云體倨固而

心欺詐今本執認作欺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楊注固鄙固也亦非祭

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訕卑訕也固倨也立

不訕是倨傲也鄭注訕充訕形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

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

病下人不能事責恥不知而又不問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

楊注曰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念孫案楊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

志八之一

古

人者謂之詔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詔道與導不苟篇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詔聲之轉詔諛之為導諛名及之為導及禪服之為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越世家

耗 俗作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楊注曰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念孫案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矣今案耗讀為耗耗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耗亂

是也。耗與耗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會貨志：官職耗廢，酷吏傳：贊，帝以耗廢師古竝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闔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日耗。高注竝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為耗亂之耗明矣。呂刑：老荒。釋文：老作耗。賈昌朝羣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釋文：老字本作耗也。今作老者，陳鐸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老荒之。老通作耗，猶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志八之一

去

知慮漸淡則一之以易良

念孫案：漸讀為潛。韓詩外傳正作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大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竝與潛同。楊訓漸為進，又訓為浸，而音子廉反，皆失之。

卑濕

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念孫案：卑濕謂志意卑

下也。說文：濕，讀若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是濕為下也。濕，濕古字通。抗，舉也。」見小雅賁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云：卑濕謂過謙恭而無禮者。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云云。混卑濕重遲為一事，皆失之。

一好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楊注曰：「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念孫案：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

志八之一

去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宋本如是

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文，而虛本從之。念孫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

愛人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引之曰：人讀為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愛仁，猶言仁愛。廣雅：惠愛，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

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汙亦兩字平列古  
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  
人

橫行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楊注曰橫行不順理而  
行也引之曰橫讀為廣義典光被四表今文尚書作橫  
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令唐扶

執詐

體倨固而心執詐引之曰執詐當為執詐字之誤也議  
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  
詐尚功利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

志八之一

七

其功用而已矣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錯  
執於會稽李賢曰執謂謀略也

辟違

辟違而不慙楊注曰乖僻違背不能端慙誠信辟讀為  
僻念孫案楊分僻違為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  
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曰  
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其工善言其用  
僻是僻即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祗而野  
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  
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竝與

此同成相篇曰邪在辟回失道途辟回即僻違小雅其  
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  
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諧屬回杜  
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  
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

擊戾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念孫案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韃  
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  
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  
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項以避  
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云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  
猶言了戾也失之遠矣

志八之一

六

學曰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念孫案學曰疑當  
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  
文  
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為學者傳此  
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或不為爾宋呂錢本  
竝如是

是無它故身或為之或不為爾盧從元刻於不為下增  
之字爾改耳念孫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  
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

出入不遠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楊注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念孫案揚說非也出入當為出人言為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

篤志而體

篤志而體君子也揚注曰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念孫

志八之一

九

案爾雅篤固也說見經義述聞體讀為履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履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圓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齊明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揚曰齊謂無偏頗也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

渠渠然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太倉陳氏頌甫曰渠渠猶

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渠讀為遠不寬素之貌失之

舍亂矣無為也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矣無為也揚注曰舍除也除亂矣之人孰肯為此也念孫案舍亂矣無為言所為皆亂矣耳揚說非

遠思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盧補校云遠思疑當是遠患念孫案宋錢佃本作遠害

懼

志八之一

十

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

念孫案枯讀為枯天論篇枯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矧射禮注肅慎氏貢枯矢釋文作枯

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勩而容貌不枯優

枯優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枯優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也初優枯淮南時則篇

云工事苦優苦優與枯優同疆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枯非十

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優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

矣優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枯或言

優或言枯優其義一而已矣

安燕而血氣不情東理也爾雅東勞勦而容貌

不枯好交也

楊注曰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念孫案好交二

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曲為之說非也或引榮辱篇

也以為容貌不枯好交之而愈瘠者交

也之證斯為巨謬矣文當為文隸書交字或作文

碑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東理下言好交好理與文

皆謂禮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

於文理辭讓之心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

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情東

理也勞勦而容貌不枯好文也

不苟

故懷負石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宋呂錢本元刻刪

故懷二字而盧本從之云宋本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

文不當有念孫案宋本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

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淮謂抱石於懷中而

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

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

負字之義而誤以為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

并刪故字

申徒狄

楊注曰莊子音義曰殷時人劉云案服虔漢書注亦曰

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

及新序竝載申徒狄事其荅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

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

易知 不辭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

辭韓詩外傳易知作易和不辭作不亂念孫案外傳是

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

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不辭二字文不成

義亦當依外傳作不亂楊云不至於騁辭加騁字以釋

之其失也迂矣和知亂辭皆形近而誤

寡立

君子寡立而不勝楊注曰雖寡立而不能勝念孫案楊

說非也寡立當為直立字之誤也俗書直字作直寡字

直誤為寡文選類延之和謝監重運詩注引此已誤勝讀若升漸六四終莫之勝

虞翻曰勝陵也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管子侈靡篇

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

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

志八之一

三

志八之一

三

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劇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劇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容

恭敬謹慎而容楊注曰不至於孤介也念孫案楊說容字之義未確容之言裕也言君子敬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篤脩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東侯二部共入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為聲史記平準書盜厚錢裏取發漢書合貨志容作裕音裕亦其例也

志八之一

義

正義直指舉人之過引之曰義讀為議韓詩外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趙世家議作義史記鄒陽傳舉議願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揚榘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淮南秦族篇則嚴辯義義並與議同

天而道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念孫案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宋呂錢本竝如是

揚生云... 從外... 謂不... 初避... 此... 亦傳作... 念孫案... 攬盜而漸... 小人知則... 貪利不知... 人之想則... 選隆... 詐...

志八之一

此... 亦傳作... 念孫案... 攬盜而漸... 小人知則... 貪利不知... 人之想則... 選隆... 詐...

言小民方興相為詐欺也。傳以漸為漸化失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李願以漸為漸化失此皆古人謂詐為漸之證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劉云案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之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言養心莫善於誠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棲霞郝氏蘭皋荀子補注云慎當訓誠釋詁云慎誠也非謹慎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又云慎字古多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

志八之一

三

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遂致舛誤念孫案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十手所行則慎獨不當有二義。陳云中所言慎獨即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為貴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為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冲遠未達此旨故訓為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慎之為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為古義而謹為今

義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無它事

致誠則無它事矣楊注曰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念孫案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是其明證楊說非

猶若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楊注曰若如也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念孫案若猶然也言雖出令

志八之一

三

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

端拜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注曰端元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若服元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念孫案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為拜拜今拱字也。說文収竦手也說収從兩手拱竦手也從手共聲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譌為拜端拱而議即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端拱近之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為拜之譌耳



室堂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盧刪室字云宋本有室字今從元本刪念孫案室非衍字也內則曰灑掃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

辨治辯

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解蔽篇同楊注曰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念孫案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

志八之一

天

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辯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為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辯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辯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辯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辯為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脩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辯者皆兩字同義例言之則曰辯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辯治也荀子

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辯治成相篇辯治上下

不以悖君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引之曰悖讀若勃玉篇切廣韻同悖怨懟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曰悖懟也廣雅曰勃懟也悖怨懟恨也悖悖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也悖勇悖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微志之勃勃楊注云本又作悖秦策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即勃然楊注云不怨君而違悖其失也迂矣

竭

志八之一

天

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楊注曰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云按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自舉不加文飾所以為直士又王制篇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楊注曰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云竭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念孫案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獨甚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念孫案甚當為是言不

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是，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為甚。荀子賦篇嬖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甚，皆其證也。楊注云：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其失也迂矣。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盧云：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念孫

志八之一

无

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眾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榮辱

橋泄者人之殃也。

楊注曰：泄與媒同，慢也。劉云：橋當從元，刻作橋。念孫案

亦作橋。橋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伏，或

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世室。天子亦為世子。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

泄為汰。

傷人之言

故與人善言，媛於布帛，傷人之言，淡於矛戟。念孫案：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為更淡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詳見非相篇。樂於鍾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竝作傷人以言。

小涂則始

志八之一

辛

巨涂則讓，小涂則始。楊注曰：始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竝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念孫案：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始讓為待言，其行於道涂，大道可竝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始者，假借字耳。

不說

辯而不說者，爭也。楊注曰：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念孫案：後說是。

廉

廉而不見貴者，刻也。念孫案：廉而，則謂有廉隅而傷人。

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棲也刺利傷也較此注為勝

憂忘其身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楊注曰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下誤為夏又轉誤為憂耳念孫案後說為長

唯利飲會之見

悻悻然唯利飲會之見引之曰飲會上本無利字唯飲會之見言狗彘唯見有飲會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作利飲會之見利字即涉下文利

志八之一

三

字而衍

果敢而振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引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振動也引公羊傳桓公振而矜之此望文生意而非其本旨

儵鮪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楊注曰今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鮪說文云即鱧鮪鮪字蓋儵魚一名儵鮪念孫案衛風碩人篇鱧鮪發發說文作鮪鮪則鮪非魚名且儵魚亦

無儵鮪之名楊說非也竊疑鮪為鮪字之誤爾雅云鮪鮪鮪即鮪之異名則儵鮪為二魚也隸書丕字或作丕

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本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鮪誤為鮪

與

無志

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無志念孫案志讀為知識之識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注以志為志氣之志失之

迂

志八之一

三

自知者不怨人怨人者窮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楊注曰迂失也念孫案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

材慤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楊注曰材慤謂材性慤慤也汪氏容甫曰林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天折皆對文念孫案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嫗婦空空家語作士信民敦而俗樸棟朴璞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

愿貌。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念孫案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念孫案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形辟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楊以持為保持未確

志八之一

音

鞠錄 敦比其事業 敦比於小事

孝弟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楊注曰鞠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敦厚也比親也盧補校正案淮南主術訓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鞠錄疾力語相似鞠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鞠錄疾力以事言楊讀為拘錄非也又君道篇愿慤拘錄盧云案榮辱篇作鞠錄注謂鞠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引之曰楊云敦厚也比親也亦非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

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為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不

使庀賦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夏章杜注並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故書庀為比鄭司農讀為庀大司馬比軍賦比或作庀是庀與比通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疆國篇敦比於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審躬親亦失之

陶誕

陶誕突盜惕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楊注曰陶當為橈杙之橈頑嚚之貌或曰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念孫案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為詔音詔誕雙

志八之一

音

聲字詔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詔其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即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甸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緝索也緝即有爾索綯之緝小雅苑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緝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搯搯搯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搯搯搯也搯搯搯也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汙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並與此同

疾

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念孫案疾猶力也言力為誕力為詐也上文云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

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慮之難知也

念孫案此言小人之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注云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

注錯

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楊注曰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念孫案楊後說得之注

志八之一

美

錯二字同義廣雅措註置也措註即注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孰字涉下文得孰而衍今據上剛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皆上下平列

君子安雅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引之曰雅讀為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天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注云正而有美德

謂之雅此下有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鸛斯雅則與身也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楊注原文上二句不對矣

習俗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楊注曰習俗謂所習風俗念孫案習俗雙聲字俗即是習非謂所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官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

志八之一

美

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念孫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為堯禹則常安桀為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為衍文

今是

今是人之口腹念孫案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

無嫌於鼻

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念孫案臭之而無嫌於鼻無行字也嫌苦葷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嫌於芻豢醜醜之味趙策曰衣服之慢於體膳陷之嫌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嫌易牙乃煎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嫌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嫌為嫌而訓為厭失之注說同

靡之儼之積靡使然也

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鉛

志八之一

三

之重之楊注曰靡順從也儼疾也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儼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人知謹注鎔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儼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儼之皆積貫之意也

陋者俄且陋也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陋也愚者俄且知也楊注曰陋與攔同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攔陋者俄且

儼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僴兮鄭

云儼寬大也下板反盧云案此注說頗岐出竊疑儼當為嫺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儼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儼反儼為野此以儼與陋相對義亦合念孫案盧說是也脩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閑與陋對文是其證儼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儼為寬大近之陳說略同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念孫案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

志八之一

三

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云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桀紂何損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失之

豈非

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念孫案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穢爾哉注云幾讀為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為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為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為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

何指矣

幾不

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念孫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行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音則為衍文明矣

為溝壑中瘠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念孫

案瘠讀為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骸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

言凍餓而轉外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瘠作瘠者借

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楊以瘠為羸瘦失之

志八之一

堯

其功盛姚遠矣 以觀其盛 譽其盛 嚮萬

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

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將為天下生民之

屬長慮顧後而休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溫讀為

也大雅雲漢篇流陰肅肅正義溫作溫內則柔色以溫之釋文溫本又作溫是溫與溫通楊注溫猶足也非是

汪說陳其功盛姚遠矣楊注曰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

甚長遠也引之曰楊讀盛為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為成

成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稟人曰秋

獻成是成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

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

也莫成乎艮即成言乎艮說見經義述聞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

備已成也高注盛彊也失之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

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

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

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

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楊注盛

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譽其盛間主妬賢畏能而

滅其功盛讀為成亦功也楊注盛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

志八之一

罕

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豢

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

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

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孰脩為

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念孫案禮論篇曰非順

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

脩治也為作也此文脫順字楊又云孰甚也甚脩飾作

為之君子直望文生義耳當從禮論篇補順字

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以治情則利以  
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楊讀以  
獨則足為句注云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  
足也又讀樂意者其是邪為句注云樂意莫過於此念  
孫案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為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  
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  
承則樂字上屬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為一句意者  
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  
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  
此同

志八之一

聖

然則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  
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贖也念孫案然則猶言然而  
也說見釋詞則字下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  
元刻無賢字念孫案無賢字者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  
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  
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  
讀知為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能  
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知愚能不能之分

而止若讀知為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  
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

楊注曰斬而齊謂過斬之使齊若漢書云一切者劉云  
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曰沒輕僂章注云  
僂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  
念孫案僂二十三年左傳說僂可也杜注僂巖未整  
陳義與此同僂而齊即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

荀子弟一

志八之一

聖



荀子弟二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元刻相下無人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

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

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勇廣三寸

面長三尺勇廣三寸盧云案勇字古多以爲發聲如淮

志八之二

一

南子天子勇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勇或用案或用安

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

善於後世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善字之

譌隸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

史記五帝紀帝擊立不善柔隱古本作不

著

越勁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楊注曰越過人也念孫案如楊

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

也說文云越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越說文曰越

輕也廣雅玉篇音于厥音通呂氏春秋本

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也音曰母越厥命以

自覆言母輕發厥命以自覆音見經義述聞

說文越輕足也義亦與越同

知士不能明

知行淺薄曲直有

同

以楊注

宋錢本

如是元刻

則相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楊注曰曲直猶能

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而不

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念孫案楊以明爲

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

志八之二

二

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禮

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

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

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

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

不可不尊明也詩其證矣

三數行

人有此三數行者引之曰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

數行數行謂上文之三數行也其二字窮也其三字即涉

上文而

故曰息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念孫案故行字也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勇二句自相問答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行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為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

楊注曰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劉云極疲極也念孫案禡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故荀卿漢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豈可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云案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云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為解荀子而實汨之念孫案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

志八之二

三

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劉云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以其治亂者異道

宋呂本如是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宋錢本以其作其以念孫案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錢本其以之間脫所字呂本其以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

志八之二

四

不欺

聖人何以不欺念孫案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為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

古今一度也

故以人度人度徒落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念孫案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

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篤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義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

問其詳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念孫案問其詳本作問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問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問

志八之二

五

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觀人以言

聽人以言宋呂錢本並如是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念孫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為作觀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

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一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

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

渠堰

府然若渠堰渠之於已也楊注曰渠堰所以制水隄栝所以制木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敝人云梁水堰也堰與堰通即堰字也梁與堰同義故以梁堰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壘梁原水

志八之二

六

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梁谷

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柅

楊注曰柅牽引也度已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急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柅當為柅柅也言如以楫權進舟船也韓侍郎云柅者繫柅也正弓弩之器也劉云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檝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柅之義檝同念孫案攷工記弓人恒角而達譬如終柅鄭注曰柅弓鞅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緹縻毛傳曰閉柅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柅則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柅注曰柅弓繫弛則

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繼與柅同閉與秘鞅同卽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柅與繩對文若訓爲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爲柅則於義愈遠矣

因求

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念孫案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爲厭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厭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厭也楊注云成事在厭言厭而不言求則求爲厭之誤甚明

分別 譬稱

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念孫案分別當在下句譬稱

志八之二

七

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芬薌

欣驩芬薌以送之楊注曰芬薌言至芳潔也薌與香同

念孫案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

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陽於上下也

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

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

謂爲

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引之曰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爲字

謀救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念孫案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諫臣夙而諫臣諫今本諫諫作謀南注術爲救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

志八之二

八

上諫救是也

故言君子必辯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楊讀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也念孫案楊說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爲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見本分

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扶問引之曰日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云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為衍文

居鎔

居鎔遷徙應變不窮楊注曰鎔置也居鎔安居也念孫案居讀為舉言或舉或鎔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措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鎔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鎔之遷徙之皆其

志八之二

九

證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遞奏漢書舉作居書大傳民能被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

致實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念孫案致讀為質襄三十年左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訓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謂信亦相通說見唐韻正楊注致至也失之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濼亂天下云云楊注曰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言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念孫案疆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為是

欺惑愚眾

元刻無欺惑愚眾四字宋龔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喬字鬼瑣而不釋欺惑愚眾至下文足以欺惑愚眾始釋之云足以

志八之二

十

欺惑愚人眾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眾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眾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

大儉約 侵差等

上功用尚同大儉約而侵差等念孫案大亦尚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為太而以爲過儉約失之

優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增蒲苴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訓曼為長失之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偕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巨楊以優為輕慢亦失之

下脩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念孫案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

志八之二

士

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蘇書循脩二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

取聽 取從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念孫案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及紉察之

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楊注紉與循同則惘然無所歸宿元刻及作反宋龔本同引之曰元刻是也反復也謂復紉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紉察則疏遠無所歸則

及為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紉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

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念孫案惠當為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雜能芴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為順失之

類

志八之二

士

甚僻違而無類楊注曰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脩身篇類者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為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觥羊之觀鳴不類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為類儒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楊注不以類之言其類失之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蓋法與類

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斂然

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然當為斂字之誤也斂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斂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斂然莫不傳相救厲匡衡傳曰學士斂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竝同也楊注亦當作斂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

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元刻無則字宋龔本同念孫案無則字者是也上文若夫二

志八之二

三

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亦無則字

願以為臣

成名況乎案此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諸侯莫不願以為臣引之曰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龔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

財萬物

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念孫案財如泰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義述聞財萬物與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即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楊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竝與此同

多少

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湏然而與雖辯小人也盧云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

志八之二

四

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

知而險賊而神

楊注曰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云按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楊注未了了念孫案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詐竝與此知詐漸毒淮南原道篇偶眩智故曲巧偽知字同義故下句即云為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也

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

念孫案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

辯慧也慧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于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辯通作辯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辯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同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下不言言辯而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上句而衍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好

飾非而好楊注曰好飾非也念孫案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

志八之二

五

察辯

察辯而操僻淫楊注曰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念孫案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可枚舉

利足而迷負石而墜

楊注曰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郝云按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躡步也負石而墜所謂力少而任重高位責疾顛也二句皆譬况之

詞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

念孫案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

士仕

古之所謂士仕者念孫案士仕當為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下文楊曲為之說非

觸抵

志八之二

六

觸抵者也念孫案觸抵謂觸罪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楊云恃權執而忤人失之

離縱而跂蹇

以不俗為俗楊云以不合俗人為其俗也離縱而跂蹇者也念孫案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蹇為恣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放縱跂蹇為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為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備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離縱跂蹇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眾之意也楊訓縱為步而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步去政蹇為跂足自高而蹇毀於人亦非



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刪上能字云宋本之所下行一能字今從元刻刪又云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行念孫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為不能為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為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為冒下之詞而以為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為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行則誤之又誤也

志八之二

七

仲尼

門人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念孫案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面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呂本如是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宋錢本險汚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念孫案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錢本彼上行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亦與楊注不合

安出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念孫案安語詞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為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

志八之二

六

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行文也楊注云安猶內也出猶外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

本政教

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禁文理也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平字之誤也蘇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為本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為本政教者四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

未盡倚其本也此不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畜積脩闕

鄉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闕引之曰脩闕二字殊為不詞  
楊注曰脩戰闕之術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  
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  
積脩闕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  
以下皆以三字為句以是明之

委然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楊注曰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  
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

志八之二

九

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綏之綏備效篇綏綏兮其有  
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為葳蕤之蕤蕤與綏同音此云  
委然成文即所謂綏綏音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為綏  
而說文飢餒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  
通

安以無誅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  
矣念孫案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為語詞而誤  
以為安定之安故參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  
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共明證

噤

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噤楊注曰噤與歎同引之曰噤與  
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噤故與謹慎連文

慎比

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引之曰慎比即順比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順慎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  
慎比為二義失之

信而不忘處謙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

盧補校云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則忘字衍

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

志八之二

三

後受

元刻無言字念孫案無言字者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  
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已之善寡如  
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  
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

能耐任之 能而不耐任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  
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  
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  
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楊解能耐任之云耐忍也言人

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又解能而不耐任云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念孫案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

能字皆衍文耐創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一人者鄭注曰

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

獨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

管子入國篇驛旨嗜啞跛躄偏枯握選不耐自生者耐

即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

任大事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

而言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

而讀為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

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誤在而

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為之詞

輕舊怨

志驕盈而輕舊怨念孫案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

見上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為莫如子何也楊云輕

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儒效

屬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念孫案屬繫也天子

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

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為續續天下之語

不詞

天下之籍

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念孫案上天下當為天子此

涉下句而誤也下文履天下之籍宋本作天子世德堂

是也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

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

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

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

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

下之政楊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

高注淮南以籍為圖籍誤與楊同

志八之二

變執次序節然也

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

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

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

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

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

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文義與此相似

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貌念孫案抑亦變化矣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元刻作仰易變化增入注文皆非

厭然猶一 厭然與鄉無以異 厭焉有千歲之固

志八之二

三

天下厭然猶一也念孫案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厭又作愔方言曰厭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玉篇音於廉切爾雅曰厭厭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昭十二年左傳所招之愔愔杜注曰愔愔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厭厭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竝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厭厭兮其能長久則云厭足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為厭厭然澆藏千歲不變改皆

由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

執在本朝

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念孫案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執執位也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與位同義楊以執為權執失之

嗚呼

嗚呼而莫之能應楊注曰嗚呼歎辭也念孫案嗚當為喚字之誤也喚與叫同爾雅所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

志八之二

三

喚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嗚呼歎嗚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喚譁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喚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

窮閭漏屋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楊注曰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裂屋漏雨者也念孫案廣雅曰閭謂之街與巷窮閭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閭閭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

閭也巷謂之閭亦謂之閭猶漏讀為陋巷之陋說文曰  
陋陝也陋屋與窮閭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  
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  
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閭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  
室皆其明證矣

豫賈

仲尼將為司寇魯之驚牛馬者不豫賈楊注曰豫賈定  
為高價也引之曰楊說非也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  
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  
為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  
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

志八之二

蓋

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  
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  
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或謂之猶亦謂之豫老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  
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  
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  
爾雅曰俯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  
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  
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虛為相市不豫賈案隱云  
評其貴賤不  
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

義竝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  
義失其傳久矣

必蚤正以待之也

楊注曰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劉  
云案孔子將為司寇而魯之人蚤自脩正以待之所謂  
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念孫案楊說是也蚤正以待之  
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脩  
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

罔不分

罔黨之子弟罔不分宋曰錢本  
竝如是有親者取多楊注曰闕

志八之二

天

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  
也元刻作罔不必分盧從元刻劉云案罔不分當作罔  
罔分念孫案晏子春秋  
內篇曰結罔罔罔兔罔也一日麋鹿罔也新序  
卷一作罔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罔罔罔罔罔  
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矣增必字不可從

官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念孫案官與朝對文曲  
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  
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  
失之

此君義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楊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念孫案楊說非也君當為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為一句若義也為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

志八之二

若

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若皆竝用此若二字

比中

比中而行之念孫案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比象傳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為比類未確

有所正矣

楊注曰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也念孫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易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然不然

不恆是非然不然之情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即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恆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

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楊注曰謫與商同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多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謫德而序位之語念孫案作謫者是也作謫者謫之謫耳謫決古字通朕上九王注決說謫

志八之二

若

怪釋文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謫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謫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謫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謫德為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為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

行事

行事失中謂之姦事宋呂本如是宋錢木及各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念孫案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

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  
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楊注事險而行汗  
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也行下孟反案揚  
二字故此不復釋 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  
遵備故皆其證

夫是之謂上愚

楊注曰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  
上愚劉云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

敦慕焉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楊注曰敦厚慕之引之曰  
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

志八之二

无

篇曰幼而慧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悖行孝弟敦悖古是  
敦為勉也說文慎莫故勉也爾雅曰慎慎勉也釋文慎  
音墓亦作慕是慕為勉也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  
之伴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此承上文而言言  
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能行之則為士行而加勉則為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  
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效門室之辨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楊注曰效白也向  
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引之曰楊  
以效為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

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  
考也驗也效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其愚  
也古謂考為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

胥靡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  
富矣哉楊注曰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  
相繫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  
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  
四年左傳車及于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  
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潁煮棗無胥魏策作無疎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

志八之二

辛

義也漢書楊雄傳客難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尸胥靡與  
寂寞相對為文是胥靡為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  
相靡以無為作宰者也案張訓靡  
為無是也其訓胥為相則失之

杆杆

是杆杆亦富人已楊注曰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  
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于與富意  
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  
曰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  
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  
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

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己。

遵道

遵道則積夸誕則虛念孫案道當為遁字之誤也遵遁  
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還也管子戒  
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吳子問篇作逡遁又作  
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躡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  
傳作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  
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  
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  
以遵遁今本亦誤言以還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

志八之二

三

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為解故失之。

比周而譽愈少 推類接譽

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  
危念孫案譽非名譽之譽即與字也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或為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言雖度篇念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國篇曰比下句鄙爭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楊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為與與亦類也周語

少曲與勇章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為聲譽失之。

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

楊注曰偃偃也伸讀為身偃身之人而強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云伸蓋即偃字之譌

交不相亂

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念孫案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交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

志八之二

三

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

楊注曰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念孫案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劉云案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

行法至堅

劉云案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據楊注云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念孫案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



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

博若一人 和傳而一

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楊注曰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議兵篇和傳而一注曰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為博博眾也而一如一也言和眾如一也劉曰博若一人博當作傳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眾親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如一也念孫案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即專一之專億萬之眾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

志八之二

三

曰搏一純固今本搏誤作博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為專詳見管子

聖人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念孫案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行自井井兮其有理以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則矣此下安盧不知下文之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閒遂改此文之聖人為賢人以別

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疑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為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子即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

分分兮 分然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

志八之二

三

能有終始分扶問反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為介介字之誤也韓書介分相似故傳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豈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終始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為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

脩脩兮 用統類之行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念孫案脩讀為條春秋繫辭

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畱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難篇百官脩道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卽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楊以脩脩爲整齊貌則與行字義不相屬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行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劉云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負展而坐

盧云坐當作立又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注亦云坐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

志八之二

蓋

者淺陋以意改之

汜

至汜而汎至懷而壤楊注曰汜水名音祀注云汜當作

汜音汎字从巳不从已汜汎懷壤以音成義注非見乾

申校念孫案注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

今何縣地盧用注說而引左傳鄙在鄭地汜爲證傳二

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

得引爲至汜之證矣

至其頭而山隧

楊注曰其河內縣名其頭蓋其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峭

摧也隧讀爲墜盧云其頭卽其首見莊子念孫案此八字亦汪校語也其首見讓王篇其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跨天下而無斲

楊注曰斲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劉云案斲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眞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在一大夫之位以下三十二字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盧云此三十二字當爲衍

志八之二

美

文韓詩外傳無必刪此三十二字上下語勢方脗合念孫案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

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

楊注曰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劉云案荀子書言偽者義皆作爲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爲念孫案行偽

二字行讀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

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

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偽之偽矣

然而不知惡者

念孫案然而不知惡易路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

惡下不當有者字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念孫案舉讀為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

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為褒美於義疏矣

億然若終身之虞而不敢有他志

楊注曰億字書無所見念孫案億蓋億字之誤說文億

安也從人意聲意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

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然若

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

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志八之二

卷

念孫案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大雅縣傳江漢箋及大傳注並同言內

不用之以誣已外不用之以欺人也楊釋下句云不自

欺人失之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

一持萬

楊注曰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劉云

案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

世揚謂當為以今持古非

晻然

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則晻然若合符節引之曰晻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弁同也郭引詩奄有蒙蒙蒙弁奄奄晻晻通楊云晻與暗同失之

一朝而伯

故人主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

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楊注云伯

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念孫案楊讀伯為霸非也信如

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

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為

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

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為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

志八之二

卷

白天下類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則

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

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

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

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

也

云能 其云益乎

故人無帥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

為亂楊注曰云能自言其能也盧補校曰云能當如易

繫辭傳之云為益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念孫案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為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為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幅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也古者多謂有為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

志八之二

弄

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其義詳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章注曰誰有不從

辯則速論

念孫案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下

情 不足以獨立而治

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

而可為也楊釋所得乎情三句云或口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又釋情也者三句云或曰情亦當為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念孫案楊所稱或說改情為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

人論 人臣之論

念孫案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為倫倫類也等也

志八之二

罕

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小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綏苟爽曰論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設鏡鄭箋論之言倫也公會大夫禮倫崩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曰天論論或為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 楊云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為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

汗漫

行不免於汗漫念孫案漫亦汗地方言浼沔也東齊海

岱之閒或曰浼浼與汗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  
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汗也楊讀漫為漫欺之漫分汗漫  
為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汗漫者竝同

其愚陋溝沓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

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  
之以已為智也

檢式

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念孫案檢  
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  
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云

志八之二

望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分檢式為二義失之

壇宇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楊注曰言有壇宇謂有所尊  
高也念孫案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  
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  
宇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  
王非有所尊高之謂

荀子弟二

荀子弟三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制

中庸民

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念孫案元惡中  
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  
韓詩外傳無民字

王者之政也

念孫案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繼承上文  
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

志八之三

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  
傳有是字

名聲日間

名聲日間天下願楊注願謂  
人人皆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念孫案名聲日間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  
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  
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  
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  
名聲不白徒與不厭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  
願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

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

小事始乎遂 廢易遂亾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始乎弛小事始乎遂楊注曰弛廢也遂因循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劉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曰遂念孫案遂讀為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

志八之三

二

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遂亦讀為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並與墜同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遂備效篇至其頭而山墜漢石經論語謂殘碑未墜於地漢書王莽傳不墜如髮並以墜為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

疑止之 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之元刻之作也盧從元刻念孫案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亂云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

文職字致誤

偏

分均則不偏分扶問反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念孫案偏讀為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濟古賸字正所謂不徧也徧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兩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元刻未及為政未及脩禮下皆無者字宋龔念孫案元刻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行韓詩外傳

志八之三

三

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

下漏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即是上富

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

懷交接

諸侯莫不懷交接句怨而不忘其敵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亦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念孫案考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懷古字通敢壞史記樂書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

知疆大者不務疆也

引之曰疆大當為疆道疆道謂所以致疆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

志八之三

四

則務疆而反弱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疆道者不務疆也下文云是知疆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疆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疆道者不務疆也兩疆字亦上下相應則疆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疆大大字蓋涉上文三疆大而誤楊云知疆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疆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 慮敵之者削 焉慮率用 賞慶刑法執詐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楊注曰慮計也其計慮常用王命念孫案慮猶大氏也言知疆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楊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為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便備用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楊注曰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襄五年念孫案楊訓備用為足用便足用之語不

志八之三

五

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備字從用從苟音淮南脩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一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則諸侯疏之矣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念孫案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疆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疆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王二字之閒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行楊不知霸字之行而讀天下無王為句霸王則常勝矣為句具見楊注則句法與前不合

眇天下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

志八之三

六

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飾動

飾動以禮義念孫案飾讀為飭古字通以飾為飭言動作必以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為二義失之

等宜 五儀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器祭械用皆有等宜此五

可又見王霸篇楊注曰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念孫案楊注失之迂宜讀為儀大雅文王篇宜鑿于殿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為儀法亦失之

析愿 拚急

志八之三

七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析暴字之誤也析暴與禁悍對下文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析暴禁悍明矣楊云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又下文拚急禁悍防淫除邪拚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析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析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拚當為析急當為愿亦失之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念孫案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富政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讀為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子篇 楊讀王者之等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失之劉云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盧補校云案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章昭注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

志八之三

八

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念孫案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云理條理也未確

丹干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楊注曰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玨尚書禹貢維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念孫案楊前說以丹干為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為琅玕非

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萃觀以為寶丹研即丹干也既言丹研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夫是之謂大神

楊注曰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云按釋詁神治也大神即大治

始則終終則始

楊注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念孫案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志八之三

九

亦且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楊注曰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云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人何以能羣曰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盧云以義元刻無以字宋襲本同念孫案無以字者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亦以曰義對曰仁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行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讀乘為周官四邱為甸

之甸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  
也劉云案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  
以教卒練士擊歐眾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  
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斷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引  
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  
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為卒與  
周官百人為卒不同  
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淮南汜論篇曰隊伯之  
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  
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驩足  
行伍之閒而備起什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傳不從伍  
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  
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

志八之三

十

者借字耳史記五子胥傳伯駘吳越春秋  
作白喜古鐘鼎文多以白為伯乘乃車乘之  
乘非四邱為甸之甸或謂白為甸之譌尤非乘不可言數  
數乘甸之數  
則尤不成語

塞備

塞備天地之閒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滿  
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  
傳寫多為管子語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  
作塞滿天地之閒即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

審詩商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  
雅大師之事也揚說審詩商云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

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  
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  
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引之曰商讀為章章與商  
古字通柴誓我商賈文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太  
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  
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  
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大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  
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揚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  
則曲為之說耳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  
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百索

志八之三

十一

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  
通索當為素字之誤也百素即百蔬富國篇曰葦菜百  
蔬魯語曰能施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  
愈管子禁藏篇曰果蔬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揚云百索  
上所索百物也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閉樹藝

念孫案閉與閑同爾雅曰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揚  
云閉之使疏密得宜失之

賓旅安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引之曰賓

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為資字之誤也說文資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資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資商行而資遂廢此資字若不誤為賓則後人亦必改為商矣

制與在此匹乎人

念孫案與讀為舉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匹不在也說見經義述聞

穀梁傳僖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于人也下文制與在

志八之三

十三

我匹乎人同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

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

好取侵奪宋呂本如是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宋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念孫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

富國

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

萬物同字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句數也念孫案無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為于二字古同釋詞為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蘊蘊篇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為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

生也

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念孫案生讀為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志八之三

十三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楊注曰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云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注非

以無禮而用之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盧云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念孫案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錢本世憲堂本同

糾譎

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念孫案糾收也譎讀為矯音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矯捐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矯捐淮南要略覽取矯擬高注云矯取也即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云糾察也譎發人罪也則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 出入相拚

皆使衣會百用出入相拚念孫案爾雅曰拚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奄掩拚並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拚為覆蓋失之

### 志八之三

十四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念孫案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

### 出外斷亾而愉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外斷亾而愉楊注曰愉歡也念孫案愉讀為愉愉上當有不字出外斷亾而不愉者民皆外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

不字故誤以愉為歡愉之愉下文為之出外斷亾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為之出外斷亾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為古愉字反以不為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佚愉也小雅鹿鳴傳作怵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法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外亾釋文並音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唐風搘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為愉大戴禮文山有王官人篇欲色暍然以愉逸周書愉作愉經傳中愉字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外斷亾而不愉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為愉矣

### 志八之三

十五

待之而後功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楊注曰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念孫案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

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

天下之事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念孫案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行楊曲為之說非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

念孫案昭昭小也中肅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于

志八之三

六

小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使而功宋呂錢羹本竝如是

則天下大而富楊注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楊

注曰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元刻使而功作使有功盧從元刻劉云此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念孫案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疆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

頓萃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楊注曰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念孫案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息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簫賦桀師醫博備以頓頓頓卒頓萃並與頓頓同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念孫案辨讀為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為辨章平秩之為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為明察則與均異義矣

速乎急疾 威乎刑罰

志八之三

七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速未詳注非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念孫案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

勤屬

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楊注曰屬謂著於事業屬之欲反屬或為屬念孫案作屬者是也屬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即屬之俗書則本作屬明矣屬與屬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屬官威民說使屬上之所以立屬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本屬字均誤作屬曲為之說非

取天下矣 係社稷也 危國家也

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係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念孫案取天下矣係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係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都邑露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楊注曰露謂無城郭牆垣念孫案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

志八之三

六

城郭露竝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潞說見管子振罷露下

躁者

汗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怒楊注曰躁暴急之人也引之曰躁讀為剽剽謂狡猾也方言曰剽猶也秦晉之間曰猶楚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商子怨令篇曰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闕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汗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怒相反是躁為狡猾之義非

暴急之義也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

盧云元刻無攻取二字念孫案宋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己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即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

以國持之 以國載之

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又下文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念孫案持載也載持也中庸曰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

志八之三

九

仇隆高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楊注曰仇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期當為棊棊極也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念孫案楊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傳曰亢極也王肅曰宣三年左傳可以亢龍杜注曰亢窮高曰亢窮亦極也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仇字異而義同九年穀梁傳仇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仇釋文並云仇本又作充論語陳亢說文作陳亢史記貨殖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仇致期皆極抗禮漢書抗作亢

也仇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王霸篇同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

境內之聚也係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糞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係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糞楊注曰其境內屯聚則係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覺而動也午讀為迂遇也糞麥之牙孽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糞如以手撥糞也念孫案楊讀係固視可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係固為句係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

志八之三

三

而行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糞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糞也

念之

若是則念之者不攻也引之曰念之當作念為子為反文云則為名者不攻也則為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念者否皆其證今本為念作念之者涉上文誰能念之而誤既言誰能念之則不得又言念之既言念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錙銖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楊注曰八兩為錙引之曰八兩為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錙與

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錙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鍾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壁而無錙錙之鑑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鍾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鍾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錙二錙則錙又以十二銖為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為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為錙失之

彌煩 遠方致願

志八之三

三

事之彌煩其使人愈甚念孫案韓詩外傳煩作願於義為長又下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為長

逢蒙視 君廬屋妾

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膈君廬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楊注曰逢蒙古之善射者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廬當為廬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卑下之辭也廬云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念孫案淮南本

作籠蒙目目即視也今本  
行視字辨見淮南脩務篇君盧句疑有訛字念孫案逢  
蒙視微視也賈子勸學篇有風也視今本為作風蓬聲  
相近也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云君  
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撓臙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  
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  
居為盧因呼為盧兒

巧繁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  
以持國安身楊說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云巧為繁多拜  
請以畏事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為敬說文繁字本  
作餘從糸每

志八之三

三

而敬字亦從每聲敬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  
辭天問繁身萃棘廣雅作繁身曹憲音敬是其例也巧  
敬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敬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  
文云逢蒙視詘要撓臙若盧屋妾即此所謂巧敬拜請  
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敬拜請畏事之是其  
明證矣

荀子弟三

荀子弟四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霸

主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引之曰  
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  
有羣臣二字之猶其也見下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  
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  
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  
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

志八之四

一

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

綦

是綦定也楊注曰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劉云  
案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  
一綦明楊注曰綦亦當為基劉云案綦亦訓極極猶言  
標準念孫案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襲然

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念孫案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  
南天文篇注並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  
為相掩襲未確



奏

然而天下之理略矣念孫案奏讀為湊廣雅湊歌也

謂天下之理略歌於此也湊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兩雅釋歌釋文

竝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第地楊以奏為節奏失之

然常欲人之有 啖啖然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又下文不好脩政

其所以有今本脩誤作循據啖啖然常欲人之有今本

字據上念孫案下文言啖啖然則上文然上亦當有啖

啖二字而今本脫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也說文欲欲

志八之四 二

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為啖會之啖矣

北足以敗燕

盧云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

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錯之險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

之錯之險則危宋呂本宋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

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錯險則危與塗歲則

塞罰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

而衍

道之

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念孫案道之行也故下

文云塗歲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

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為導達失之

故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云云引之曰

故當為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

之法云云是答詞下文兩設問答之詞皆有曰字則此

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

志八之四 三

誤又下文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干

歲之固何也念孫案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

改王改行也

楊注曰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或曰國語襄王謂晉

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云案

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而訛念孫案羣書

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

不為則亾此之謂也

盧云下二句楊注不以為選詩詩改連引之為是

急逐樂

閻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宋呂本錢本及元刻世

德堂本急並作荒盧從呂本念孫案逸周書謚法篇曰

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

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

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

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

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楊注曰貫日積口也積日

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曰一日

志八之四

四

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念孫

案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口非目之譌也君道篇作

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

別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士有別書故書判為辨鄭司

農讀為別諸子辨其等燕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

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燕禮朝事篇辨並作別樂記

別立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樂以

一天下

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

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豈天下名配舜禹是

其證

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宋錢本人作之元刻

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

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

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

勢業

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念孫案勢者位也說見

舊勢在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為權勢失之無權

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

志八之四

五

侈離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楊注曰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

遵法度念孫案楊分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

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俗字耳陳說同又

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侈然外齊侯也邵氏二雲云侈

然離散之貌侈侈同

舉牢天下而制之

楊注誤解舉字盧云案後漢書馬融傳舉牢陵山章懷

注云舉牢猶牢籠也引此作舉牢舉俗作舉亦轉為舉

念孫案困學紀聞已辯之

無偏貴賤

人主胡不廣身無即親疏無偏貴賤念孫案偏常為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為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即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並云不即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念孫案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如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

還

志八之四

六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念孫案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為復失之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頤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而國

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楊注上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念孫案尋釋文義竝行下

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案此條未備說見補遺

其治法宋呂本如是

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宋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呂本作其治法即涉上文治法而誤

序於有天下之勢

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念孫案序字義不可通原當為厚字之誤也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誤說見

志八之四

七

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疆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云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

所以同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楊注曰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云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言同用可見念孫案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  
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為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  
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

用挾 制度數量

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  
後行念孫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  
周挾即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  
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為浹  
而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  
亂此注亦曰挾讀為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制度數

志八之四

八

量盧云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案作制數度量者  
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  
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  
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

樞機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楊注曰人君當為君人念孫案  
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

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

其上

元刻無禮字念孫案無禮字者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

謹其所見聞見上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  
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  
相似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  
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為  
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  
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

是過者也猶不及也

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

天下之人百姓

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  
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念孫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

志八之四

九

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係赤  
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  
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  
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  
好用其外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彊  
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  
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百姓猶言眾百姓王霸  
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  
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  
意略與此同彼言眾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

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眾也。謂下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師象傳曰：師，眾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柴誓曰：人無譌，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眾皆其證也。

適

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念孫案：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行。據楊注云：審慎其與入之道為

志八之四

十

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詐故

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念孫案：故亦詐也。晉語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云：故事變也。則

分詐故為二義矣之矣。

敬節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外制者矣。盧云：敬節，元刻作貴節。引之曰：敬當作效，效與務古字通。說文：效，強也。爾雅：務，而務節謂以節操為務也。曲禮曰：士外制，務節與外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外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佻其期日

百工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楊注曰：佻與佻同，緩也。謂不迫促也。盧補校云：注當云：佻與宛同。案爾雅曰：宛，肆也。古書宛字皆訓寬，肆不當作佻。

志八之四

十一

然而

士大夫務節外制，然而兵勁。楊注曰：然而當為然後。念孫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商賈敦懇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念孫案：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賈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賈誤作資。

君道

噴 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斗斛敦槩者敦槩即準槩所以為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盧本於而後下

加鄙字云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又云噴

情也引繫辭傳及太元廢測為證念孫案元刻有鄙字

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

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

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云合符節別契

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

志八之四

三

是而後欺揆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

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

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

與平相反此云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上好貪利則

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

噴亦相反噴者齊也說文噴齊也噴與噴通又說文噴

噴然也又曰噴噴也以木作之上平噴然也又無度則

曰冊噴也故使噴噴不犯法也故聲近而義同無度則

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噴義非相

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

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噴為情皆失之宋

呂錢二本皆無鄙字

難鞏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鞏

之難鞏讀方言恐誤戰栗也之鞏說見經義述聞大戴

記曾子立事篇盧說難鞏二字皆失之

變態

竝遇變態而不窮宋本元刻改變態為變應而盧本從

如是之念孫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為變應而

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昔也徧也說見

述聞竝受其福下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

志八之四

三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

改變態為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

不危

其所為身也謹脩飾而不危盧云脩飾元刻作脩飾

飾與飾古皆通用孫案危讀為詭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

篇注說遠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

用天地

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念孫案用天地而不疑義

不可通用當為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

變而不疑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盧云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念孫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

宋錢本有民者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

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為長藝文類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並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外不可得

志八之四

古

也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己用不為己外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

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也不可得也

元刻無上不字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行無旁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也即不危

削滅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也其證

是狂生者也

危削滅也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云

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宋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

念孫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也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

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

削滅也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

美國

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念孫案外傳作脩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

志八之四

古

俗竝言之蓋二者恒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

于是 莫欲之 獨猶將為之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念孫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于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為是于後人因改為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為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為

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  
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  
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  
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行外傳無

是其人者也

念孫案行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  
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念孫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  
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

志八之四

六

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  
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使其人載其事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  
所宜念孫案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  
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行  
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  
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賞克

賞克罰儉則民不怠念孫案克當爲免字之誤也免與

勉同言勉者賞之儉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  
眾庶不儉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  
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  
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尚作免谷永  
傳免遁樂竝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儉

不探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念孫案不探二字義  
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  
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  
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冢與采字略相似故  
慢誤爲探

志八之四

七

孽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念孫案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  
之淫汙邪之賊義竝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  
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  
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災  
害也昭十年左傳濫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循乎道之人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念孫案循道之人與好女之  
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

不



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心孫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

速致遠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呂鑑本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

及字盧從宋本云俗本有及字念孫案有及字者是

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

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

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

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

中微則莫若羿義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

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

志八之四

大

重而馬贏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

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

字四證也

數十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念孫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

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

不遺秩

不遺秩不反君念孫案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遺讀為營

言不營私不斂君也營與遺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

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

孫鞅盡公不遺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

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也又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

借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

環者謂之私私本作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為厶管子

君臣篇曰乘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

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荀子弟四

志八之四

五

荀子第五

讀書雜誌八

高鄧王念孫

臣道

環主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楊注曰環繞其主不使賢

臣得用念孫案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

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

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

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

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

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

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字或作還成相

營衛之為環衛也餘見前不還秩下

刑下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楊注曰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

制其下念孫案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

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卷交

儉合苟容以持祿卷交而已耳楊注曰卷交謂卷其與

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卷其外交若蘇秦張

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念孫案後說是持祿卷交見後

議兵篇持卷下

補削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

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楊注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

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閭匡救之也引之曰楊分補與削

為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

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削

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

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為割呂氏春秋行論篇

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紕蓋古

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違其惡

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念孫案違讀為諱諱

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辟與緇衣注曰

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通墨子

篇福不可諱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

關內

時開內之楊注曰開當為開內與納同言時以善道開

納之也或曰以道開通於君之心中也念孫案或說近

之凡通言於上曰開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開鞭

五百先鄭司農曰不爾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倂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相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故曰時開內之不當改關為開

辨其故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楊注曰辨其致憂之端念孫案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

志八之五

三

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

滅苦

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楊注曰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念孫案苦當為善字之誤也善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苦皆承上文言之

戰戰兢兢三句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佗而止其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他不敬小人之危始也箋

志八之五

四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外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佗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始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也故曰莫知其佗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樂利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念孫案樂利當為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

致士

隱忌

隱忌雜蔽之人君子不近楊注曰隱亦蔽也忌謂如賢念孫案楊誤分隱忌為二義且下文言雜蔽則隱忌非雜蔽也余謂隱忌即意忌謂始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

志八之五

五

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淡酷吏傳云張湯文淡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雜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雜蔽也意隱聲相近意忌之為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之部之字或與諱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地新合鄭注詠讀為熹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耄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性惡篇駢驅騶騶即騶騶皆其例也

士其刑賞

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字之誤也諱書出字或省作上故諱書中出字或誤作上說見

大略篇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為事又訓事為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

貴名白

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盧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念孫案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聞乃後人所改辨見王制

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志八之五

六

郝云險當為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濯皆是念孫案郝說是也險非險阻之險乃儉之借字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天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之山林茂正相反

本作

故士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楊注曰本作猶本務也念孫案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摠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摠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

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駟騶傳曰作始也廣雅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乂也並見經義述聞

誠必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云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念孫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賢者貴誠用

志八之五

七

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

政之隆 隆正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念孫案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卽中也楊以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弼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下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為崇高亦失之

節奏欲陵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陵謹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楊注曰節奏謂禮之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也又解節奏陵而文云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念孫案楊說陵字之義及節奏陵而文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

志八之五

八

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卽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為侵陵誤與此注同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者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章篇作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議兵

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元刻無善字

宋龔念孫案無善字者是必下文臨武君本同

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行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路直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直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楊注曰路暴露也直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念孫案路單猶羸德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德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詳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篇云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微篇云好罷露百

志八之五

九

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路路露路並通是路為羸德也爾雅云瘡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病也病亦謂羸德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瘁作瘡瘡瘡並通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云潞羸也潞病與路直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直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而已矣楊說皆失之

焉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念孫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延兌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兌則若莫邪之利鋒嘗之者潰楊注曰兌猶取也與隊同謂取之使短新序作銳盧云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表之延謂衡布則其鋒長嬰之者斲也兌讀為銳謂直擣則其鋒利當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

案角鹿墜隴種東籠而退耳

劉云角字當為衍文蓋涉上而誤案語詞

設何道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念孫案道術也楊以

志八之五

十

道為論說教令失之

不足印

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楊注曰印古印字不印不足印也盧云以注觀之正文當本足上不印衍足字

民齊者強不齊者弱

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宋龔本同念孫案有民字者是也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

度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注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汪云案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負服矢

負服矢五十箇盧云元刻無服字與漢書同念孫案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批服先節司農云服讀為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

其生民也

其生民也陘陘其使民也酷烈

志八之五

十一

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陘陘為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陘之以陘亦非地險念孫案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盧云此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言以魏遇秦始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為說或云此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念孫案或說是

拱挹

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為指念孫案指與挹通不煩改字有生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指諸本皆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即指字作挹

治鄰敵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楊注曰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念孫案治讀為始始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強未足以始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始中國始治古字通疆國篇疆始中國楊注始或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寒兔也治諸侯即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道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楊注曰道言也行也念孫案當訓為行

志八之五

十二

慕其德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念孫案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后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脫文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陳云玩上文語意其下尚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念孫案此正承上文遠方慕

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鞞

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楊注曰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鞞古治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小匡念孫案楊本作鞞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曰鞞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為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

志八之五

三

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為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為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然而兵始於塗沙唐蔑外

盧云塗沙史記作塗沙念孫案塗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塗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竝作兵始於塗沙楚策云塗沙之事外者以千數則作塗沙者是

為炮烙刑

楊注曰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身輒墮火中烙古責反盧云炮烙之刑古書本作炮格之刑格讀如度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念孫案此段氏若騰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廣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耳

溝池不拊

楊注曰拊古掘字史記作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拊當作拊篆文拊字與拊字

志八之五

四

相近遂誤耳盧云案甘聲之拊不當為古掘字注後說當作拊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蔡故不相又列子說符篇俄而相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相之皆作拊字知此拊字誤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勇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

楊注曰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念孫案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行明道而分鈞之分鈞史記韓詩外傳竝作均分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



誅之

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念孫案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為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辭見宥坐

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楊注曰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念孫案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有坐篇威厲而

志八之五

五

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除阨

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或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刑之說見前天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欬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楊注曰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阨狃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為險也念孫案焉語詞也說見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上命全其德下除阨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

與阨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阨是也或作險隘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阨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阨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阨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阨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大寇則至 則失亾其羣匹

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念孫案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身獸則失亾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敦惡

志八之五

六

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楊注曰敦厚也又禮論篇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悻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楊注曰敦厚也厚惡漢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躓也念孫案楊說皆非也說文敦怒也廣雅敦惡也康誥罔不敦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敦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曰傲惡也敦敦敦與敦同本篇之敦惡與毒孽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讀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諄所疾也諄郭音宋魯凡相惡謂之諄諄與敦亦聲之轉

脩上之法

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念

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循

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君道篇曰百

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

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大射儀順左

為循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

持養

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楊注曰持此以養之也念孫案持

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道篇云

志八之五

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

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

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

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

養也今本持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

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

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

今本持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

而順

以持養對文

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句而順句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

而愿云云楊以而順二字屬下讀注云順從也謂好從

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也汪云而順上疑脫九字

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為之化而順因上有化

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云為

之化而順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

矜糾收繆

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

公矜糾收繆之屬為之化而讓楊注曰矜謂夸汰糾謂

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繆謂繆言委曲也

志八之五

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念孫案廣雅曰矜

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

曰糾收也糾收並從口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楚辭九

章注曰糾戾也繆謂繆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繆猶紛也

孟子告子篇注曰紛戾也矜糾收繆皆急戾之意故與

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旁辟曲私楊說皆失之

猶既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宋呂錢本並如盧依元刻作

王猷允塞徐方其來云君道篇亦作猷字念孫案謀猶

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為

猶若字猷為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  
本作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  
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  
盧云此處當本有注脫之耳亦非

掌窳

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會之楊注曰地藏曰窳掌窳主  
倉廩之官引之曰掌當為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  
窳楊彼注云圓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窳猶此言稟窳稟  
窳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窳之粟以會之若云發掌窳  
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

志八之五

九

稟字或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碁三年

已碁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引之曰碁者周也謂已周二  
年也楊注非

疆國

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劉云案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念孫  
案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都人士  
篇彼都人士絜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馨大戴記衛  
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

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最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楊注曰最聚也公羊傳曰會猶最  
也何休曰最聚也引之曰最當為取說文取才句積也  
徐錯曰古以取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  
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  
則聚即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取今譌  
作最楊所見辯見經義述聞

賁潰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曰賁讀為憤郝云賁

志八之五

三

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  
作憤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陳說同

面伐蔡

子發將子匠而伐蔡念孫案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  
言而伐蔡面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屬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楊注曰屬請也子發不欲獨擅  
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念孫案古無訓屬為請者屬  
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言會諸臣以治之也  
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直有之

相國之於勝人之勢實有之矣楊注曰直讀為擅本亦  
或作擅或曰直誠也念孫案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  
字耳

曷若

曷若兩者孰足為也念孫案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  
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  
道與勝人之勢而言楊注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  
何者可一則天下歸一則為天下笑問  
為也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  
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

執籍

志八之五

三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  
存天下之宗室也今本楊注曰執謂國籍之所在也念  
孫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執者去鄭  
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籍楊彼注曰籍謂今本位  
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圖籍之所在  
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圖籍非也籍  
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  
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圖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竝與  
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

脩政

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  
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念孫案政  
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古書通以  
政為正言必自脩自正  
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王者  
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  
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  
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  
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下

安樂 効頭

志八之五

三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  
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効頭愚  
莫大焉念孫案安樂當為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  
竝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  
則與上下文不合欲壽而効頭楊云効當為効案說文  
効或作娛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娛頭乎王庭娛頭即  
効頭也効効皆從効聲故効字又讀為効史記循吏傳  
石奢即石自効而外索隱効音匹粉反宋毛晃增脩禮  
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是効字兼有娛効二讀無煩改  
効為効而刪去其音矣

剡其脛

妄欲剗其脛而以蹈秦之腹楊注曰剗亦斬也念孫案  
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剗剗起履正義  
也正義是剗剗為起履之貌然則剗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  
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剗手以衝仇人之

句義與此同顏注剗利也亦非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盧云此句或疑當在疆始中國下念孫案此汪說也汪  
直移此句於上文疆始中國下是也

於塞外

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始可矣楊注曰於

志八之五

三

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

三字耳念孫案此說是也後說非

不可勝

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也楊注曰日記識其政事故  
能功名不可勝數念孫案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  
有數字

瞻曠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念孫案此言事當先其所  
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  
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也據楊注

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無瞻曠二字即其證  
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  
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白刃扞乎胃

白刃扞乎胃則目不見流矢楊注曰扞蔽也扞蔽於胃  
謂見斬刺也念孫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  
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胃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  
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  
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

天論

志八之五

三

脩道而不貳 貳之則喪 貳則疑惑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相似說循順也貳當為貳亦字之誤也凡經

見管子形勢篇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

貳字多誤作貳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

說見管子勢篇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

又作應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貳差也言所行皆

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

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貳作貳則非

其旨矣楊不知貳為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

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

治要作循道而不貳足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

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為貳貳差也言禮能治萬  
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貳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  
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  
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為  
貳言差貳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  
惑也匿與慝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為韻崎為為韻匿惑為  
韻此以枝知為韻傾精為韻貳惑為韻貳慝匿竝通  
故貳匿竝與惑為韻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脂部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疢怪

志八之五

三

不能使之凶

劉云案渴字衍此承上文而言疆本節用故水旱不能  
使之饑饉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疢道不貳故祇  
怪不能使之凶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  
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行之正文加  
之

未至

祇怪未至而凶念孫案未至二字與上文禩羣書治要  
至作生是也下文祇是生於亂即其證生至字相似又  
涉上文未至而誤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楊注曰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  
字耳念孫案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  
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形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楊注曰耳目鼻口  
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念孫案楊以  
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  
能當連讀能讀為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即形  
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

志八之五

三

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正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  
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  
亦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  
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淫攻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  
口鼻與形體竝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

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已與以同

楊注曰知或為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  
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  
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  
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

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

是節然也

楊注曰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心意

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念孫案心意當為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樂厚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此尤其明證也

志八之五

毛

怪星之黨見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曰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念孫案楊說甚迂且訓黨為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為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黨竝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書見書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

之儻見

耘耨失歲

耨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楊注曰失歲謂耘耨失時使歲也盧云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枯與枯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念孫案盧說是也枯耘失歲上對枯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為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為之說而不可通

則父子相疑

志八之五

毛

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念孫案內外無別二句為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為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

三者錯

三者錯無安邦念孫案錯交錯也說文作造云造也言此三祲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為措置之措失之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楊注勉力役也

念孫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此是祲由人興故曰祲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

而不可畏也之上揚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二句承六畜且刪去楊注而各本及盧本皆從之謬矣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而加訂正焉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曰

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

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

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桔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

田蕺稼惡糶貴民飢道路有外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

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案此句當在祆之下方總上之詞今倒在此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

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

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

六畜作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

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

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

曰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木鳴乃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祆也其

說甚顯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

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

上文相反矣揚不知不為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

志八之五

完

外傳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

不睹乎外

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念孫案不睹乎外四

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

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火輝不赫水火

志八之五

辛

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

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

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

睹作旦睹誤與此同

物畜而制之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

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

孰與騁能而化之念孫案物畜而制之制當爲裁思裁

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

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



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匿則大惑 匿而采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楊注曰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念孫案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匿與隱同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雅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竝以匿為隱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隱差也洪範民用僭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隱作匿言大惑生於差隱傳引此或作隱而釋之曰民用僭差言大惑生於差隱不意董仲舒兩意對曰無有差隱

志八之五

三

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為隱隱邪也言文章邪隱而多采飾也郝風柏舟傳曰隱邪也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

荀子弟五

荀子弟六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正論

則不然

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孰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

志八之六

一

得云不然乎楊曲為之說非是

不材不中

然而不材不中楊注曰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念孫案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

天下未嘗有說

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說則天下未嘗有說也念孫案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

行之爲

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揚注至意當爲志意其行之爲至亂也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書行爲字皆作爲今作爲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不容妻子之數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楊注曰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念孫案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壘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

志八之六

二

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

可以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念孫案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

墨黥極嬰其艾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極嬰其艾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注墨黥曰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剜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蒙其頭而已注極嬰曰當爲澡嬰

謂澡濯其布爲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雜怪或讀爲草慎子作

草纓注其艾畢曰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鞞同紋也所以蔽前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鞞也注非對屨曰非草屨也對當爲紼傳寫誤耳紼泉也慎子作紼言罪人或非或泉爲屨故曰非紼屨紼方孔反注殺赭衣而不純曰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剕以紼屨當刑以艾畢當官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志八之六

三

雜屨下刑墨幪劉云其當作官非當作刑殺當如字讓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官罪以艾畢代之刑罪以紼屨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念孫案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慎嬰上蓋脫剕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剕知之

赤旂宋呂本如是

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斲其首縣之赤旂宋錢本旂作旂注旂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念孫案解蔽篇云紂斲於赤旂則作旂者是

同儀

故諸夏之風同服同儀楊注曰儀謂風俗也念孫案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云發夷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王者之至

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楊注曰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念孫案至當為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

志八之六

四

代皋而會

楊注曰皋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皋讀為藁即所謂蘭茝藁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士喪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皋傳寫誤遺其水耳代澤而會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劉云案代皋當為伐皋淮南主術訓云馨鼓而會高注馨鼓王者之會樂也引詩鼓鐘伐馨念孫案周官大司樂王大會三節皆令奏鐘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會與奏鐘而會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馨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九引淮南正考工記鞀人作皋鼓

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楊以雍而徹乎為句而釋之曰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又以五祀為句連下文執薦者百人侍西房而釋之曰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或曰此五祀謂祠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劉云案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

志八之六

五

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念孫案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策作造管子輕重己篇煖竈池井禁竈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馬翊為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為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為言何當乎念孫案劉說既得其句而又得其義確不可易劉又云案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

楊注曰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念孫案當為立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說見儒效篇

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郝云案張與帳同古以張為帳也容則爾雅容謂之防張容二物與依而為三

夾道

庶七介而夾道宋呂本如是宋錢佃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念孫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輓持納諸侯持輪扶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矣

志八之六

六

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楊注曰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者念孫案或說是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羿彘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陳云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僞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彘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

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外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

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

盧云下足字衍

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

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云按詭者責也言扣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漢書趙充國傳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今人但知詭詐不知詭責楊氏亦習於今而忘於古矣此詭訓詐其義難通

當厚

志八之六

七

聖人之生民也皆使當厚楊注曰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念孫案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當厚之誤勢位當厚下文優猶知足正承當厚言之舊本作不知足楊云不字衍

潮陷

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盧云案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為淖又誤為潮

豈鉅知

今俳優侏儒狎徒皆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遽知朱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盧剛速字非各本皆有念孫案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詎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楊讀鉅為遽而云豈遽遽知失之

與無益於人

將以為有益於人則則與無益於人也楊注曰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念孫案楊說

志八之六

八

甚迂余謂與讀為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枯磔

斬斷枯磔楊注曰枯弃世累風也磔車裂也又曰周禮以龜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龜辜義同歟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軌辜磔疑辜即枯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以為成俗

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

俗念孫案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以成俗即以為俗今本成上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而行禮論篇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成上無為字

成文曲

今子朱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念孫案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為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曲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曲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曲是其證

禮論

志八之六

九

五味調香

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念孫案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盞說文盞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二十年左傳曰和如羹藜水火醢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盞所以養口也盞與香字相似故盞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盞字則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又曰盞與羹五味盞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盞蓋因其可以盞羹而名之故其

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盃字遂廢此盃字若不誤為香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

持虎 彌龍

廢兜持虎較鞣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注曰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彌龍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輓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盧云案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廢兜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兜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

志八之六

十

八

前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兜麋在兩旁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廢伏也大國畫特虎兜麋不廢小國則畫特熊二廢麋無兜天子乘輿蓋畫二廢兜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念孫案校荀子多用段氏之說而盧校本所引者則唯此一條又云案彌即說文之麋膺韻引說文云膺乘輿金耳也讀若澠水一讀若月令麋帥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念孫案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道及

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楊注曰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倅謂當是道誤為啗傳寫又誤以啗為啗耳念孫案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啗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為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書

積厚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盧云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念孫案不重者是也上文所

志八之六

十一

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不文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楊注曰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盧云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念孫案以猶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為悅尤非

足禮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念孫案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云足謂無闕失失之

竝行而雜

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雜念孫案雜讀為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竝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

志八之六

三

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別通篇集樣非一即雜糅楊未達假借之旨

人有是

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禮也念孫案有讀為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章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

衣衾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楊注曰衣謂衣衾禮記

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會謂遣車所苞遺奠也盧云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會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朱本念孫

案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會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會謂遣車所苞遺奠也此釋正文也宋正文會字誤而為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

屬

志八之六

三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念孫案屬合也下文四屬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章注曰屬會也楊以屬為付託失之

反其平

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根也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

卜日卜宅

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曰月朝月初也月夕月

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時舉而代御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楊注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念孫案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為之莊子徐無鬼篇云堇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

志八之六

四

時為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為帝者也帝今本說林篇云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為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裘不御此更為適者也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或言時為或言代為或言更為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

麤衰

麤衰哭泣憂戚念孫案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

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事不得改麤惡為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則楊所見本已誤

婉澤

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念孫案婉讀若問婉澤謂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蕞鄭注免新者蕞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蕞猶此文之以婉澤對惡萃也楊云婉媚也音晚則讀為婉婉之婉分婉澤為二義且與

志八之六

五

萃惡不對矣

酒漿

芻豢稻粱酒醴餼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念孫案酒漿當為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餼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

卑統

卑統黼黻文織楊注曰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念孫案富國篇曰天子衮黼衣冕諸侯元纁衣冕犬



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章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為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為昇統與即今弁字也弁統備徽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統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統備徽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備徽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為

志八之六

夫

與統之誤說文竟冕也籀文作與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竟與弁三字遂廢此與字若不誤為與則後人亦必改為弁矣

說褻衣

楊注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云正文說字疑當是說

不成內

薄器不成內楊注曰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膝也念孫案作用者是內即用

之譌注前說非

金革

金革轡鞞而不入念孫案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鞞革也說文鞞作鑿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寅簋鼎作攸鞞伯壺鼎作攸鞞兩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鞞鞞楊以金為和轡失之又曰革車鞞也宋本鞞譌作鞞今本譌作鞞盧又改鞞為鞞皆與金革無涉

無幘

無幘絲葛縷髮其類以象非帷幘尉也楊注曰無幘為幘幘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幘用斂衾衾是也

志八之六

七

念孫案幘者柩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漸荒素錦褚加為荒鄭注曰荒蒙也鄭風君子業覆在芻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柩也偽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鄭注荒幘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柩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幘幘即素錦褚之褚幘幘皆所以飾棺幘在上象幕幘在下象幄故曰其類象非帷幘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幘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闕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幘大也有也是幘與荒同義幘

從無聲荒從亢聲荒從亾聲荒之轉爲熈猶亾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熈大東禮記毋熈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

謂之墨

刻從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从謂之駁殺生而送从謂之賊楊注曰墨墨子之法念孫案墨與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从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癘楊注此云刻從而附生謂之癘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从癘墨又以癘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志八之六

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楊注曰養或爲會念孫案作會者是也下文母能會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會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兩會字並承此會字而言

志意思慕之情 志意之情者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念孫案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之誤也儒教篇師法者所得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爲積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嘔餒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

者惘然不嘆情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憚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箭簡象

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簡簡象楊注曰箭音朔賈逵曰舞曲名左傳襄二十八年見舞象箭南晉者注簡未詳念孫案箭象即左傳之象箭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箭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箭字之誤而衍者

脩塗

齋戒脩塗楊注曰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念孫案塗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志八之六

九

鄭注曰脩除芟掃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

樂論

不認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盧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思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乃認之訛莊子人閒世篇氣息勃然向本作諛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美善相樂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甯美善相樂宋本盧從元刻改美善相樂為莫善於樂念孫案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為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為是

志八之六

三

簫和

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大鐘統實磬廉制等笙簫和箏箛發猛塤箎翁博引之曰等笙簫和箛當為肅言等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遝駁賢罔不肅和是也等笙肅和箛發猛塤箎翁博三句相對為文今本肅作簫者因與等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等笙箏箛似星辰日月今本等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盧云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

字似當有

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 終於沃者

盧云元刻而下有降字下文終於沃者元刻沃下有洗字皆與禮記同念孫案元刻是下文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焉字下屬為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

荀子弟六

志八之六

三

荀子第七

高郵王念孫

解蔽

離走

是以與治離走而是已不輟也楊注曰既私其所習好  
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為離念孫案作  
離者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離者字之誤  
耳隸書離離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

德道

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

志八之七

故念孫案德道即得道也判上九君子得與釋文得京  
前稱焉季氏篇作德大戴記文王旨人篇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楊說失之

故為蔽宋呂錢本  
竝如是

楊注曰數為蔽之端也盧依元刻改正文之故為蔽作  
數為蔽念孫案作故者是也注言數為蔽之端者數所  
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為蔽三字總冒下  
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為蔽之端亦是總冒下  
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為蔽則不詞  
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

亭山

桀於亭山楊注曰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

書地理志盧江有濶縣當是誤以濶為鬲傳寫又誤為

亭念孫案作鬲山者是也兩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

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

整兵鳴條因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

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為今和州治其面有歷湖

為湖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

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外此所引歷山即鬲山

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是鬲歷

古字通楊以鬲山為濶山之誤非也魯語兼奔南巢章  
注曰南巢揚州地

志八之七

巢伯之國今盧江居巢縣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  
在濶縣也且盧江有濶縣而無濶山今以鬲山為濶山  
之誤則是以縣名為山名矣尤非

有鳳有皇

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

心念孫案有鳳有皇本作有皇有鳳秋簫為韻鳳心為

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韻故與心為韻鳳從凡聲

而與心為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也鳳字古文作

古音悉侵相近則朋鵬二字亦可與心為韻秦風小戎

篇以朋為韻與昔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為韻生

民篇以登升故今為韻魯頌閟宮篇以後人不知古音

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竝作  
 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百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若  
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石為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雅兄弟與王方為韻而今本作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面無東與通為韻而今本作無東無面通周書周視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為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為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鸚鵡賦或趨而東與同為韻而今本作東西答客難外有康倉與享為韻而今本作倉康皆其類也

道人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盧云下  
 人字可去念孫案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謂見上

志八之七

三

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  
 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  
 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  
 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  
 故楊云必有妬賢害善

非道

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注曰必能  
 懲姦去惡盧云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念孫案  
 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  
 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

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  
 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為之說也非道  
 二字上文凡兩見

已所臧

不以己所臧古藏害所將受謂之慮盧云己所臧元刻  
 作所已臧念孫案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  
 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宋錢本世德堂本竝作  
 所已臧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慮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

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志八之七

四

楊注曰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  
 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  
 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  
 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  
 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  
 察引之曰楊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  
 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  
 作則將須道者之慮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  
 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  
 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

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墨云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陳云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亾

賈師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

志八之七

五

師宋呂本如是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宋錢本賈師作市師念孫案作市師者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

精於物者也

盧云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中校本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至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阮氏芸臺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

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君子而後能知之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

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着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

志八之七

六

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

察理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郝云理上當有膚字榮辱

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是矣

乘杜

乘杜作乘馬楊注曰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念孫案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雅釋蟲謂慮美相釋文相舍人木作桑隸書桑或作乘乘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

志八之七

七

念孫案正當為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

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瘳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念孫案自鼓瘳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瘳瘳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愈與同楊云傷於溼則患瘳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

元刻無下類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即涉上類字而衍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

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誑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攫字之誤也攫謂攫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攫盜而漸漸詐也說見尚書述聞民與晉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

志八之七

八

之攫脩讀為滌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為滌濯之滌謂滌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攫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滌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子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攻淮南原道篇曰知詐智故辯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誑也楊云誑多言也楊說皆失之

彊鉗

案彊鉗而利口楊注曰鉗鉗人口也念孫案方言鉗惡

也廣雅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  
疆鉗者既疆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

忍詬 忍謨詢

厚顏而忍詬楊注曰詬詈也念孫案詬恥也大戴禮曾  
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  
晉詬語之杜盧注竝曰詬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  
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啗大戴禮武王踐  
阼篇口生啗盧注曰啗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  
君舍垢杜注曰忍垢恥漢書路溫舒傳詬訓為恥故曰  
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王

志八之七

九

詬恥呂氏春秋離俗篇曰疆力忍詢高注詢淮南汜論  
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  
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謨詢即此所謂厚顏而忍  
詬也說文謨恥也或作謨詬誤詬恥也或作詢廣雅作  
楊注以謨詢為詈辱亦失之

能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  
也則廣焉能弃之矣念孫案能讀為而曠焉而弃之謂  
還弃之也楊注廣讀古多以能為而說見釋詞

正名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盧云此偽字元刻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  
即今之為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  
待於人為耳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嘗  
之者眾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偽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盧云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智下能字  
亦可不分兩音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盧云句首智字衍

志八之七

十

擅作名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念孫案析辭擅作下本無名  
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行下文離  
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即其證

與所緣有同異

元刻有作以宋龔念孫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  
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  
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

互紐

交喻異物名實互紐念孫案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



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涓切而所說皆非

約名

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楊注曰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念孫案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立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立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詳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酒酸

志八之七

十一

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曰酒未詳酸暑涸之酸氣也或曰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聲漏鄭音蟻蟻姑臭者也盧曰酒从水而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念孫案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真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面古讀若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面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酒為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唐字之誤唐從酉聲與醪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饗及內則竝云半夜鳴則廄

先鄭司農云廄朽木臭也說文廄从屋朽木周禮曰廄則注曰廄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廄信四年今左傳作菹杜注菹臭鬱腥臊漏廄竝見周官禮記則酒酸必漏廄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為暑涸之酸氣亦失之

莫不然謂之不知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與智念孫案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行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

志八之七

十二

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能為五官能即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為五官形體即形態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楊解末句云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其則有共

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念孫案其

則有其之有讀為又謂其而又其至於無其然後止也  
楊說失之

徧舉之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  
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徧字當  
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為主故曰徧舉之此條以  
異為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  
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  
履牛馬毛色不同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  
別則有別有讀為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徧舉  
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徧舉而誤楊說皆失之

志八之七

三

命實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念孫案約  
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行上文名無固實約之以  
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  
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  
有注矣

辯執

辯執惡用矣哉盧補校云以注未釋辯說觀之則正文  
辯執乃辯說之訛注內更用辯執執亦當作說下文屢

云辯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  
涉耳

論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念孫案論當為諭字  
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論諭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  
論之今本論誤作諭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  
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  
論也楊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工宰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陳云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  
官主

志八之七

四

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  
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失之

質請而喻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楊注曰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  
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質也念孫案楊說甚  
迂質本也繫辭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曲禮請讀為情  
禮之質也鄭注並曰質本也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  
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

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楊注請當為  
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  
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  
比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口請當

作情又墨子尚同別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為情

不治

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念孫案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祇辭以惑眾人之耳目也祇辭見上文治與盛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盛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盡媚五臣本盛音治劉良曰盡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嫵妙以妖盛五臣作妖治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盡媚注曰盡音野謂妖麗也是治即盡惑之盛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辯說

志八之七

五

不求夸眩於眾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眾矣以是明之

生外也 性之具也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外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楊注曰有欲無欲異類如生外之殊非治亂所繫又下文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楊注曰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念孫案生外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生外也當作性之具也性生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外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

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為文下文雖為守門欲不可去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闕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為之說亦非也

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

宋錢呂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念孫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

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念孫案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

志八之一

六

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

隱而難其察

有嘗試淡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楊注有讀為又念孫案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

明矣

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賺也假而與如得問而

賺之則不能離也

念孫案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為之說非也得問當為得問古莫反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賺即使暫時得問而賺之而其不賺者仍在也

屋室廬庑葭葦

楊注曰以廬庑為屋室葭葦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念孫案以廬庑為屋室而云屋室廬庑則文義不明且與葭葦葭葦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廬簾葭葦葦於義為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廬簾葭葦謂以廬為簾以葭為葦也屋室葭葦局室之誤廬庑蓋廬廉之誤廉古字通葭葦與廬廉對文則葭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即廬也又與廬相複

和樂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念孫案和

志八之七

七

當為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言以是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為天下必多而為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為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

性惡

偏險

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念孫案廣雅險裏也成相篇曰險波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墜之用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念孫案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偽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

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念孫案器生於工人之偽楊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

志八之七

六

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音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

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念孫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

倚而觀

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弱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凶不待頃矣楊注曰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麕麕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於本朝

志八之七

九

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

節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楊注曰節準徵驗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兼注驗信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

孝具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未婦之別不加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楊云敬父當為敬父敬而有不文謂夫

掃有別也念孫案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念孫案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又案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

楊注曰伏術伏膺於術郝云按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念孫案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

志八之七

三

楊注曰唯仁所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也盧云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止雖富貴去之也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同苦樂之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楊注曰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其念孫案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為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

義而為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其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

傀然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楊注曰傀傀偉大貌也公同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然獨坐

齊信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楊注曰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念孫案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為中信是其證齊信與

志八之七

三

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

苟免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念孫案廣解未詳楊說非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盧云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念孫案此亦注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

鉅黍

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注曰鉅與拒同黍當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

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念孫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

驥驥

驥驥驥驥離綠耳念孫案驥驥之為驥驥猶耄期之為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說見致士篇隱忌下楊云驥讀為驥是也而云謂青驥文如博棊則非

前必有

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念孫案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

志八之七

三

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並引作必前有

君子

兩人字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念孫案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

不怒罪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念孫案怒踰皆過也淮南注過也論衡注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怒又曰怒猶怒也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

三族

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楊注曰三族父母妻族也注云案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盧云鄭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

志八之七

三

當賢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元刻無後字楊注曰當賢謂身羣書治要同當賢人之號也當或為嘗念孫案先祖當賢即先祖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澹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即嘗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為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知所養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陳云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舊注養謂自奉養失之

不流

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念孫案流讀為畱貴賤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畱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畱作流者借字耳繫辭傳畱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畱荀子王制篇無有滯畱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楊以流為邪移失之

忠者惇慎此者也

楊注曰慎讀為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郝云按慎誠也說見不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

志八之七

三

荀子弟七

荀子第八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成相

楊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瞽必有相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俛俛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書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案志所

志八之八

一

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為樂器之春牘斯為謬矣以相為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成治之方布基請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

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也

愚聞愚聞墮賢良

盧云案愚聞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聞以重聞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聞

還主

比周還主黨與施念孫案還讀為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為繞失之說見君

志八之八

二

道篇不還秩下

愛下民

上能尊主愛下民念孫案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竝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基畢輸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緇春申道緩基畢輸楊注曰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念孫案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云春申二字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念孫案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

此之疑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念孫案疑恐也畏也統濟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亦鄭注疑猶恐也有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

志八之八

三

施

基必施辨賢罷念孫案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不詳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曰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鮮念孫案詳古字通不詳不善也楊說失之

仁人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引之曰下人字涉上八字而衍上

已言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相反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楊注曰相反謂反覆不離散引之曰反當為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道之

君子道之順以達念孫案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云道言說也失之

道聖王 道古賢聖 脫文四

志八之八

四

請成相道聖王念孫案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為道南衡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皆以道為言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舜授禹以天下

楊注曰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念孫案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創文以合韻耳禹下非有漢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

勞心力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汜論篇論衡祭意篇竝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直成 爲輔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楊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云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窺橫

志八之八

五

革之交五人佐禹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真窺卽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窺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念孫案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

脫文三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良由姦詐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念孫案良當爲長楊注長

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良字

阪爲先

患難設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楊讀阪爲先聖爲句云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云患難哉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念孫案阪爲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

志八之八

六

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出說文先字從儿出儿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出寫者誤加儿耳出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楊讀知字句絕云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磨之時也盧云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豈獨無故

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曰或以不無獨字盧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恨後遂過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楊讀後必有恨為句云恨悔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日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團恨也孫炎本作很後當為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復與懷同韓子十過篇上文後必有而誤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勢懷趙策復亦通作復管子五霸篇下愈覆勢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懷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懷是也言很懷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謚法篇曰懷很遂過曰刺

詐態

志八之八

七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念孫案態讀為姦惡之態下人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態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態以取其國以態為隱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為隱非姿態之態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念孫案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利當為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楊注曰孰或為郭盧云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念孫案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衡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

欲衷對

欲衷對言不從念孫案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為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為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為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志八之八

八

到而獨鹿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國語里革曰身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罍麗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罍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罍麗小罍也盧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說附益之念孫案後人讀獨鹿為罍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為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故讀為罍麗謂是既到之後盛以罍麗而

葉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  
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  
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  
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  
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  
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而辨見呂氏春秋  
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宜十  
五年左傳曰易子而愈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  
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

志八之八

九

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藥甲以見子南考工記  
商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利往印上

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楊注曰利之所往皆印於  
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印與仰同引之  
曰往字文義不順楊曲爲之說非也往當爲佳佳古唯  
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  
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才從亼之字多相亂故往字  
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刑稱陳

刑稱陳守其銀楊注曰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  
守其分限銀與垠同念孫案揚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  
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翁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敬子云我祖底  
遂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陳云率惟茲有陳謂有  
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  
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脩領 理績 主執持

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念孫案領猶治也理也言  
五聽皆脩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  
淮南本經篇神明弗續當爲績主執持當爲孰主持莫  
不理績孰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

志八之八

十

事孰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  
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  
私王竝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績誤作績孰誤作孰孰字  
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

觀法不法見不視

楊注曰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云按此言觀  
法於法不及之地見物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  
至耳目顯也具見上注非

各以空舍巧拙

下不私請各以空舍巧拙盧云各以空舍巧拙句中脫

一字據楊注云各以所立不苟求也或當作各以所立舍巧拙

臣謹脩

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謂君臣之倫不亂也論論古字通說見儒  
故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此言  
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  
為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  
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賦

隆物 示下民 帝不齊均

志八之八

士

智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  
亂湯武以賢念孫案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示  
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帝本作常字之誤  
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  
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  
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  
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

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楊注曰智脩潔則可  
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念孫

宋親近也狄讀為迭迭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  
溥曰狄遠也是狄與迭同此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而  
遠於雜汙也楊說皆失之陳說同

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引之曰疵知  
為韻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大盈乎大寓

雲賦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與字同宋錢佃校本云

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念孫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

盈大字而不窳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

志八之八

士

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  
於大字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  
作充盈乎天宗

忽兮其極之遠也攝兮其相逐而反也

忽兮其極之遠也攝兮其相逐而反也楊注曰攝與創

同攝兮分判貌言雲或悅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

而還於山念孫案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

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為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

至之遠也攝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兔氏錘謂之

旋所以錘者設於兩上孟子謂之追意言道出於兩  
上者乃意也意與螺通文字所謂聖人法象時而閉戶

是也螺小者謂之旋螺郭璞江賦所謂鸚鵡螺是也  
日旋曰螺其義不殊蓋為金柄於而上以貫於螺之者  
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矣水經  
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臺臺繞道迂迴日迴  
道如義故謂之旋臺是凡反亦旋也故曰操兮其相逐  
而言者皆取旋轉之義

### 測意之

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楊注曰請測其意引之曰楊以意  
為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  
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  
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  
意為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  
謂前識前識者無絲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

### 志八之八

志

### 私置

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字而不窳入卻穴而不偏  
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  
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  
置者與楊注充盈大字二句云窳讀為窳淡貌也言充  
盈則滿大字幽淡則入卻穴而曾無偏側不容也念孫  
案楊訓窳為淡貌又以窳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

大字而不窳為句窳者閒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閒  
隙也信不容也偏與窳義正相反廣雅曰窳窳也昭二  
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窳窳則不咸窳則不  
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椒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  
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  
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  
不窳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  
窳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  
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  
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

### 志八之八

志

窳不滿密也義竝與此同暴至殺傷而不億忌楊云億  
謂以意度之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  
決不測也念孫案億讀為意意億古字通說  
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  
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  
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  
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  
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為人意見外寬內淡酷吏傳  
湯雖文淡意見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為億度則分億與  
忌為二義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楊云天下同被  
其功曾無所私置言無偏頗念孫案置讀為德言功被

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竝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

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

是置為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偏塞忌極為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訊

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行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窕窕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

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偏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為訊託仍不

志八之八

五

與暴為鄰

籠賦名號不美與暴為鄰楊注曰侵暴者亦取名於籠會故曰與暴為鄰也引之曰如楊說則籠下必加倉字

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慘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憐于志鏖鏖為下慘憺憺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

五泰

請占之五泰盧云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者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念孫案敗世害

泰古音竝屬祭部非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并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盧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

喜溼

喜溼而惡雨念孫案穢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濕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為之說耳

簪以為父

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盧云簪當為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為父

幽晦

志八之八

夫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元刻作幽闇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闇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旨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暗登昭暗與闇同

反見從橫

公正無私反見從橫楊注曰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念孫案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玩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

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  
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  
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  
事抑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涇故見謂濁今本謂濁作涇據正義改  
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  
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正文見謂為反見不知楊  
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  
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貳兵

志八之八

七

懲革貳兵楊注懲與儆同念孫案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為  
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作貳與貳相似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  
也未安

將將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楊注曰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還送  
或曰將將讀為解解進貌念孫案楊後說讀將將為解  
解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  
周頌執競篇馨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  
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躑躑箋云躑  
躑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雜布與錦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念孫案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  
不知別異說文布與綺也言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字連讀  
而訓為麤布失之

閭姬子奢

楊注曰閭姬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陬蓋一名明陬漢書  
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  
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後語作子都盧云明是閭字之  
誤楊未省昭耳汪云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大略

志八之八

六

教出 而後士

諸侯相見禮記介以其教出舉行楊注曰教謂戒令畢  
行謂羣臣禮記君也念孫案教出當為教士謂常所  
教之士也大戴禮禮記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  
其教士禮記文與此同也下禮記子聽律習容而後  
士楊云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禮記案上當為出言必  
聽律習容而後出也禮記玉聲乃出禮記習容觀  
往往禮記玉聲乃出禮記習容觀  
多禮記玉聲乃出禮記習容觀  
以禮記玉聲乃出禮記習容觀



士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皆其證也楊說皆失之

虛之 非禮也 非義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楊

注曰虛讀為居聲之誤也念孫案虛當為處字之誤也

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又仁為美擇不處仁

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虛

云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案楊虛之說皆非也非禮也

當作非仁也劉說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

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

志八之八

九

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

應以是明之

不知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楊注曰知或為和念孫案作和者

是也禮以和為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

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錄書和字或作

知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云

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

之

殺大蚤

楊注曰禮記曰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早也念孫案此說是也前說非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

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者以養故天地生

之聖人成之

注云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甯

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念孫案設當為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

設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

志八之八

十

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以殺內二字連讀云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

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滅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

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

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盧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

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逃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孫云毛公

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昏期家語所說亦同鮑有苦

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中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

言不過是也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

必連冰泮言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摛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繫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大之

志八之八

三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 情用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念孫案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

脩六禮明十教

楊注曰十或為七念孫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為十教失之

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  
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郝云按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

害靡國家

志八之八

三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楊注曰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念孫案楊說靡字之義非是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糜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陳云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

場園

大夫不為場園念孫案場園當為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為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

及射義鄭注並云樹菜蔬曰圃即楊注所本

然故

然故民不困財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句貧窶者有所

窺其手念孫案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

見釋詞然字下

上好羞則民間飾矣上好富則民外利矣二者

亂之衢也

楊注曰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間自脩飾也念孫案楊

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為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

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間飾者言上好義則民

志八之八

重

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

篇載宓子賤治直父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私即所謂民間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間飾矣上好

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

好義則民間飾上好富則民外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

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

夙利即用荀子劉云二者亂之衢二者二字承上兩句

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郝云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借為細細

又譌為細耳念孫案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細

馮如淳曰細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和之璧 為天子寶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盧云厥同厥說文厥門柵也荀子

與意林不解乃改為璞矣念孫案此段說也見鍾山札記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念孫

案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

引此和下有氏字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又

天下列士

志八之八

重

不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

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

之不易以或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

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

作音若各作善詹作詹因脫其半而為立秦策秦王愛

開有所言今楊曲為之說非

少不諷

少不諷壯不論議念孫案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

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

郝云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可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舉如 嶼如 高如

望其嶼舉如也嶼如也高如也楊注曰舉當為宰宰豕

也宰如高貌嶼與填同謂土填塞也爾謂隔絕於上列

子作宰如墳如天瑞篇盧云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

拱矣是宰即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嶼讀為嶼山頂也

高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巖者矣列子嶼如作

志八之八

美

墳如如大防也劉云案今列子作舉如也宰如也舉即

舉豈楊氏所見本異邪舉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

舉為宰矣念孫案家語困誓篇亦作舉如也王肅曰舉

高貌

其人 其人也 非其人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詳非君子而

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盧云

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為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

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祥不可與言而

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念孫案其人也

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注說下文非君子而好

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

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此言能好君

子則為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為不詳若所好非

君子則為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齋盜糧借

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

也

楊注曰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

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

志八之八

美

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云案柳

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蓋即

毛詩巷伯詰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知其

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為人所信又鍾山札記引呂

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

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

門

爭利如菴甲而喪其掌

楊注蒙上文為解盧云此亦當別為一條

來乘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念孫案下乘字  
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  
始出尚書  
省詩注引如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  
淳漢書注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  
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

盧云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宋龔  
本同與大戴曾子

立事篇同汪從元刻

泔之 奧之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奧之楊

志八之八

毛

注曰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氏龍城札記曰  
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  
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會之不立於人或致  
有腹疾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  
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  
鹽置之甌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  
之鬱非見說文諸字  
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  
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念孫案  
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泔當為洎  
周官土師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

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為肉汁遂名  
肉汁為洎然則添水以為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  
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  
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為洎彼言多洎之少  
洎之即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  
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自與自字極相  
似故洎誤為泔耳漢西嶽崑山亭碑甘泔弗  
布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奧亦非烹  
和之名盧訓奧為鬱是也釋名曰煖奧也藏物於奧內  
稍出用之也彼所謂煖即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  
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  
奧則可讀奧為宛鬱則不可

志八之八

夫

唯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盧云唯元刻  
作雖念孫案唯即雖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  
梁傳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蜂蟬也

汪云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宥坐

今生也有時

慢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念孫案今字當在慢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慢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盧云往乃從之誤下注同念孫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為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竝同

志八之八

无

邪民不從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念孫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為邪見隸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惟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後人所改辭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為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為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

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任負車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楊注曰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念孫案古無訓負為重者余謂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

陵遲故也

楊注曰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陀也盧云案淮南山以陵遲故能高秦族陵遲猶池遲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為邱陵似泥念

志八之八

三

孫案盧說是也說文麥麥稊也其字本作麥則非謂邱陵明矣詳見漢書雜誌末卷

馮而游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念孫案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遊焉說苑作童子亦登也

大徧與諸生

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念孫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行據楊注云徧與諸生謂水

能偏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並同

沈沈乎

其沈沈乎不瀝盡似道楊注曰沈讀為澆澆澆水至之貌瀝讀為屈竭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念孫案楊讀沈為澆澆澆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沈沈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沈字作沈與浩浩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

伏若聲響

志八之八

三

其應伏若聲響楊注曰伏與逸同奔逸也念孫案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伏讀為疾音疾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薜啖胖以棍根兮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眾根合同駢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薜讀與響同啖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啖疾貌也余曰切正與伏字同音古無啖字故借伏為之耳

皆繼

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楊注曰九當為北被皆當為彼

蓋音益戶扇也與闔同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益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三恕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念孫案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為續字之誤也說文繼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為韻繼為古文絕而此文以繼絕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即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即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志八之八

三

之釋文成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即滅也越語云外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外外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皆與此文之對絕並用同例今木對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亦絕也

嘗有說

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念孫案嘗讀為當當皆古字通子孟孔子嘗說說苑至公篇當作嘗言大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嘗

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舊為留夫之

因麗節文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楊注曰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念孫案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顧命呂刑傳士麥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子道

則不幸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

志八之八

善

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念孫案則與即同說見釋詞

則何以為 脫一句

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念孫案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為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法行

遠 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念孫案遠當為反反當為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栗而理

志八之八

善

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宋呂本如宋錢佃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引之曰增縝字者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為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

瑕適竝見情也

念孫案適讀為謫經傳通以適為謫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情也精與情同尹知說見管子



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難篇說苑曰玉有瑕必寸之玉必有瑕適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為調適之適失之

哀公

紳而搢笏 此賢乎

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念孫案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為長

志八之八

畫

勤行 止交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盧云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動行與止立對文外傳作動作

五鑿為正心從而壞

楊注曰鑿竅也五鑿謂口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盧云案大戴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注似非念孫

案楊後說以五鑿為五情頗勝前說

大辨乎天地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念孫案辨讀為偏言其事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偏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

若天之嗣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念孫案嗣讀為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

志八之八

美

楊云嗣繼也失之

焉不至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盧云正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竝同宋葉本同而當訓為能若以為衍不應四句皆然又補校云攷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即能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士容二篇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亦然易屯釋文亦云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念孫案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為能詳

見淮南人間篇

東野子之善馭乎

盧云家語顏淵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念孫案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馭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云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念孫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

堯問

志八之八

善

振寡人之過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念孫案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云振舉也於義未該

婁小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婁小也楊注曰婁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念孫案楊分婁與小為二義非也婁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婁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慤純信用心

一者則謂之婁言世人皆尚詐偽故見惇慤純信用心

尊一者則謂之婁小也釋名曰婁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數也師古曰婁數數器也以盆盛物載於頭者則以婁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數者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案物在盆下謂之婁數亦蔡邕短人賦劣厥婁亦是短小之意局縮之意也

不聞即物少至

楊注曰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聞或為問念孫案聞即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志八之八

美

不息

多其功而不息劉云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繫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為息息當為惠惠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繫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惠字作惠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荀子弟八

志八之八

彙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湖濱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

志八補

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荀子補遺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勸學篇 以錐滄壺也 宋呂本滄作滄與錢本同

脩身篇 係利非義謂之至賊 盧云非元刻作弃念

孫案盧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

與仔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

堂本皆作弃

其遠思也早 呂本作遠害與錢本同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缺也 呂本橋作橋與錢本元

刻同

志八補

僂鮒者浮陽之魚也肱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楊注

曰肱與祛同方言云祛去也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

也引之曰魚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肱

當為俗字從人谷聲谷其虐反與 玉篇俗渠斂切倦也

集韻倂方言倦也 倦與 或作倂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

傲飢受訕郭璞曰飢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欲郭

曰窮極倦欲疲憊者也說文倂微倂受屈也欲倂倂竝

與俗同窮極倦欲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倦 鄭注考

人曰倦今 倂窮憊 倂同 倂象倂有疾 極也 趙注孟子

倦字也 倂窮憊 倂同 倂象倂有疾 極也 趙注孟子

極困也呂刑 困疲羸倦倂窮憊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

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不旁或

從彖作刀 見隸 與月相似谷或作去 漢冀州刺史王純

作却今俗書卻 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肱 碑卻掃閉門卻字

非相篇 以其治亂者異道 呂本以其作其以與錢

本同前謂呂本作以其因盧本而誤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善脫

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

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

所善而君子為甚 此句凡 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

志八補

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今本故下行 言字 辯見前 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

字皆義不可通

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呂錢本皆

無之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

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

馬法云外內亂禽獸行句法竝與此同

仲尼篇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固曷足稱乎

大君子之門哉 呂本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與錢本

同

儒效篇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呂本仁人隆也。作仁之隆也。念孫案呂本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也唯至反說見前。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以下作仁人隆也。即涉注仁人而誤。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盧云宋本作人之所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剛正念孫案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為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為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為重。

志八補

三

復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行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盧云起之宋本無之。字念孫案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行。呂錢本皆無之。字。盡善挾洽之謂神。呂錢本洽竝作治。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

治。楊注挾讀為浹。浹浹周洽也。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竝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引之曰。此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

志八補

四

余說合。王制篇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當為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類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為愿。讀為愿說文原音與愿同。點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為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意。改未可援以為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又下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扑急禁悍。防淫除邪。扑亦當為折。急即愿之譌。前改急為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暴字無緣誤而為急。東海則有紫紘。魚鱗。戛然而中國得而衣。倉之。楊注曰。紫紫只也。紘未詳。字書亦無紘字。當為紘。居業郭璞反。

江賦曰石姓應節而揚葩注云石姓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引之曰案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紵為可衣之物魚鹽為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此通管子輕重丁篇菑萊人善染練此之於萊純緇綱綬之於萊亦純緇也其周中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紵當為裕右旁谷字與去相似之語紵猶卻之語却也葛精曰絺纈曰絺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則有裕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言以葛為絺裕也是東海有裕之證紫與裕皆可以為衣故

志八補

五

日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為治之始而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為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為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故魯祭朝聘師旅一也 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

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魯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 念孫案免盡當為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誘作克辯見君道就能有與是鬪者與 呂本就作孰與引之說合富國篇 而或以無禮而用之 呂本而作節與錢本元刻同

志八補

六

掩地表畝 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一切經音義十四撩方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撩地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撩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王霸篇 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盧云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念孫案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懸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影鈔本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

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念孫案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說謂兩者並行下行而國二字失之。

志八補

七

故其治法。呂本作故其法治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其治法因盧本而誤。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說合。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為一句下文云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

君道篇 王猷允塞。呂本猷作猶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猷因盧本而誤。見議兵篇

君者榮也。呂本此下有民者水也句與錢本同。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呂錢本其下皆有中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並見上文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

志八補

八

議兵篇 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楊注曰滑亂也音骨引之曰滑然非離德之謂滑當為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為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與之譌渙與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蒼頡篇云與散也

拱挹指麾。呂本挹作揖前謂諸本皆作挹盧改為揖誤也。

正論篇 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為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

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百姓以為成俗 呂本無為字與余說合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而皆

以己之情欲為多 念孫案以己之情欲為多呂本作

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為欲多己之情三字連

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

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

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為欲多

志八補

九

欲寡念孫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

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

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案人之情三字上

禮論篇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

之有方之士 念孫案足當為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

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修身篇曰不好

自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楊說

及余前說解足字皆未確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滅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

親乎 楊注曰所隆親所厚之親也引之曰隆尊也見解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

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楊注

曰十重蓋以棺槨與杭木合為十重也引之曰十疑當

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

七重故諸侯減而為五大夫減而為三也楊注非

各反其平 引之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

志八補

十

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本失之

說喪衣 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

三月之殯 楊注曰此殯謂葬也引之曰外三日而殯

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

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

五十日楊彼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

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

言葬事耳

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絲其期 有足之日也 引之曰



日數也楊云錄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錄讀為由從也則誤讀錄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矣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

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 引之曰須者

遲也論語樊須字遲訓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云須待也謂

所待之期也則失之迂矣

解蔽篇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

長 盧云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

叶念孫案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

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

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

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

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 呂錢本賈師皆作市師

與余說合前謂呂本作賈師因盧本而誤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卷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念孫案

成相篇云思乃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

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

正名篇 形體色理以目異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

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

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

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楊注曰驗

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見上文下文驗之

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注曰驗其所

緣同異本由物一實今本實謂作則不可分別 引之

曰驗之所下以字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

云驗其所為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

字明甚上文云所為有名為即以此與所緣以同異不

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觀

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謂也

楊讀孰為熟而訓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性惡篇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

於偽音為 引之曰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

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

者謂之偽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

其證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

呂錢本與皆作與念孫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

與已也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

志八補

十一

志八補

十二

反則作與者是虛從元刻作與非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生之也 呂錢

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

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

折速粹款而不急 呂錢本折速皆作折速念孫案楊

注云折謂折辭今本注文亦謂作折案折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

也則本作折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

君子篇 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

不足以免也 盧云治世元刻無治字念孫案無治字

志八補

三

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

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

世治字即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

無治字

賦篇 大盈乎大寓 呂錢本作盈大平寓宙蓋本作

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平後人又因注

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

鉅矩禹為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字字而不釋宙

字則本無宙字明甚前謂呂本作大盈乎大寓誤也謂

當作充盈乎大寓則不誤

大略篇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

慎取友念孫案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

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公國不待外 呂錢本治皆作

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

荀子佚文

桃李椿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

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

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臨終詩注藝文類

志八補

十四

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

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

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 案

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

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

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釋下

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木榱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元和顧氏澗寶校本

脩身篇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千里按窮順

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

志八補

五

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

不苟篇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

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

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千里按欲惡取舍

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

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

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措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

楊注已脫衍非也

仲尼篇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

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千里按載下疑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一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矣楊注載下已脫之字非也

儒效篇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千里按治疑當

作願榮辱篇身外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列頸舉踵而

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以下

弟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之白天

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

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

志八補

六

注蓋已誤為治其實非也

富國篇十年之後千里按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

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

同蓋皆誤

又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千里按末下疑脫

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

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王霸篇內不脩正其所以有千里按內字疑不當有涉

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循

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按不下疑亦同見雜志弟

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行下脫

又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千里按民疑當作君

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注覺知也半步

曰顛跌差也言此歧路弟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

跌千里者乎千里按覺疑當讀為較音校孟子音義

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

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

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

志八補

十七

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弟半步而其較之乃差

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

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楊注歎君人者千歲而不知

求誠能之士千里按覺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

三者與辱危亾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為義亦非

也

君道篇貴名果明千里按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

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

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此篇楊注亾宋本與

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

亦其一證

致士篇能以禮挾千里按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

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

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

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議兵篇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千里按天字疑

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為文謂秦民

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疆國篇荀卿子說齊相曰千里按盧學士校語云此七

字元本無從宋本補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

志八補

六

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

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正論篇荒服者終王千里按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

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

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行

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千里按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

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

樂論篇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千里按德字疑當作人與

上下韻此篇楊注亾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解蔽篇畢畢廣廣千里按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

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畢讀為曝例之則此句廣讀為曠也。又下文孰知其形千里按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正名篇易使則公千里按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為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千里按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愛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為同例也。

志八補

九

性惡篇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千里按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下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為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

成相篇慎聖人千里按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入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為歧異非原文耳。

又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千里按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尚少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四字見讀書雜志第八。

意千里按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無可補也。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為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恩聞以重聞成爲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士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悖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為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學士校語定上四下七為兩句言五句為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志八補

十

又五聽脩領楊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千里按五聽疑即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形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五章為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為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大略篇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楊注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千里按疑或說是

淮南內篇卷一

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變可以為證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楊注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

千里 按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

本蓋皆誤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恕 千里 按盧學士刻本無孔子曰

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

荀子補遺

志八補

字一

淮南內篇第一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原道

旋縣 縣矣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高注曰縣猶小也勤猶

盡也念孫案諸書無訓縣為小者縣當為縣字之誤也

隸書縣字或作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為縣

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疆國篇

令巨楚縣吾前史記孝文紀歷 逸周書和寤篇曰縣縣

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縣聯微也廣雅縣小也故高注亦

志九之一

一

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空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

也此言旋縣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鞅鐵鐵

瞋目扼擊古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

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

案縣亦當為縣縣薄也此言縣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

嚴助傳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薄也言德之所禦折

衝千里若鞅鞅鐵鐵瞋目扼擊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

高訓縣為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

乘雲車入雲蜺

管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注曰以雲蜺

為其馬也念孫案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為雷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衍駕字辨見覽冥皆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為其馬也本作以雲蜺為六馬也其字古作元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為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此言以雷林盡之陸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為車以雲蜺為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騏驎駟駛騏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駟題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

志九之一 二

乘鏤象六玉蚪竝與此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管馮遲太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為馬無煩言六馬也 恍忽 始終 宇內 刑罰 石礫 東西 度量 黍肉 梁柱 游微霧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珍抱羊角而上念孫案恍忽當為忽恍

注內恍忽同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恍通老子曰是謂忽恍買說為身賦曰寥廓忽荒恍與往景上為韻景古讀若執下文如響之道篇形下如景與響象為韻若作恍忽則失其韻矣下文曰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為終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為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右始為韻右古讀若以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倣真篇曰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亾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外方道藏本如是各本外方作方外休平乃劉績依文子精誠篇改之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志九之一 三

案宇內當為內宇內字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為文字與野圃兩父女為韻野古讀若野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曰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案刑罰當為罰刑說見後決刑罰刑與城為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曰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今本作顯醜非案石礫當為礫石石與客魄為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說見後齊俗篇曰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蒙東而當為西東東與蒙為句中韻猶覽冥篇言浮游不知所求罔兩不知所往也若

作東西則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作不知東西亦傳窮  
選賦身賦或趨西東東與同為韻易林萃之  
鼎不知西東與通為韻今本並誤作東西 兵略篇曰  
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案度量當為量度度如不可度思之度迫度為韻  
迫古讀若博楚辭招魂道相迫些與博白為韻 詐慮為  
白古讀若薄釋名曰薄迫也單薄相通迫也 詐慮為  
韻則下多態晉語與人誦惠曰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  
子脩身篇體倨固而心執詐與汗為韻呂氏春秋情欲  
篇有中欺詐與固為韻韓子安危篇七日有信而無詐  
與惡度惡 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  
譽度為韻 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為肉黍注內  
同 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

志九之一

四

若偃不與肉為韻也說見唐韻正 社黍為韻社古讀若野說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  
賦伍旅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卦于兩社與  
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戮其社與鼓父為韻漢  
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  
渾于社釋文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  
社本或作杜 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  
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蝨走牛  
羊案梁柱當為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螻什柱梁蛟蝨  
走牛羊指體為韻梁羊為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  
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  
不可讀矣

利鍛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高  
注曰策筮也末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  
鍛讀炳燭之炳劉績本鍛作鍛注內末之感也作鍛筮  
末之箴也鍛讀炳燭之炳作鍛讀炳燭之炳云鍛舊作  
也說文筮羊車騶筮也箴箴其端長半分玉篇陟衛切  
字或作鍛玉篇鍛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  
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極端有針以刺馬謂之  
鍛鍛音竹劣竹芮二反鍛之言銳也其末銳也 汜論篇  
是猶無鑄銜策鍛而御駟馬也注云鍛櫛頭箴也說文  
也 義竝與此注同脩務篇云良馬不待冊鍛而行冊與  
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  
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劉子說符  
篇白公勝倒杖策鍛上貫頤釋文曰許慎注淮南子云  
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鍛為策  
末之箴故勁策與利鍛連文今本鍛作鍛則義不可通  
矣高注鍛筮末之箴也道藏本作末之感也此是末誤  
作末箴誤作感又脫去鍛筮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末之  
感也為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為謬矣炳音如  
劣反聲與鍛相近故曰鍛讀炳燭之炳炳燭燒燭也郊  
特牲曰炳蕭合

志九之一

五

若偃不與肉為韻也說見唐韻正 社黍為韻社古讀若野說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  
賦伍旅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卦于兩社與  
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戮其社與鼓父為韻漢  
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  
渾于社釋文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  
社本或作杜 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  
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蝨走牛  
羊案梁柱當為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螻什柱梁蛟蝨  
走牛羊指體為韻梁羊為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  
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  
不可讀矣



雍秦策素且燒炳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炳燭之炳則不可通矣

陰陽為御

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顧氏寧人唐韻正曰御本作驥騶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驟為韻說文驥從禮車騶而驥釋文驥任救反又七須反注驥御也御字荀子禮論篇趨中詔護正論篇趨作驥正驥騶字而今本為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驥字為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驥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

志九之一

六

此竝作驥

霄霏 蕪垠

上游於霄霏之野下出於蕪垠之門高注曰霄霏高峻貌也蕪垠蕪形狀之貌念孫案霄霏者虛蕪寂漠之意倣真篇曰虛蕪寂漠蕭條霄霏是也上言霄霏下言蕪垠鄂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游遂以霄霏為高峻貌非其本指也蕪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楊雄傳紛被麗其亾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霏相對為文文選西京賦前後蕪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蕪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是許注同

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蕪垠鄂之門高誘曰蕪垠鄂蕪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

四支不動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念孫案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公之為已動也管子小匡篇動作勤史記十二諸侯條年表楚堵敖蕪徐廣曰蕪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務篇四支不動即其證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即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即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勤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為韻勤損為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志九之一

七

秉其要歸之趣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念孫案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為文且歸與推為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而歸之

默然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說叫呼佉佛默然自得念孫案廣韻去聲五十九鑑默字注云叫呼佉佛默然自得

音黠去聲所引卽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黠字而以意改之也

莫敢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念孫案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勝堅其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

棊衛之箭 淇衛箇籥

志九之一

八

引之曰廣雅箇籥箭也禹貢曰惟箇籥楛籥與籥同戴凱之竹譜曰箇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致中三續射博箭箇音衛見三倉竹譜字通作衛原道篇曰射者打身號之弓打讀若紆今本打誤作打辨見韓子打弓下 變棊衛之箭兵略篇曰枯淇衛箇籥淇與棊同淇衛箇籥對文皆箭竹之名也方言曰籥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棊竹譜曰籥竹中博箭是籥與棊一物也以籥爲博箭謂之棊以籥爲射箭則亦謂之棊耳棊者箭莖之名說文曰其豆莖也豆莖謂之其箭莖謂之棊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棊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衛箇籥箭之

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衛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箇籥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

罟

張天下以爲之籠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無之字因江海以爲罟又何止魚失身之有哉高注曰罟魚網也詩云施罟濊濊念孫案正文注文內罟字皆當爲罟罟聲相近又涉

志九之一

九

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罟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麋罟謂之罟兔罟謂之罟魚罟謂之罟衛風碩人篇施罟濊濊毛傳曰罟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罟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卽其證且此文失身二字承上籠字言之凶魚二字則承上罟字言之若變罟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罟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罟魚罟也詩云施罟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罟類引此並作因江海以爲罟

繳不若無形之像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念孫案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眾又何止魚失鳥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為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

三仞

管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念孫案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

志九之一

十

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鯀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

欲寅之心 自穴之獸

是故鞭噬狗策驥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也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念孫案欲寅之心寅當為突字之誤也突與肉同干祿字書云正廣韻亦云肉俗作突墨子迎敵詞篇狗彘豚鷄會其突太元元數為倉為突欲肉者欲倉肉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突之誤害字草書也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續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突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突故傳寫

皆誤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突今本風俗通義肉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倉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突之誤自肉謂獸相倉也相倉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倉肉之獸倉字涉上句相倉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獸與

致遠之術

筮策繫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念孫案術當為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志九之一

十一

循誤為脩

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念孫案脩當為循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為脩說見管子廟循道理因天地循亦因也若作脩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部八引此並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倣真篇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脩亦當為循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脩亦當為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遵循

猶橋衡之倂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脩理不苟  
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脩亦當為循。文選東都賦東京  
賦注引此竝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  
然已無所與脩。亦當為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  
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為善而  
立名於為賢。今本賢誤作質。辯見詮言。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脩  
亦當為循。須當為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  
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  
無名。脩亦當為循。循其理。即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  
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脩亦當為循。文子

志九之一

主

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脩葉貫萬  
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脩亦當為循。循謂順其序  
也。倂真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皆本  
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情於  
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  
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  
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亦當為循。循  
與拊同意也。

萍樹根於水

夫萍樹根於水。高注曰。萍。大蘋也。念孫案。萍。本作蘋。堉

引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萍。爾雅  
已誤。萍。音平。蘋。音平。其大者蘋。蘋。音平。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萍也。說文  
蘋。作蘋。亦云。大萍也。此皆以小者為萍。大者為蘋。即高  
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  
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  
既改正文。蘋字為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  
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

榛巢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注曰。聚木曰榛。引之曰。榛巢。連  
文。則榛即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即是穴。榛當讀為窟。

志九之一

主

廣雅。榛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  
會。大戴禮。會子疾病篇。鷹鷂以山為巢。而會巢其上。魚  
鼈龜鼉以淵為淺。而窟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會子。窟穴  
作窟穴。以窟穴對會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橧巢。亦與營  
窟對文也。凡秦聲會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溱消之溱。說  
文作澗。是也。高以榛為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  
聚木為榛。淡草為薄。  
則分榛與巢為二物。比之下句。為不類矣。說林篇曰。榛  
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壘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  
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  
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為榛薄之榛。則又

合榛與木為一物矣

芄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高注曰：芄，葍。劉本芄作芄，云：芄音仇。獸葍也。與詩芄野之芄同字。舊譌作芄。念孫案：劉本是也。廣韻：芄，獸葍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有芄，草野葍有芄。芄，榘。掘虛連比，以像宮室。此云：禽獸有芄，人民有室，其義一也。

干越

芄奴出穢，裘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朱東劉本改干為于，云：于，越。一作於。越，夷言發聲也。茅本又

志九之一

酉

改于為於，念孫案：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卽是越。而以於為發聲，此言干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為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于越，猶荀子之言于越夷貉也。顏師古以為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為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被髮文身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高注曰：被，翦也。引之曰：諸書無訓被為翦者。被髮當作翦髮。注當作翦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翦髮。見齊俗篇又翦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字又作翦，逸周書王會篇曰：越王句踐翦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也。故亦曰翦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斲毛高彼注曰：翦，翦也。翦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翦翦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翦為被，并注中翦

志九之一

丑

字而改之，不知翦與翦同義。故云：翦翦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為翦矣。趙世家之翦髮，趙策作祝髮，錢翦髮為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常在水，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此所云翦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翦為翦，亦與漢書斷髮同義。

俗尚氣力

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念孫案：俗本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為谷。漢師陽令曹全碑：各谷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尚氣力一

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尚氣力

化而為枳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鵲鴿不過濟，狝渡汶而外。高注曰：見於周禮，念孫案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為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為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為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又引淮南曰：

志九之一

六

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御覽橙下，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城，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

與造化者為人 下與造化為人

故聖人不謀而賞，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又倣真篇：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高注並曰：為治也。引之曰：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為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

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公食大夫禮注

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曰俱曰為友，曰為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為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天運篇久矣夫，夫某不與化為人，並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

封壤

志九之一

七

魯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磽塽，以封壤肥饒相讓。念孫案：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縣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為文。下文以曲隈淡潭相予，曲隈淡潭亦相對為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淡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並作封畔。

後者蹙之 屬賜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高注曰蹙履也音展非展也念孫案展與蹙聲不相近蹙皆當為蹙字之誤也蹙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蹙字或作蹙廣雅蹙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蹙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蹙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蹙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蹙水也高注竝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訓為履故此注云蹙履也音展非展也且攀蹙為韻謀之為韻謀古讀若煤說見唐韻正若作蹙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

志九之一

六

舛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為蹙謂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舛履腸涉血是其證也蹙字本作蹙其上半與屬相似因誤為屬矣

脫四字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為爭先之見所屏蔽故也故注云故

曰有所屏蔽也凡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

凝竭

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念孫案竭之言遏也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歎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為結莊本從之謬矣

無好憎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蛟虯而不求報引之曰無好

志九之一

九

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蛟虯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

忽區

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高注曰忽悅之區上也精神篇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高注曰忽區忽悅無形之區旁也引之曰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兩區字皆當作區隸書區字作區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三引原 忽也。即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茫乎茫乎，而無從出乎。茫乎茫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茫音荒，又呼晃反。茫音忽，是茫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麻書荒作茫。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茫一作荒。上文游微霧，驚忽恍。高注曰：「忽恍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驚忽荒。忽茫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茫之上也。」人閒篇曰：「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是其明證矣。」賈誼：騶賦：參廓翔亦謂翱翔於忽荒之上也。此篇及精神篇之忽茫，高注亦當云：「忽茫無形之象，而今本云忽恍之區上，忽恍無形之區，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志九之一

三

損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念孫案：損當為捐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為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亾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不與物散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

諸書無訓散為雜亂者。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散皆當為殺。隸書殺或作殺。見漢殺院碑。與散相似。散或作散。見李邕閣頌。橋與殺亦相似。故殺誤為散。太平御覽：方術部：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殺亂。」釋文：殺郭作散。太元元瑩畫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殺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殺相雜，鎔也。廣雅：殺雜也。亂也。並與高注同義。則散為殺之誤明矣。殺訓為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殺，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殺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殺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慄，慄亦殺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

志九之一

三

收之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曰：「不養也。」念孫案：收當為牧。高注不養也，當為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為韻。牧古讀若墨。說文：見唐韻。王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為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

迫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念孫案：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



脩務篇曰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改今本誤作莊子刻意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

物穆

物穆無窮變無形像高注曰穆美莊氏伯鴻曰物穆疑當作沕穆念孫案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沕穆無閒顏師古曰沕穆淡微貌沕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沕穆無窮變無形像沕沕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

得道

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念孫案得道本作道勝淺

志九之一

三

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為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除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

至極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念孫案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

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即至樂極矣

我身

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念孫案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為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為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萬物元同也

志九之一

三

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燿生而如外念孫案此四句皆以四字為句則萬物元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子九守篇無也字

山峽

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注曰兩山之閒為峽念孫案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裔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岬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裔古狎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為山裔疑是高注山裔即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閒為峽

與鄙李所引迥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脊之岬為巫峽之峽故改訓為兩山之淵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為山脊而非兩山之閒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閒故又改岬為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岬古狎切兩山之閒為岬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為許注故云許慎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尚未改為峽耳

怨懟 不失

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黑黑舊本譌作累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作黑今據改

志九之一

五

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高注曰懟病也引之曰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為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為苑慰讀為蔚苑蔚皆病也倣真篇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倣真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倣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是蔚與慰通故高

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為懟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涉上下文而衍不為愁悴怨懟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

生之充 二者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

志九之一

五

漠暗

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曰漠暗猶鈍暗不知足類與類同各本類念孫案漠暗皆當為溟眠字之誤也諫書真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解傳嘗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佗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真音顛眠音莫賢反溟之為暗則涉注文鈍暗而誤眠或作顛冥文子九守篇作顛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顛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顛冥

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即此所云滇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滇眠為不知足司馬以顛冥為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滇眠猶鈍暗暗讀齊潛王之潛見集韻滇眠鈍暗皆疊韻也鈍暗或為鈍閔或為頓愒方言頓愒惰也江湘之間謂之頓愒淮南脩務篇精神曉冷鈍閔條達高彼注云鈍閔猶鈍惰也此注云鈍暗不知足貌鈍惰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

植於高世

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念孫案植於高世當作植高

志九之一

一

於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於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淮南內篇第一

淮南內篇第二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倣真

垠埤

蘇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埤垠埤念孫案覽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形狀也繆稱篇道之有篇章形埤者高注形埤兆朕也是垠埤與形埤同義既言形埤無庸更言垠埤疑垠埤是形埤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且此三句以發孽埤為韻若加垠埤二字則失其韻矣

志九之二

一

藿藎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藿藎藎炫煌高注曰藿藎炫煌采色貌也藿讀曰唯藎讀曰屨念孫案藿音灌與唯字聲不相近藿皆當為葑字之誤也葑讀若唯諾之唯字從艸唯聲葑屨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鋪于布漢葑屨葑葑李賢曰葑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莖初出為葑爾雅葑莖菜之皇也葑與葑通屨音戶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蔥葑龍葑屨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葑為唯李賢音以揆反正與高讀合劉續不知藿為葑之誤而改藿為葑斯

為謬矣。諸本及莊本同又案確蘆之蘆當依後漢書作扈。注當作扈。讀曰戶。正文作蘆者因確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文為蘆。讀曰扈。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蘆字。

閒於無有

若充耀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陳氏觀樓曰。閒當作問。充耀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衡杓

機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高注曰。機槍。彗星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引之曰。北斗之星。不聞為害。高

志九之二

二

說非也。衡當為衝。字形相似而誤。衝杓皆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為天槍。天衝。熒惑散為天機。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今本衝字亦誤。作衝。據太平御覽卷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為贏。晚出者為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機槍衝杓皆妖氣之名。故竝言之。

茫茫沈沈 渾渾沉沉

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曰。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念孫案沈皆當為沈。王何黨切。廣韻又音杭。茫茫沈沈。疊韻也。說文沈字注云。莽沈。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沈者莽也。今本沈誤作沈。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沈沈。即莽莽沈沈。故高注以為盛貌也。莽沈。或作滂沈。張衡西京賦。滄池滂沈。是也。倒言之。則曰沈滂。馬融廣成頌。潢滂沈滂。是也。又作沈茫。楊雄羽獵賦。鴻濛沈茫。是也。顏師古曰。沈茫。即沈莽。故曰茫讀王莽之莽。漢書禮樂志。面顛沈礪。顏師古曰。沈礪。白氣之貌。故曰沈讀

志九之二

三

水出沈沈白之沈。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沉亦當為沈。渾渾沈沈。廣大貌也。爾雅。沈也。說文。沈。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沈。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沈混渾古同聲。渾渾沈沈。即沈沈沈沈。沈之轉為沈。猶渾之轉為沈也。且沈與象量藏為韻。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沈之字。隸或作亢。故沈字。或作沈。一誤而為沉。再誤而為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

炊以鑪炭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念孫案炊當為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唯體道能不敗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舊本脫也字今據下文補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溪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舊本句注作句望劉續曰當作句注今依劉注改莊氏伯鴻曰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即注字也古注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注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注字作注注字作注後人但

志九之二

四

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諺矣念孫案莊說非也句注之為句望草書之誤耳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凡昆侖空桐薄落均樓之屬皆山名之疊韻者句注亦是也若作句望則失其讀矣諸書及本書地形篇皆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乃反以本書偶誤之字為是而以諸書之句注為非且以注為汪之誤望為汪之通見異思遷展轉附不能難也念孫案唯體道會此近日學者之公患也

臺簡 引楯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高注曰臺猶持也引楯拔擢也饒氏獻之曰臺當作臺說文

臺古文握字故注訓為持臺與臺形近致譌耳莊氏伯鴻曰注訓引楯為拔擢則楯當作楯從手攴

無一椽 無一輻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念孫案蓋之無一椽輪之無一輻本作蓋之一椽輪之一輻此但言一椽一輻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椽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行

彭溲

志九之二

五

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溲而為雨高注曰彭溲溼積貌也念孫案彭溲本作彭溲道藏本作彭溲注同溲即溲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為溲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彭古讀若旁說見唐韻正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溲為一司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義竝與此同故高注以彭溲為溼積貌若彭溲則為水聲見上林賦而非雲氣溼積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溲陳禹謨刪去太平御覽天部八同

所得

今夫善射者有義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如讀此為而此

皆所得以至於妙陳氏觀樓曰所得上脫有字高注有  
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是其證

翔翔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巖巖適足以翔翔高注曰  
巖巖微細故翔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翔翔  
當作適足以翔高注翔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翔飛而  
無傷毀之患說文翔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跂行喙息  
蠖飛蠕動蠖與翔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  
命飛輕二字正承翔字言之若翔翔則為身高飛之貌  
巖巖之飛可謂之翔不可謂之翔翔也又下文雖欲翔

志九之二

六

翔高注曰翔翔身之高飛翼上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  
而此注不釋翔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翔翔二字明矣隸  
書翔字或作翔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翔相近故翔誤為翔後人  
不知翔為翔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  
此正作巖巖適足以翔

夫受形於一

夫與歧燒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也與圈飛輕微細者猶足  
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邪同念孫案下夫字因上夫  
字而衍夫與歧燒同乘天機受形於一也與圈二句連讀不  
當更有夫字

使知之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啓華嘔符姬掩萬民百姓  
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念孫案使下不當有  
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

樗木色青翳而羸瘡蝸皖

夫樗木色青翳而羸瘡蝸皖此皆治目之藥也高注曰  
樗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  
洗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此句內有  
樗木色青象目中青翳之羸瘡薄羸蝸皖目疾也引之  
色故以同色者治之也脫文蓋謂  
曰色青翳當作已青翳注內色已與瘡相對為文已亦

志九之二

七

瘡也言樗木可以瘡青翳也瘡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  
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  
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青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  
青翳者涉注內青色而誤耳羸瘡蝸皖當作羸瘡瘡瘡  
皖注內蝸據高注云羸瘡薄羸則羸下原有羸字明矣  
太平御覽麟介部十三引此作羸羸瘡瘡又引注云  
羸附羸羸細長羸也瘡瘡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三十引  
許慎注云瘡瘡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蝸味甘  
無毒主瘡館明目羸羸蝸蝸並與羸羸同士冠禮羸蝸  
內則作蝸蝸蝸館與瘡瘡同羸羸聲相亂故羸下脫羸字瘡

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為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

尺之鯉 丈之材 營宇狹小

夫牛蹠之涿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自敘云太平御覽地部引作牛蹄之涿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脫譌念孫案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為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宇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涿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

志九之二

八

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宇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宇之材而下文無營宇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為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涿無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謂壘之內不生蛟龍培塿言營宇隘猶此言營宇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宇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

鈔本御覽之誤

有命在於外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念孫案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既為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子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即淮南所本

吟德

吟德懷和高注曰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念孫案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

志九之二

九

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旁字體小異耳若訓為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畱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昧昧

昧昧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高注曰昧昧欲明而未也昧昧欲所知之貌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昧字昧昧當為昧昧注昧昧昧一聲之轉皆欲知之貌也說文云倫文子上禮篇作昧昧懋懋與昧古字通泉陶謨懋遷有無化居今作

琳琳者，琳誤為林，又因味字而誤加日有耳，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琳字，吳志伊字彙補又云琳音林，並引淮南子味味琳琳皆為俗木所惑也。

乃至 非乃

乃至神農黃帝，念孫案乃當為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汜論篇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當為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也，道藏本劉本竝作乃，朱本改乃為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志九之二

十

九烈

襲九竅重九烈，高注曰烈形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烈字，烈當為塹字之誤也，玉篇塹古文垠字，字從土，秋聲，說文狀讀若銀，九塹即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塹，無塹即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塹，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塹形也。

周室之衰

施及周室之衰，引之曰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繹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為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為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

之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雜道以偽

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粗念孫案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為粗，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偽古為字，說見史記淮南，為亦行也，齊俗篇矜偽以惑世，佞行以違眾，矜偽猶佞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偽者為日，其衣冠行偽已同於離道，以偽險德以行，言所為非世俗矣，行偽即行偽，離道以偽，險德以行，言所為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偽之偽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言詐偽耳，文子改作以為偽，以為行，失之。

志九之二

十一

疑聖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晉，高注曰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引之曰疑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會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蓋眾即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

眞清

水之性眞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念孫案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相與汨同

芳臭

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念孫案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

志九之二

三

爲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爲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

淵清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念孫案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清文子九守篇同

流沫 沫雨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高注曰沫雨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舊本脫一雨字今據說山篇注補又說山篇人莫

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

雨潦上覆甌也沫雨或作流潦念孫案流沫本作沫雨

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

方術部一並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今

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

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

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沫見

相史晨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爲沫高以爲雨潦上覆甌

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

許慎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則沫爲沫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沫亦是沫字

志九之二

三

之譌

以觀其易也 形物之性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念孫案以觀其易也以下本無觀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相對爲文則不當有觀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並無觀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爲善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念孫案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弗用者是也今本兩者字皆作也涉上文而誤耳文子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

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高以偏身二字連讀云偏身身不見用偏偏然也念孫案高說非也偏字上屬為

志九之二

古

句不免於偏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偏之言廢也疲也說文曰偏歪兒亦疲憊之意玉藻容鬢鬢鄭注曰鬢鬢廢貌也王襄洞篇賦曰榮距鬢博偏以頓頰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為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句法正與此同

真入之道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此真入之道也念孫案道本作遊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真入之

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是故真入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會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真之遊竝與此真人之遊同意

澤潤玉石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高注曰澤潤澤也念孫

志九之二

圭

案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言之足蹀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

知不能平

蜂蟻螫指而神不能愴高注愴定也蚤蝨嗜膚而知不能平

念孫案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  
呂氏春秋壅塞篇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性猶體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楚語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平靜也  
鬼谷子摩篇月令安形性後漢書陳寵傳作安形體平靜也  
平者靜也 謂體不能靜也 莊子天運篇蚊虻嚼膚則通管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為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今夫樹木者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與槩同念孫案一當為十十當為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

志九之二

六

能見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此與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

草木不天九鼎重味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天九鼎重味珠玉潤澤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天下有死字念孫案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天死相對為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道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卽下文珠

字之誤而行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此蓋許法則無味字明矣

淮南內篇第二

志九之二

七

高郵王念孫

天文

太昭 道始於虛霏

天墜地字未形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道始於

虛霏引之曰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馮翼洞

瀾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

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

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

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虛霏當作太始

志九之三

生虛霏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

之元虛廓無形廓與霏同正所謂太始生虛霏也後人以老

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霏為道始於虛霏而

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

虛霏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念孫案此當為宇宙生元氣元氣

有涯垠下文清陽為天重濁為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

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為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

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積陽之熱氣生火 積陰之寒氣為水 日月

之淫為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

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引之曰積

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為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

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

氣積久則為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

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

為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

反者為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為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

志九之三

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為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

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為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

上下文為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

者為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

正相對精者為星辰與精者為日精者為月文亦相對

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句

法亦相同

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

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劉本刪去

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大戴禮會子天圓篇陰

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為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合則非其指矣

月虛

月虛而魚腦減念孫案虛當為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而為虛坤雅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竝作月毀蓋許慎本毀亦虧也

志九之三

三

鳥飛

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念孫案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鳥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象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

五億萬里

天去地五億萬里念孫案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

二十八宿 凡二十八宿也

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注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引之曰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不為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觿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為

志九之三

四

時則二篇於牽牛須女等名皆不從省月令爾雅及呂氏春秋十二紀有始覽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地理志無不皆然唯此篇所別圖於營室東壁觜觿各省一字而牽牛須女東井輿鬼七星皆不省漢書律曆志說十二次於東井省東字而牽牛須女營室皆不省說四方星度於牽牛發女東壁觜觿東井輿鬼七星各省一字而營室獨不省此則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觿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觿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七星七道藏本脫下七字各本及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莊本脫上七字今補正

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四守 天阿 太一之庭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阿當作河高注曰皆星說見下

名下自解又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當作五紫宮者說見下

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園也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各本守作宮涉上文紫宮而誤今據上文四守及北

堂書鈔天部二初學記天部上所誤今據上文四守及北

太平御覽天部六所引改正所以司賞罰各本以下

據舊本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刪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志九之三

五

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迥殊今細繹原文前注

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別其名也太一之

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園羣神之闕及所以司

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

守為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竝

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為

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別於

紫宮前為統下之詞或別於天阿後為統上之詞其義

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

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

園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竝引許慎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

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為天阿也案

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

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

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竝作

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又

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為四守之一是許本

亦作天河天河蓋即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

志九之三

六

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開為關

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郝萌曰兩河戍與戍即鉞

俱為帝闕又占曰兩戍間為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

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為門正合郝萌

之說羣神即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

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

蓋即指此

天官書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

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

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

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衛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卽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廷古字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爲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既誤爲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歲鎮行一宿

志九之三

七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念孫案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引之曰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舊注曰甲寅元始麻起之年也大衍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闕

蒙與闕逢同太歲在甲日闕逢在寅日攝提格闕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鎮星也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顓頊麻元所起之日爲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爲建寅尤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太白常方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

志九之三

八

當出而不出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與兵念孫案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血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

出而後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

祀四郊 決刑罰

景風至則爵有位案有位則有爵此言爵有位於義不位文選任坊王文憲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作施爵集序注引作施爵祿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閭闔風至則收縣坐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念孫案祀四郊本作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

志九之三

九

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為韻功字合韻讀若光月功與行明彰長行為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常為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為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斲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斲罰刑皆其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斲罰刑刑與城為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大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引之曰大終下當有三終

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續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句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

志九之三

十

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顛頊厯元見太歲攷開元占經古今厯積篇曰黃帝厯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顛頊厯同則顛頊厯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數矣漢書律厯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青龍為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曰占篇引此已脫三終二字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引之曰日行一度本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



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茫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歷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為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顓頊歷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耀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

志九之三

十一

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

鑿地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義為長

十二月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念孫案十二月當為十一月上文云冬至德在室是也

升日行一度 熱升 升勺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道藏本此下有高注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云云凡二十九字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念孫案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割續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

志九之三

十二

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為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升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混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為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糟邱生乎象檣炮格生乎熱升炮格謂為銅格布火音如字俗作烙音洛非此段氏若膺說見鍾山札記升亦當為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四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並引淮南炮格始於熱斗又引許慎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是也又兵略篇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

升亦當爲斗，鄭注少牢饋食禮曰：料料水器也，料與斗同。冬至以後十二律，日冬至音比林鍾，雨水

驚蟄 清明 穀雨

冬至音比黃鍾，小寒音比應鍾，大寒音比蕪射，立春音比南呂，雨水音比夷則，驚蟄音比林鍾，春分音比蕪賓，清明音比仲呂，穀雨音比姑洗，立夏音比夾鍾，小滿音比太簇，芒種音比大呂，夏至音比黃鍾，小暑音比大呂，大暑音比太簇，立秋音比夾鍾，處暑音比姑洗，白露音比仲呂，秋分音比蕪賓，寒露音比林鍾，霜降音比夷則，立冬音比南呂，小雪音比蕪射，大雪音比應鍾，又下文

志九之三

三

日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引之日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比蕪射，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蕪賓，春分音比仲呂，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簇，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蓋音以數少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清，冬至應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清，小寒蕪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

蕪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

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蕪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蕪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簇，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簇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清者，非應鍾而何？後人但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并蕪射以下，遞移其高，亦遷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林鍾，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雨兩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厯志曰：詠管中驚蟄，今日雨水降，蓂初雨水，今日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日清明，中清明，今日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明前也，桓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

志九之三

四

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

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歆三統歷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引易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為雨水指甲為驚蟄指乙為清明指辰為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歷與緯書不皆出西漢末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為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詳見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

陽氣凍解

志九之三

去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引之曰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行

雷戒

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念孫案戒當為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為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臧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

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為戒則後人亦必改為臧矣

太歲

咸池為太歲錢氏曉徵荅問曰問淮南以咸池為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為小歲咸池為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為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為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念孫案錢說是也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

志九之三

去

天維建元常以寅始句起此字上有脫文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引之曰起字上當有脫文蓋言甲寅之年歲星在娵訾之次管室東壁也詳見下條是歲星所起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書律厯志曰木金相乘為十二是為歲星小周小周乘策為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為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

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句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志九之三

七

太一在丙子

淮南元年冬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言元年冬太一在丙子高注曰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引之曰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為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攷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

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引之曰錢說非也下文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即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為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子為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麻法不同者古法多

志九之三

六

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

二陰一陽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引之曰二陰當作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羸弱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為二一陽與二陽為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為一陰矣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七十歲而復至

甲子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引之曰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行也

養老鰥寡

志九之三

充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糶蠶施恩澤念孫案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糶蠶仲秋養長老行糶蠶飲食春秋縣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巫咸曰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鰥寡行糶粥施恩澤皆其證

大剛魚不為

壬子于庚子大剛魚不為引之曰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行剛當為則字之誤也則魚不

為四字連讀高注不為魚春秋縣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千金則魚不為是其證

收其藏

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夕謂月之下旬也書大傳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旬為朝中旬為中下旬為夕字亦作晉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晉殺三葉而穫大麥乃收其藏而閉其寒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世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為敷敷與布古

志九之三

三

字通舉陶謨敷同日奏罔功禹貢條錫敷史記夏本紀敷政優優成二年左傳引作布聘禮周頌賚篇箋云敷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猶徧也堯典敷奏以言史記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五帝紀作徧告以言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為衍文而削之矣

禽鳥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念孫案禽鳥當為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

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竝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是其證

小還 大還

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舖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念孫案小還大還當為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為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之大遷漢書律厯志曰少陰者西方面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與而同意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

志九之三

三

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引此竝作小遷大遷陳再謨依俗本改為大還小還

淵虞

至於淵虞是謂高春念孫案淵虞當作淵隅注隅虞聲同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淵隅陳再謨改為虞淵大謬楚辭天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

至於

至於蒙谷是謂定昏念孫案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

字而誤也淪入也見原道精神本經三篇注及漢書敘傳應劭注沒也見覽楚辭九歌注及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說文廣雅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淪陳再謨依淪為至楚辭補注同

禹以為朝晝昏夜

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為朝晝昏夜念孫案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為離俗書離字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與字竝作離其左時與禹相似因誤為禹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脫去右畔而為禹耳離者分也言分為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為陰陽離為八極文義

志九之三

三

與此同

十二月指丑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而終而復始引之曰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厯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厯志引董巴議曰顓頊厯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湯作殷厯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厯起寅月殷厯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蟄蟄然也先言指寅顓頊厯之遺

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厯之遺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而，乃言其終。蓋起於寅者，至丑而而，起於子者，至亥而而也。後人不知古厯有二法，而改爲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而，不須更言一歲而而矣。且子與始爲韻，若作丑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則萬物蟻

指寅則萬物蟻，念孫案此當作指寅。句寅，句則萬物蟻蟻然也。寅則萬物蟻蟻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蟻蟻然，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

志九之三

三

蟻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蟻下又脫蟻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蟻蟻然也。

未味也

未味也。念孫案未下脫者字。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皆有者字。味本作味。後人以漢書律厯志云：味夔於未，故改味爲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爲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竝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竝云：未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史記律書未者味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竝與淮南同。

其加卯酉三句

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引之曰：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言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

志九之三

三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歛。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

引而止也 呻之也

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念孫案之字當在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皆有者字。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

曰規

道曰規始於一。念孫案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





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晏曰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為和變徵為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為和少商為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為紕繆之繆以為和與繆相反宋書引舊注曰繆音相干也亦誤解繆字遂於應鍾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於蕤賓并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矣改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為和載注文正作不與

志九之三  
正音比晉書律厯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鍾不比正音故為和足證今本之謬

脫文二句  
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引之曰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下相承為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

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此字今刪脫去此句則注文為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

人脩八尺 有形則有聲 匹者中之度也 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為制引之曰此文多不可通人脩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即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

志九之三  
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尋者中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鍾之律脩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脩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脩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

秋分菓定

秋分菓定菓定而禾熟菓與秒同秒禾也說見主術念孫案隋書律厯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菓定菓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

十二菓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菓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引之曰十二菓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菓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標標誤作稊見主術高注曰十二標為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

志九之三

无

尺十尺為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菓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菓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菓為分十分為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標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為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菓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為寸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

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念孫案量當為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為重

蒼龍在辰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引之曰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即蒼龍也既云太陰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徒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

志九之三

平

以太陰即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

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

道藏本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下有脫文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引之曰太陰二字乃下屬為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為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為太歲

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為小歲咸池為大歲見上文西為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為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迴姝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詳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為二注者必不為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為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為太歲

志九之三

三

太陰不同之證非也

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

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引之曰十一月當為正月十二月當為二月正月當為三月二月當為四月三月當為五月四月當為六月五月當為七月六月當為八月七月當為九月八月當為十月九月當為十一月十月當為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星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

志九之三

三

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大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其證也後人以太初麻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為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一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麻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弗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元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元若以正月為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

志九之三

三

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姬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為後人所改故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日德

綱日 以至於癸 左前刑右背德

太陰所居句日德句辰為刑句德句綱日自倍因句柔

日徒所不勝句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引

之曰日德日下脫為字日為德辰為刑相對為文也綱

當為綱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

志九之三

雷

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案此當為右背刑左前德寫

者顛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甲至癸為陽從

寅至丑為陰陽則為前為左為德陰則為後為右為刑

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

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

吉是其例矣

十二月日所建之星

星正月建營室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兩月字二月建

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引之曰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巛參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

志九之三

姜

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日在婺女即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斗牽牛越須女吳

斗牽牛越須女吳引之曰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高須女四字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然則呂氏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魏趙竝列戰國時多謂韓為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為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

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竝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十二歲而一康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今本高注曰康盛也念孫案盛當為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為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康虛也方言康空也竝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康本或作荒大雅柔篇具養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為康云

志九之三

姜

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康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康說文飢虛也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穰穰虛也竝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即荒也若訓康為盛則與正文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舊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為盛明是淺學人

所改漢人無此謬也。

癸越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  
癸越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念孫案齊近  
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  
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

以勝擊殺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引之曰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  
曰係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名有  
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係畜養以困舉事分承

志九之三

彙

專義係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  
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  
為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月從一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念孫案  
從當為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  
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

太陰所居辰為厭日

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引之曰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  
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

徙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  
誤也為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行也厭者鄭  
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  
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  
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為月厭是雌所  
居辰名為厭不名為厭日也。

庚申 戊戌己亥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  
酉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已酉己卯  
魏也戊午戊子錢氏荅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

志九之三

彙

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天老說見周官占  
夢疏所引鄭志內正月  
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  
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為八會之一三月陽  
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為八  
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  
四月癸亥為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  
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為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  
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  
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  
為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

申故九月庚辰為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  
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為八會之七十一月陰  
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為八會  
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  
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劉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  
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  
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念孫案錢  
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  
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  
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

志九之三

堯

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衛中山及周末  
知以何國當之也

數來歲 五十日 一斗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  
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念孫案太平御覽時  
序部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  
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

有其歲司也引之曰此本作其為歲司也今本衍有字  
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為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

為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伺字為歲司者為歲候豐  
凶也尋繹文義其為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  
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  
圖者誤劉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  
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  
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圖蓋後人所為故置之非其  
所耳劉續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  
之下大誤

麥不為昌

掩茂之歲麥不為昌念孫案昌上脫菽字麥不為為句

志九之三

旱

上文曰禾不為菽昌為句又曰菽麥開元占經歲星  
占引此正作麥不為菽昌

籩稻 三斗

困敦之歲籩稻菽麥昌民食三斗念孫案籩下脫登字  
稻下脫疾字籩登為句上文曰籩不登又曰籩登稻疾為句謂稻有疾也上  
菽疾又曰民疾菽麥昌為句民食三斗斗當為升開元  
占經引此正作籩登稻疾菽麥昌民食三升

淮南內篇第三

淮南內篇第四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地形

地形之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念孫案此篇皆言地之所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云云此即淮南所本

八極

志九之四

一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今本此下有注云八極八方之極也念孫案八極當為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為極玉海地理部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及白帖一引此竝作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又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間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是高注云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如此處八極為八柱之譌又移彼注於此以曲為附會

甚矣其謬也

通谷其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有始篇作通谷六名川六百此其字當為六之譌

三百仞 五十里 九淵

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念孫案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皆衍文此言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者共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漳源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即用淮南之文

志九之四

二

丹水

是謂丹水飲之不飢念孫案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飢文選思元賦酌白水以為漿李善即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飢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王注當引以為證何置此不引而別



指赤水以當之乎。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

流沙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高注窮石山名也至於合黎

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引之曰崑崙四隅為

四水所出說本海內西經上文言東北陬東南陬下文

又言西北陬無獨缺而南陬之理此處原文當作弱水

出其西南陬絕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

沙及注窮石山名云云則當在下文江出岷山諸條閒

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

志九之四

三

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石正與江出岷山諸

條文義相同也蓋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

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此文言河出崑崙東北陬下文

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併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

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

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弱水出下又至

於合黎餘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

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洋

水次於弱水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

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

名窮石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見史記夏本紀正義使淮

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

石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為後人取禹貢

之文附入較然甚明況既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可

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

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字而不

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

流行也流行下當有如有餘波入於流沙句在前則注

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

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入於流沙句而弱水出窮石入

志九之四

四

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閒明矣

縣圖

或上倍之是謂縣圖念孫案上文縣圖涼風樊桐高注

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

涼風之山則此縣圖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水經河水注

引此作是謂元圃之山是其證洪興祖楚辭補注引

元澤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高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為宄

之宄也莊氏伯鴻曰案古讀元為兀故說文元從一從

兀為聲又髡一作髡其從兀從元皆為聲是此讀元為

亢之證古聲兀亢相同也。念孫案莊說非也。元澤當爲  
 亢澤。字之誤也。亢與沆同。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  
 也。言平望。泮無崖。東逕督亢澤。風俗通曰：沆泮  
 際也。是沆亢古字通。爾雅：沆沆也。郭璞曰：水流泮沆說  
 文曰：沆，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莽  
 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舊本沆譌作沆。此言亢澤  
 亦取大澤之義。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  
 並作沆澤。是其證也。高注：常山人謂伯爲亢。亢亦亢字  
 之誤。伯古阡陌字也。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  
 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街陌  
 屯落皆設督長也。又漢書食貨  
 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阡伯。亢與阡同。廣雅曰：阡陌  
 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  
 谷草野而過也。是阡亢古字通。說文曰：趙魏謂伯爲  
 志九之四 五  
 亢。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云常山人謂伯爲亢  
 正與說文相合。沆亢古同聲。而並通作亢。故曰：亢讀常  
 山人謂伯爲亢之亢  
 各以其類生  
 土地各以其類生。念孫案：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今  
 本衍其字。脫人字。陳祥道禮書  
 引此已誤。史記天官書正義藝文  
 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  
 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無其字。有人字  
 障氣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念孫案

障氣本作水氣。後人以水與澤相類。故妄改爲障耳。書  
 引此。不知凡水皆謂之水。而水鍾乃謂之澤。見周官大  
 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  
 爲障。則義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  
 病部三：此篇內。引此並作水氣。酉陽雜俎：廣知篇同。  
 腫  
 岸下氣多腫。念孫案：腫本作廹。此亦後人妄改之也。腫  
 引此。腫音諸勇反。廹音市勇反。凡腫疾皆謂之腫。而腫  
 足則謂之廹。廹字從九。尤讀若汪。跛曲廹也。見下。故廹  
 字從之。岸下氣下溼。故有腫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  
 之虞。既微且廹。鄭箋曰：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廹之疾。爾  
 雅曰：既微且廹。舒瘍爲微。腫足爲廹。是也。若作腫。則非  
 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廹。又引高注云  
 岸下下溼。腫足曰廹。今脫。此注。又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  
 並同。  
 狂  
 谷氣多痺。邱氣多狂。念孫案：狂當爲尪。說文：尪，跛曲脛  
 也。從尪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尪。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  
 頡篇曰：痺，手足不仁也。痺與尪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  
 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尪狂二字相似。隸書亦相

似故在誤為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寫之誤酉陽雜俎正作在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禿與瘦人重水所多禿與瘦人苦水所多在與偃人瘦在偃偃四字皆與此篇同

會葉

會葉者有絲而蛾高注曰蠶是也念孫案會葉本作會桑後人以蟲之會葉者多化為蛾故改會桑為會葉不知正文本作會桑故高注專訓為蠶若作會葉則與高注不合矣爾雅蚤羅郭璞曰蠶蛾說文蠶化飛蟲或作蚤是古人言蛾者多專指蠶蛾言之故曰會桑者有

志九之四

七

絲而蛾故高注專訓為蠶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家語執轡篇竝作會桑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載下引淮南亦作會桑意林及藝文類聚鼻牙部竝同

陰屬於陽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念孫案下陰字蒙上而行此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屬於陽也大戴禮家語竝作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盧辯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羽族部一引淮南皆無下陰字

中濁

河水中濁而宜菽念孫案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和而宜麥義與此相近今作中濁者涉上文汾水濛濛而誤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宜菽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此作河水中調而宜菽

宜竹

漢水重安而宜竹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產者多竝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周官職方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

志九之四

八

竹箭之所生皆是也

決眦

其人脩形太平御覽引此作隋形覓上大口決眦念孫案眦當為眦字之誤也說文眦目匡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開也開眦謂大目也大口決眦意相近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覽人事部四引此正作眦

寒水

北方寒水之所積也念孫案寒水當為寒冰字之誤也上文北方曰積冰高注曰北方寒冰所積因名為積冰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冰

其人蠢愚禽獸而壽

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壽谷本皆誤作蠢。唯道藏本不。賢其人蠢愚禽獸而壽。誤說文。蠢亂也。從心春聲。引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曰蠢蠢焉。王篇音允。切。今左傳。蠢作蠢。杜注曰。蠢蠢動貌。又說文。蠢愚也。從心春聲。王篇音丑。江書容二切。是蠢亂之蠢。字從春。蠢愚之蠢。字從春。聲義絕不相同。周官司刺三放曰。蠢愚鄭注曰。蠢愚生而癡。發童昏者。士昏禮記曰。某之子蠢愚。哀公問曰。寡人蠢愚冥煩。表記曰。其民之敝。蠢而愚。其字皆從春。不從春。音丑。江書容二反。不音允。反。此言蠢愚而蠢。則其字亦從春。故高注曰。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蠢也。又本經。汜論二篇。皆言蠢。夫蠢。婦義亦與此同。之道。應篇。蠢乎。若新生之。慎其字。亦從春。故莊子。知北遊。篇。作。蠢。焉。如。新。生。之。慎。而。藏。本。及。各。本。蠢。字。皆。誤。作。蠢。蓋。俗。讀。蠢。愚。之。聲。聲。如。蠢。故。其。字。遂。誤。為。蠢。他。書。且。有。誤。為。蠢。者。今。人。動。言。蠢。蠢。其。誤。實。由。於。此。唯。三。禮。念。孫。蠢。愚。字。皆。不。誤。則。賴。有。經。典。釋。文。唐。石。經。故。也。

志九之四

九

案自翕形短頸以下六句皆承上其人二字言之則蠢愚上不當更有其人二字。上文東方南方西方皆無此二字。此即因上文其人翕形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又案禽獸二字。妄人所加也。蠢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文正相對。加入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無此二字。

中夏

齊冬生中夏。歎念孫案此本作齊冬生而夏歎。後人以齊歎於中夏。因改為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歎。夏生冬歎。麥秋生夏歎。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齊亦然。

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竝作齊冬生而夏歎。

三十六國

凡海外三十六國。引之曰。論衡無形談天二篇。竝作三十五國。今麻數下文。自脩股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國。六字誤也。

華邱

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舊本作青鳥。劉青鳥。今視肉楊桃甘檀甘華。百果所生。劉續曰。華邱疑。疑邱之誤。疑音嗟。山海經。疑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

志九之四

十

柳甘相甘華。百果所生。念孫案此海外東經文也。疑與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疑字。無緣誤為華。今案華字當是萃字之誤。萃與平古字通。堯典。平秩東作。馬融本。平作萃。周官。車僕。萃車。之萃。故書萃作平。說文。藟。蒲子。可。海外北經曰。平邱在。以為平。席王肅注。顧命作萃。席。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相甘華。百果所生。此淮南所本也。隸書萃字或作萃。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又作華。見桐柏淮。竝與萃相似。故萃誤為華矣。說文。藟。蒲子。可。源廟碑。竝與萃相似。故萃誤為華矣。以為平。席文。選。秋典。賦注。引作萃。席。亦是平。通作萃。因誤為萃也。史記。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為萃。席。亦是萃。席之誤。

耽耳

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注曰。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稍。

衣之褶舊本衣上脫褶字今補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尻

海中舊本海謂作之今念孫案褶攝二字聲與耽不相

近耽字無緣讀如褶亦無緣通作攝也耽皆當為孔今

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取耳垂也從耳下垂象

形春秋傳曰秦公子取取者其耳下垂故以為名玉篇

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孔故高注云取耳耳垂在肩上

廣韻取耳國名正謂此也春秋鄭公子輒字子字或作

聶海外北經云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為人兩手聶其

耳縣居海水中即高注所云以兩手聶耳居海中者也

取與聶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聶取與褶攝聲亦相近

志九之四

十一

故高讀取如褶而字或作攝後人多見耽少見取又以

說文云耽耳大垂也故改取為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

相抵牾也

睢出荊山

睢出荊山睢音睢鳩之睢字從佳且聲舊本作睢非睢

皆作音睢字從目佳聲今改正地理志水經說文

南下有荊漂原地理志作下有強梁原水睢州浸也水

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汝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

山首也中山經荊山之首曰景山故淮南子曰沮出荊

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

名故也斯繆證耳念孫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雖漳之

雖非漆沮之沮所謂荊山乃禹貢南條荊山非北條荊

山故鄭氏以高注為繆證莊伯鴻欲改睢為洛以合高

注不知洛水過荊山入渭地理志左馮翊懷德縣南

水東南則不得言洛出荊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

不察之甚也

汶出弗其而流合於濟

汶出弗其而流合於濟各本脫而字今高注曰弗其山

在北海朱虛縣東水經汶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汶非

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爾引之曰漢書地理志琅

志九之四

十二

耶郡朱虛有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此高注

所本也其水入維不入濟故鄭氏以為誤證地理志又

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句入沛古濟

此則淮南之汶矣汶出原山而此云出弗其者弗其蓋

原山之別名淮南與地理志似異而實同也禹貢維指

因高注誤證而竝以淮南為誤則過矣弗其即是原山

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漢

不其山謬矣在今即墨縣西南二縣相去甚遠莊氏伯鴻以為即

不其山謬矣

丹水出高禱

丹水出高禱高注曰高禱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維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劉績曰冢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浙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禱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念孫案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行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屬臺縣東北此作高禱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禱與

志九之四

三

股出嶠山

股出嶠山高無注引之曰徧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般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錄般桓弗就司諫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般相似爾雅釋水鈞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嶠山也古今異名耳

鎬出鮮于

鎬出鮮于北山經郭注引此鎬作薄劉績曰鎬薄必有一誤引之曰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鎬蓋鎬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出鮮于又脫薄字故混爲一條耳

晉出龍山結給

晉出龍山結給高注曰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引之曰晉出龍山結給當作晉出結給龍山二字因注而衍細字右畔作合則因下句

志九之四

四

合出封羊而誤注當作結細山一名龍山今本作結給亦隨正文而誤又脫山字衍合字也字耳水經濟水注曰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細山在晉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部十引郡國志曰懸壘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細山晉水出焉是結細山乃晉水所出故曰晉出結細結細疊韻字結古讀若吉若作結給則失其韻矣且龍山卽是結細不得並言龍山結細也注言結細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斧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闌入正文

脫文

引之曰說山篇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類出少室漢出嶓冢高注云已說在地形也今地形篇無類出少室之文蓋寫者脫去

根拔

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念孫案根拔二字涉下文根拔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拔草者對後浮生不根拔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拔不必別言之曰根拔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

志九之四

五

根拔二字也又下文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寧皇寧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高注根拔生程若曰根拔根生草之先也今本草之二字誤倒據下注浮生草案根拔皆當作招搖今作根拔者亦因下文之先改根拔草而誤根拔草生於庶草由庶草而上溯之至於程若是程若為根拔草之先不得言根拔生程若也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作招搖生程若以下六句皆本淮南則根拔為招搖之誤明矣

萍藻

藻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拔者生於萍藻念

孫案三萍字皆後人所加此已誤引藻一作藻萍一作萍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萍水藻也今本藻誤作藻爾雅釋草注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則藻即是萍不得言藻生萍藻且萍藻為二物又不得言萍藻生浮草也酉陽雜俎正作藻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志九之四

六

頃念孫案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頃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有埃天下文有黃泉之埃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頃與此文同一例後二段並同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並云缺五百歲生黃頃又引注云御覽地部二十五引此云埃天五百歲生缺又引注云缺石名也頃五百歲生黃頃是其證

清天 清泉

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念孫案清天

當為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  
正作青天青泉

八百歲

青金八百歲生青龍念孫案八百歲當為千歲上文黃  
金千歲生黃龍即其證也後二段高注云東方木色青  
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青瀕八百歲  
生青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為八百耳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青金千歲生青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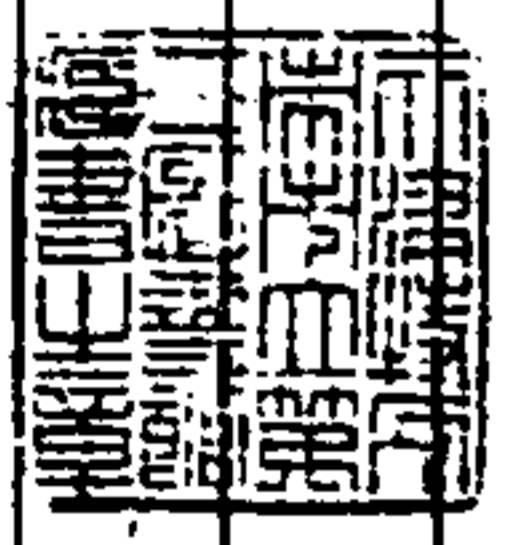
壯土

壯土之氣御乎赤天太平御覽引注云壯土南方土也  
念孫案壯土當為壯土此對下文北方土為牝土而言  
壯字俗書作壯與牡相似而誤

志九之四

七

淮南內篇第四



淮南內篇第五

讀書雜誌

時則

高郵王念孫

桃李始華

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引之曰次句內本無始字今  
本有者後人據月令旁記始字因誤入正文也高注曰  
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案春分穀雨四字乃後人所  
桃始華則非春分穀雨時也呂氏春  
秋注作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是首  
句有始字也又曰桃李於是皆秀華是次句無始字也  
月令桃始華倉庚鳴皆三字為句若無始字則句法參

志九之五

一

差矣此文桃李華倉庚鳴亦三字為句若加一始字則  
句法又參差矣故桃李華不言始而桃華則言始倉庚  
鳴不言始而蟬鳴則言始蟬鳴言始而寒蟬鳴則不言  
始皆變文協句也呂氏春秋仲春篇正作桃李華

角斗稱

角斗稱高注曰斗稱量器也念孫案稱皆當為桶桶稱  
字相近又涉注內衡石稱也而誤說文桶木方受六升  
廣雅曰方斛謂之桶斗桶為一類故高注以桶為量器  
若作稱則非量器矣月令作角斗用鄭注曰用今斛也  
呂氏春秋作角斗桶高彼注與此注同史記商君傳平



斗桶義亦同也下文仲秋之月角斗桶桶字亦誤作稱

撲曲

具撲曲管筐高注曰撲持也三輔謂之撲撲讀南陽人

言山陵同曲薄也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挾曲高注曰挾

讀曰朕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月令作曲植鄭注曰

植槌也念孫案撲與挾皆棧字之誤槌字本作挾形與撲相近挾字隸書

作挾形與棧亦相近棧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持陟革反呂氏春

秋注關東謂之得乃得字之誤標與持同見玉篇說文廣韻

棧槌之橫者也方言作楸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

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其橫關西曰楸齊部謂之持郭

志九之五

二

璞曰槌縣蠶薄柱也朕字古音本在蒸部讀若澄清之

澄說文騰騰騰騰騰騰勝十一字並從朕聲淮南要略形將之朕與應為韻又兵略篇凡物有朕

唯道無朕朕文子勝說文勝字從久朕聲或作凌從久凌聲

是朕凌古同聲故呂氏春秋注云棧讀曰朕此注云棧

讀南陽人言山陵同

以雉嘗黍

天子以雉嘗黍高注曰雉新雞也念孫案古無謂新雞

為雉者雉皆當為雞字之誤也廣雅釋言云雞雞也曹

音而緝而緣二反郭注爾雅釋言云今呼少雞為鷓鷩與

即新雞故高注云雞新雞也月令作以雞嘗黍其義一

也左思蜀都賦巖穴無豳縱翳蒼無鸞鸞鹿子也義與雞亦相近茅一桂不知雉為雞之誤而改雉為雞莊

馬政

班馬政高注曰馬政掌馬官也念孫案馬政本作馬正

同故高以為掌馬官呂氏春秋仲夏篇班馬正高彼注

亦云馬正掌馬之官是其證月令作馬政鄭注云馬政

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廩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

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為政之俗字故訓為掌馬之官若

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為政教矣後人依月令改正為政

志九之五

三

而不知其戾於高注也

白鍾

孟秋之月西官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念孫案白鍾

之白因上文而行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鍾冬擊磬

石鍾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

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

久矣

其兵戈

其兵戈念孫案戈當為戊字之誤也說文戊大斧也從

戈レ聲音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戊右把白髦徐鍔曰今作鉞說文鉞車鑿聲也從金戊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其兵鉞是其證也四時之兵春用矛夏用戟季夏用劍秋用戍冬用鐵五者皆不同類戈與戟同類夏用戟則秋不用戈矣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彼言鉞在西正與此秋用戍同義又案說文引司馬法作戍今經傳皆作鉞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戍字若不誤為戈則後人亦必改為鉞矣史記周本紀斬以元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作元戈戈亦戍之誤

迎秋

志九之五

四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念孫案迎秋本作迎歲後人依月令改之耳上文孟春孟夏及下文孟冬竝作迎歲高注曰迎歲迎春也又曰迎歲迎夏也則此亦當云迎歲迎秋也後人既改迎歲為迎秋又刪去高注斯為妄矣孟冬下亦刪去迎歲迎冬也五字而正文迎歲尚未改

戴桂

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桂劉績曰戴桂記作載旌旄疑桂乃旌字之誤念孫案劉說是也隸書旌字或作桂與桂相似而誤載戴古字通至國而后已

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念孫案后字後人所加季春言從國始至境止季秋言從境始至國而已已亦止也無庸加后字

鵲加巢

鵲加巢高注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念孫案加讀為架謂搆架之也召南鵲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架之俗本或作加功案之作功者非架作宗讀加為架是也匡謬正俗謂加功力作巢非是本經篇大夏曾加高注謂以材木相乘架是加架古字通此言鵲加巢即鄭箋所謂冬至架之者非謂增加其巢也天文篇曰日冬至鵲始

志九之五

五

加巢月令曰季冬之日鵲始巢義竝與此同召南正義引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是也

一青土

東方之極自竭石舊本石下有山字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此無山字尚書大傳亦無今據刪竭竭古字通道藏本茅本竝作竭石史記貨殖傳龍門竭石字亦如此劉本改竭為竭而莊本從之皆未達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假借之義地青土樹木之野引之曰青土當為青邱字之誤也御覽已誤本經篇繳大風於青邱之野今本野誤作高注曰青邱東方之邱名即此所云東至青邱之野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之野青邱之鄉

海外東經云青邱國在朝陽北逸周書王會篇青邱狐九尾孔晁曰青邱海東地名服虔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

閉關閭

閉關閭大按客念孫案古書無以關閭二字連文者關當為門此涉上文關梁而誤也上文及天文篇竝云閉門閭大按客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閉門閭大按索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作守門閭

以塞姦人已德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塞本作索

志九之五

六

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即上文所謂閉門閭大按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為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為得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為句若弟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格

夏行冬令格高注曰格竝也象冬斲刑恩澤竝格不流下引之曰高說非也格讀為落謂夏行冬令則草木零

落也格字從木各聲古讀如各說見唐韻正格與落聲相近而字相通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村落之落通作格猶零落之落通作格也月令云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四篇尹知章曰寒氣肅殺故凋落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秋行冬政則落又云夏行冬政則落皆其明證矣

淮南內篇第五

志九之五

七

淮南內篇第六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覽冥

尚菓

夫醫師庶女位賤尚菓權輕飛羽高注曰尚主也菓菓

耳菓廣雅菓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引之曰主菓耳

之官書傳未聞尚菓蓋即周官典菓下士二人者典亦

主也見周官典菓言典菓本賤官醫師庶女則又賤於典

菓菓謂麻菓非謂菓耳也

右秉白旄 余任

志九之六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

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撫之

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念孫案右秉白旄秉本作

執此後人依牧誓改之也論衡感虛篇引此正作執論衡

稱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云云共十太平御覽地部

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引此亦作執泰族篇亦云武

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執與秉同義無煩據彼以改此

也任當為在字之誤也道應篇本在於身余在為句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為句孟子引書曰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法與此相似論衡感虛篇

藝文類聚儀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  
部九儀式部一引此並作余在害讀為曷古字以害為  
曷止也言誰敢止吾意也爾雅曷遏止也爾頌長發篇  
則其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作則莫我敢遏

酒湛溢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高注曰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

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今本作醉

乃後人所改文選七啟注太平御而湛者沸溢物類相

感也念孫案如高說以酒湛為清酒則當言湛酒溢不

當言酒湛溢故又申之曰酒酢而湛者沸溢始失之迂

志九之六

矣今案湛溢二字當連讀湛與淫同爾雅久雨謂之淫

為湛湛即淫也湛字或作沈沈微子我用沈沈即沈

酒揚雄史記宋世家紂沈酒于酒太史公自序帝幸沈

氏淫之即淫沈沈與湛沈義同而字亦相通考工記沈

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淫

脩務篇作禹沐淫雨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

至而酒為之加長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

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故陽益陽而陰益陰義與此同

煙

旱雲煙火淬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為燦字之誤也高注

說文燹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燹  
逆火也旱雲燹火涔雲波水猶言旱雲如火涔雲如水  
耳燹火與波水對文若作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又齊  
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煙亦當為燹燹之上  
尋猶言火之上尋故與水之下流對文天文篇曰火上  
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煙水相對則非其旨矣藝文  
類聚火部煙下引此作煙之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又  
人閒篇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煙亦當為燹突隙之  
煙不能焚屋明是燹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燹百家  
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多部四引此正作突卻之

志九之六

三

燹世人多見煙少見燹故諸書中燹字多誤作煙說見  
呂氏春秋煙火下

夫陽燧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念孫案夫陽燧本作  
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為語詞  
又以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  
為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即陽燧也夫燧與方諸相  
對為文周官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燧與鄭注  
曰夫燧陽燧也下文云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竝以  
夫燧二字連文故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則夫非語詞

明矣

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為能  
有之高釋上四句曰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為無為則  
夷荒自至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  
念孫案高說非也親近者使無事焉使當作言無為無  
事猶今人言無用也此言使不足以召遠言不足以親  
近惟誠足以動之耳今本言作使者涉上句使字而誤  
高云欲親近者當以無事以字正釋使字則所見本已  
誤作使管子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

志九之六

四

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形勢解曰民利之則來害之  
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  
遠者使無為焉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  
而民親矣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不親  
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所謂夜行者心行也心行  
行德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此即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  
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曰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  
有之又本於淮南也或謂文子所用乃管子之文非淮  
南之文今知不然者淮南唯此五  
句與管子同其上下文皆管子所無也管子上下文皆  
與淮南同則皆本於淮南明矣又管子作唯夜行者獨  
有之淮南作惟夜行者為能之管子與淮  
南同是此五句亦本於淮南非本於管子也

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姝歾之人念

孫案下欲字因上欲字而行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姝  
夙之人作一句讀不當更有欲字高注曰欲倍其劑以  
生已夙之人則無下欲字明矣

取火於日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  
而行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各  
相對為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近之則遠 延之則疏

夫道之與德若葦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  
道若觀儵魚念孫案近之則遠遠當作疏此涉上句遠

志九之六

五

字而誤也德革為韻疏魚為韻若作遠則失其韻矣泰  
族篇遠之則邇延之則疏亦與除虛餘為韻泰族篇之  
延字當作近今據泰族之疏字以正此篇遠字之誤并  
據此篇之近字以正泰族延字之誤文子精誠篇正作  
近之即疏

聖若鏡

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念孫案聖下脫人字意  
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服用部十九引此竝有  
人字莊子應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鏡文子精誠篇是  
故聖人若鏡亦皆有人字

非乃得之也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念孫案非字義不  
可通行文也高注云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則無非  
字明矣劉本作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此依文子精誠篇  
改

元雲之素朝

若乃至於元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高注  
凍雨也字從冰不從雨各本皆誤作凍今改正爾雅暴  
雨謂之凍郭璞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離騷云  
使凍雨兮灑塵是也凍音東西之東念孫案元雲之素朝衍之字高注曰  
元黑素白也是元雲素朝相對為文雲下不當有之字

志九之六

六

且兩句皆以四字為句加一之字則句法參差矣文選  
南都賦魏都賦注引此皆無之字

蛇蟬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暫巖

蛇蟬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暫巖虎豹襲穴而  
不敢咆獫狁頭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蟬之類乎念孫  
案下言又況直蛇蟬之類則上文著泥百仞之中者非  
謂蛇蟬也且蛇蟬在淺水之中亦不得言百仞蛇當作  
蜿史記太史公自序鼉蟬與處索隱本作蜿  
蟬即鼉龍字也書大傳河魴江魴亦與鼉  
同蟬與鼉同說文蟬魚也皮可以為鼓夏小正傳刺鯉  
其尾鼓音魴徒何且伏於淺淵而不敢出況蛇蟬善  
其腹音魴徒何

之類乎今本阮作蛇者涉上下文蛇鱗而誤

引之曰暫巖乃高峻貌龍乘風雨而熊羆畏避則當伏

於幽隱之地山顛高峻非所以藏身也暫巖當作之巖

王逸注七諫曰巖穴也莊子山木篇豐狐文豹伏於巖穴言熊羆匍匐

於邱山之穴而不敢出也下文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正

與此同義且阮鱗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之巖

二句相對為文若作暫巖則義不明而句亦不協矣暫

字蓋出後人所改後人誤讀巖為暫巖之巖故以意改之

燕雀佼之

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

志九之六

之間高注曰燕雀以為能佼健於鳳皇也念孫案高說

非也佼讀為狡廣雅曰狡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

文云赤螭青蚪之游冀州也蛇鱗輕之以為不能與之

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作佼者俗字耳佼侮之佼通

之佼通作佼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是也

羽翼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念孫案羽翼弱水四字文不成義

羽翼當為濯羽故高注云濯羽翼於弱水之上今本作

羽翼即涉注內羽翼而誤也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穴

下引此正作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陳禹謨本刪去文選辯命論

注白帖九十四並同說文鳳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即用淮南之文

歸忽

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高注曰縱履也足

疾及箭矢躡踏也追焱及之焱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

皆言疾也念孫案高謂焱為光中有影者於古無據又

言忽然便歸亦失之焱忽皆謂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

焱郭璞曰暴風從下上也說文騰扶搖風也騰疾風也

騰騰通作焱忽張衡思元賦曰乘焱忽兮馳虛無是也

追焱歸忽即承上躡風而申言之歸忽猶言歸風說林

志九之六

篇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是也縱矢躡風

追焱歸忽二句相對為文若以歸忽為忽然便歸則與

上文不類矣

日八

朝發博桑日入落棠高注曰博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

日所入也念孫案日入當為入日今本作日入蓋涉高

注日所入三字而誤不知高注自謂落棠山為日所入

非正釋入日二字也入日者及日於將入也朝發博桑

謂與日俱出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上言追焱此言入

日皆狀其行之疾也若云日入落棠則非其指矣上文

云鳳皇徑躡都廣入日抑節正與此入日落棠同意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曰言及日於將入也意亦與此同

踰於六馬

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陳氏觀樓曰踰當為喻字之誤也喻曉也言馬曉人意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正作喻

律治陰陽之氣

以治日月之行律今本此下有高注云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陳氏觀樓曰律下本無治字律陰陽之氣與上下

志九之六

九

相對為文讀者誤以律字上屬為句則陰陽之氣四字文不成義故又加治字耳高注律度也三字本在律陰陽之氣下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隔斷上下文義遂致讀者之惑念孫案文子精誠篇作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此用淮南而改其文也後人不知律字之下屬為句故依文子加治字耳

熾炎 浩洋

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念孫案炎當為焱字之誤也說文焱火華也玉篇弋贍切廣韻熾力驗切熾焱火延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作熾焱與廣韻合洋

當為焱亦字之誤也玉篇焱弋沼切司馬相如上林賦灑焱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也左思魏都賦河汾浩泝而皓焱李善注引廣雅曰皓焱大也灑皓竝與浩通御覽地部二十四引此作浩焱皇王部三引此作皓焱焱焱焱焱皆疊韻浩洋則非疊韻蓋後人多見焱洋少見焱焱故焱誤為炎焱誤為洋矣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念孫案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當依文子精誠篇作陰陽所擁擁壅古字通沈滯不通者今本所上衍之字

志九之六

十

沈下脫滯字則句法參差且與下文不對若以壅沈二不成義

眇眇

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眇眇俗書眇字如此高注曰倨倨臥無思慮也眇眇然視無智巧貌也念孫案眇眇當為眇眇眇字本作眇形與眇相近故誤為眇脩務篇以身解於陽眇音書陸機傳豪士賦序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曰于于無所知貌正與高注無智巧之意相合盜跖篇曰臥居居起于于于與眇聲近而義同也說文眇張目也倨真篇曰萬民睢眇眇然莫不竦



身而載聽視魯靈光殿賦鴻荒朴略厥狀睚眦張載曰  
睚眦質朴之形劇秦美新曰天地未祛睚眦眦眦故高  
云眦眦然視無智巧貌也若眦為邪視則與無智巧之  
意不合矣且莊子以徐子為韻居于為韻此以倨眦為  
韻若作眦則失其韻矣

蝮蛇

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念孫案  
蝮蛇本作蝮蛇此後人妄改之也禽獸蝮蛇相對為文  
所包者甚廣改蝮蛇為蝮蛇則舉一漏百且與禽獸二  
字不類矣文子精誠篇正作禽獸蝮蛇韓子五蠹篇亦

志九之六

士

云人民不勝禽獸蝮蛇

重萬物 服駕應龍 援絕瑞

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  
絕瑞念孫案重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疏引此作光輝  
熏萬物是也熏猶熏炙也謂光輝熏炙萬物韓詩外傳  
曰名聲足  
以薰炙之  
薰與熏同故高注曰使萬物有輝光也服應龍驂青虬  
相對為文故高注曰在中為服在旁為驂服下不當有  
駕字此後人據高注旁記駕字因誤入正文也不知高  
注駕應德之龍是解服應龍三字非正文內有駕字也  
一切經音義一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及爾雅疏引此俱

無駕字援絕瑞本作援絕應此亦涉注文而誤也案正  
文作絕應故注釋之曰殊絕之瑞應若正文本作絕瑞  
則無庸加應字以釋之矣爾雅疏引此作絕瑞則所見  
本已誤御覽引此正作絕應

塿裂

植社槁而塿裂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塿字  
塿當為塿隸書之誤也隸書塿字或作塿或作塿  
子侯表庫葭康侯澤史記作塿又匈奴傳中係塿  
淺史記作係塿說文塿木也今作塿玉篇塿胡故切  
好兒或作塿說文塿裂也又曰塿塿也塿塿古字通賈  
子耳痹篇作置社槁而分裂

志九之六

士

莎蒨 無理

田無立禾路無莎蒨金積折廉壁襲無理磬龜無腹著  
策日施高解路無莎蒨日莎蒨讀猿猴蹠蹠之蹠案爾  
雅曰  
狸狐貓狗蹠其足蹠其跡凡與蹠同狀如莎蒨草名  
故曰猿猴蹠蹠各本蹠誤作蹠今改正狀如莎蒨草名  
也引之曰莎蒨本作蒨莎故高注先釋蒨後釋莎道藏  
本誤作莎蒨洪興祖楚辭九歌  
補注引此已誤注內蒨上又衍一莎字  
劉績不能是正反移莎字之注於前以就已誤之正文  
斯為謬矣莊本  
同莎與禾無施為韻各本無作理乃後人  
所改詳見下施字古  
讀若婆娑之娑  
說見唐韻正若作莎蒨則失其韻矣

高解壁襲無理日壁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

理也。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贏引之曰：贏當作贏淮南原文當亦是贏字，非理字。本經篇冠無贏之理，高彼

注云：贏讀指端贏文之贏。今本贏字皆誤為贏。莊本改贏作贏。贏字古亦讀若贏。故與贏通也。本經篇又曰：贏，雖詭文回波，贏亦謂轉刻如贏文也。故彼注云：贏，雖詭文回波，贏亦謂轉刻如贏文也。故彼注本贏字亦誤為贏。指端贏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

旋轉如贏也。璧形圓，故謂其文曰贏。久而漫滅，故曰無贏。此注璧文上當有贏字。贏，璧文，是釋贏字之義。襲重足釋襲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釋璧襲無贏四字之義。文子作無贏，而此注言無文理，故知其字之本作贏也。後人不解贏字之義，又見注內有

志九之六  
無文理之語，遂改贏為理，而不知注內璧文二字正釋贏字也。且贏與禾莎施為韻，改贏為理，則失其韻矣。

高重京  
大衝車高重京，高注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為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念孫案高重京，京當為壘。注云：故曰高重壘，即其證也。注京觀也。上當更有一壘字。壘，京觀也。四字，即承上注言之。今

本正文壘作京，涉注文京觀而誤。注內又脫一壘字。文子上禮篇作高重壘，是其明證矣。高以上文言濫殺，故謂重壘為京觀。今案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此二句

別為一義。高重壘，即所謂濠溝高壘，非京觀之謂也。

枕格

廝徒馬圉，駟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外。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

格，撈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撈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外。念孫案高說枕格之義非也。格，音胡格，反與輅同，謂輅車之橫木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擁輅執輅，漢書婁敬傳：敬脫輅輅，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臂以輅輦也。見文選而孟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外，謂困極而仆

也。京賦注：孟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外，謂困極而仆也。志九之六  
身枕輅車之木而外也。兵略篇曰：百姓之挽輅，首路外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高彼注曰：輅，輓輦橫木也。挽輅首路而外，即此所謂奮首於路，身枕格而外也。人閒篇又曰：羸弱服格於道，病者不得卷，外者不得葵。兵略篇作輅，此及人閒篇作格，字異而義同也。奮首於路，身枕格而外，皆承上人羸車弊而言。若以身枕格句為外於撈掠，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

天而不夭於人虐，合而為一家。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

征天下合而為一家念孫案天而不天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天下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引此無天字天下合而為一家合上脫不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禮篇同

鑿竇而出水 毀瀆而止水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念孫案出當為止字之誤也欲止水而鑿竇則水從竇入而愈不可止若鑿竇而出水則固其空耳文子精誠篇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即用淮南之文又說林篇若被焚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毀當為鑿太平御覽火部一引此已誤俗書鑿字或作鑿因誤而為毀顏氏家訓書證篇說俗字云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瀆與竇同意林引此正作被焚救火鑿瀆止水今據說林之止水以正出字之誤并據此篇之鑿竇以正說林毀字之誤

志九之六

五

井植生梓 林無柘梓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又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高注曰梓滋生也念孫案梓皆當為梓梓古槩字也說文櫟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甕櫟或作槩古文作梓梓字從木半聲說文半小爾雅半餘也李巡曰梓槁木之餘也釋文梓本或作梓盤庚若顛木之有由槩釋文槩本又作梓馬云顛木而肆

生曰梓魯語山不槎槩韋注日以株生曰槩槩梓櫟並與梓同是梓為伐木更生之名故高注曰梓滋生也又說文粵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梓是條與梓義相近故此篇云井植生梓溝植生條俶真篇百事之莖葉條梓高注云梓讀詩頌苞有三槩同是其明證矣又俶真篇十人養之一人拔之今本十誤作一則必無餘梓高注亦讀梓為槩梓字篆文作梓隸變作梓形與梓相似因誤為梓矣

河九折注於海 崑崙之輸也

志九之六

六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並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為長

淮南內篇第六

淮南內篇第七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精神

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

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念孫案文子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二月而胎四月而胎廣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與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竝作三月而脉亦與今本異

脫三字

志九之七

一

七

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念孫案文子作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所主與此互異而多脾主舌一句案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當獨缺脾與舌下文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即承此文言之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

三百六十六日 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念孫案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後人以堯典言蒼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於上句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繫辭傳曰乾坤

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呂氏春秋本生篇曰則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達鬱篇曰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公孫尼子曰八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皆其證矣春秋絲露人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分今本分作六亦是後人所改上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即其證今依上文改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

志九之七

二

七

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猶十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見天不得言三百六十六明矣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

肝為風 脾為雷

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高注曰肝木也木為風生故為風念孫案肝為風本作脾為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為雷本作肝為雷皆後人改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為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慈也是脾為木也說詳經義述聞

月脾屬木而木為風生故曰脾為風脾為風則肝為雷  
矣上四句皆有注而肝為雷下獨無注者五行大義論  
後人改肝為脾則與注不合故刪之耳  
人配五行篇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竝作脾為風  
肝為雷文子九守篇同

氣志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念  
孫案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不可言五藏之使候氣志  
當為血氣此涉下文氣志而誤也上文曰血氣能專於  
五藏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曰五藏搖  
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之

志九之七

三

使候文子九守篇正作血氣

使口爽傷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  
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注曰爽病病傷滋  
味也念孫案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注本作厲爽病  
傷滋味也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謚法篇曰爽  
傷也廣雅故云厲爽病傷滋味也後人以韻書爽在上  
聲與明聰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為爽傷不知爽  
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聰揚為韻衛風氓篇女也不爽與  
揚其德不爽與襄光念為韻楚辭招魂厲而不爽與方  
梁行芳羹漿鷓鴣涼妨為韻案爽字古皆讀若霜毛

詩楚辭而外故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亦與旨饗狂妨為  
韻而莊子天地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  
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即淮南  
所本也且爽即是傷若云使口爽傷則是使口傷傷矣  
文子九守篇作使口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為爽傷又改  
生創亦是後人所改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為爽傷又改  
注文之厲爽為爽病甚矣其謬也諸書無訓爽為病者  
也不聰聽無聞也厲爽病傷滋味也飛揚不從軌度也  
皆先列正文而後釋其義今改厲爽為爽病則與上下  
類矣

孰知

或者生乃徭役也而外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念孫

志九之七

四

案孰知下有脫文劉本作孰知之哉此以意補不可從

諸本及  
莊本同

心之暴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  
暴也念孫案暴當依文子九守篇作累字之誤也上文  
曰好憎者使入之心勞故曰好憎者心之累也作暴則  
非其指矣原道篇曰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  
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語意略與此同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

開念孫案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本作與陰合德與陽同  
波後人以原道篇云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據彼以改  
此也不知波與化為韻自其生也天行至不若如後人  
所改則失其韻矣文子九守篇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  
陽同波即用淮南之文莊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外  
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又淮南所  
本也

正肝膽

正肝膽遺耳目念孫案正當為亾字之誤也亾與忘同  
却風錄衣箋亾之言忘也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數  
禮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

志九之七

五

眾也韓子十過篇作亾又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  
而亾歸齊策老婦已亾矣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  
周室甚惟寐亾之並與忘同忘肝膽遺耳目遺亦忘也若云正肝膽  
則義與下句不類矣莊子大宗師篇忘其肝膽遺其目  
目即淮南所本叙真篇又云忘肝膽遺耳目

如景之放

如光之耀如景之放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為效念  
孫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耀為  
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

石礫 顛醜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嫱西施猶顛醜也今本注曰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  
目衣赭稀世之顛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顛醜言極  
醜也此注既經後人妄改引之曰石礫本作礫石說文  
礫小石也逸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楚辭惜誓相  
與貴夫礫石王注云相與貴重小石也韓詩外傳云太  
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皆其證也石與客醜為韻

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古韻石在鐸部礫在藥部兩部  
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秦漢  
能辨也顛醜本作供醜此醜誤為醜醜與醜草  
書相似後人  
又改供為顛耳後人以荀子非相篇面如蒙供楊倞曰  
供方相也周官方相氏注云如今魁頭魁與顛  
俱同遂誤以

志九之七

六

俱為供頭之供又以說文供頭字作顛故改供為顛不  
知供醜本作供醜乃請雨之士人非逐疫之顛頭也供  
醜一作欺醜又作欺顛劉子仲尼篇若欺醜焉而不可  
與接張湛曰欺醜土人也釋文曰醜片各反字書作欺  
顛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曰淮南子曰視而施毛嫱  
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皆其明證矣視毛  
嫱而施如俱醜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顛頭也且醜  
與石客為韻若作顛醜則失其韻矣集韻供字注云淮  
南祈雨土偶人曰供但言供而不言俱醜似所見本醜  
字已誤作醜然供字尚未改作顛且高氏請雨土人之

注亦未嘗改也今則正文既改而高注亦非其舊矣

生時于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高注曰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劉績曰案文子作則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九守篇莊子作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充則符篇則干乃于字之誤念孫案高注生四時化其心也當作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此是釋生時于心之義生時于心而與物為春則是順時以養物故注又云言不干時害物也今本正文于字作干即涉注文于時而誤

志九之七

七

無損於心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念孫案無損於心於衍字也戒形與損心綴宅與耗精皆相對為文則損下不當有於字莊子大宗師篇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外即淮南所本

樸桷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高注曰樸采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樸為樣之誤也隸書樸或作樣樣或作樣二形相近故樣誤為樸樣即今樣栗字也說文曰樣榭實又曰榭柔也其實草今借用阜一字俗作阜

曰樣又曰草斗樣實一曰樣斗高注呂氏春秋恃君篇曰椽早斗也其狀似栗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椽采木也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椽

椽也合觀諸說椽一名榭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早亦謂之樣是樣為采實而非采也然司馬彪注莊子齊

物論篇云茅椽子也柔與同則采亦謂之樣矣故韓子言采椽不斲此言樣榭不斲而高注亦訓樣為采也又案

說文樣字今書傳皆作椽蓋後人所改也此樣字若不誤為椽則後人亦必改為椽矣

志九之七

八

奇異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糲之飯藜藿之羹莊氏伯鴻曰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念孫案作味者是也上文高臺層榭指宮室言之與樣榭素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糲藜藿相對若云珍怪奇異則不專指飲食失其指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五百穀部六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注引此竝作奇味

天下之細

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念孫案天下之細天下當為萬物此涉上天下之輕而誤也上文云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又云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此輕天下之具也禹視龍猶螟蛉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此文知天下之輕承上堯輕天下而言知萬物之細則承上禹細萬物而言今本萬物作天下則與上文不合

獨住

輕舉獨住忽然入冥念孫案住當為往謂輕舉而獨行

志九之七

九

也若作住則與忽然入冥句義不相屬矣隸書從彳從亼從圭從主之字多相亂故往誤為住莊子養生主篇郭注不在理上一本作住

乃性 乃使始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

也念孫案性字義不可通性當為始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倣真篇曰乃始味味楸楸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又曰儒墨乃始別道而議

分徒而訟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踳踳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嚮卷儉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子儒效篇曰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

明其辟稱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乃始生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

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禮儀部十一樂部二十二器物部三引此竝作乃始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案乃始二字之間不當有使字此因始使聲相亂而誤行也主術篇曰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所由生矣是其證夫以天下為者

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

志九之七

十

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念孫案夫以天下為者以上當有無字無以天下為者承上文許由而言莊子逍遙遊篇許由曰子無所用天下為讓王篇曰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學之建鼓對拊盆叩瓠而言言無以天下為者其於世俗之學者猶建鼓之於盆瓠也今本以天下上脫無字則義不可通文子九守篇正作無以天下為者

尊于天下

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念孫案尊本作貴此涉上文尊執厚利而誤也此言生貴而天下賤非言生尊而天下卑高注故曰生貴於天下即其證呂氏春秋知分篇



注引此亦作貴泰族篇亦云身貴於天下

若昧

故覺而若昧道藏本如是尚存昧字左畔別本作昧尤非生而若死舊本生

字今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高注曰昧暗

也厭也厭於并反楚人謂厭爲昧引之曰昧與厭義不

相近昧皆當爲昧音字之誤也注中暗也二字乃後人

所加說文癡寐而厭也字通作昧西山經鵠鵠服之使

人不昧郭璞曰不厭夢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昧

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司馬彪曰昧厭也

是昧與厭同義故高注亦云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後

人不知昧爲昧之譌而誤讀爲暗昧之昧遂於注內加

暗也二字何其謬也且昧與外體爲韻若作昧則失其

韻矣

內總其德

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念孫

案總字義不可通總當爲愁愁與摯同鄉飲酒義秋之

愁讀爲摯說文摯束也外束其形內摯其德其義一也

倣真篇內愁五藏外勞耳目義亦與此同俗書總字或

作總又作愁與愁相似愁誤爲愁後人因改爲總耳文

子上禮篇正作外束其形內愁其德

無益情者四句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念孫案便於性二句義不可通且與上文不對劉續依文子九守篇改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當是也

貪富貴 直空

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空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高注曰空猶但也念孫案貪上當有不字直下不當有空字空即直之誤而衍者也高注空字亦當爲直直之言特也祭義曰參直者安能爲孝乎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

志九之七

七

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高注曰特猶直也鄭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子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言子夏非能不貪富貴不樂侈靡特戲耳漢書直作特以義自強耳特但一聲之轉故云直猶但也

淮南內篇第七

淮南內篇第七

淮南內篇第八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本經

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高注曰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念孫案太清之始始當為治字之誤也自和順以寂寞以下二十三句皆言太清之治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清無為之治也今本作太清無為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太清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清

志九之八

無為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清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清之治文子下德篇作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是其明證矣

電霰

雷霆毀折電霰降虐念孫案電霰不同類且電亦不得言降虐電當為雹草書之誤也雷霆為一類電霰為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電霰傷穀故言降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為害是其證

野莢

野莢長苗秀高注曰莢草也引之曰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莢莢當為莽隸書莽字作莢漢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攝二年成陽靈臺碑陰仲莽字叔武竝作莢與莢極相似故誤為莢說文作莽艸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歎遵壘莽

以呼風是也野同注莢草也亦當作莽草也秦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莽即草故云莽草也若莢則當訓為亂不得汎訓為草矣

縣聯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高注曰縣聯聯受雀頭箸柄者念孫案縣皆當為縣字之誤也隸書縣縣二字相似說文檣屋檣聯也又曰檣秦名屋檣聯也齊謂之檣楚謂

志九之八

之柁方言屋柁謂之檣郭樸曰卽屋檣也亦呼為連縣連縣猶縣聯釋名柁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檣檣縣也語之轉耳縣連檣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皆足與高注相證檣與縣聯與連竝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縣聯

夏槁

是以松柏箇露夏槁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有宛而二字念孫案松柏箇露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四句相對為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苑同倣真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

曰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苑本亦作宛是苑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苑槁不榮苑亦與苑同唐屈山有樞篇宛其从矣毛傳曰宛从號義與此宛字亦相近

賢不肖

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無尙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誹譽賞罰皆相對為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俗字故又加尙字耳

一人之制 乘眾人之制

志九之八

三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念孫案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為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淮南多形一人之形即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一人之形又主術篇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身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制亦當為刑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眾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為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慶賀

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氏觀樓曰賀當為賞字之誤也慶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

雷震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麻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念孫案雷震當為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風雨相對為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子下德篇同

有能治之者也

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高注曰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念孫案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

志九之八

四

能治之者也言詐偽竝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蓋脫未字

能愈多

咎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溥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念孫案當作智能愈多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充忍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高注曰忍不忍也念孫案高蓋誤讀忍也二字為句訓忍為不忍於正文無當也今案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為勿大雅靈臺篇於勿魚躍毛傳曰勿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竝音刃忍有刃音故又與勿通史記殷本紀充勿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勿其第勿忍竝同聲而通用物勿之通之通作勿墨子節葬篇冬不勿寒夏不勿暑勿即忍字

鑿齒

志九之八

五

楔諭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念孫案漢書楊雄傳應劭注文選辨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楔諭下又案道藏本劉本朱本楔諭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辨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四所引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莘之澤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注於楔諭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

疇莘之野 青邱之澤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莘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高注曰疇莘南方澤名青邱東方澤名也念孫案疇莘之野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青邱之澤澤本作野時則篇云東至青邱樹木之野是也今本邱誤作土高注本作青邱東方邱名也今本正文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邱名邱字又誤作澤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邱之澤亦後人依誤本改之辨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莘之澤青邱之野又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及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部十二引此竝作疇莘之澤青邱

志九之八

六

之野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竝作青邱東方邱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念孫案為璇室上脫桀字大戴禮少閒篇注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此為上皆有桀字

拘無窮之智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念孫案拘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意

成之迹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陳氏觀樓曰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取成事之迹

秉太一者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念孫案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體太一者云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云是專釋太一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

志九之八

七

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一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太一者亦與下文相複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太一者無秉字亦無體字

無原

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高注曰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念孫案正文言無原不言無窮之原高說非也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雅量諛度也諛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

漢書王莽傳功凶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限之賞也顏師古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失之是古謂無量為無原淪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

有時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于有節出入有時念孫案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于有節出入有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藏為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

外能得人

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念孫案外能得人心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即涉

志九之八

八

注內能得人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為韻蒸侵二部古或篇以膺弓膝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為韻生民篇以登升飲今為韻魯頌閟宮篇以乘滕弓履增膺慙承為韻管子小匡篇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詠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皆其證也古音風字在侵部乃若作外能得人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內能治身外得人心

精神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念孫案精神與神

明意相復神字即涉上句而誤精神當為精氣淮南一書多以神與氣對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

身無患

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从莫生莫虛莫盈念孫案身無患當依文子下德篇作終身無患終身無患百節莫苑相對為文下二句亦相對為文脫去終字則句法參差不協矣

菱杆

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巖鏤雕琢巖當作巖巖鏤謂轉刻如巖文故下句即云詭

志九之八

九

文回波也下文冠燕巖巖之理高詭文回波洵游瀾滅注云巖讀指端巖文之巖即其證菱杆採實紆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引之曰菱杆皆水草也杆讀為芋字亦作芋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芋青蘋張揖曰芋三稜也文選芋作芋張衡南都賦曰其草則蘆芋蘋莞蔣蒲蒹葭藻荇菱芡芙蓉含華是芋為水草也作芋者或字作杆者俗字耳莊子篇會杆栗徐無鬼篇作芋栗是芋與杆通畫為菱杆在水波之中故曰洵游瀾滅菱杆採抱也高以杆為採實採實即橡栗與菱為不類矣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蹟蹈

脩為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高注曰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隄者正直之夷平也念孫案接徑歷遠當在直道夷險之下此以垣連山遠患為韻若移直道夷險於下則失其韻矣高注接疾也徑行也亦當在夷平也之下蓋正文為寫者誤倒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此已作接徑歷遠直道夷險則其誤久矣又案蹟蹈當為蹟陷字之誤也俗書陷字作陷又蹟與蹟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竝云蹟蹟也楚人

志九之八

十

謂蹟為蹟玉篇陷蹟也原道篇曰先者蹟陷則後者以謀又曰蹟陷今本陷字亦誤作陷於污壑穿陷之中皆其證也

歌舞節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念孫案歌舞節當作歌舞無節

非強而致之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高注曰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於中念孫案非強而致之強下當有引字高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

血流

血流千里暴骸滿野念孫案血流當為流血流血與暴骸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血千里暴骸盈場

淮南內篇第八

志九之八

十一

淮南內篇第九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主術

謀無過事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念孫案謀本作舉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為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傳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即淮南所本大戴禮保傳篇文子自然篇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

志九之九

一

所守者少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念孫案少當為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

通於天道

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念孫案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合字衍道字道字涉下句天文子自然篇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為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姓為韻大雅雲漢篇嘽嘽不弔昊天與星廉成正寧為韻印篇嘽嘽昊天與寧定為韻乾象傳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為韻坤象傳乃順承天與生為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與精情平為韻楚辭九章瞭查而薄天九辯瞭冥而薄天並與名為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

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

不殺

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念孫案：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有坐二篇及史記禮書並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

撰稅

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撰稅而狎犬也。陳氏觀樓曰：說

志九之九

二

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撰稅而呼狗，則撰字當為揮字之譌。說文揮奮也。

害其鋒 明有不害

管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曰：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此害字，因上下文。子曰：言叔敖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用高注語，則犯下無害字明矣。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念孫案：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為用字之誤也。隸書害字作用，相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用其鋒於四方也。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當為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日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

往觀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高注曰：觀觀之也。念孫案：觀訓為見，不訓為觀。觀皆當為覲。廣雅曰：覲，覲視也。玉篇：覲，七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覲，少見覲。

志九之九

三

故覲誤為覲矣。

民之化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念孫案：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上也。下句其字正指上而言。脫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樂聽其音

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念孫案：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作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

業貫



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屬四方而不窮。高注曰：貫，通壅塞。念孫案：業，當為葉聲之誤也。葉，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壅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薜荔之落葉。王注曰：貫，累也。廣雅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葉貫皆積累之意也。倣真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葉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葉累猶葉貫也。倣真篇曰：橫屬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葉貫也。倣真篇高四方，彼言揲貫萬物，猶此言葉貫萬世，故廣雅云：揲，積也。高注訓貫為通，失之矣。

不與焉

志九之九

四

故為治者，不與焉。念孫案：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為治者，智不與焉。脫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不與上亦當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

幹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高注曰：幹舟，小船也。越人習水，自能乘之。念孫案：古無謂小船為幹者。幹，當為輪字之誤也。輪與船同字，或作觸。廣雅曰：觸，舟也。玉篇：船與觸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

船，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船，船有應牖者。倣真篇：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船，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並作：船舟，御覽又引高注：船舟，小船也，皆其證矣。

入榛薄險阻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驃馬而服駒駘。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念孫案：險阻，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驃馬，服駒駘，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有出字。

道之數 不達

志九之九

五

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念孫案：道之數，本作道理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為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達，謂其窮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汜論篇：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勇力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念孫案：力字，因勇字而行，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

為文不當有力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為強亦無力字。

豺狼

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豺狼作狼契，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狁，犬屬也。玉篇：獫，公八切，雜犬也。廣韻：契，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為犬名而改為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

撮蚤蚊 顛越

志九之九

六

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高注曰：鴟，鴟鵂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箸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撮作蚤，云：鴟夜取蚤食，雀本作爪，云：鴟鵂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雀本作爪，蚤蚤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並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會蚤，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

許慎云：鴟夜聚會蚤，蚤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鴟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鴟，鴟鵂，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顛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見而不言顛越，文選注引此，正作瞑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瞑目二字，譌作顛目，而後人遂改為顛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事理，則許注為雅馴耳。

游霧而動

志九之九

七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念孫案：上句本作騰，騰是蛇名而騰為升義，本不相複，騰與舉亦同義，故下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為動，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騰，蛇乘雲而舉，今本騰上有升字，此後人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矣。加升字也。大戴禮勸學篇亦云：騰蛇無足而騰。

不為醜飾不為偽善

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念孫案：此本作不偽醜飾，不為善極，偽即為字也。古為字多作偽，說見史記，不偽醜飾，不為善極，相對為文，故高注云：不飾為美，亦不

極為善也。道藏本劉本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改不極為不枉。謬甚。後人誤讀偽為詐偽之偽，而改上句偽字作為，又改下句作不為偽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為韻。若作不為偽善，則失其韻矣。

重為惠若重為暴

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念孫案：重為惠，若重為暴，本無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為善，若重為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為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為善，若重為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為，則二者平列，不得云重為惠，若重為暴也。下文為惠者生姦，為暴者生亂，即承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列明矣。文子自然篇作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達矣。無若字。

志九之九

八

以避姦賊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念孫案：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呂氏春秋節卷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而京賦注引此正作備。

員者運轉而無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

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劉本刪去下者字，而莊本從之，非是。說見下。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念孫案：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行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亦云：主執國，臣執方，方園不易，其國乃昌。

推而不可為之勢

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今本循誤作備，辨見原道。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高注曰：推行也。念孫案：推而不可為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行。

志九之九

九

不可使言

聾者可令唯筋。唯筋未詳，易林蒙之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推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念孫案：不可使言，本作不可使通語。今本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為韻。圉語為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

營事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正與改同，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高注曰：營典引之曰：諸書無訓營為典。

者管當爲管字之誤也。篆書管字或作管俗書管字作管二形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淳齒管齊之權高彼注曰管典也。見史記范正與此注同。

不可同羣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念孫案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文則上句內不當有可字後人熟於鳥獸不可與同羣之文因加可字耳。

一舉

志九之九

十

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念孫案此謂舉賢不可不慎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

抓

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高注曰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念孫案抓皆當爲抓字之誤也廣雅抓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從手反抓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堅抓不能入也方言抓規裁也梁益之問裁木爲器曰抓則非其義矣。玉篇抓古華切引此字各本皆誤爲抓

茅一桂不得其解乃讀爲抓痒之抓其失甚矣。玉篇抓字從爪

其以移風易俗矣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念孫案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則此亦當日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蓋上易爲變易之易下易爲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辭見經義述聞古曰易音弋豉反是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耳。

而被甲兵不隨南畝 非所以都於國也

志九之九

十一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駉駉駉駉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念孫案而被甲兵而當爲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一例作而者字之誤耳不隨南畝隨當爲脩謂不治南畝也隸書隨字或作隨。見漢司楊渙石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史記趙世家脩門須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史記趙世家脩脩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不可通當是教字之誤。教都草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御之

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即淮南所本也

疾風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念孫案疾風當為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為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

不斷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念孫案斷當為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樣椽不斷高注樣采也椽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為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蠹篇史記李斯傳並同

志九之九

士

不安其性

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頓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高注曰不得安其正性偽詐生也念孫案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問周語不安其生即承上黎民顛頓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譎竝作莫保其性義與此同高注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即理也之訓故妄改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為後人所改

楫楔

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念孫案楫楔本作

楫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楫楔並在葉韻楫在緝韻楔在薛韻楫楔疊韻字也楫楔則非疊韻矣楫楔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為柱梁而言莊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楫楔也釋文崔云楫楔桎枯梁也淮南曰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楫楔也案小梁謂之楫楔故桎枯之梁亦謂之楫楔集韻楫楔梁也淮南子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楫楔蓋高注以楫楔為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楫楔則北宋本尚未誤

規文二句

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羣書治要作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員

志九之九

士

各有所施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棄而藏之有所用也即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鷄毒

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念孫案鷄毒當為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內枌讀如鷄而誤也廣雅本草並作奚毒羣書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七引淮南亦作奚毒急就南末木尚不誤無作鷄毒者

并方外

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引之曰并本作從從猶服也漢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慎人間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拜從驪定竿存邛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義遂改從為并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并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

以刀抵木

是猶以斧斲毛高注斲削也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此言刀可

志九之九

齒

以刺毛斧可以伐木易之則皆失其宜矣劉本刀作刃非也凡刀劍戈矛之屬皆有刃泛言刃則不知為何物道藏本茅本並作刀莊念孫案木當言伐不當言抵蓋從劉本作刃失之矣伐氏字形相似後人因加手旁耳說山篇云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

以天下之力爭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念孫案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今本動作爭者後人依文子上仁篇改之耳藝文類聚

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並作動

脩通

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念孫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道即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即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

先而不弊

聰明先而不弊弊與蔽同高注曰弊闇秦策南陽之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弊是其證道藏本朱本茅本並作弊劉本改弊為蔽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

志九之九

圭

義念孫案先與不弊義不相屬先當為先字之誤也先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先

志達

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因其身念孫案志達當為達志寫者誤倒耳達志效忠相對為文汜論篇不能達善效忠即其證

其主言可行

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念孫案此當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

對為文乃而皆如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  
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  
上仁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

縣法者法不法也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念孫案縣法者法  
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為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  
為文下文中程者賞謂賞當賞也缺繩者誅謂罰不法  
也今本二罰字作法後人依文子上義篇改之耳

以其言

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念

志九之九

去

孫案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為文今本言  
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

稷

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  
也高注曰稷禾穗稷字榆頭也十稷為一分十下當  
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故為度之本也  
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稷字稷當為標字之  
誤也標與秒同說文秒禾也字或作稷通作漂又通  
作翽天文篇曰秋分而禾稷定稷定而禾孰律之數十  
二故十二稷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稷而當一分稷律

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為寸十寸而為  
尺十尺而為丈彼注云稷禾穗稷字榆之也古文作  
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稷定稷定而禾孰注云標禾  
穗也玉篇標心紹切集韻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  
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  
公自序開不容翽忽正義曰稷字當作秒秒禾也表也  
然則標稷漂翽四字並與秒同而標為標之誤明矣字  
彙補乃於禾部增入稷字音稷引淮南子寸生於稷稷  
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註以稷為古累黍字尤不可解

所謂亾國 有云者

志九之九

七

所謂亾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  
而不用與無法等念孫案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  
文所謂亾國下與變法者相對為文今誤入此句內則  
文不成義

先自為檢式儀表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念  
孫案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  
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  
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為檢式自亦身之誤唯以字

未脫

心中

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念孫案：心中當為中心，中心與馬志相對為文。太平御覽治道部五、獸部八引此，竝作中心。劉子湯問篇、文子上義篇皆同。

據除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而不能見其睛，引之曰階除，不得有井。除當為榦，字之誤也。莊子秋水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榦。說文作韓云：井垣也。

志九之九

六

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

觀其象 遠者治也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念孫案：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為變。草書之誤也。變與化同。義觀其變，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作象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亦於義為長。

美者正於度 建於用

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念孫案

美當為羨，正當為止。建當為逮，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誤。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羨與不足正相反。文子上義篇作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是其明證矣。

與臣下爭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念孫案：與臣下爭當作與臣下爭事。唯君與臣爭

志九之九

九

事是以臣藏智弗用而以事轉任其上也。脫去事字，則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

與天下交

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念孫案：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上下文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統下。舍是則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學曰：與下。上不當有天子。文子止仁篇有天子亦後人依誤。本淮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子。

者欲



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念孫案者當為耆字之誤也耆欲與喜怒相對為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

馬舛於衡下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舛於衡下陳氏觀樓曰舛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舛本作舛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有為

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念孫案有為與無為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為明矣有為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

志九之九

干

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為者涉下句有為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

言建之無形也

故善建者不拔今本此下有注云言建之無形也念孫案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為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謂之塞

故中欲不出謂之扇外邪不入謂之塞莊氏伯鴻曰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君守據下中扇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念孫案扇與閉皆以門為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

不伐之言 使自司

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念孫案不伐之言伐當為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

志九之九

三

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為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景桓公 魯昭公 荊平王

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衛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為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八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

侵楚今本侵楚上行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

外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邱公

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

蕩身以下皆四字為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

泰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

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荆平王之王亦後人所

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為句荆平下加王字則累

於詞矣呂氏春秋晉時篇鞭荆平之墳亦無王字

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

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

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

於大也念孫案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

小大有以相制也此釋上之詞與下言以小屬於大也

文同一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為則上言不得下言則則

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言輕重大小有以

相制也

其存

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念孫案其存

甚大本作所任甚大所持甚小所任甚大即下文所謂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

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誤任誤為在後人因改為存耳

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

所任甚大

制開闔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念孫案

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

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二書皆

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

道藏本脫而字劉續不能攷正乃於制開闔下加之門

二字而諸本及茲本皆從之謬矣上言持千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文不

成義此言制開闔則其義已明無庸加之門二字

離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孤招

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念孫案握劍鋒以之下脫去一

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離字之誤隸書離字

或作離說見天文篇禹以形與離相近故離誤為離漢

衛青霍去病傳大當戶調離史記作銅離秦不使應敵

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離北宮黝司馬蒯賁亦

不可使應敵若操其木而舉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

也可使與能以文相正對

饑饉

人主租斂於民也。羣書治要作人主之賦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

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

欲。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念孫案作饒饉者原文

作饒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饒有餘與不足。皆相對為

文。鹽鐵論通有篇多者不獨行少者不獨饒。若作饒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

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然後可以取於

民。若上言饑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矣。

後人熟於饑饉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

抵牾也。

志九之九

語

掘穴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

託身者。則明主弗樂也。各本脫則字。今據下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補。念孫

案掘穴。本作掘室。掘。古窟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

充。伏甲於掘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是也。因掘

誤為掘。後人遂妄改為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

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窟室。

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

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本如是。劉本作民有

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

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民有處遺城。犯危難。澤水

暴骸者。此云民無掘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

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既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

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民無掘室狹廬。則劉改

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

託身者。兩無所據矣。

效善

故古之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

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高注。效。致也。衰經

管屢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念孫案。效善。當為效喜字

志九之九

語

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

要引此。正作喜。

有以

一人。既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

四石。妻子老弱。仰而會之。文子上仁篇。作仰之而會。時有涇旱災害

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念孫案。有以之

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

為又。淮南通以有為又。史記漢書及諸子。竝同。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

會。既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

知有為又之借字。而改有為無。斯為謬矣。莊刻仍從諸

本作無故特辯之。

人君者。

是故人君者念孫案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君人者。

以火燒田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高注曰不得用燒田也道藏本劉

本宋本竝如是莊本念孫案正文燒字因注內燒田而

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為狩是

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讀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

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字正

志九之九

美

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

竝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即淮南所本文子

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

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堯舜禹湯文武句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念孫案次

句當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成文理

劉本刪去王字尤非莊本同

磬鼓

磬鼓而會奏雅而徹已飯而祭竈高注曰磬鼓王者之

會樂也詩云鼓鍾伐磬念孫案磬鼓而會當為伐磬而

會今作磬鼓者涉注文而誤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大會

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會故曰伐磬而會高注引

詩鼓鍾伐磬正釋伐磬二字之義若云磬鼓而會則文

不成義矣且伐磬而會奏雅而徹相對為文荀子正論

篇曰曼而饋伐皋而會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皋與

雅而徹乎五祀即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

此正作伐磬而會

伐紂

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

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念孫案伐紂本作克

志九之九

毛

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

赦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為伐紂則自

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

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答武王執戈秉鉞以

伐紂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

戈秉鉞以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相對為文加入伐紂

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

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之語遂

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其所事者多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念孫案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為又又與固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在乎此即淮南所本

捨其易成者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念孫案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

志九之九

无

者今本脫而必二字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明篇正作捨其易而必成

仁智錯

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念孫案故仁智錯有時合當作故仁智有時錯有時合

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會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容見也容與公古字通劉本改作公莊從劉本非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句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念孫案事可權者多二句當

作事之可權者多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愚人之所權者少對上文愚人之所見者寡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對下文此智者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

遲利

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念孫案遲利二字義不相屬遲當為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自勇力以下

志九之九

无

皆兩字同義

懷給 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高注曰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道本藏如是棄字雖誤而或字尚未改未誤之注文也拜見下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念孫案懷與佞義相近懷皆當為懷字之誤也懷與佞同字或作讓方言曰佞慧也說文同又曰讓讓慧也廣雅曰辯佞慧也即此所云辯慧懷給也楚辭九章忘佞媚以背眾兮王注曰佞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

乘驥而或因乘誤為乘或書乘或作乘或誤為式或式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環亦與儼同

專誠

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念孫案以上文例之則

志九之九

三

不能專誠當作不能誠身高注云不脩其本而欲得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作不能專誠者涉上文心不專一而誤中庸作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次句雖異義而首句三句則同

淮南內篇第九

淮南內篇第十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繆稱

從天之道

黃帝曰芑芑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念孫案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文選宋貴妃誄注引此已誤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謨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為威也後秦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竝云

志九之十

一

黃帝曰芑芑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泰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秦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同略事然則秦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

仁義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

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致尊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致尊當為設尊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竝作設尊

得賢

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念孫

志九之十

二

案已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

物莫無所不用

物莫無所不用念孫案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即無也無字蓋涉下文無所不用而衍

意而不戴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舊本誠字誤在也字下今據文子精誠篇乙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高說意而不戴云意恚聲也戴嗟也念孫案高說非也戴讀為戴鄭注堯典曰戴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

不足以動之也下文云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而不載

王天下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念孫案王當為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舜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故下文曰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間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

志九之十

三

傳及新序雜事篇竝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感忽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念孫案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諠廣雅記告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闐莫知其所從出義與此相近道藏本茅本竝作感忽文子精誠篇同劉本誤為感或而莊本從之謬矣

克不能及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注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

而克不能及也。高注克猶能也。念孫案克不能及當為克不及。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猶能也是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即因上句能字而衍。

行斯乎其所結 釋近斯遠

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鎔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機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道藏本如是乃後人以意改之。莊從各本作思非。念孫案斯當為期字之誤也。言君子行事必期其所終也。高注結要終也。又下文釋近斯遠塞矣。斯亦當為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

志九之十

四

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

遠害

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沈。飛鳥揚必遠害也。念孫案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矣。皆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字皆誤作害。見原道篇欲寅之心下。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信行於內感動應於外而言。言禹有忠信之實故舞干戚而三苗服。鷹有欲肉之實故魚鳥皆遠之。若無其實而能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遠實為遠害失其指。

矣。

苟簡易

故君之於臣也能外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念孫案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與此相對為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慙乎景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念孫案慙上當有不字。方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不慙。

志九之十

五

於景。晏子春秋外篇君子獨立不慙于景獨寢不慙于景。

至至

故至至不容。高注曰至道之人不飾容也。劉本改至至為至人。各本及莊本同。又下文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高注曰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劉本又改至至為至道。各本及莊本同。念孫案劉不解至至二字之意。又見高注兩言至道之人故或改為至人或改為至道。不知至至即至道也。至至之人即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至乎至極即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未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



道也是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乎道之至極，即謂之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為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二字前後三見，何不察之甚也。

不身遁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注曰：遁，隱也。己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也。念孫案：不身遁，身當為自字之誤也。據高注云：不自隱身之行，則所見本已誤作身。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遜。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梁，不為無人。

志九之十

六

不競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為遁。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高注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事見楡風素冠傳。引之曰：上文申喜遇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敘其事，此未敘其事而忽云：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為何事矣。疑閔子騫三

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寫者誤入注也。

矜怛

矜怛，生於不足。高注曰：怛，驕也。念孫案：慘怛之怛，無訓為驕者。怛，皆當為怛字之誤也。說文：怛，驕也。字從且，不從旦。玉篇：秦呂子御二切。廣雅曰：僑，通作。怛，傲侮慢，傷通作。也。高注汜論篇曰：駟驕也。竝與此注同義。怛，訓為驕，故言矜怛也。又呂氏春秋審應篇：使人戰者，嚴駟也。高注曰：嚴，尊也。駟，驕也。說文又云：媼，驕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不訓。姐，媼，媼，姐，駟，竝字異而義同。

志九之十

七

理詘俛佞

容貌顏色，理詘俛佞。劉勰云：後有佞句，詘伸。見兵疑此作詘伸，佞句，衍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佞句，猶曲直也。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倨，誤為佞。句，誤為佞。而誤加人。理字因下文循理而衍。各本佞字，又誤為佞，而莊本從之，謬矣。

刑於寡妻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念孫案：刑於寡妻，本作施於寡妻。此後人依大雅改之也。不知施於寡妻，禪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



為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縣縣介介皆微也故曰福禍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行政善善未必至也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念孫案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今本上句脫未必二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日行尚粗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日善施教未至於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日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

志九之十

十

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即至道說見上文至至下

矣鐸

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梁氏處素曰矣當為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

舉以大政 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

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念孫案舉以大政本作舉以為大田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以大政四字文不成義蓋後人不

知大田為官名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作舉以為大田又引高注曰大田官也當作大田田官也今則既改正文又刪去高注矣高注詮言篇曰甯戚疾商歌以干桓公桓公舉以為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曰桓公聞甯戚歌舉以為大田此皆其明證也管子小匡篇曰墾草入邑辟土立為大司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請置以為大田韓子外儲說左作請以為大田又齊俗篇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為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其證

志九之十

十

大弦組 小弦急

治國辟若張瑟大弦組則小弦絕矣高注曰組急也念孫案組皆當為組字之誤也組讀若耳字本作組又作組說文組引急也又曰組急也楚辭九歌組瑟兮交鼓王注曰組急張弦也組即組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組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大弦組是其證泰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組而大弦緩義與此同也高注亦云組急也今本則依文子改為小弦長笛賦注引此並作小弦組又引高注組急也足正今本之謬

積恨而成怨 桀紂之謫

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謫千歲之積毀也念孫案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謫謫亦本作惡皆後人妄改之也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者德亦善也言一為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為善則積快而為德矣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惡者恨悔也大雅雲漢傳悔恨也漢書李廣傳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顏師古注恨悔也非亦惡也言一為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為不善則積悔而成惡矣快與恨對善與非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恩怨也後人誤以德為恩德恨為怨恨

志九之

三

故改惡為怨耳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為謫則既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複矣文選運命論注引此正作桀紂之惡

二鳳凰

管二鳳凰至於庭劉本作管二皇鳳凰至於庭念孫案此本作管二皇鳳至於庭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玉海並引高注二皇必義神農也今本脫之原道篇泰古二皇高彼注與此注同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而為鳳劉木補皇字而未刪鳳字各本及莊本同皆非也文選長笛賦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

及爾雅翼玉海祥瑞部引此並作二皇鳳至於庭燕鳳字

兼覆蓋

度伎能

兼覆而并之

技能其才

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高注曰裁制也度其技能而裁制使之念孫案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注本作度其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大戴禮係傳篇燕支地計罷不與齊均也盧辯注支猶計也賈子胎地計罷注言度其能而裁制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技能者涉正文而行伎字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行度字也御覽引此不誤因正文行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并有之斯為不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正作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技與伎同文子符言篇同又齊俗篇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案彼文并下當有有字兼覆而并有之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案技能其才能字涉下文能其事而行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為文則技下不當有能字且能即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志九之十

三

淮南內篇第十

淮南內篇第十一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齊俗

偽匿之本

夫水積則生相會之魚土積則生自突之獸各本與肉同

作六辨見原道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太平御覽禮儀

部二引此偽匿之本作偽隱之儒又引注曰偽詐隱姦

念孫案隱匿古字通說見秦族民本當為士偽匿之士

與相會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為文若云偽匿之本則與

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偽隱之儒儒亦士也諫書士字或

志九之十一

作杰見漢仙人唐公房碑陰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

致煖 兵戈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錄而無刃高注楚人謂刃類為錄念孫

案此本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錄而無刃後人於煖上

加致字於義無取戈為五兵之一言兵而戈在其中不

當更加戈字且其衣致煖與其兵戈錄不對明是後人

所改文字道原篇正作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

抽箕 扣墳墓

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槌

抽箕踰備之姦高注曰抽握也備後垣也引之曰抽箕

當為扣墓高注抽握也當作扣掘也扣字本作掘說文

曰掘掘也或作扣廣雅曰掘掘也荀子正論篇曰扣人

之墓是也呂氏春秋節容篇葬淺則狐狸扣之高注曰

扣讀曰掘是扣與掘聲相近字亦相通也今本扣墓作

抽箕者抽與扣字相似故扣誤作抽說林篇伏斧扣兔

部上引此扣作抽論衡薄葬篇不長罪法而邱墓扣矣

今本扣作抽蓋世人多見抽少見扣故扣誤為抽矣

墓與墓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為墓漢書敘傳陵不崇墓

可誤為墓故墓亦可誤為墓漢書敘傳陵不崇墓

今本墓誤為墓是也墓可誤為墓漢書敘傳陵不崇墓

記孝文紀宗室將相王別侯以為漢書敘傳陵不崇墓

其宜寡人漢書莫誤為其是也墓又以聲誤為箕耳

志九之十一

捷謂搏取戶捷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云跡與企足得餘

以閉閉取捷是也備與培同下文擊培而道之高注曰

培屋後牆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亦作培莊子庚故此注

云備後垣也又兵略篇母扣墳墓扣亦扣字之誤本或

作扶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莊刻從或本作扶非

憶慈

夫蝦蟇為鵝水蠶為憶慈高注曰青蛤也青蛤上當

孫案水蠶為憶慈本作水蠶為憶玉篇憶干公切蜻蛉

也廣韻引淮南子蝦蟇為鵝水蠶為憶太平御覽蟲豸

部六所引與廣韻同又引注云老蝦蟇化為鵝水中蠶

蠱化為蠱。蠱者，蜻蛉也。此蓋許注說林篇水蠱為蠱高注曰

水蠱化為蠱。蠱，青蜓也。皆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蠱為蠱。

惹者，蠱為蠱之誤。蠱字從虫，息聲。讀書恩或作惹，又作惹。其上半與存相近，或作蠱，因誤為蠱。耳。廣雅釋草，葛藟也。今本惹作惹，又黎藟，葛藟也。今本惹作惹，皆其證也。惹為惹之誤。

惹俗書惹字也。與蠱同音。校書者記惹字於蠱字之旁。

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本皆有音。

才音務四字。蓋蠱惹二字既誤為蠱，惹後人遂妄加音。

釋耳。字彙補乃於虫部收入蠱字。音才。又於艸部惹字。

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蠱為蠱。甚矣其惑也。

筐

志九之十一

三

柱不可以摘齒。摘，讀若剔。筐不可以持屋。高注曰：筐，小簪也。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蓬。不可以持屋。念孫案：筐

與蓬皆筵字之誤也。筵，讀若庭。庭，筵皆直也。

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小簪形直，故謂之筵。小簪謂之筵。引人注：曰：筵，直也。筵，草莖謂之筵。杖謂之筵。皆以直得名。柱與筵，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

類舉之。若筐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筵，徒丁切。小簪也。

義即本於高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

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

持屋也。筵字隸書或作筵。隸書從竹，之字或從艸。形與蓬相似。筐

與筵草書亦相似。故筵誤為筐，又誤為蓬矣。

函會不如算 弊算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會不如算。念孫案：函會不

如算，本作承會。不如竹算。算，博計反。今本承誤為函。算誤為

算。算誤為算。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甑

底，承讀為丞之浮浮之丞，謂用以丞會也。漢書地理志：師古曰：承，音丞。續漢書郡國志：作丞。陽是。丞與承通。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丞會。今人猶謂甑

中蔽為算子。世說云：客詣陳太邱，宿大邱，使元方季方

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算，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云：

弊算甑甑，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算為物之賤者。

然明鏡雖貴，若用以蔽甑底，則氣不上升，而會不熟。竹

志九之十一

四

算雖賤，而可以丞會。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

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圓

算形亦圓，故連類而及之。若算筭之屬，則擬之不於其

倫矣。且算與輟為韻。輟，音若。若作算，則失其韻矣。太平御

覽服用部鏡下，引淮南子明鏡便於照形。承會不如竹

算。雖承字不誤，而算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算下，又

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會不如竹算。是則服用部作

算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鏡下

引作承會，不如竹算。算亦算之誤。又案說山篇弊算甑

甑，今本算作算，非也。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甑底，從竹，界

聲玉篇博計切急就篇云箒箒篔簹算算是也說文又云箒箒箒也從竹卑聲玉篇必匙必是二切急就篇云箒箒箒箒篔簹是也此言篔簹箒箒則是箒箒之算非箒箒之箒字不當從卑

代為常

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為常者也陳氏觀樓曰常當為帝字之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此已誤代為帝謂裘與裘迭為主也說林篇曰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為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曰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義並與此同

志九之十一

五

肆

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曰沙地宜肆脩務篇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念孫案肆當作肆玉篇乃身切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肆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慎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為肆矣或又因說文無肆字而以肆為標標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言沙用肆山用藁與標同肆標不同物何得以肆為標乎

過簫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陳氏觀樓曰各本過字皆誤作過莊本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

以物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句以睦句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念孫案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貴當篇文子下德篇皆無此二字

哀可樂者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

志九之十一

六

笑可哀者載使然也念孫案哀可樂者者字因下句而衍

水擊 智昏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與正波水不可以為平念孫案水擊當為水激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汜論篇亦云水激與波智昏不可以為政智昏當為昏智昏智與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為正已波之水不可以為平也今本作智昏者蒙上句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昏智不可以為正

萬物之情既矣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高  
注曰既盡也各本脫此念孫案既本作測高注本作測  
盡也今本正文注文皆作既後人以意改耳羣書治要  
引此正作測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主術篇天  
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  
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測與盡同義詳見經義  
但知既之訓為盡而不知測之訓為盡遂以其所知改  
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為韻服字古讀蒲北若作既  
則失其韻矣

人之所能已

志九之十一

七

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陳氏觀樓曰能  
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篇正作不絕人所不能已

樂優以淫

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念孫案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  
為長擾亦煩也俗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

義者循理而行宜者也下者字據下文及太禮者體情  
而制文者也而字據上文及義者宜也禮者體也引之  
且上二句即是訓義為宜訓禮為體不須更云義者宜  
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庸禮器之文記於類而為

者因誤入正文也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祭成畝念孫案有虞氏  
之祀祀當為禮此涉下文祀中霤而誤也有虞氏之禮  
總下三事而言不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  
字據下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證

遂反於樸

已淫已失與佚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  
琢遂反於樸念孫案遂當為還字之誤也還字與上文

兩復字同義作遂則非其指矣原道篇及說苑說叢篇

志九之十一

八

並云已彫已琢還反於樸是其明證也莊子山木篇云  
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既雕既琢還  
歸其樸還亦復也此皆淮南所本

草薊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緇太平御覽  
綺緇莊子天運纏以朱絲尸祝袍袷大夫端冕以送迎  
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已各本薊下有音出  
二字莊曰太平御覽薊作芥皇王芥正字薊奇字念孫  
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  
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薊字或音出或以為芥之



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剗者薊之壞字也草薊即草芥  
史記賈生傳細故懲剗兮今本剗作薊文選薊身賦注引鵬冠子作細故剗又云  
製薊與薊薊古字通玉篇薊俗薊字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薊芥是芥薊  
古字通故此作薊御覽作草芥也

大雨

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  
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  
念孫案天下大雨雨本作水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下  
大水是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邱陵若作大雨則非其  
指矣後人改水為雨者以與舞處二字為韻耳不知此

志九之十一

九

文但以舞處為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時天  
下大水

故不為三年之喪始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  
有洪水之患各本有作遭乃後人以意改之文選海賦注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此並作有今據改禮儀部三十四引陂塘之事故朝臥而暮葬道藏本不  
為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念孫案故不  
為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為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  
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為三年之喪上  
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舞處為

韻此以行喪葬為韻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韻矣此言  
武王為三年之喪而禹則朝外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  
武王不為三年之喪也下文云脩干戚而笑饗插知三  
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  
戚而言饗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  
朝外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為三年之喪而言  
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  
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  
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  
三年之喪續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

志九之十一

十

三年之喪正與此同若云不為三年之喪則又與要略  
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為三年之喪令類不  
審以上三篇皆謂武王始為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  
之喪始於武王也藏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者始字誤  
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為三年之喪於武  
王廢朱本又改為言始廢於武王也莊本皆由正文誤  
作不為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

為人

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以與而已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  
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

爾念孫案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移下不當有為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化為人而行

錯且

錯且得道以處崑崙莊氏伯鴻曰莊子大宗師篇堪堪得之以襲崑崙陸德明釋文云堪堪神名人面獸形

注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錯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

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殲殺祖江于崑崙之陽

後漢書注引作欽駮傳皆古字通用錢別駕云古

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

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念孫案程錢莊

齊味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

以爲甘兩爲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

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念孫案齊味當爲齊味字之誤也

齊讀若劑味即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

書鈔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作齊和萬方

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

又注少儀云齊謂會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

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燎炙調齊和之

志九之十一

十一

說皆是

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  
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  
無善齊和之漢書藝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  
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作味今經傳皆作和從隸變也  
此味字若不誤爲味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撥棧

伐榷枿豫樟而剖黎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棧  
所用萬方高注曰撥析理也遂順也念孫案如高注則

棧字本作遂故訓爲順也今作棧者因上文棺槨柱梁

等字而誤耳茅本并注文亦改爲棧而莊本從之謬矣

志九之十一

十二

一體

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

之會樂同也念孫案體字因下文不失於體而衍合道

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下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

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

刀以剃毛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念孫案刀下當有可

字刀可以剃毛賈子所謂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

義不明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

此皆有可字

刀如新割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劉本於割下增剛字念孫案劉增是也據高注云剛磨刀石則有剛字明矣下刀字當作刃刃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割剛言刀刃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剛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剛雖砥與割不同而字亦作刃

所以巧

志九之十一

三

若夫規矩鈞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念孫案巧也上當有為字下文云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與此相對為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非所以為巧文子自然篇同

心手絜虛之間

游乎心手絜虛之間念孫案絜虛二字因上文游乎絜虛之間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牛批卻導窾游刃有餘故曰游乎絜虛之間此是說工匠為連錢之事不當言絜虛也且心手之間謂心與手之間也則不當有絜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間無絜虛二字

不知孰是孰非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氏觀樓曰不知孰是孰非不知二字因上句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

趣舍合

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念孫案趣謂志趣也七句趣合與身疏相對為文則趣下不當有舍字蓋即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德篇正作趣合

不能致

志九之十一

十四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念孫案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為虛高注以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也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不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不能致者涉上文不能為虛而誤文子道德篇正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

然忽不得

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  
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念孫案然忽不得當作忽然不  
得

倪

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更之閒定矣高注曰倪候風雨  
也世所謂五兩者也莊氏伯鴻曰文選注引倪作統玉  
平官平管二切許慎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  
見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  
覓此字義當作統爲是念孫案莊以倪爲統之譌是也  
道藏本朱本注並作倪候風雨也雨乃羽字之譌劉本

志九之十一

五

改爲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從之誤  
矣廣韻統船上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統  
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云統候風羽  
也今本羽  
譌作扇則高注雨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  
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字耳

治世之體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  
也念孫案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職是也俗書  
職字作職體字作體職誤爲體又改爲體耳職易守事  
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並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

義不相屬且與下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  
守下文云甚宏師曠不可與眾同職又其一證矣

跖鏹

故伊尹之與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鏹高注曰長脛以  
蹋插者使入淡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鏹並  
作鏹念孫案鏹字是也鏹卽銚也跖蹋也文選釋賦注  
引淮南許注如故高注言蹋插說文某玉篇胡  
瓜切兩刃銚也宋魏曰某  
或作鈺玉篇云今爲鏹方言云銚宋魏之閒謂之鏹高  
注精神篇云銚鏹也青州謂之鏹釋名云鏹或曰鏹鏹  
剗也剗地爲坎也某鈺鏹字異而義同銚鏹插  
亦同今人謂

志九之十一

六

銚爲鏹鏹是也使長脛者蹋銚則入地淡而得土多故  
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淡也後人不識鏹字遂妄  
改爲鏹埤雅引此作鏹  
則所見本已然案說文鏹大鉏也鉏以手揮非  
以足蹋不得言跖鏹且高注明言蹋插不言蹋鏹

毛嫫

待西施毛嫫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高注曰西施毛嫫  
古好女也羣書治要引此作西施絡慕又引注作西施  
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念孫案廣  
韻及元和姓纂絡落皆姓也慕蓋其名治要御覽所引  
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嫫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

書多言毛嬙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嬙此自作絡繹不必同也

並用

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並作遂於義為長遂即也言因所有而即月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並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

危為禁

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念孫案危為禁本作危為難危為難而誅不

志九之十一

七

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高為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

及畏難而不敢為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不察而改難為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下德篇正作危為難而誅不敢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文義並與此同

易其處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于

里不能易其處念孫案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月賦注鮑照翫月城西門解中詩注引此下易字並作改

處世

故六騏驎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高注曰窾空念孫案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窾木謂舟也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柝棘枳枸之間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元媛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

志九之十一

六

慄危視而蹟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曰翠鷁犀象其處勢不遠外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與淮南假真篇曰處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橋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橙今本橙作枳乃後人據考工記改之辨見原道鳩鴒不過濟鴈渡汝而外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

爲處世其失甚矣

箕子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念孫案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不足以論之

志九之十一

九

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念孫案論當爲諭字之誤也諭或作喻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喻之又引注云喻猶方也是其證

由是

夫乘奇技僞邪施者僞與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理今本循誤作脩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繼其流也念孫案由是當爲是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猶

仕鄙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氏觀樓曰仕鄙當爲仁鄙字之誤也仁與鄙相反利與害相反論衡命祿篇引此正作仁鄙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決沈 先升

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念孫案沈當爲流字之誤也荀子勸學篇蘇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魚江河決流爲句一鄉二字下屬爲句非以沈一鄉爲句江河之決所沈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

志九之十一

辛

文相複羣書治要引作輕足者先無升字於義爲長

求水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念孫案此用孟子語則水下當有火字羣書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淮南內篇第十一

淮南內篇第十二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道應

無為知 弗知之淡

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淡而知之淡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淡之字當在上文無為下無為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為文今本無為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事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

志九之十二

一

弗知淡矣知之淡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不形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誰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道藏本如是案詩箋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即其證劉本改以為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蓋未達古訓也孔子曰何謂不可為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為唯字之

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論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列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謂者乎文子微明篇同是其證

先生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兜人字唐武后作至疑兜誤為先至誤為生也宋策吾殺人今本人作王亦至之誤

曰善

志九之十二

二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為在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石乙

石乙入念孫案石乙當為石乞字之誤也乞即乞之省文非從乙聲

不得通 人閒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子胥  
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石乞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  
居蠢乎若新生之續而無求其故憲各本誤作蠢辨見  
地形篇其人蠢愚下

念孫案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為若美此後人因上

句神將來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為若美道將

為女居相對為文若改為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

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為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

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為韻  
後人讀舍為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為德將來附

志九之十二

三

以與度為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  
音均表

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為女美而道將

為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為女容道將為女居皆其

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

從莊子文子作真其實知今本真誤為直又脫其字主

術篇注曰故巧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

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為直實不知以故

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道藏本劉本朱本左字  
並作九俗書左字作左

因誤而為九茅本改九為尤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呂  
氏春秋慎大篇作老人亦左人之誤晉語列子並作左

人水經澗水注念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  
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是也今改正念孫案攻

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

言使者來謁也羣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

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左人終人句

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列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凶其及我乎念

志九之十二

四

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

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

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

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列子呂氏

春秋竝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

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列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

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

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關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劉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蓋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爲杓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杓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杓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杓爲引則其字當從手玉篇廣韻訓杓爲引卽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杓雲如繩者索隱杓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是杓音丁了反而訓爲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杓雲如繩何超音義杓音身身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劉子釋文史記漢書杓字皆誤作杓晉書又與誤作杓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杓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志九之十二

五

蹠足警欬疾言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念孫案蹠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劉子黃帝篇作惠益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爲有力字之誤也

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劉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並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劉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

志九之十二

六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劉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故老子曰下脫五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

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為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  
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  
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  
補

為人妾

魯人為入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  
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為長

受教順

志九之十二

七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  
念孫案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  
教順即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  
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竝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  
證

知禮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  
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贖之不受金而知  
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  
人知其化呂氏  
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  
化篇曰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

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近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耳  
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  
遠即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  
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  
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為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  
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竝作反至

難合

志九之十二

八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為  
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其所  
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竝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  
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  
承上文保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  
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為篇文  
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念孫案任當為在字之誤也  
覺其篇余在天下誰敢著 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 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為國之本在於為身劉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 其在焉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  
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  
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  
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  
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  
誤為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

志九之十二

九

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  
人何在

却宋君 却以危

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却當為劫字之誤也  
韓詩外傳作去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  
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  
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  
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  
却亦當為劫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  
可劫以懼是其證

藏書 焚書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  
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  
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為文今本  
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  
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  
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  
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志九之十二

十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跪指北面立於殿  
下說今本誤作跪高注跪徒跪也誤作跪徒跪也 太平御覽引正文作跪與高注徒跪合今據改曰管  
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  
覽人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  
王不往明日共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  
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具於京臺莊王  
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為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念  
孫案為吳兵先馬走當作為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

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行也據  
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劉本朱本並同茅本於  
馬走絕句故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為吳王先馬即上文  
也莊本同所謂身為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  
為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為吳王洗馬先洗  
通皆其證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外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  
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

志九之十二

十一

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  
襄子與師而攻之圍未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  
篇作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亾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亾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  
徹高讀若滅若失若亾為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  
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鬣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亾  
其一為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  
惑其一陸德明曰言惑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惑其  
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為耦此言若亾其一亦謂

精神不動若亾其身也高讀至若亾為句則其一二字  
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微為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僮纏 纏索

臣有所以供僮纏采薪者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劉  
本改以為與而諸本及莊本  
皆從之釋見前高注曰纏索也念孫案供當為共此因  
誰知一條下

僮字而誤加人旁也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其列子

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為繞說或訓為束廣雅

訓為索者纏當為纏字之誤也說文作縲云索也字或

作縲坎上六係用微縲馬融曰微縲索也劉表曰三股

曰微兩股曰縲故高注云縲索也若作僮纏則義不可

志九之十二

十二

通矣列子及郤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縲字亦誤作縲蓋  
世人多見縲少見縲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縲  
亦誤作縲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唯道藏本列子  
在固圖縲縲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縲釋文作縲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龜紐之璽賢

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于溺者金玉今本

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繩

索使得接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高注自謂金玉

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

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其人事部三十

七引此無拯字文于不若尋常之纏索案尋常之纏索

本作尋常之縲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此文以佩

富縲為韻若作縲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

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之繼雖繼誤為繼而繼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卻正傳注及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劉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即得其精也忘其外即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為察故刪去其字耳卻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劉子同

志九之十二

古

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為見而其字尚存

屈宜若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也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宜若當為宜咎字之誤也

咎字或作咎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竝作宜咎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咎楚大夫也

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咎是白咎古字

通屈宜白之為宜咎亦猶平王宜白之為宜咎矣晉語及小雅小弁傳白華箋竝作宜咎

為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念孫案為人本作為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為之謂為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辭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為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為之

時爭利

祗厲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

子章

志九之十二

古

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章無復言矣念孫案章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章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年歲念孫案七里當為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為

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為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年，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行，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而言，聖人不棄技能之士，非引古語為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

志九之十二

五

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鼎著僂而使齷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又曰：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為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劉子說符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

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理篇文子上仁篇竝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為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

奚適其無道也

距之徒問距曰：盜亦有道乎？距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

志九之十二

六

知可否者，智也。念孫案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適其有道也。適與啻同。孟子告子篇則曰：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通三人，適竝與啻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為啻，而誤以為適齊適。

楚之適，故改有為無耳。莊子法筴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啻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

偷也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

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齋一卒念孫案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日即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竝作臣楚市偷也

何為之禮

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念孫案之禮當為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即其證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何為禮之

夜解齊將匱之幬帳

偷則夜解齊將匱之幬帳而獻之念孫案郤正傳注及

志九之二十二

七

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服章部五服用部九引此夜下俱有出字於義為長

明又 明日又

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念孫案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為夕夕又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若以又復二字連義後人不知又為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偷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偷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尚未改

太平御覽四引皆作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

楚君 則還師

將匱與匱吏謀日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念孫案楚君當為楚匱聲之誤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楚匱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則與即同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即還師用不煩引證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為乃而諸本從之同莊本斯為謬矣

故曰無細而能薄

志九之二十二

六

能薄本作故伎無細而能無薄言人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日字日字因下文故老子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竝作故伎無細能無薄

尊重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念孫案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即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又西周禮記祭統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漢國策史記漢注竝同但言重者唯俗語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

意欲

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念孫案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者與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

淚注

淚目而元鬢淚注而戴肩今本高注云淚水念孫案淚注當為渠頸高注淚水當為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淚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為淚廣韻渠強魚切引方言云祀宋魏之間謂之渠渠即渠字玉篇云渠

志九之十二

九

俗淚字皆其證也頸誤為注者注字右邊主為頸字左邊至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旁耳若高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妄改之渠頸大頸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疆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為大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戴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卻正傳注引作戾頸而戴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

虛篇作鴈頸而戴肩鴈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戴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為確據矣

逖逃乎碑

慢然下其臂逖逃乎碑念孫案碑下脫去下字碑或作啤太元增上九雀鬼不崩賴彼映啤玉篇映於兩切啤方爾切范望曰映啤山足也下者後也見大雅下武箋語注謂逖逃乎山足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聚引作啤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

不渝

志九之十二

辛

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念孫案此本作至長不渝解今本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元格次三裳格聲鈞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高注曰愉解也綖緩也又方言愉揜脫也解輪脫也郭璞曰揜猶脫耳文選七發揜揜恬怠輪寫洪濁李善注引方言揜脫也脫亦解也渝愉揜輪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渝解論衡作至長不渝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東開鴻蒙之炁 無幽



若我南游乎罔窅之野舊本罔誤作罔考論衡蜀志注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  
補注竝作罔濛之充道藏本如是各本充字皆誤作先而莊本從之  
案東方為日所出故曰鴻濛之充似真篇以鴻濛為景柱高注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是也且充與鄉為韻若作先則失其韻矣論衡蜀志注  
太平御覽楚辭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燕眴  
道藏本如是各本無眴念孫案東開鴻濛之充開當為開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開誤為開莊子秋水篇今吾燕所開吾  
關天下之句今本開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微史記關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關與貫同雜記輪人以其杖關而  
今本亦誤作開志九之十二 三  
嘉傳大臣括髮開械關械即貫械今人言關通即貫通鄉射禮不貫不釋古文貫作關犬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察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關作貫史記東貫鴻濛之儒林傳履雖新必關於足漢書關作貫充謂東貫日光也見上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別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充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頃濛之充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濛之充貫關古字通則開為關之誤明矣視焉無眴本作視焉則眴與眴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泯而凶見楊雄甘泉賦云目冥眴而凶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愴怳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

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眴古字通也眴字從大雅江漢篇來旬來宣鄭箋曰旬當作營史記天官書旬始徐廣曰旬一作營旬之通作營猶眴之通作營矣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句無字而誤太平御覽所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為則眴之誤遂改眴為矚而莊本從之案廣韻矚視也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矚斯為不詞矣且眴與天為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

九垓之外 久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高注曰九垓九垓之外念孫案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九垓九天之也倣真篇徒倚於汗漫之宇高注引此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闕如淳曰闕亦垓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垓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矚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竝引作九垓之上李白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即以此篇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為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為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

志九之十二

三

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竝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

止極治

乃止駕止極治悖若有蹇也念孫案止極治之止當為心隸書心字作必止字或作必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為句心極治為句悖若有蹇也為句極治疊韻字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為嘉嘉乃止喜駕古字通心不怠悵若有蹇不怠即極治之俗字則止為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朝菌

志九之十二

三五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蠶蛾一名孽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茲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蟬曹憲音秀孽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季子

季子治豈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此季子作宓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念孫案諸書無謂宓子賤為季子者季當為孚字之誤也孚與宓聲相近宓子之為孚子猶宓犧之為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庖字古讀若滂故相近故宓犧齊俗篇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治要作季子故知宓通作孚孚誤作季也

見夜魚釋之

見夜魚釋之朱本改為見得魚釋之莊本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

志九之十二

三五

得魚則釋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秦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

誠於此

誠於此者刑於彼念孫案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作誠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氏春秋家語竝同

就視

先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念孫案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孰視字之誤也孰與孰同

師望之謂之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念孫案望之謂之當作望而謂之今本而作之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搏志篇同今本搏誤作

瞑目教然攘臂拔劍

於是依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劍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為瞑目隸書真或作真冥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而不見邱山釋又案教然二字當

志九之十二

在瞑目之上而以教然瞑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失從心志

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道藏本劉念孫案失從心志當作失從之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為又而莊本從之則昧於假借之義矣

不可

故周鼎著僣而使齟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念孫案不可下脫為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為也是其證本經篇亦云故周鼎著僣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

子之將匍之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匍之節惠王而說之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子之將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中文義遂不可曉念孫案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而說之之上非是

志九之十二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高注曰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梟飛而維繩當作身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身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身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也故此云大

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身飛而  
準繩者今本身誤作鼻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准又因  
則義不可通注內鼻字亦身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  
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 金鐵鍼

豐水之澗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  
念孫案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即鐵之誤也鐵或省作  
相近今作金鐵鍼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  
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  
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羣

志九之十二

毛

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  
金鐵作金石乃後人所改

### 陰蔽隱

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陰  
同念孫案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廣雅蔽  
子無隱字是其證

### 房心

管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高注曰房星句  
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劉本注文房星作駟房朱本漢魏  
同念孫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間注本作駟句  
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

字劉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  
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為駟之誤又改注  
文之駟房為房駟以就之斯為謬矣駟為房之別名故  
須訓釋若房心為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爾雅  
房也以房釋天駟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即其證也晏子  
春秋外篇作管吾見鈎星在四心之間即淮南所本與  
句同四

### 捐而損之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捐而損之念孫案捐與挹同  
集韻挹或作捐荀子議兵篇拱挹指麾富國篇作拱捐文選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志九之十二

天

注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捐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  
作捐者借字耳劉績不達而改捐為益莊本從之斯為  
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  
篇說苑敬慎篇竝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  
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捐或言挹捐也

### 儉陋

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劉本改儉為  
陋陋為儉而莊本從之念孫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  
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為陋說文陋陝也俗作  
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為

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間博辯守之以儉富貫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間博辯守以儉富貫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

供其情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念孫案供當為佚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佚或作供與供相似而誤

載之木

於是乃去其翬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曰翬被髮也木鴛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鴛各本脫天字今據爾雅翼所引補

志九之十二

无

引之曰載與戴同木當為朮字之誤也朮即鴛字也高注當作朮鴛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鴛今本鴛作鴛者鴛鴛字相近又涉上文翬字而誤也爾雅翼引說文鴛知此已誤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鴛莊子天地篇皮弁鷩冠摺笏紳脩釋文鷩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注鷩字並聿述二音匡謬正俗曰案鷩水鳥天將雨即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鷩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亦因鷩音轉為術耳以上正莊子釋文曰鷩又作鷩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

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鉞蓋鷩字本有述音故其字或作鷩或作述或作鉞又通作朮耳朮與笏為韻若作朮則失其韻矣鷩即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鷩帶笏皆所以為飾故莊子亦言鷩冠摺笏若鷩燕文采則不可以為飾矣且鷩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鷩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鷩無言冠鷩者

淮南內篇第十二

志九之十二

三

淮南內篇第十三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汜論

不辱

古者有整而綖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今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為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為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竝作殺陳再謨依俗本改為辱文

志九之十三

一

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紕衣攀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作為之 宮室

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高讀聖人乃作為句注云作起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作為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為之採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為宮室本作以為室屋淺學人多問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

禮論篇曰墻墉其額象室屋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入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為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為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

綖麻

伯余之初作衣也綖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綖銳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綖為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綖者續也緝而續之也方言綱續也廣雅秦晉續折木謂之綱郭璞音刻人閒篇曰婦人不得刻麻考縷綱刻竝

志九之十三

二

與綖通索如宵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綯索也綯與切通

乃為鞣躄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

乃為鞣躄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為之採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高注曰鞣躄鞣也念孫案鞣皆當為鞣字從且不说文鞣柔革也玉篇之別屬履也鞣小兒履也釋名云鞣韋履淡頭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鞣躄與屬注文言鞣鞣皆是韋履之名則字當從且廣韻鞣則古切鞣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

然茅一桂不知韋為韋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  
下文蘇秦韋韋蓋韋亦韋字之誤又案為韋韋之為  
音于偽反為韋韋而超千里肩負僮之勤也乃起下之  
詞非承上之詞為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為窳木  
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  
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為上無乃字是  
其證肩負僮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並同漢魏叢書  
本於負僮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所知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念孫案人各以其

志九之十三

三

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  
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字  
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音有本主於中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句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  
護之所周者也念孫案音當為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  
也今作音者涉上文音而誤

詩書 問得其言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問得其言問得其言不若得其所  
以言念孫案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

先王之書泛指六藝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問得其  
言問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問聖  
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問下無得字明矣  
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問其言問其言不  
若得其所以言

天子之籍 屬籍 圖籍 貌冠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高注曰籍圖籍也念孫案籍  
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  
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  
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  
下據宋本改楊倞

志九之十三

四

注以籍為圖籍  
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  
王此皆淮南所本疆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  
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  
執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  
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  
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  
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曰非公乘以上母  
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  
皮為之謂  
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  
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行後人又誤以籍為圖籍遂於籍

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圖籍不可以言履也。

供嗜欲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念孫案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治人之具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念孫案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秦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

志九之十三

五

鑄銜鑿

是猶無鑄銜鑿策綴而御駟馬也念孫案銜下本無鑿字高注曰鑄銜口中中央鐵言鑄銜而不言鑿則無鑿字明矣鑄銜下有鑿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鑿之語而妄加之耳。

槽柔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矛念孫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蓋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

獨聞之耳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念孫案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

道而先稱古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念孫案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卷而伸

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歸念孫案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物可

志九之十三

六

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歸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

大臣將相

管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各本任字莊本從之非是今從道本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高讀大臣絕句注曰大臣陳成子也而以將相屬下讀引之曰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即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爲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爲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爲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抗見唐韻正



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

陳成田常 陳成子恆

故使陳成田常賜夷子皮得成其難引之曰陳成田常  
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  
人閒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吳越春秋夫  
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  
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  
篇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

矜為剛毅 矜於為柔懦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

志九之十三

七

矜於為柔懦念孫案矜皆當為務務矜二字諫書往往  
為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偽不長呂氏春秋  
秋勿躬篇務服性命之情務誤作矜言不知道者中  
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  
為柔懦也主術篇曰為智者務為巧詐道藏本劉本茅  
為作於非本並同宋本改  
莊本同為勇者務於鬪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  
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懦於  
下本無為字於亦為也為亦於也務為剛毅務於剛毅  
也務於柔懦務為柔懦也倍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  
宮則近為禰宮言近於禰宮也秦策曰魏為逢澤之遇  
朝為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為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

之祭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為其質不為其文也又  
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  
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外則哀以益  
焉祭祀則苻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  
成為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為軍尉也文  
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  
者也言積分而成為月也是於與為亦同義為於同義  
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為前世韋注曰言見  
稱譽於前世義於  
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為己外不  
可得也皆以為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

志九之十三

八

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懦亦以為於互用主術篇曰為  
智者務為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即其明證也又史記  
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淡合於秦西周策於作為張  
儀傳韓梁稱為東藩之臣趙策為作於蓋為於聲近而  
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懦即務為柔懦道藏  
本於下復有為字者後人不知為於之同義故又加為  
字耳劉本朱  
本同茅本不刪為字而刪於字斯為謬矣莊本  
同

本無主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外馳於外者也陳氏觀樓曰本  
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

知渠護之所周正與此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  
有本主以定清濁

不謳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熈而  
不謳各本惟誤作  
熈依注改高注曰謳和也陳氏觀樓曰謳當作  
調故注訓為和今作謳者因下句謳字而誤

無不霸王者 無不破凶者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  
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凶者矣念  
孫案無不霸王無不破凶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

志九之十三

九

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  
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凶者矣而不知國之興  
凶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存得道  
而不在於大凶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  
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

處彊大勢位 何謀之敢當

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  
之敢當念孫案處彊大勢位本作處彊大之勢與脩仁  
義之道相對為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  
高其位而衍  
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彊大之勢各本居誤作  
君君下又衍

改正今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  
治要引此正作處強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  
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  
作慮因誤而為當

溺外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外之直而  
證父信而溺外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念孫案信而溺外  
本作信而外女言信而為女外則信不足貴也今本外  
女作溺外者涉上注水至溺外而誤直而證父信而外  
女相對為文且女與父為韻若作溺外則文既不對而

志九之十三

十

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外女

局曲直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念  
孫案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當有  
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

卑弱柔 本矜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  
雲非本矜也念孫案本當為矜矜與攝奪相對為文  
夸字或書作夸形與本相似因誤為本又選甘泉賦注  
引此正作夸又案蒲韋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

宋如蒲葦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  
誤行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  
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剛彊猛  
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云必與此同柔從若蒲葦之  
上亦無卑字

車製

管者甚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  
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製而外太  
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念孫案左傳國語皆言周  
殺甚宏而不言車製他書亦無車製之事案莊子胠篋  
篇長宏施釋文崔云施製也淮南子曰甚宏鉞製而外  
據此則古本本作鉞製今作車製者涉下文蘇秦車製  
而誤也注內車製同

無問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念孫  
案問當為閒方言曰閒非也襲十五年左傳且不問  
父母昆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問於其  
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閒為非疵讀為訾莊子  
篇無譽無訾呂氏春秋必已篇作疵荀子無閒與無訾  
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  
同義故廣雅曰閒訾誼也與今本閒誤為問則非其  
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閒其小節

志九之十三

十一

顏喙聚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念孫案喙當為  
啄字之誤也顏喙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尊師  
篇韓子十過篇竝作顏涿聚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  
正諫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喙與涿斲燭聲竝相近  
外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喙與涿斲燭聲竝相近  
喙則遠矣喙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季襄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  
遂餓而外高注曰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念孫案孔子弟

志九之十三

十一

子無季襄襄皆當為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  
哲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  
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  
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  
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說與史  
記略同

一人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念孫案求於一  
人則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責備於

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爲文人上不當有一字  
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卽其證文子上義篇作  
於人以力自脩以道

得其賢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  
難矣念孫案得其賢乎天下行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  
引此無其字

美之與惡 此皆相似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  
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各木脫若字今據上文及  
羣書治要史記索隱爾雅

志九之十三

三

疏本草圖經埤雅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  
續博物志引補 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  
仁異也念孫案美之與惡本作葵之與莧葵與莧不相  
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  
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蓋俗  
書美字作美葵字作葵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  
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爲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  
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竝作葵之與莧是其證又案  
上旣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旣言相似則  
注不必更言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

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  
於正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  
者字而莊本從之  
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  
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

天下爲忠之臣者 賞少而勸善者衆

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也終盡  
莫不盡忠於其君也茅一桂不曉終字之義遂改終忠  
爲願忠而莊本從之謬矣道藏本到本末本竝作終忠  
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念孫案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  
天下之爲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  
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卽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爲

志九之十三

四

三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當作此  
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正  
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爲  
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竝與此同今本衆者  
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  
勸善而衍

右服失馬 獲之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高注曰服中央馬鄭風  
田箋兩服中央夾轅者義與高注同叔于  
各本央作失因正文而誤今改正 念孫案右服失馬  
馬字因注文而行服爲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  
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  
伏同又梁由靡扣穆公之驂

獲之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為晉所獲則不能救矣

管金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為信念孫案如高注則金字當為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為金蓋俗書璽字或作金因誤為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金

法令者

夫法令者固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憊夫憊婦各本作憊憊見地形憊其人憊思下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

志九之十三

五

念孫案法令下行者字法令固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為文

然而立秋之後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外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外市之人血流於路念孫案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而行立秋之後五句即承上外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

夫今 斬首拜齋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齋而屈撓者要斬念孫案夫今當為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

拜齋屈撓者要斬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

隊階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念孫案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畔作隊因隊字而誤右畔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備起什伯之中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是隊為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

波至而自投於水

志九之十三

六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念孫案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外而反忘生也即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

患弗過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念孫案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過字之誤也

可傳於後世

世俗言曰葬外人者裘不可以藏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緜繇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

也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外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譬之念孫案裘無益於外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行諸本與劉本同莊本亦同唯道藏本無不字

不待戶牖之行

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念孫案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

故馬免人於難者六句內脫文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外也葬之牛其外也葬以大車為薦念孫案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

志九之十三

七

獸部八引此竝作故馬免人於難者其外也葬之以帷為衾牛有德於人者其外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為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為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

炎帝於火禹勞天下后稷作稼穡

故炎帝於火外而為竈各本外而皆誤作而外惟道藏仍從各本作禹勞天下外而為社后稷作稼穡外而為而外非是

稷念孫案炎帝於火本作炎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於形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

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竝作作禹勞天下勞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道藏本皆如是各本無力字者據已脫之正文刪未脫之注文耳莊刻從各本刪力字非是高注脩務篇亦云禹勞力天下不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為衍文而刪之耳

古者謂勤為力大雅烝民箋力猶勤也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

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

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竝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

炎帝作火外而為竈禹勞力天下外而為社所引即淮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皆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竝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志九之十三

六

淮南內篇第十三

淮南內篇第十三

淮南內篇第十四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詮言

及宗

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高注曰謂及已之性宗念孫案及皆當為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即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已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竝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為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為萬殊案上文既云

志九之十四

一

物以羣分此無庸復言分為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

亾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高注曰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念孫案莊本改亾為存正與此義相反動有章則詞

星劉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劉於德而見故人視之入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引之曰詞當為詞凡隸書可字之在秀者或作司漢書相史晨饗孔廟後碑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作柯故詞字

或作詞形與詞相似因誤為詞詞謂相譏詞也動有章則人詞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為則議多事固苛高注曰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詞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為為議與和為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為韻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詞議為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

貴其所有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念孫案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為脩字之誤也隸書脩字或作脩因殘缺而為有字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

志九之十四

二

物莫不足滑其調 獨盡其調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 其美在調 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燕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念孫案物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倣篇注及周語晉語注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下行不字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和倣真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爲何爲韻？爲古讀若講，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其調，調亦當爲和。注：和與奇爲移，虧陂爲韻，奇爲移，虧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泰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因和誤爲調，通誤爲道，後人遂於道上加同字，又於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

志九之十四

三

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刑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爲和。之治爲韻，和權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泰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卽原道所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行身字，因下文而衍，天誤爲夫，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

以欲用害性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念孫案，劉本無下用字，是

志九之十四

四

也。此因上用字而衍。  
所無 所有  
聖人守其所以有，以與己同，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亾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念孫案，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勸而就利者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念孫案勸下而字因下句而行文子符言篇無而字

不為善

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乘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念孫案善當為好不為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為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為韻始已理為韻謀時期為韻得福則為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秀禍 秀福

志九之十四

五

內無秀禍外無秀福念孫案秀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奇秀字作旁二形相似而誤

生貴

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引之曰貴當為責字之誤也此言為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為善即勸勸即生責

受名 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與則道行

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念

孫案受當為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子者必善善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之名與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上文即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為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為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迹於人能與而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

志九之十四

六

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貨數

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引之曰貨當為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

立名於為質 忘為質 不忘其容

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循故而事不順今本前作倍順作質並誤時說見原道循誤為爾下念孫案質當為賢質質草

善相似故賢誤為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為賢與

為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是其

證又下文無須與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

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與忘其為賢者必困

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

內脫其字下二句內脫為字為容與為賢相對百步之

勞故曰必累其形脫賢字又誤為質此即承上欲立名

於為賢則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為

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為質文子作夫須與無

忘其為賢者必因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

志九之十四

七

其形是其證

不足以斃身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高注更事之敗也不足以斃身

念孫案不足以斃身不字涉上文而行此言功成則不

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

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

善說而亡國

公孫龍榮於辭而賈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

亡國念孫案亡國當作亡身故高注曰蘇秦外於齊也

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善說而亡身之下今本在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

亡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為句大謬此句與上二句制

善說而亡為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由其道則善無

章節其理則巧無名亦相對為文若讀國由其道為句

外釋交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陳氏觀樓曰外

釋交之策當為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為援是其證

不以位為患

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

可謂無為矣劉本患作惠念孫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為

志九之十四

八

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為惠與為暴相對主術篇曰

重為惠重為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

圍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念孫案圍當為圍字之誤也圍與

禦同劉績改圍為集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勝心 勝欲 勝理

聖人勝心眾人勝欲念孫案勝任也言聖人任心眾人

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眾

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眾人任欲也下

文曰會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

關交爭高注三關謂會視聽今本正文三關作三官注

篇曰目矣視則淫耳矣聽則惑口矣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為制者

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

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

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眾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

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為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為

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戴任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

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為勝敗之勝

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

志九之十四

九

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乎又解眾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

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眾人

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為任明矣文子符言

篇作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

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

然者為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

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即所謂任理也呂氏

春秋通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為勝理

也高注曰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為情欲義

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為勝敗之勝故多抵悞矣

從事於性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念孫案此本作故聖人損欲

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

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為從事於性則似入股中語矣文

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

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因而不生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

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癢疪之興與與發同義各

據太平御覽引改瘰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念孫案邪氣因而不

志九之十四

十

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

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

生者自誤為因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在智 在力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

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念孫案在皆當為任字

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

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

不滅 不沒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念孫案滅當為滅沒當為設皆字之誤也滅字俗書作滅形與滅相似設與沒草書亦相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沒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子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

弗吹弗聲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弗聲劉本依文子

志九之十四

十一

改弗聲為無聲而諸木皆從之莊本念孫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鍾等亦謂鳴鍾等也劉誤以聲為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怨

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劉本依文子符言篇改怨為惡念孫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

勇可以託天下

能不以下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勇可以託天下也念孫案勇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勇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勇與則同義詳見老子信不足勇有不信勇下道藏本劉本朱本竝作勇茅一桂不解勇字之義而改勇作為莊本從之謬矣

持無所監

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今本高注云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為狂生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

志九之十四

十二

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念孫案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為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握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為臺之誤而改臺為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為持無所監并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

怨無所滅

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念孫案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憾

今本怨字誤在無所上憾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

屈奇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高注曰屈短奇長也念孫案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闈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即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摧萎囁崎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為兩義也

捉得其齊

善博者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高注曰齊得其適也念孫案捉當為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秦策曰君

志九之十四

三

古

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某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投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為捉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

馳

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注曰馳競驅也劉曰馳除救切莊曰馳即騁字省文孫編脩程文學說皆如是孫氏頤谷讀書勝錄曰玉篇馳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注皆訓為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騁之省文也念孫案劉注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既本於高注

則讀馳為賁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義無音賁者脫之耳馳之言逐也逐馳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也一音胃海外北經夸父逐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與日逐走郭注逐音賁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

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騁字則但可訓為驅不可訓為競驅矣與人競驅故云不貪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騁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程必以為騁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馳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騁競驅謂之馳一從粵聲一從由聲馳從由音不得以甲代乙也

不通

志九之十四

古

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念孫案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為韻道守為韻改達為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

般臚

周公般臚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高注曰臚都到前肩之美也引之曰大雅既醉箋般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臚臚當為臚奴低反凡說書從臚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臚誤為臚說文臚有骨臚也或作鸛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鸛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鹿鸛鹿鸛麋鸛是也般俎實也

願豆實也。穀腴猶言俎豆耳。穀腴鍾鼓各為一物。文正相對。

弗能無害也

俎豆之剝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念孫案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為劉本所誤。

大本

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念孫案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

志九之十四

五

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閒世篇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即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卒本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誤為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書游俠傳其陰賦著於心卒發於睡今本卒字並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而為大耳。

以相饗 反生鬪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閒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念孫案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饗饗上有賓字反生鬪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為完備

席之先萑簞四句

席之先萑簞樽之上元酒。各本酒作樽因上樽字而誤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念孫案此本作席之上先萑簞樽之上先元酒俎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黍羹席之上三字連讀先萑簞三字連讀下三句竝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為謬矣藝

志九之十四

六

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竝引此席之上先萑簞樽之上先元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太羹是其證。

衰其暑 大熱 質有之

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燥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引之曰火弗為衰其暑暑當為熱大熱燥石流金熱當為暑二字互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為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

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為  
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為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為  
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定因誤而為之御覽引此已  
誤

爾

自身以上至於荒茫句爾遠矣自外而天地無窮句爾  
滔矣高注滔曼長也念孫案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  
也尔字俗書作尔與亦相似亦誤為尔後人因改為爾  
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茲亦於舜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皆是亦誤為尔又改為爾也

累積其德

志九之十四

七

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引之曰累積其德當依文子  
符言篇作不累其德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  
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  
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  
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  
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者又誤讀  
累為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

淮南內篇弟十四

淮南內篇弟十五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兵略

大論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  
大論之所不取也念孫案大當為天字之誤也論與倫  
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注論或為倫釋文論音  
倫理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為倫未達假借之  
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  
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為天道之所不取也  
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

其國

志九之十五

一

乃發號施令曰道藏本無曰字莊依劉本增曰字是  
也太平御覽引此有曰字文子同其  
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念孫案其當為  
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國司馬法  
仁本篇亦云某國為不道征之

故不可得而觀

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其能窺其  
門念孫案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  
端韻不相協故改為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  
或相通說文繫從衣聲而唐風杜篇陶行繫與菁  
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今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為綱  
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

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為三  
日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鳴水潦淫漫蜺虹不  
出變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貢禹傳曰何以  
孝弟為財多而於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為勇猛而臨官外或傳掉李夫人賦曰超今而征  
兮不見太元進次二日進以中刑大人獨見聚淵日鬼  
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鳴嗥樂淫行也宗其高年鬼待  
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  
下康寧升之震曰當變立權趨解患難濟  
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  
為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  
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

極之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念孫案刑並與形

志九之十五

二

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  
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  
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

同欲相助

故同利相外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念孫案同欲相助當  
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反句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  
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為文且利外為韻情  
成為韻欲趨為韻惡助為韻欲與助則非韻矣趨屬欲  
故欲與助非韻史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盟同  
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外是其證文子自然篇作同

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

兵交

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念孫案兵交當為交兵文  
子上義篇正作交兵接刃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

維枹縮

維枹縮而鼓之高注曰縮貫也枹係於臂以擊鼓也念  
孫案維枹縮而鼓之殊為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  
作縮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縮字下故高注  
先釋縮後釋枹因枹字誤在縮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  
枹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縮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  
更言維也

志九之十五

三

脫句

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  
旗此尉之官也前後上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不怠遺此候之官也前後上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  
寇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與無遺  
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  
足也引之曰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寡者脫其一也  
兵甲治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  
治皆司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



五以下乃是尉之事耳司馬也尉也侯也司空也與也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官名與此略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尉司馬皆屬馬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百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尉四百人立司馬八百人立尉

郊淮

晉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郊淮高注曰巴蜀郊淮地名念孫案郊淮本作郊邳注同此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

志九之十五

四

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郊邳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郊邳皆地名漢郊縣故城在今邳州東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二縣相連故並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鄒費邳邳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念孫案太平御覽引作山高尋雲霓谿淡肆無景是也谿淡二字連讀今本脫淡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淡不見景也若以谿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祐傳高山尋雲霓淡谷肆無景即用淮南語

錐矢

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高注曰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引之曰錐當為鏃注內箭羽當為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說文同方言曰箭江淮之間既鈞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曰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隨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鏃矢不出竟場鏃字亦作鏃士是其明證矣下文云喪禮記曰鏃矢一乘骨鏃短衛疾如鏃矢鏃亦鏃之誤疾字隸書作疾隸書作疾與疾亦相似故鏃矢之字非誤為鏃即誤為鏃齊策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鏃矢亦是鏃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為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鏃而至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鏃之誤郭象音族非也賜冠子世兵篇發如鏃

志九之十五

五

大地

楚國之強大地計畝中分天下念孫案大當為支字之誤也汜論篇云度地計畝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畝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畝

棘棗

伐棘棗而為矜高注曰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念孫案棘棗本作檉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為酸棗改檉為棘

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檠棹索隱。徐廣曰。檠棹也。而善反。說文曰。檠。酸小棹也。淮南子云。伐檠棹以爲矜。索隱引作檠棹。而酸小棹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檠棹明矣。下句注云。檠矜以內。鑿檠即檠字之誤。

所以加 所勝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念孫案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

志九之十五

六

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淡則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淡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者侔

德均則侔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劉本改者侔爲勢侔。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者當爲智。字之誤也。上下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侔者勝寡而言。言侔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侔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爲勢侔。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

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元逐

神出而鬼行。星耀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整。玉篇。整。字。念孫案。逐當爲運。元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也。釋名曰。言如星之耀。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天謂之元。言如星之耀。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天

志九之十五

七

逐。則失其韻矣。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外。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疾風。疾如駭電。以生擊外。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疾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疾字作炎。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此作炎風。炎亦疾之誤。陳兩漢依俗。發如疾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句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疾風。去如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外

逐。則失其韻矣。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外。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疾風。疾如駭電。以生擊外。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疾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疾字作炎。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此作炎風。炎亦疾之誤。陳兩漢依俗。發如疾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句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疾風。去如

收電顏師古曰疾風也故月令疾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即電字

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為句以生擊外四句之上加一當字則義不可通

故於駭龍之下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案海外西經之龍魚

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句疾風不類明是後人妄加此注以附會駭龍二字之義非高氏原文也楚辭

九歎凌驚雷以軼駭電兮駭電與疾風事正相類故以

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凶逐遁若飄風與

月令疾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為飄月令注作回風為疾漢書副通傳至風起顏注說讀曰疾

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

志九之十五

八

書云至如疾風去如收電義並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

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為駭龍又加當字

不用達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

劉績曰衍用字

親刃

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

則支體撓北念孫案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親力

義亦不可通刃當為剗寫者脫其半耳說文剗黏也引

隱元年左傳不義不剗或作剗今左傳作暱親剗即親

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為韻小雅菀柳篇無自暱曷與息極為韻是其證

誠必

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念孫案

誠必與專一相對為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為義管子九

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人主

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

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

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

志九之十五

九

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

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

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

卻笠 發笥

峽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卻笠居羊腸道發笥門念

孫案卻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笠笠居是也笠笠

與龍蛇相對為文謂山形偃覆如笠笠故高注有偃覆

之語今本作卻笠居注云卻偃覆也笠登太平御覽引同案卻

笠二字文不成義訓卻為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

誤也注內登字即笠字之誤疑當作偃覆如笠笠發笥二字於義無取發笥

當作魚筍羊腸魚筍相對為文高注發筍竹筍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筍二字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竝作魚筍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筍二字

搶搶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搶搶擠其揭揭高注曰搶搶欲卧也揭揭欲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搶字搶當為搖字之誤也注同搖古搖字也考工記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搖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搖注內欲卧當為欲什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什也因其欲什而推之故曰推

志九之十五

十

其搖搖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因誤而為搶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搶之搶亦搖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搖搖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搶字引淮南子推其搶搶擠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為之斯為謬矣

設蔚施伏 敵人之兵

善用閒謀審鑄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念孫案設蔚施伏當作設

施蔚伏高注草木盛曰蔚伏兵於其中故曰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鑄規慮設施蔚伏相對為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上有使字於義為長

得失

計定謀決明於外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念孫案失當為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錯得時

必勝之攻

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

志九之十五

士

明於必勝之攻也念孫案攻當為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誤也數術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必勝之數

持亂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念孫案持當為待字之誤也禮書二字相似公會大夫禮左人待戰古文待為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會荀子禮論篇作持手而會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結義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即淮南所

本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李善注引此文云靜以合躁治以待亂尤其明證矣

步鉤 趨曰何趨馳

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引之曰銷字義不可通銷當  
作趨隸書趨字作步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而秋頌與銷相似而誤准  
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趨者諸本多改作趨故知銷為趨  
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  
入聲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木邀轂木角格為韻

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案馳字非原文所  
有蓋後人見字書韻書趨趙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  
寫者遂誤入正文也不知此趨字七俱反乃趨之變體與  
音馳之趨相似而實非也步為徐行趨為疾行故先言  
步後言趨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

志九之十五

圭

何故步與故為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為韻或曰當作趨  
曰何馳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  
也

開閉

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念孫案開當為關寒暑  
無所不入故不可開閉作開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關字  
作開開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

腐荷之矰 獨射

夫枯淇衛簡籥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矰然  
猶不能獨射也今本注曰矰猶矢也念孫案腐荷之矰

矰本作櫓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櫓大櫓也說文  
及儒行注襄十年左傳注並同櫓本作盾此言枯淇衛簡籥而載之以銀錫

則雖薄縞之幘腐荷之盾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  
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弓弩之勢則貫  
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汜論篇曰隆衝以

攻渠櫓以守高彼注曰櫓櫓也所以禦矢也章昭注吳  
語曰渠櫓也櫓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櫓以守

此言薄縞之幘腐荷之櫓猶不能穿齊策云攻城之費  
櫓同若矰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

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矰矰即是矢則其義不可通

志九之十五

圭

矣後人不知矰為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  
以牽合矰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櫓也為矰猶矢也以牽  
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  
正作腐荷之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太平御覽兵部八  
十八櫓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櫓大櫓也又今本不能  
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  
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並引作不能獨穿今據  
以訂正

不外其爪 噬不見齒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

其爪而噬不見齒念孫案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複爪當作牙此即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為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為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

民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念孫案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外也於義為長下句民之所以必外者義也即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外賢於萬人之必北是

志九之十五

古

兵之所以強者必外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

上親下

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外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念孫案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為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

矢射 以其安危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其安危也念孫案矢射當為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

畫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其安危上亦當有所字

二積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外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同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念孫案二積當為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為主勞為主外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

敦六博

志九之十五

五

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投高壺高注曰敦者致也念孫案古無訓敦為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邨風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是也

負兵

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外決疑不辟罪高注曰負程念孫案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為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春至且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為程式之程

又為程量之程。儒行曰：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眾寡，故高注訓員為程也。

至於

是謂至於，竊窈冥冥，孰知其情。念孫案於，當為旂。古書旂字，或作旂，形與於相近，因誤為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會旂等字，餘人今本旂誤作於。旂，冥情三字為韻。旂與情同。主術篇曰：故至情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

兮冥兮，其中有情。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志九之十五

六

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旂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旂密，卽精密，是精與旂古字通。

奇正賁

明於奇正，賁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禳禱陳氏觀樓曰：正字，後人所加。奇賁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賁之數。高注：奇賁陰陽奇秘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核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核竝字異而義同。

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

之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念孫案：卽，當為身。在將軍身，為句。今國有難，為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卽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為卽。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一，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是其證。

亦以

臣既以受制於前矣，以與同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

志九之十五

七

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念孫案：亦以垂一言之命，以當為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既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相因為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

國之實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念孫案：實當為寶。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此卽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可通矣。且寶與保





詹公之鈞于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輜者為之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念孫案于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于歲之鯉高注故得于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于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麟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麟介部八引此並作詹公之鈞于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坤雅云詹何之鈞于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輜者為之止下又衍也字因下文精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為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志九之十六

二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聾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聾注云耳中聾聾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聾今本聾作聾而無耳中一聾聾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之耳

不能有

為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念孫案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為也下文不能無為者即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為

而誤文子精誠篇正作為者不能無為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賤有言則傷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念孫案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為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行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之神是以神字絕句

志九之十六

三

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即為文子所惑也

不可使長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文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

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卽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揚榘篇曰母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蛟魚之長其

志九之十六

四

皮有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

入市

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入市者以日爲短念孫案入市

本作市外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並作市外釋名亦云市外曰棄市

不用劍

夫至巧不用劍高注曰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引之曰至巧不用劍本作至巧不用鉤繩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能方員鉤繩不能曲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卽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卽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

志九之十六

五

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劍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則無字明矣秦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今本伏作扶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引此正作伏說林篇亦作伏今據改上有兔絲上有叢菁下有伏龜念孫

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以下二句倒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

下有伏苓今云下有伏苓上有叢菁則知下有伏龜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

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為松之上

下矣然則上有叢菁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

志九之十六

六

年為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為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

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

篇注太平御覽藥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

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 身所以也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甚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也念孫案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

脫之字

脩其歲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念孫案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噉形勢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案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蟻藜藿為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

志九之十六

七

有猛獸園之有螿蟻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園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割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園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為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于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

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  
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  
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  
意故蓋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  
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葵  
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  
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  
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  
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  
文本作千里明矣

志九之十六

八

鉤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  
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爲釣魚之釣又爲  
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  
鉤爲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  
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  
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鬼谷子摩篇  
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云如操釣而臨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鉞而爲釣兮  
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已之鉤注作  
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爲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就之

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爲鉤釣鉤也以曲爲附會  
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淺學人但知釣爲  
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  
改爲鉤詳見莊子鉤餌下

擁柱

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緩擁柱號矣念孫  
案擁柱當爲擁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  
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擁樹

會草

故會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會

志九之十六

九

草本作草會草會與水居相對爲文寫者誤倒耳太平  
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會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  
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  
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  
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  
不可豫慮賈誼鵬鳥賦天不可豫謀即用淮南之文今本蓋

脫豫字

既抖以梳

髮屯犂牛既抖以梳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捐無角梳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抖梳二字抖梳當為科梳梳他後人從牛作抖梳傳寫者又誤為抖梳耳形與梳相似故從梳聲而誤為梳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更隨園谷隨字作隨武都太守李翕折里橋郡閣頌人物俱隨隨字作隨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其人隨形兌上今本隨字作隨俗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徐廣曰脩或作隨李斯傳隨以隸書脩脩相亂遂致傳寫異文科與梳皆秃貌也梳一聲之轉脩務篇云囊盆孟其方員銳梳不同梳與銳相對是梳為秃也墨子脩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

志九之十六

十

墮與梳同墮故高注云科無角梳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梳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隨與梳同齊俗篇鏡面於盤水則說苑立節篇作射科員於杯則隨即梳字雉與兕同集韻兕或作雉史記齊世家著兕著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表兕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元窮次四土不和木科梳范望曰科梳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幹說云科梳木首杙也義與此科梳相近梳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元與和為韻此與羈犧河為韻羈古讀若歌下其與與犧多為韻讀若俄犧古讀若河與羈今誤作羈則失其韻矣

寒顛

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為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並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

餽類

志九之十六

十一

羹餽餽各本餽誤作餽在旃茵之上各本旃誤作引作旃今據改旃與餽同旃也雖貪者不據高注曰原道篇曰旃旃茵傳旃象是也類餽帶類讀龍之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類字類當作類字之誤也說文窰餽空也與孔玉篇窰或作類亦作窰胡圭古哇二切餽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珪雜於餽兮璋珪與餽美惡相懸故以為喻此云羹算餽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據亦為其惑也見下類字不得音類注當作類讀龍之也類皆從圭聲故讀類如讀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類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類

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韻收入甄字引高注甄讀耑  
魁之魁則為俗本所惑也

縱之其所而已

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媛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  
所而已念孫案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  
之所利木者媛之所利故曰縱之其所利而已高注故  
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  
所學紀聞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為所字則  
引此已誤并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  
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志九之十六

三

子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子車轂念孫案  
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子下並有之字於  
義為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衍乃知其相去  
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設他

媒但者非學設他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懂

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  
與訛同設訛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訛  
玉篇何急就篇設訛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設訛巧  
豔不實也或謂之訛設楚辭九章或訛設而不疑訛  
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訛者  
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設他但成而生不信  
也設他與鬪爭相對為文各本設他並誤作設也或又  
於鬪爭下加也字以與設也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  
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設也又於鬪爭下加也字故特

志九之十六

三

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  
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並行則可以  
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並也

棄在席後徵黑

文公棄在席後徵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  
席之下徵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  
棄在席後徵黑為一句非也棄在席為句後徵黑為句  
謂於在席則棄之於人之徵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

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  
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為木葉長年見  
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  
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  
十九所引竝與枯樹賦同

鼎錯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錯小

志九之十六

古

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為錯者錯當為錯錯字本在鼎  
字上錯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  
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錯鼎也廣雅讀若慧說林篇水  
火相憎錯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錯小鼎正與此注  
相同則錯為錯之誤明矣錯小貌也小鼎謂之錯小棺  
謂之櫛小星貌謂之嚳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  
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  
為天字或作天其字或作元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

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  
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殺  
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  
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  
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  
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三高於脩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  
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

志九之十六

古

淮南內篇卷十六

淮南內篇第十七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說林

舟桅

遠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與同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念孫案桅與汜聲不相近徧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為桅者桅當為桅桅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桅字本作舩廣雅曰舩謂之舩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竝云舩或作桅桅字草書作桅因譌為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遠契其舟桅音汜則為俗本所惑也

志九之十七

足以躐

足以躐者淺矣然待所不躐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躐以亦當為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雞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始於蚺蛆身力勝日而服於雞禮引之曰禮當為札札譌為札後人因改為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開埠雅引世篇名也者相札也惟誤曰札或作禮埠雅引此作雞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攝焦札也鈔本太

平御覽引廣雅作鷓鴣刻本作雞禮亦是鈔本譌札為禮刻本又改為禮也今本廣雅作鷓鴣托亦札之譌鷓鷓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雞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鷓鴣也然則淮南之雞札即廣雅之鷓鴣也此六句以諸輗為韻日札為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日字相礙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內為之掘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高注曰掘律氣不安祥陳氏觀樓曰掘即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

志九之十七

二

戴致之

均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絺冠則戴致之致致字俗書或作致與致相似而誤廣韻致致戴物也也時則篇注格致也劉本誤作致廣韻致致戴物也致亦戴也履亦履也致之言致閣也廣雅曰致閣戴也又曰載閣致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致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致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高注曰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念孫案杭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為抗抗誤為杭又誤為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抗晉語故不可抗也韋注曰抗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抗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抗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為芷字本作莖即今

志九之十七

三

之白芷也隸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為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古人所謂芝者內則人君燕食有芝栢盧植曰芝木芝也使薛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栢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也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聖王休祥而不以為香草也夫以莖蘭周官鬱人疏引王度記作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淡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掄步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若香草案芝亦芷之

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列子周穆王篇同

但 氏

使但吹箏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鈕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鈕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且說文但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今本廣雅但誤作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但辨見廣雅疏證廣韻但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鈕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二音並相近若

志九之十七

四

然則但為但之誤也使氏厭竅氏當為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為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泚是其例也厭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篇易協切秦族篇曰所以貴扁鵲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而不能成曲其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言使不善吹者吹箏而作厭壓擲壓厭並字異而義同使樂工為之按竅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捻竅捻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乃揚李善曰厭猶捻也則氏為工之誤明矣

自藜藿

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念孫案自藜藿本作自  
會藜藿今本脫會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會  
部三出為客治飯自會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為客  
治飯而自會藜藿名尊於實也陳再謨本會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  
覽飲食部八引同

藜苗

藜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各本脫以字今據下廣不類  
布而可以為布今本注曰藜苗藜秀楚人謂之藜藿讀  
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藜苕也念孫案藜本作藜注故注  
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藜秀本作藜秀楚人謂之藜本作

志九之十七

五

楚人謂之藜苗藜與藜同玉篇藜徒歷切藜也或作藜藜苗者藜之  
穗也苗音他六徒歷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藜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  
不可以為絮藜或謂之藜廣雅曰藜藜也齊民要術引  
陸機毛詩疏曰藜或謂之藜至秋堅成即謂之藜是藜  
藜一物也其穗則謂之藜苗故注云藜苗藜秀楚人謂  
之藜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苕一聲之轉故  
幽冀謂之藜苕也幽風鴟鴞傳曰茶藜苕也正義曰謂  
亂之秀穗也藜苕即藜苕藜苕猶藜苗耳太平御覽布  
帛部六百并部七引此竝作藜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  
又引高注藜苗藜秀也今本藜字皆誤作藜說文藜艸

聲玉篇舒羊切引字書藜  
陸遂葛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藜下又脫苗  
字注言楚人謂藜秀為藜苗脫去苗字藜秀又改為藜  
秀而不知藜即藜字也莊本改藜為藜而又不知說文  
玉篇廣韻集韻之皆蕪藜字也

醃酸不慕蚋蚋慕於醃酸

羊肉不慕螻螻慕於羊肉羊肉糴也醃酸不慕蚋蚋慕  
於醃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醃不慕蚋蚋慕於醃句醃  
酸也與下三句相對為文今本醃不慕蚋蚋句內衍一酸  
字醃酸也句內又脫醃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  
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志九之十七

六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  
小之衰然念孫案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  
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  
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  
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  
云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意與此  
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

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十五部作不  
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為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  
即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  
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蜮狄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  
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操當為蹀各本脫人念孫案繆  
稱篇作猿狄之捷來措高注措刺也措與乍古同聲而  
通用當以彼注為是

戰兵外

志九之十七

七

戰兵外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  
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外謂外於兵也曲禮曰外寇曰  
兵釋名曰戰外曰兵言外為兵所傷也周官冢人凡  
外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為兵故妄加  
戰字耳兵外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  
為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  
兵外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外及牛馬  
會篇甸功之侯  
必漸兵外之頭

目不可以警 目不可以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

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警警之則見也不可以察  
察之則聞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  
塞精於聰也注當作不可以警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  
聽之則聞也警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先而不警耳目達  
而不可聞秦策南陽之樊幽高注  
樊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  
小匡篇作樊是蔽與古字通今作警者涉上文目字  
而誤太平御覽續介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作  
樹塞門塞猶蔽也作  
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  
文子上德篇正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警  
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志九之十七

八

未嘗適也

當凍而不外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也其適高  
注  
失也未嘗適也適引之曰未嘗適也適當作未嘗不適  
也適上言不也其適乃也失之也此言也適乃遺忘之  
也忘字古通作也要略曰齊景公獵射也歸韓子難二  
日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也歸齊策曰老婦已也矣趙  
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也之並與也  
同荀子勸學篇也也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也作也呂  
氏春秋權勸篇是也荆國之社稷而  
不恒吾服也淮南人閒篇也作也言人心有所謂適  
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也當暑而不暍者能不失其  
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為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  
則忘乎其為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

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卽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云云。無言不凍不喝。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

二十二日

鷺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羸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志九之十七

九

稿竹有火。弗鑽不難。與然同。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爲無。泉者取其與難字爲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爲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且泉卽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以飯外

有以飯外者而禁天下之倉則悖矣。念孫案。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饒。因誤而爲

飯。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饒外者。欲禁天下之倉。悖卽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外則文不成義。

罾者 罾者

釣者靜之。罾者扣舟。罾者扣之。罾者舉之高。注曰。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罾讀沙慘。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罾。幽州人名之爲涿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罾字。罾當爲罾字之誤也。注說文。罾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罾讀沙慘也。太平御覽

志九之十七

十

飲會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糝。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涿。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涿同。兗州謂之糝。幽州謂之涿。方俗語有輕重耳。罾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罾者。舉之是也。罾者下罾而得魚。故言抑罾者舉罾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罾下脫文

或謂罾。或謂罾。或謂罾。頭空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罾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罾與罾。竝與罾名異而實同。說文本。罾。方音家。秦晉之罾。或謂之罾。廣雅。罾謂之罾。

若頭弁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

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

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高注曰為不出戶而塵堞昧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

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為文為猶謂也

古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昧若謂不出

戶而堞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

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為韻也恆家傳久於其道令母變天之道與理紀為韻管子心術篇心處其

道與理為韻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為韻若無

志九之十七

士

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着之非其道亦與酒為韻

羹菴 為車者 陶者 狹盧

屠者羹菴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盧念孫

案羹菴本作羹羹菴羹與步行相對為文諸書多言羹

羹無言羹菴者此寫者誤倒也為車者步行本作車者

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為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

輪與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翁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

誤以車為車馬之車故又加為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

匠人相對為文今本人作者以上二句而誤盧與廬同

荀子富國篇若廬屋妾即廬屋孟子屋廬子廬韻作廬廬子道藏本劉本竝作廬莊

改廬為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

作屠者羹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意林

引作屠者會羹羹為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

狹盧會字為字多字皆馬總 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

的的明為眾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身不飛獸不走

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為安雖本爾

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的的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

志九之十七

士

與題同說文題音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為

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為善乎毋提提

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為明也的的者獲提提者

射即莊子山木所謂飾知以驚愚倚身以明汗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即云大白若辱大

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為安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

不屬矣

至陵

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為

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

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絲帛

或惡為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念孫案或惡為故本作或善為故言紵善為新布善為故也今本作或惡為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為故

志九之十七

三

譏

馱舖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為裳則空以為冠則譏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譏本作議高注本作議人譏非之也今本譏皆作譏者後人以譏與空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空字古讀若俄說見唐韻正與譏字不相協而譏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為古讀若譏淮南傲真篇立而不譏與和為韻說言篇行有迹則譏與河為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譏與禾為韻與空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為冠則譏證言篇云行有迹則譏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質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大旱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太同旱當為旱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旱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旱者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今本注曰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

志九之十七

四

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菴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為燕字之誤也道與牀相對燕與菴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平秦所親愛在於齊外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菴言精相往來

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  
吟於菑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  
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

聖人行於水

聖人行於水水無迹也聖人行於霜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  
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  
迹也聖人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  
聖人行於水無迹聖人行於霜有迹是其證據高注云  
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迹  
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聖人之  
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聖人之也則後人依已  
誤之正文改之耳

批伉

故解粹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高注曰批擊伉推劉  
本伉作伉諸本及引之曰伉與伉皆批字之誤也諫書  
或作伉元字或作伉二形相似故批字右邊或誤為元  
或誤為元其左邊手旁又誤為人旁故藏本作伉到本  
作伉也劉子攬秘揆批文抗一本作伉此尤誤注內  
為元之說也俗書沈字作伉此尤誤為元之說也注內  
推字當為推方言曰秘批推也郭璞曰批都感反亦音  
作推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南楚凡相推搏曰秘或曰推  
八所引並作推今據改

劉子黃帝篇曰攬秘揆批說文權擊也攬反手擊也批  
淡擊也攬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批推矣或謂史記孫  
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搯批亢擣  
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伉卽  
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  
擣其虛日知錄曰元與劉敬傳指此文捌格批伉皆兩  
字平別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批為推則非伉字明  
矣

志遠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  
遠義不相通志當為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汜論篇  
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據書走志相似故  
走誤為志

賊心凶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凶高注  
曰賊害陳氏觀樓口凶字當為凶也二字之譌凶無也  
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  
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內篇第十七

淮南內篇第十八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人間

智 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

居智所謂何謂貴智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劉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謂字並與為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為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呂氏春秋精諫篇胡為不可淮南道應篇為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為里監門史記為作謂皆語之轉耳劉本依文子行智所之事改謂作為而諸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

志九之十八

一

智所秉動智所由念孫案四智字竝讀為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

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智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木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為知而諸本多從之莊本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即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為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病疽將舛

孫叔敖病疽將舛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劉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舛病疽將舛當作病且舛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舛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記病且舛謂其子曰文義竝與此同劉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舛亦且也今作病疽將舛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為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舛以前之事故於舛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為且之誤也

吾則舛矣

吾則舛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舛下本無矣字此後

志九之十八

二

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舛王必封女也劉子呂氏春秋竝作為我舛為亦若也為字古與黃之國近於楚為臣舛舛平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是也若我舛猶言吾若舛吾若舛猶言吾則舛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舛矣言彼若為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連傳彼則作彼即燕策太子丹謂蒯軻曰說得劫秦王則亦若也說見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外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為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即漢欲挑戰則與即古字通而同訓為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外謂喜曰我即外女能固內公平賈子胎教篇史鱸病且外謂其子曰我即外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即外若必相魯彼言我即外此言吾則外皆謂吾

志九之十八

三

若外也吾若外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 之閒有復印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此下有脫文之閒有復印者其

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引之曰受

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

地楚越之間有有復之印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

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閒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復之

印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行石字下文云孫叔

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劉子云楚

越之閒有寢印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間有有寢之印

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閒故下文云荆人鬼越人穢也  
有有復之印者今本作有復印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  
言復印者詳言之則曰有復之印略言之則曰復印故  
劉子作寢印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印今本亦脫有字  
下文云其子請有復之印又云孫叔敖請有復之印則  
此亦當作有復之印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  
篇曰境墉者其地不育是也境墉與不專指石而言且  
地确名醜相對為文确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沙  
石而誤行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志九之十八

四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

當為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

谷廣雅渡去也去誤為谷祛開也祛誤為裕皆其類也

劉子說符篇白公送外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

室亦以相法誤為浴後人因改為俗耳此謂楚國之法

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

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

敖獨在

兵橫行天下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綫威服四方而無所緇念孫案兵  
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為文橫字蓋後人所加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  
貌憤當為嘖嘖與喟同嘖誤為嘖與貴相近故從貴從  
賁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憤潛  
夫論浮侈篇懷憂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  
也後人又改為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  
歎說苑敬慎篇家語六本篇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嘖徐鍇曰  
韓詩外傳嘖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嘖息激昂李善  
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嘖然太息今外傳嘖作喟後人改  
之也又晏子襍篇晏子嘖然而歎亦作此嘖字

志九之十八

五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  
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  
欲害之相對為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  
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  
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  
相對為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即  
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天下揆之不窮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

失者有重罪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頤門者止之  
曰天下揆之不窮高注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  
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揆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太  
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  
天下揆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外被罪而乃  
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為友言素與陽  
虎無交而為之蒙外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  
而誤

志九之十八

六

以為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犬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  
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為二字與下文  
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  
者為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  
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  
之耳

反利 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  
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

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恭王欲復職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道藏本

是各本脫去下子反而莊本從之非是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

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

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慎篇並作辭以心疾

不幸吾眾

是亾楚國之社稷而不幸吾眾也念孫案亾與忘同幸

志九之十八

七

當為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並作不恤吾眾

為僂

斬司馬子反為僂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為僂上有以

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

皆有以字

病溫而強之會

夫病溫而強之會病喝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

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念孫案劉本溫誤作濕莊本

又改為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會若作病溼則非其

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喝而強飲之

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喝而飲之寒熱亦溫也又案強之會會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為韻養病為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會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

念孫案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為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

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

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

或謂知為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

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

志九之十八

八

必亾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並云論知也大

戴禮係傳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

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

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

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

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為敘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號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

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

號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

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雲起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為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竝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竝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即承此文言之

志九之十八

九

好善者

替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劉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為近塞則不知為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交頰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

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交之後福李賢注云北交塞上交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竝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外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竝引作塞上之人

何遠不為福

此何遠不為福乎念孫案何遠不為福本作何遠不能為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減之下言何遠不乃為福也下文曰此何遠不能為禍乎即其證此及下文兩

志九之十八

十

何遠不為禍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竝引作何遠不乃為禍又何遠不能為禍亦引作何遠不乃為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為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案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竝作控弦

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並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刪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為不周隸書害作周與周相似而誤道應篇周鼎著僱而使齧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靈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汜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而不

志九之十八

十一

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魁命匠人為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績不知害為周之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為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外國凶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為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並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而不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為同為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偽為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不而者不能也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三篇並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警若眾敗常扶子險乃而予于濟墨子尚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為向同一義為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志九之十八

十二

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遂湯武與桓縵兮世孰云而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並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為能竟典柔遠能通漢督郡班碑作深遠而邇舉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怨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慮論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侵篇能治可為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為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為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為安外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

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志九之十八

三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雜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並作城中

糧會匱乏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會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會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並云匱乏也此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

志九之十八

古

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作士大夫贏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魏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伯道藏本如是念孫案伯字因上下文而行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爲智士非也此謂

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智非謂無為貴智士上  
文午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  
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為安外事不  
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  
改本書謬矣莊本同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為貴智韓子作  
則無為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為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  
念孫案君為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皆作  
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為之次又下文言出

志九之十八

五

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  
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  
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  
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  
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  
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

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  
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  
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為句  
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  
覽治道部入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  
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

志九之十八

六

共之子不變子言既在脰劍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  
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為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為今君此涉上下  
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  
稱王下文云君以為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  
此正作君

負糞粟

負糞粟而至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摠載粟而至  
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

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撻載粟米而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撻與輦同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輦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輦同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輦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竝稱服輦許高注皆訓輦為輦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暑以強耘以伐林而積之

志九之十八

七

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已與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為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尙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辭語有之此文無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即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其謬也

志九之十八

六

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念孫案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古字多征不煩引證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



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非其事者勿伺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即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伺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

積力

志九之十八

九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今本脫之字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引補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為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

黍黍

會芻黍飯黍黍服輕煖乘牢良念孫案黍當為梁此涉上文糲黍而誤上文云糲黍之飯藜藿之羹是黍為會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梁會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此于有所思行注與芻黍對文則當言黍梁不當言黍黍上文云養以芻黍黍梁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梁與良為韻若作黍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

志九之十八

辛

夫走者人之所為疾也步者人之所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人之所為遲者為疾上文曰此眾人所以為外也而乃反以得活即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衍一反字

離朱剽

故黃帝以元珠使離朱剽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物捷疾剽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剽與掇通剽上當有掇字脩務篇曰離朱之明掇掇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掇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捷剽善於搏拾物高注脩務篇曰掇搏也注要略曰掇拾也二人皆黃帝

臣也今本正文脫攬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續不能釐正乃於劉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脩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念孫案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邢氏鬪雞為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為韻秦族篇獄訟止而衣會足亦與息德為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為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為麟之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

志九之十八

三

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

非常

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人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密

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密當為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即其證

投厄漿

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厄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既言沃

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陳禹謨依俗本改援為投援引也謂引厄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此下有脫文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

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思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

仕與士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為仕爾雅士察也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

竝云事也漢郎中馬江碑士卷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衛士士皆作仕避思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

志九之十八

三

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思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思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即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燕以

使監祿燕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注監燕秦將念孫案燕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漢入越

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鶴

夫鶴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鶴上脫身字下文身鶴之智即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身字

行遊

孔子行遊馬失與佚同會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即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

志九之十八

三

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已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詳見呂氏春秋

子貢往說之 卑辭

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見也念孫案子貢上脫使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為畢字之誤也俗書畢字作畢二畢字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形相似畢字謂竟其辭也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

不若此延路陽局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高注曰延路陽局鄙歌曲也念孫案不若此此字因上文若此

其無方而行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局本作以和因上文發陽阿而誤為陽阿阿又誤為局也左畔字誤為局而莊本從之謬矣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說山篇欲美和者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七啟引此並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行吳都賦注引高誘曰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

不同

志九之十八

四

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

任於世

知人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念孫案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為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傳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

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為任註言篇下可勝理文字道德篇徑徑誤作任徑文子微明篇作即有以經於世矣經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經於世徑古字通經亦行也

河中

荆伏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念孫案河當為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

九夷歸之 天下懷其德 戰武士必其外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外人之骸而九夷歸

志九之十八

美

之武王蔭暘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外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夷歸之作九夷順無之字天下懷下無其德二字又疾病部四刑法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外竝作戰士畢外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暘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念孫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為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外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

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外士字其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為武戰武即戰士也故御覽引作戰士畢外畢必古字通

吳王孰

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此難也念孫案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行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音語孰是人斯而有也而可無孰乎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孰君而無稱孰字竝與何同義朱東允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為謬矣莊本同

志九之十八

美

不若然而然 不然而若然 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引之曰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為臣妻為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不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對本刪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

立務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此如不報如與而同意符

篇作此而不報舊本此字誤在如字下今乙正無以立務於天下高注曰務勢也引之曰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為矜字之誤也務字

賦書往往往謬謂管子小稱篇務為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偽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房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說符篇立矜作立僅僅與矜古同矜字並誤作務

聲而通用猶矜之為矜也張湛注矜子云僅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云立僅者非學關爭僅立而生不讓汜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即立僅也趙策云勇哉

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並同義

志九之十八

毛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貳墮腐鼠而虞氏以亡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矜子作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

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視決吾罪

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視當為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即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跖子之足彼言親跖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為蔽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念孫案隱居為蔽當作居為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為隱蔽而戰則為

志九之十八

毛

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為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陽行語意正與此同陽行皆謂前行也燕策云使弱燕為陽行而強秦制其後

捕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當為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為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為耳後人又改弭為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並引此云夫狐之捕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捕雉俯

體頭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  
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淮南內篇第十八

志九之十八

无

淮南內篇第十九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脩務

疾病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念孫案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  
疹為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為不類故改為疾病而不  
知此疹字卽疾疾之疾非瘡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  
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並云疾或作疹廣雅音云疾  
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呂氏  
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疾作疹文選思元賦思百憂以自

志九之十九

一

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疾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  
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疾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  
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並作  
疹病是其證又秦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  
以辟疾病之穢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為疾病也  
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疾之灾是其證

土地宜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念孫案宜上脫也字太平御  
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十毒

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竝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淫雨

禹沐浴淫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淫雨櫛扶風相對為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櫛字以對沐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即淮南所本

志九之十九

二

海內之事

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為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莊本改眇為眇案野本作眇因誤而為眇說見覽冥眇下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為水蜀志卻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竝無之字湯旱

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竝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為旱案為者治也水可言為旱不可言為作苦旱者是也禹為水湯苦旱相對為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于世主

志九之十九

三

引此主下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為文事下不當有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二引此竝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燕為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為文汎論

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

志九之十九

四

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為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為故故今迫字也故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迫則能動舊本二字互誤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辭見原道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故迨也徐鍇曰迨猶切近也玉篇曰故附也是古迨迨字本作故今諸書皆作迫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故字若不誤為攻則後人

亦必改為迫矣

因高為田

因高為田因下為池念孫案田當為山字之誤也因高為山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為山

趨而裂衣裳

管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

志九之十九

五

證裂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李善注引

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郵傳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胥足腫蹠盤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若云裂衣裳裹足則累於詞矣

剽

頓兵剽銳高注曰剽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剽為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剽本並作剽太平御覽工



藝部引此亦作剡則舊本皆作剡明矣說文剡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竝云廉則剡今本莊子作剡云木高注呂氏春秋云剡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亦作挫高注呂氏春秋云剡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俗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剡遂改剡為挫謬矣高注本訓剡為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剡字訓為後人熟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跌蹶

夫墨子跌蹶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跌疾行也蹶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跌為疾行者跌當作跌音注當作跌蹶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跌字皆誤作跌注

志九之十九

六

內蹶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駢奔也趨疾也駢趨竝與跌通玉篇跌疾也下文軟躑躅步高彼注云跌趨也趨與是疾行為跌也說文趨蹶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蹶而致千里蹶亦奔也顏師古誤訓蹶為蹶蹶古字通集韻蹶是疾行又為蹶也合言之則曰跌蹶古馬之善走者謂之駢蹶駢蹶之言跌蹶也疾行謂之跌蹶故曰跌蹶而趨千里

歷險塹

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輓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念孫案險與塹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塹

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塹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帽憑而為義高注曰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為帽字之誤也廣雅曰帽併怏慨也帽音謂併帽併與帽憑聲近而義同帽憑而為義猶言怏慨而為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高注云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帽憑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憑與帽憑義亦相近

志九之十九

七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為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而施惡不若嫫母即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為餽字之誤也注同餽與噎同說文

噎飯室也字又作饑漢書賈山傳祝饒在前祝鯁在後  
顏師古曰饒古饑字一饑而不食與一蹟而不行高注蹟蹟  
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  
故卻足不行語卽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外外者眾薺麥夏外而人曰夏  
生生者眾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  
草外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  
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管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  
曰三葉薺亭歷薺其也是月之季枯外本書天文篇曰

志九之十九

八

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外案亭歷薺麥  
皆冬生夏外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外者互文耳後人  
改亭歷爲橘柚斯爲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  
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  
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  
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  
情契生於卵禹生於石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爲韻明章爲

謂通江爲韻仁親信情爲韻石射爲韻若禹生於石句在前契生於卵句在後則失其韻矣今改正史皇  
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  
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  
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高說禹生於石云禹母  
脩已感石而生禹圻肯而出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  
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  
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已見流星意感生禹又  
引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蕙苾生又引孝經鉤命決  
曰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爲感流星  
或以爲吞蕙苾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

志九之十九

九

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  
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  
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劔兒坪  
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  
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  
感石而生也徧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啟郭  
璞注中山經秦室之山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  
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  
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  
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

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羆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啟蓋許慎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即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為石而生啟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既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為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

志九之十九 十

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別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即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即契啟史皇羿也

純鈞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鈞利劍名念孫案鈞皆當為鈞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齊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

也而區冶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對本皆誤作鈞朱本改鈞為鈞是也茅本又改為鈞而莊本從之且并覽冥篇亦改為鈞斯為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禹謨改其一為純鈞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寶劍篇曰一日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鈞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鈞下句言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

紛以元錫

志九之十九 十一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紛以元錫摩以白紛則鬚眉微毛可得而察高注曰於摩道藏本如是各則字今據補元錫本作於以元錫於者摩也高注云於摩於即於字之誤諫書於字或作於形與於相似故於誤為於廣雅曰於磨也淮南要略濡不給於高注曰於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於嘉壇孟康曰於摩也北云於以元錫摩以白紛是於與摩同義故高注云於摩道藏本正文於字誤作紛注內於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為摩磨註本又改為旃摩斯為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並作紛以元錫亦後

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並引作挖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即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念孫案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為文今本脫此二

志九之十九

士

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並作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即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為晏字之誤也繆稱篇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說注引許注同

文晏天清也又曰蒼星無雲也蒼與晏通字亦作曠小

雅角弓篇見暉曰消韓詩作曠暉聿消云曠暉日出也

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曠溫漢

書郊祀志曠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為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為韻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並見唐韻正若無戶字則失

志九之十九

士

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即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

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即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為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為韻黑福則為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

志九之十九

十四

軟躑躅 重跼

管者南榮嚙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躅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跼不敢休息高注曰軟猶著躑躅跋涉躑躅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誤今乙正念孫案軟躑躅跋下本有步字跋步疾行也說文跋馬行兒又云跋也廣雅云跋奔也史記張儀傳跋前疐後疐疐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子齊物論篇摩厲見之決驟崔誤曰疾走不顧為跋跋甚駭跋跋字故注訓跋為趨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異而義同作軟躑躅步今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露以下皆以四字為句又以跋步為韻棘息為韻脫去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跼當為重跼字之

誤也高注同跼讀若蘭莊子天道篇百舍重跼而不敢息釋文跼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跼所引許注即此篇重跼之注也司馬訓跼為胝與高注足生胝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跼而不休即用此篇之文則跼為跼之誤明矣跼字亦作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跼百舍重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蘭高彼注云重蘭累胝也亦與此注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響太牢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洽鈍閱條達案閱與悟聲相近故高注

志九之十九

十五

云鈍閱猶鈍悟方言曰頓悟悟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悟文字精誠篇作屯閱條達並與鈍閱同舊本閱誤作閱今改 欣然七日不食如響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有若字如讀為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響太牢也賈子云南榮跼既遇老聃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嚙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為華俗書華字作華與葉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作葉華之庭秦策華陽君趙策作葉陽君史

記范雖傳華陽君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  
徐廣曰萃一作葉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  
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  
作稱譽華語

歷沙石

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獵蒙龍歷沙石蹠達膝此  
缺一字楚策曾爾重胫高注曰歷僵蹠足達穿也念孫  
案歷訓爲僵雖本說文而此歷字則非其義歷者蹠也  
謂足蹠沙石也歷或作蹠說文作蹠云蹠也主術篇注  
楚辭九章注曰蹠蹠也文選蹠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  
賦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蹠蹠也兩祛高蹠而出於廷高注曰蹠蹠也司馬相如上林賦

志九之十九

去

歷石闕郭璞曰歷蹠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蹠張如淳  
曰材官之多力能蹠蹠彊弩張之故曰蹠張是足蹠謂  
之蹠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蹠沙石而蹠爲之穿若  
訓歷爲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  
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滄內權字而誤也高注  
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  
引孫炎樂記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  
注曰奮發也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

以取少主

以爲狗羹 盡寫其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  
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  
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初  
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  
竝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  
作盡寫其所食

鋌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念孫案鋌當爲鋌字之誤也鋌音

志九之十九

七

挺說文鋌銅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鋌七  
注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鋌銅鐵樸也高注苗山楚  
義與銷生鐵也是其證

濫脇號鍾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高注曰濫  
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曰濫脇號鍾皆  
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為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念孫  
案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鍾琴名也楚  
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兮王注云號鍾琴名馬融長笛  
賦亦云若絃瑟促柱號鍾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

鍾楚莊曰繞梁事出傅元琴賦

以為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高注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為後之知己者設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知音者也以為後之知音者與以為知者者同意各本知音上有有字因上文若有知音者而衍呂氏春秋長見篇作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無有字注曰喻上句作書為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知音而誤今據上注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

志九之十九

六

檢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檢步雜芷若今本芷誤作芝籠蒙目視治由笑目流眦口曾撓奇牙出齶齶搖念孫案說文檢引也檢步之閒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為句此獨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檢鈇今本檢誤作鈇亦三字為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績口行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字高注目視也則正文作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視字廣雅亦云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項王是也籠蒙目即

籠蒙視與治由笑相對為文賈子作風宦視今本風宦誤作宦風宦籠蒙語之轉耳

憚餘

無不憚餘憊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餘貪欲也錢氏獻之曰憚注讀按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餘為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憚是也然楚辭七諫心憚憚而煩冤兮王注云憚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憚憚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憚憚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憚憚養心義與此同廣韻餘抽據切憚餘愛也義蓋本於淮南

志九之十九

七

扶於 便嬖 若驚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嬖擬神身若秋葍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高注曰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為之今本脫去於字而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即涉唯道藏本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屬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輿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

折摩地扶輿倚委也扶輿卽扶於相如傳又云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更爲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洪興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媚擬神媚當爲娟媚字俗書作媚與娟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使娟亦疊韻若作便媚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便娟騁馳若驚驚當爲驚高注言其疾也正釋若驚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行張衡西京賦說舞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驚字相近因

志九之十九 三

誤爲驚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驚與騁馳同義若云騁馳若驚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爲韻地古說見所韻正神旌驚爲韻此以真耕通爲一韻周易是辭及老莊諸子多如此若作驚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驚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爲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一句而言上文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憮懣心而悅其色矣語意竝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漬念孫案高訓眇爲絕而以眇勁爲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爲文眇讀爲眇眇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眇高彼注曰眇輕利急疾舊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眇讀燕人言操操善趨者謂之眇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眇趨悍李賢曰眇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眇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眇輕利急疾也眇音眇是眇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

志九之十九 三

靡漬字涉注文而行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爲久浸爲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藜藿

藜藿之生唳唳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榦棟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藿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礎礎之遷是也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唳唳然日加數寸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藿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爲榦棟



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  
寫之誤其百卉部藿下引此正作藜藿後人多間藜藿  
寡間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字多誤為藜藿說見史記仲  
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十九

志九之十九

五

淮南內篇第廿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素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璵璠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道藏本如是瑤碧

玉珠翡翠璵璠璵各本作珠俗字也今據太平御覽引改依漢書當作毒冒文彩明

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

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

璵璠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

璵璠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為句以生萬

志九之二十

一

殊為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殊珠濡渝

為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

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

本從之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

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璵璠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

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竝脫與字文

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行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  
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  
於義為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剡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剡星  
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剡星朗陰陽  
化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剡星朗  
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

本剡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為韻化焉然為  
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  
相通陳風東門之枌篇以差原麻安為韻小雅桑扈

志九之二十

篇以翰憲那為韻照桑篇以阿難何為韻逸周書時  
訓篇鳴鳥鳴國有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務挺不  
生卿士專權莊子天運篇執隆施是執居無事淫樂而  
勸是淮南詮言篇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  
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  
人和秦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  
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  
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施議宜四字古  
在歌部說若剡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為焉正  
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  
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之為而常自然謂常自成  
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夜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又  
見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為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  
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已同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  
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

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即此所謂非有為  
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為焉正其四  
字則文不成義對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為焉  
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為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  
非有事焉所緣以倚者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其  
謬益甚文子精誠篇作剡星朗陰陽和和字亦與  
焉然為韻非有為焉正其  
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

流源 淵淡

流源千里淵淡百仞非為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  
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淡作淡淵是也源流者有

志九之二十

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  
則文不成義淡淵與源流相對為文猶上文言高山淡  
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淡則與上文不類矣

榮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  
榮水小水也說文榮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榮澤之水  
無吞舟之魚漢書楊雄傳梁弱水之淵淡兮服虔曰昆  
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淵淡耳師古曰淵淡小水之兒  
淡與榮同道藏本劉本皆作榮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  
此同朱本改榮為澤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朱不知榮  
為小水而

誤以為禹貢焚波既  
豬之焚故妄改之

卵割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念孫案割當為剖字之  
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  
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  
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  
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竝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  
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慎注曰孚謂卵自孚也孚剖聲相  
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孚也今本  
作自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孕裹子也孕卵孚也其  
義迥殊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孚淮南人  
開篇曰夫鴻鵠之未孚於卵  
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

志九之二十

四

訟繆

靜漠恬淡訟繆胸中繆與穆通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  
傳曰穆靜思貌故高注曰繆靜也  
各本繆作謬左畔言字  
因上訟字而誤今改正高注曰訟容也繆靜也引之曰  
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為容訟容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  
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  
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  
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  
曾中

所責

秦穆公為野人會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  
其効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  
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  
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買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念孫案買字即  
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買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  
價以相誑豫誑讀見周官司市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  
之鬻牛馬者不豫買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竝云  
市不豫買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志九之二十

五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矠剖微者  
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為文今作  
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  
二引此竝作人心

化則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  
與條暢同文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  
通化當為作字之誤也作字本為化與聖人順民性而  
條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為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

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即大作，即細，自然篇作因，即大作，即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為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響飲

響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響當為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竝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

志九之二十

六

治要引此正作鄉飲。

故立父子之親 清濁五音

乃澄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為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

以歸神及其淫也 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虎

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管代蔡氏作琴，所以禦邪，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亾國，流而不反，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亾。句法皆與此相對。

此以淫心為韻，色國為韻。下文以音風為韻。風字古音見唐韻。康亾為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亾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上三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

本不合所引，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蓋許慎本。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錯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

志九之二十

七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為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志九之二十

七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為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志遠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為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八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為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蓋衍文也文子無推字

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薛

志九之二十

八

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詮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詮言篇失辭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文詩之失也薛禮之失也責全用詮言篇文而改樂之失刺為春秋之失也刺又加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數二句以合六藝之數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以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與於身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案乖當為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乘者匹也言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與于身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雎鳩擊而有別鄭箋曰擊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擊通用擊夏小正鷹始擊曲禮前有擊獸是其證春秋傳郊于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鷩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養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篇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鷩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即此所云不乘居也漢張超詣青衣賦亦曰

志九之二十

九

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別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鷩鷩賦云繫滋族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

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弟也上文云可謂善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

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為故能和

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為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為二句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為與河以透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句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竝同

而猶

志九之二十

十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為亦猶隸書而亦下牛相似故亦誤為而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為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即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

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即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衰

掘其所流而澁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高注曰衰下也引之曰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為衰字之誤也說文窳汚衰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為下

志九之二十

十一

繩之法法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文子下德篇作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為至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寶牽馬而至

越為之

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念孫案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即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孫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齊俗篇曰仁鄙在時不在行漢書董仲舒傳曰或天或壽或仁或鄙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

志九之二十

三

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為韻義隨靡三字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與是也與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為辟

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那必蒙正以自為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辭或作辭與辟相似自為辭猶自為解

耳

踳馳

趣行踳馳念孫案踳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踳駁又引司馬彪注曰踳與舛同踳馳謂相背而馳也倣真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倣馳汜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踳倣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踳各本皆誤為踳踳之踳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又下文知能踳馳各本亦誤作踳

知者不妄發

志九之二十

三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外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為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為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外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為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兩不妄相亂故寫者誤脫之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

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為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霸王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詮言篇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並與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

志九之二十

古

源而清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為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為詮言篇文非也案詮言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二句而無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二句今要術引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節欲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秦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為文後人改為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鄆鎬下衍之字此

志九之二十

五

以周處鄆鎬為句地方不過百里為句兩句中不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鄆鎬為句

挺肋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肋而朝天下道藏本劉本如是各

本挺肋皆念孫案肋當為芻芻古芻字也皋陶謨在治

忽鄭本作芻注云芻者芻也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

也君亦有芻見史記夏本紀集解穆天子傳曰天子摎芻今作肋

者芻變為吻又誤為肋耳無煩改為芻也挺當為捷隸

書捷字或作捷凡從捷從建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捷之江下形與挺相似因

誤為挺說苑說叢篇猿得本而捷魚得水而驚續史記考武紀為紳之屬索隱薦音摎摎捷也今本捷



字並誤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賦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扱於體中鄉射禮注扱扱也大射儀注扱扱也內則注扱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誦纒捷衽字並與插同捷忽猶扱笏也後人不知捷為捷之誤而改捷為扱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念孫案此當作乃相率致勇而為之寇與下句相對為文各本而為二字誤在

志九之二十一

六

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為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為命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剗之各致其死念孫案卒當為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剗若卒則即在行剗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剗之也諫書率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為卒歲者年表將卒下

快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文選來自試表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間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快

志九之二十

七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高注金目漢目所射快以望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為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並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會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為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

志九之二十

六

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即生字也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後人不

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

斯為謬矣上文食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

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

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此下本無其字故為句國語曰為句後人誤以故為句國為句語曰為句因安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念孫案本當為木上文木之有根即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

志九之二十

九

當為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竝作山木

遊恨賦注引此竝作山木

吠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吠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吠當為呿字之誤也呿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薛綜曰蠅咬淫聲也玉篇呿於交切淫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呿與咬同故曰呿聲清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為逸道藏本劉本皆作軼漢魏叢書本改軼為逸而莊本從之未違假借之義念孫案成曲上亦當有能字文子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中與忠同劉本依文子改中為忠而莊本從之亦未達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為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

志九之二十

干

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慝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偽匿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克恭淫謀厭匿乃維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為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采字並與慝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節新序節士篇匿作慝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為匿漢書匿作慝後漢書班固傳引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慝也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也後人誤以匿為藏匿之匿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為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無慝是其證

減爵祿之令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引之曰滅爵祿之令本作張滅爵之令張施也施滅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為楚悼損不急之官即此所謂滅爵也高注云滅爵者收滅羣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滅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滅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言收滅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滅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為文今本作滅爵祿之令則文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叛

志九之二十

主

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滅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行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鮑叔輔小白咎犯輔重耳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及句發脩政於會稽言之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再勝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為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

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蠶登蠶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並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統

聘納而取婦初統而親迎統與冕同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為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志九之二十

三

是也冠統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統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為不備矣且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統字無緣誤為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為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為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昌羊去蚤蚕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蛤窮也念孫案庠當為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蛤窮蚰蜒也林注言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以為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昌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幾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念孫案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

志九之二十

三

淮南內篇第廿

淮南內篇第廿一

高郵王念孫

要略

澱澱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澱澱肌膚念孫案說文澱不滑也澱澱二字義不相屬澱當為澱澱書音字或作畫形與責相近故澱誤為澱澱澱與漸澱同言內則澱洽於五藏外則漸澱於肌膚也說文曰澱澱也廣雅同莊十七年公羊傳澱者何澱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澱

通迴

志九之二十一

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念孫案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為迴音字之誤也迴亦通也通迴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迴溝陸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竝云迴通也今本迴字皆誤作迴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迴洞同音故迴或作洞倣真篇通洞條達即通通也世人多見迴少見迴故迴誤為迴下文使人通通周備其字正作迴道藏本到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迴而莊本從之謬矣

竝明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燒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竝明念孫案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猶執與者如也與寡人平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帝紀今求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為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為句而其喜怒

志九之二十一

二

三字自為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為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為韻雨怒暑為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為句合同其血氣為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為與天莊本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為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為如故紛紛矣改耳

因作任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念孫案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



下文同字而行

酒白

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念孫案一盃酒白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甘而蠅漬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自與白相似而誤漢西嶽華山亭碑甘對弗布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

不悅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高注曰悅易也念孫案如注義則悅當為悅他活反本經

志九之二十一

五

篇其行悅而順情彼注云悅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悅為說未達高氏之旨

服傷生而害事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念孫案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為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晏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適哀費日皆淮南所本也

繫坐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繫坐以為民先莊云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三十四繫坐作番插為是此誤也器物部九部十皆引此

念孫案坐字誤而繫字不誤繫謂盛土籠也坐當為甬甬今之鍤也大雅縣傳云挾繫也箋云築牆者拌聚壤土盛之以繫而投諸版中繫字或作繫說山篇繫成城高注云繫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甬以為民先此即淮南所本未與繫聲相近耒甬即繫甬也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繫榘而掩之趙注云繫榘籠甬之屬可以取土者也彼言繫榘亦即此所謂繫甬也廣雅榘甬也管子山國軌篇榘籠繫箕繫亦與繫同太平御覽引此繫作番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坐者甬之誤非插之誤俗書甬字或作甬見廣韻坐字或作

志九之二十一

六

番見漢甬春丞張君碑二形相似故甬誤為坐矣

閒服

當此之時於陵者葬陵於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念孫案閒與簡同莊子天運篇食於荷簡之田釋文簡司馬本作閒閒服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為喪法使於於陵者葬於陵於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是也道藏本劉本作閒服他本閒字皆誤作閒而莊本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及路史後紀引此並作閒服

特連與國

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念孫案連與二字連讀滿注恃怙連與之國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成朋是也恃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字爲句則連與下不當有邦字蓋涉注文而行

淮南內篇第廿一

志九之二十一

七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敘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爲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氏原文也凡注內稱一日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宋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

志九之二十二

一

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其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半馮憲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者踰下則後者屨之屨女展反故高注云屨屨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屨矣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放此兵略篇涉血屨腸與舛扶傷屨亦屨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穿窬拊捷扣基踰備之姦扣戶骨反搨也各本扣誤爲抽基誤爲箕高注扣搨也搨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母扣墳墓藏本扣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鐫鼎日用而不足貨周鼎不鑿而不可賤鐫讀若壽高注曰小鼎也各



本錯誤為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机泛釣浮也机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机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机字乃誤為杭矣使但吹竿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拙入也讀若癰疽之疽字從且不從且故高注云但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為但矣使但吹竿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學同一指按也言使但吹竿而使樂工為之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本工字遂誤為氏矣脩務篇墨子跌蹠而趨千里跌讀若決高注跌蹠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跌誤作跌高注又

志九之二十二

二

誤作跌疾行也蹠趨走也則義不可通矣以一餉之故絕穀不食餉即噎字也而各本乃誤為飽矣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藿徒弔反即今所謂灰藿也藜藿之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而各本藿字遂誤為藿矣黍族篇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吠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天而各本乃誤作吠矣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冥篇阮譚著泥百仞之中阮譚與龜鼉同各本阮譚誤為蛇解則與下文蛇譚相亂矣道應篇乎子治實父三年乎子即宓子賤也宓乎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為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

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戊戌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為戈矣齊俗篇煎敖燎炙齊味萬方齊讀為劑味即甘受和之和味與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為味矣脩務篇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故古迫字也而各本乃誤為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桼曲管篴高注桼特也三輔謂之桼案桼讀若朕架鸞薄之木也隸書桼字或作桼而各本遂誤為撲矣覽冥篇井植生椹溝植生條本經篇山無峻幹林無柘椹椹古槩字伐木之更生者也隸書椹字或作椹而各本遂誤為梓矣精神篇椹椹不斲素題不枿椹即今椹栗字也隸書椹字或作椹而各

志九之二十二

三

本遂誤為椹矣本經篇芟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美而各本遂誤為莢矣道應篇於是伏非牧然瞋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或作真與眞相似而各本瞋目遂誤為瞋目且誤在牧然之上矣汜論篇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夸而各本遂誤為本矣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鏃金鏃翦羽之矢也隸書侯字作侯佳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鏃字遂誤為鏃下文疾如鏃矢何可勝偶鏃字又誤為鏃矣說林篇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批批竹甚反激擊也字從宀宀讀若淫故高注云批擊批椎隸書宀字或作

兀、亢字或作亢，二形相似而藏本抗字遂誤爲伉，劉本又誤爲伉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案筵讀若延，言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誤爲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突之心，亾於中，則飢虎可尾，突，俗肉字也。藏本突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突之獸，突亦肉字也。而各本又誤作穴矣。天文篇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離以爲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離，各本則脫其右半而爲禹矣。汜

志九之二十二

四

論篇姦符節盜管蠶，高注：蠶，印封俗書蠶字作金，而各本遂誤爲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定也。俗書定字作疋，而各本遂誤爲之矣。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鑿竇而止水，俗書鑿字作鑿，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爲毀矣。有兩字誤爲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其之怨也，嬰兒嘗老其之疾也，賊心亾也，賊害也，亾，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各本亾也之也誤爲山，又與亾字合而爲出矣。有誤字與本字並存者，主術篇陽夜撮蚤察分秋豪，蚤或誤作蚤，又轉寫而爲蚊，而各本遂誤作撮蚤蚊矣。道應篇豐水之澗千仞而不受塵

垢，投金鐵，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鐵，因誤而爲鐵，而各本遂誤爲金鐵，鐵矣。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兵略篇明於奇，賁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譏祥賁讀若該，奇賁者，奇祕之要，非常之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賁之義，而欲改爲奇正，故記正字於賁字之旁，而各本遂誤爲奇正賁矣。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爲韻趨與趨爲韻，隸書趨或作趨，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趨。校書者以說文趨趙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趨。曰何趨馳矣。有衍至數字者，倣真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滹澗旋淵之澗不

志九之二十二

五

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注云：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文不可通矣。道應篇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指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本脫子佩具於強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汜論篇故馬免人於難者，其外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外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各本葬之

下脫以唯為衾四字牛下脫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說山篇魄問於魄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魄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各本脫一棧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孤立無耦矣說林篇或謂豕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簷名異實同也頭弁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義不可通矣人

志九之二十二

六

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鬪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本脫其夜以下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凶句不相應矣有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鋌高注策筮也

鋌筮末之箴也鋌讀炳燭之炳鋌竹劣反炳如劣反藏本鋌誤作鋌注文誤作策筮也未之感也鋌讀炳燭之炳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為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子

志九之二十二

七

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次閒篇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非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非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針一節之下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倣真篇昧昧赫赫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赫赫讀若懋高注云赫赫欲所知之貌

也。昧昧林林一聲之轉，各本林林誤作琳琳，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琳字，引淮南子昧昧琳琳矣。主術篇夫寸生於稹，稹生於日，稹與秒同，秒禾也。各本稹誤為稹，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稹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稹矣。齊俗篇夫蝦蟇為鴟，水葛為噍，高注噍蜻蛉也。隸書噍字或作噍，因誤而為噍，字書所無也。噍讀若蔥，蔥字俗書作葱，校書者記葱字於噍字之旁，因誤而為蔥，傳寫者又以蔥字誤入正文，故水葛為噍，各本皆誤作水葛為噍。後人又為之音曰音矛，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

志九之二十一

八

之鼃，又誤作鼃，鼃之鼃，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鼃字，引高注鼃讀鼃，鼃之鼃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柁高注柁，船弦板，柁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柁字皆作危，而古音餘遂於陷韻收入柁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柁音汜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輓，謂以雲輓為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輓為入雲輓矣。主術篇夫拳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捕兔，不如狼契契，公入反，狼契皆犬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為何物，而改為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驎，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勢然也。窾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為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朔，高注朝秀，朝生暮歿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為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然冬者，歿，薺麥夏歿而人曰夏生，生者歿，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歿，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為何物，而改為橋袖，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距鑿，鑿讀若萃，甬也。距，踟也。故高注

志九之二十二

九

云長脛以賜插者使入淡也後人不識鐸字而改鐸為  
鑿不知鑿為大鈕鈕以手揮不以足踢也說山篇視日  
者眩聽雷者聾聾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聾字而  
改聾為聵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  
篇距之徒問距曰盜亦有道乎距曰奚適其有道也適  
讀曰音言奚音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  
也後人不知適與音同而誤讀為適齊適楚之適遂改  
有道為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覺冥篇夫燧取  
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  
夫之夫後人乃誤以夫為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汜

志九之二十二

十

論篇故使陳成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後人於陳成下  
加田字而不知田即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  
務為剛毅見剛毅者凶則務於柔懦於亦為也而後人  
又於於下加為字矣人閒篇曉然自以為智存凶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智即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  
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為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  
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  
矣故善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鄙同  
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  
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

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  
自罰也而戰武必外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  
致外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  
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  
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罰賢不即賢否也後人  
不知不為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尙字矣秦族篇天地  
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即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為生之  
俗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  
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秦族篇趙  
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

志九之二十二

十一

故凶 句 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凶屬絕句遂於國上  
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戾  
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戾意與此同劉續不解  
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無所失絕句而  
以擊危下屬為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  
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  
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  
於注內列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  
下文星分度一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  
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

字斯為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後人於此下加蒼龍在辰四字，而不知蒼龍即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於天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六句，此取證言篇文而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皆六句。若先加此六句，則文既重出，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論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優游句上，加

志九之二十二

三

世

入陰陽無為，故能和七字，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渝解，猶懈怠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人間篇，城中力已盡，糧倉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為武，後人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為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為福也。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人間篇，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為貴智也。

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為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為句，而移注文於之神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汜論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玉與石，葵與莧，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

志九之二十二

三

字作美，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為美。後人又改為美之與惡，則不知為何物矣。人間篇，噴然而歎，噴然即喟然，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似，故噴誤為噴。而後人遂改為憤矣。脩務篇，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挖讀若槩，高注云挖，摩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文挖字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為摩，廢則誤之又誤矣。泰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與插同，吻與習同，古笏字也。插笏，搢笏也。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捷字誤為挺。吻字又誤為吻，朱東允本改挺吻為搢笏，義則是而

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絕而親迎俗書冠字作別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絕誤為初絕而劉本又改為絨絕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為礼而後人遂改為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茫亦遠矣自外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為尔而後人遂改為爾矣有既誤而又妄加者倣真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歸輪適足以翽翽許緣反小飛也翽誤為翽後人遂於翽下加翔字不知翽輪之飛可謂之翽不可謂之翽翔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

志九之二十二

志

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為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懷給則乘驥而或懷與懷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倣也傳寫以懷誤為懷乘誤為棄或誤為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孫叔敖病且死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為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又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為且之誤且即將也有既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

皆坦然天下而南面勇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閒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高於言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則辭害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課為害而劉續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即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為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為不可用矣有既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續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

志九之二十二

志

人又誤以累為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既脫而又妄刪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為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刪去下句天字則是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既行而又妄加者汜論篇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籍不可以言履也有既行而又妄刪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以上十字藏本原文其員者運

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行劉續又讀臣道員者爲句  
運轉而無方爲句而於方下刪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  
既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  
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文之蘋大萍爲萍  
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倣真  
篇辯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  
而誤爲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  
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昧讀若米  
高注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厭卽今厭字傳寫以昧誤  
作昧後人遂誤讀爲暗未之昧而於注內加暗也二字

志九之二十二

六

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  
迷也兩小覺竝誤爲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  
博二字以牽合正文矣秦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  
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爲佗形與化相  
似因誤爲化後人又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  
既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下  
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  
八柱誤爲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  
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  
文輪扁誤爲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輪扁曰云

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亾身高注蘇秦於齊  
也正文亾身誤爲亾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亾字之下國  
字之上則是以亾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爲句  
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干越生葛絺  
高注干吳也劉本改干越爲于越并改高注而不知于  
之不可訓爲吳也九疑之南民人鬻髮文身以像鱗蟲  
劉讀若鑽又讀若橫高注劉翦也後人不識劉字遂改  
劉髮爲被髮并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爲翦也聖  
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慰怨讀爲苑苑慰皆病也故高注  
云慰病也後人改怨慰爲怨慰并改高注而不知慰之

志九之二十二

七

不可訓爲病也地形篇夸父取耳高注取讀褶衣之褶  
後人改取耳爲耽耳并改高注而不知耽之不可讀爲  
褶也汜論篇周棄作稼穡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改正  
文周棄爲后稷又改注文爲稷周棄也斯爲謬矣兵略  
篇西包巴蜀東襄郟邳高注巴蜀郟邳地名後人改邳  
爲淮并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檮棗而  
爲矜檮而善反高注檮棗酸棗也後人不識檮字遂改  
檮爲棘并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既改而復增  
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  
天也後人改之上爲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



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  
會視聽後人改三關為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加三官  
二字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復刪注文者時則篇迎歲於  
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為迎秋又  
刪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  
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為大政又刪去注文  
矣詮言篇墨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墨持也所監者非  
元德故為狂生墨古握字也後人改墨為持又改注文  
之墨持也為持無所監并刪去墨古握字也五字矣秦  
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高注絙急也後人依

志九之二十二

六

文子改絙為急又刪去注文矣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  
者人閒篇故黃帝也其元珠使離朱攬剝索之攬搏也  
剝與撥同拾也故高注云攬剝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  
脫攬字注文作剝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  
達乃於正文剝上加捷字斯為謬矣有既誤且改而又  
改注文者傲真篇確扈炫煌高注確讀曰唯扈讀曰戶  
藏本確誤作確扈誤作扈注文誤作扈讀曰扈劉績不  
能釐正又改確為確并改高注而不知確之不可讀為  
唯也譬若周雲之龍從遠巢彭薄而為雨高注彭薄蓬  
積貌也藏本彭薄誤為彭薄劉績又改為彭薄并改高

注而不知彭薄乃水聲非雲氣蘊積之貌也兵略篇夫  
栝淇衛籥籥載以銀錫雖有薄高之幘腐荷之櫓然猶  
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  
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為矰矰即矢也則義不可通  
後人不知矰為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以  
牽合矰字又改注文之櫓大盾也為矰矰矢也以牽合  
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  
篇發如猋風疾如駭電駭下行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  
人遂讀疾如駭龍為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  
妄加注釋矣若夫入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

志九之二十一

九

韻遂也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得之則  
外能牧之牧與得為韻高注牧養也各本牧誤作收注  
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傲真篇  
茫茫沆沆是謂大治沆胡朗反高注茫讀王莽之莽沆  
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茫茫沆沆疊韻也各本作茫茫沆  
沆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  
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渾渾沆沆沆雙聲也且沆與象  
量藏為韻各本作渾渾沆沆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  
矣天文篇秋分雷藏聲歸北鄉藏古藏字與鄉為韻各  
本藏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

倨與𠄎𠄎𠄎即𠄎字高注𠄎𠄎然視無智巧貌也𠄎𠄎與倨倨爲韻各本𠄎𠄎作𠄎𠄎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齊俗簾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承會不如竹算承讀爲蒸謂蒸飯也算博計反竹算所以蔽飯底也算與𠄎爲韻各本承誤作函算誤作算又脫竹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宵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允關讀曰貫鴻濛之允謂日光也東方爲日所出故曰東貫鴻濛之允允與鄉爲韻藏本關誤作開各本允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贅而載之尤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尤鷓身冠也知天

志九之二十二

壬

文者冠鷓尤即鷓之俗字與笏爲韻各本尤誤作木注文鷓字又誤作鷓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訶行有迹則議訶謂相譏訶也訶與議爲韻隸書訶字或作訶因誤而爲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寒地圻水凝火弗爲衰其熱大暑燥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熱與烈爲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旂窈窈冥冥孰知其情旂即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旂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爲韻各本旂誤爲於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犁牛既科以楸楸他果反與羈穢河爲

韻高注云科無角楸無尾俗從牛作科楸又誤而爲科楸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爲韻各本繳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爲文欲趨爲韻惡助爲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土脫同惡二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游微霧鶩忽怳怳與往景上爲韻各本作怳忽則失其韻矣蟠委鎔紵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爲韻各本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倣真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宇宇與野

志九之二十二

壬

圓兩父女爲韻各本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閉關梁決罰刑刑與城爲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爲韻各本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爲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間篇蠶豕剖柱梁豕兪走牛羊梁與羊爲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卵啟生於石石與射爲韻各本啟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則失其韻矣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徑歷遠遠與垣連山患爲韻高注云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

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磬嶸藜藿爲之不采故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磬嶸也各本故國有賢臣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勢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爲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高注騶御也騶與俱區駮爲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爲御則失

志九之二十二

三

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歲而而終而復始指寅者顛頊所起也至丑而一而指子者殷歷所起也至亥而一而故指寅指子皆一歲而而且子與始爲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爲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波與化爲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爲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汜論篇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殺與奪爲韻後人改殺爲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

室屋而改室屋爲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好醜道爲韻始已理爲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爲善則失其韻矣泰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爲韻後人改仁義爲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意乎若新生之積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附與度非韻也

志九之二十二

三

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蕪鄉之社易爲肉黍蕪國之稷易爲求福社黍爲韻稷福爲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爲黍肉以與福爲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偃不與肉爲韻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不出難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爲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爲弗掘無泉以與難爲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爲病訓爽爲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聰揚爲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爲爽傷又改注

文之厲爽為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議高注議人譏非之也宜議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議為譏以與宜為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譏為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為韻後人改風采為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秦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為民害也匿讀為隱謂民無姦隱也匿與賊為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

志九之二十二

音

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暑與雨怒為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為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為句遂於與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秦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淫心為韻色國為韻各本作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秦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璵璠瑤碧玉珠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殊珠濡渝為韻藏本雨露所濡以生萬殊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璵璠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冥篇田無立禾路無積莎金積折廉璧襲無羸羸璧文也與禾莎為韻積莎誤為莎積後人又改羸為理則失其韻矣道應

志九之二十二

音

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燕聞視焉則胸胸讀曰眩與天為韻藏本則胸誤作無胸朱本又改胸為胸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林篇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纒讀若墨索也纒與佩富為韻纒誤為纒後人又於纒下加索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山篇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為韻千歲之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鯉下加不能遊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別白黑與福則為韻分下脫別字遂不成句後人又

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為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舉其端以見例其餘則遺數之不能終也其有譌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蘇文若人所易曉者則略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幸乎至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槩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並見各條下竊恐學者誤以為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

志九之二十二 三

得不辯高注囊括六藝旁通百家訓詁既詳音讀尤審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瑜不掩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後皆放此言與造化者為偶也高注訓為為治則誤以人為人民之人矣倣真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流雨與止水相對為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為雨潦上覆甌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偶句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偶疲也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偶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偶身

身不見用偶儼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日落謂草木零落也而高注乃讀為度閭之閭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其篇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尚主也慕即麻泉之泉尚泉即周官之典泉言典泉為賤官而瞽師庶女又賤於典泉也而高注乃以慕為泉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湛讀曰淫酒淫溢者東風至而酒為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湛二字連讀而訓為清酒矣大衝車高重壘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也而高注乃以重壘為京觀矣廝徒馬馱車奉餽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

志九之二十二 三

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舛格胡客反輓車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什身枕輓車之木而舛也高注以格為榜狀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充忍即充物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乃以忍也二字別為句而訓忍為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瀼滅菱杼紆抱菱杼皆水草也杼讀曰茅謂三稜也畫為菱芋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瀼滅菱杼紆抱高注以杼為采實采實即橡栗斯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



顧校淮南子各條

歲在庚辰元和顧澗蘋文學寓書於顧南雅學士索家大人讀書雜誌乃先詒以淮南雜誌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謬為家刻所無者補刻以遺後學數月書來果錄宋本佳處以示又示以所訂諸條其心之細識之情實為近今所罕有非孰於古書之體例而能以類推者不能平允如是家大人既以數年之力校成淮南雜誌而又得文學所校以補而綴之蓋至是搜剔靡遺矣今年將補刻所校爰揚摧之以為讀書者法道光

志九補

元年二月既望高鄧王引之敘

原道

馳要裊注駟駕宋本注首有此二字道藏本同新刻本刪去非顧曰馳疑當作駟故注如此也齊俗篇駟駛駟亦可證

倣真

涅非緇也青非藍也顧曰涅緇二字疑當互易承上文以涅染緇與下句承上文以藍染青一例美者不能濫也注濫觀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顧曰正文濫疑當作監注疑當作監觀也或作濫云云監即闕也左傳闕止與策作監止說文闕罕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曰觀謂有所冀望也闕

與觀同義而字通注兩解前監後濫誤以後解之字作監故曰監觀也又按覽冥篇手微忽悅注為正文而又互改其注也兩解前微後微而正文作微又席羅圖注兩解前羅後羅而正文作羅本經篇微大風於青邱之澤注兩解前微後微而正文作微皆以後解之字為正文其誤與此同也

天文

是故火曰外景顧曰疑當作日  
是故水曰內景顧曰水曰疑當作金水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即淮南子所本可證也高注精神篇云金內景蓋又據此而言之  
時則

志九補

二

毋燒灰注是月草木未成不天物也顧曰灰疑當作炭呂氏春秋作炭其注與此略同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高意蓋據之而言也是其證也灰字蓋依月令改耳  
執弓操矢以獵注以取禽也顧曰獵疑當作射注取亦疑當作射呂氏春秋作射注作以射禽也是其證也月令作獵鄭注云今月令獵為射考淮南子及呂氏春秋每有與今月令同者然則改射為獵誤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顧曰神位占三字疑衍呂氏春秋祝作卜祀作祠無神位占三字注云故命太卜禱祠龜策月令作命太史燹龜策鄭注云今

月令曰燹祠祠衍字皆可證無此三字

精神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顧曰求疑當作永莊子大宗師釋文載崔譔引此作子永是其證矣抱朴子外篇博喻云子永歎天倫之偉亦作永字

本經

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卯胎而不成者顧曰上不字疑當作之與下文草木之句萌芽華戴實而死者一例主術

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顧曰行之二字疑衍參

示九補

三

五陰考四字連讀與下句竝用周聽四字對文也要略主術者云云考之參伍即此五伍是其明證

匡牀弱席注匡安也弱細也顧曰弱疑當作弱故注如此也注弱疑亦弱之誤詮言篇云筐牀衽席注云

衽柔弱也可證此弱字之不從艸蓋後人因他書多

言弱席而改之彼匡作筐高不更解疑當同此作匡又衽字高解為柔弱疑當作衽亦後

人因他書多言

衽席而改之

堯舜禹湯武宋本如此各本顧曰禹疑當作與上文

但有堯舜湯武而無禹也引之按禹衍字後人習聞堯舜禹湯而誤增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作堯舜湯

武是其證

繆稱

非以借情也顧曰衍疑當作借借背同字

汎論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西河注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顧曰正文吳起二字疑衍韓非子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鄆郢淮南此文所本也樓翟二人與昭景二人對文所謂兩用也不得更有吳起甚明樓翟二人者以戰國策考之樓為樓虞翟為翟強魏策云

示九補

四

魏王之所用者樓虞翟強也又云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虞樓虞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又云虞之與強同音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故韓非子謂之爭事而外市韓非子舊注云樓緩翟強也應說甚誤正兩用而亡西河之

證矣其事蓋在襄王時注魏文侯云云疑皆非高誘元文也解魏為魏文侯其誤一解樓翟為一人姓名

其誤二解兩用為不用他賢其誤三皆不可通蓋後

來妄改而高注云何已不可復知矣准呂氏春秋長

載吳起守西河之外王錯謂之於魏武侯吳起果去

市余不相當非韓非子及此之證也



證言

不知利害嗜慾也顧曰嗜疑當作者不知利害者與

下文以義為制者一例慾也二字另為句承眾人勝

欲欲慾同字與下文心也承聖人勝心一例

兵略

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閒入莫

知其所集顧曰飄飄忽忽疑皆不當重條疑當作條

閒疑當作閒飄忽條閒皆同義荀子議兵篇善用兵

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新序作奄忽條即悠也

闇即奄也揚倅注感忽悠闇皆謂條忽之閒也是飄矣又云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則非

志九補

五

往忽來與條出闇入對文

說山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注小馬不

可以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宋本注如此道藏本同各本得

上有不顧曰上非字疑衍注不字疑當作亦此言小

馬為大馬之類而小知則非大知之類也呂氏春秋

別類篇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

大智之類也是其證

人間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顧曰擊疑當作繫史

記所謂屬之遼東也屬繫結皆同義揚子法言淵卷篇起臨洮擊遼

水誤與此同

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顧曰義仁二

字疑當互易下文仁義儒墨即依此為次

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顧曰此承上文滅亡

削殘言之不須又言亡矣而亡二字疑出後人所加

非仁義儒墨不行顧曰不下疑當有可字

泰族

師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顧曰延疑當依注作

涓韓非子十過篇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竝作涓原道

志九補

六

篇注兩見一延涓互易一誤涓為延與此正文同皆非

要略

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顧曰道下疑當有德字與下

句對文也精神篇漢原道德之意亦可證

淮南子宋本未誤者各條

第一卷

欲冥之心亡於中宋本宋本未誤寅

第三卷

積陰之寒氣者為水宋本者字未脫

十二月指子宋本子未誤丑

第四卷

決眦宋本眦未誤眦

寒冰之所積也宋本冰未誤水

牡土之氣宋本牡未誤壯

第五卷

以索姦人宋本索未誤塞

第七卷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宋本于未誤干

輕舉獨往宋本往未誤住

第八卷

志九補

太清之治也宋本治未誤始

七

第九卷

采椽不斲宋本斲未誤斷

夫據榦而窺井底宋本榦未誤除

而不足者逮於用宋本逮未誤建

知饒饒有餘不足之數宋本饒未誤饒

第十卷

故君子懼失義宋本義上未衍仁字

第十一卷

故不為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宋本始字未

誤入正文

而刀如新剖劓宋本劓字未脫道藏本亦未脫但分屬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

處勢然也宋本勢未誤世

是由發其原宋本是由未誤倒

第十三卷

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宋本乞皆未誤乙

在其內而忘其外宋本上其字未脫

楚軍恐取吾頭宋本軍未誤君

於是伏非瞋目敦然宋本瞋未誤瞋

第十六卷

志九補

夜之不能脩於歲也宋本於未誤其

八

故寒者顛宋本者字未脫

第十七卷

醫者舉之宋本醫未誤墨

不若尋常之纏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宋本纏皆

未誤纏

或善為故宋本善未誤惡

賊心亡止宋本亡止二字未誤合而為岳字

第十八卷

無為貴智宋本智下未衍伯字

今君欲為霸王者也宋本君未誤王

聖人見之蚤宋本蚤未誤密

居隱為蔽宋本居字未誤在隱下

第十九卷

欣若七日不食宋本若未誤然

无不憚憚心宋本憚未誤憚

弟廿卷

雨露所濡以生萬物宋本濡以未誤倒

與鬼神合靈宋本與字未脫

而卵剖於陵宋本剖未誤割

志九補

九

挺芻而朝天下宋本芻未誤芻

弟廿一卷

禹身執纛函宋本函未誤垂

淮南子宋本之異者各條

弟一卷

而大與宇宙之總道藏本無與字

大道坦坦至往而復反注近謂身也此一節在能存之

此上今本在迫則能應上道藏本無此四句及注引

之按能存之此其德不虧上承勿穆無窮以下八句

所謂穆穆隱閔純德獨存也中間不得有此四句迫

則能應感則能動上承湫謬寔為天下梟所謂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中間亦不得有此四句且文子

道原篇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自

然篇夫道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

復反蓋言道不在遠往求於遠必將無所得而復反

也今乃云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則義不可通矣正文

及注皆後人妄加當以藏本為是

弟四卷

西方有刑殘之尸道藏本刑作形

弟七卷

志九補

十

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道藏本無得字引之按繆稱篇

辟若仗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與此

同義當有得字

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弟九卷智者不

可或也又弟十三卷論事如此豈不或哉又弟十八

卷虞公或於璧与馬道藏本或竝作或引之按此淺

人不知或為惑之假借而改之也惟汜論篇故劔工

或劔之似莫邪者尚未改

視毛牆而施又弟十九卷今夫毛牆而施道藏本牆竝

作牆引之按說文無牆字

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道藏本上無也欲二字下無也樂二字

第八卷

推移而无故道藏本無移字

第九卷

東至湯谷道藏本湯作暘引之按此淺人以堯典改之也惟說林篇日出湯谷未改

還反報曰遽伯玉為相道藏本無反字少力而不能勝也道藏本少力作力少

志九補

士

是故臣盡力殫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市道藏本市作是

无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宐道藏本皆作各無所字引之按上无下皆文義相應不當作各

堯舜禹湯武道藏本武上有文字引之按文字衍上文不言文王禹字亦衍辯見前

第十卷

斯顏害儀道藏本顏作頤引之按顏乃頤之譌斯頤即斯須也

第十一卷

固有所宐也又第十七卷固謂之斷道藏本固竝作故

第十二卷

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道藏本不重無窮二字

國家之福道藏本無家字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道藏本制專作專制枉則正道藏本正作直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唐傳奕校定古本老子及邢州龍興觀碑竝作

枉則正見王氏金石萃編與溼則盈敝則新為韻古音正盈在真部周易管子老子莊子楚詞多以二部合韻然則淮南所引作正乃老

志九補

士

子原文未可以今本改之也

非以無私道藏本以下有其字私下有邪字無所不極道藏本極作及引之按爾雅極至也淺人不知而改為及

馳騁於天下之至堅道藏本無於字引之按於猶乎也夫也淺人不知而刪之非是惟原道篇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尚未刪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道藏本無將字

其政惛惛道藏本惛惛作悶悶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不知淮南子所引不必與今本同

第十三卷

今時之人道藏本時之作之時

舜無植錐之地道藏本植作置又第十四卷一植一廢道藏本植作值

第十四卷

少則昌狂道藏本昌作猖引之按說文無猖字古但作

昌漢書趙充國傳先零昌狂

時去我走道藏本走作先

第十五卷

抗泰山道藏本抗作抗引之按小雅正月篇毛傳曰抗

志九補

三

動也言泰山為之搖動也抗與抗相似世人多見抗少見抗故抗譌為抗矣

前朱鳥道藏本鳥作雀引之按高注正作朱鳥天文篇兩言朱鳥皆作鳥無作雀者

第十六卷

故有所善則有不善矣道藏本無下有字

第十七卷

故小使害大利道藏本使下有而字引之按而字因上句而行

第十八卷

然而戴冠履履者道藏本戴作冠

第十九卷

作為雲梯之械道藏本無為字務之可趣也道藏本無之字

第廿卷

四時千乘道藏本乘作乖其於以監觀道藏本於作所

第廿一卷

靜精神之感動道藏本無靜字

作為炮格之刑道藏本格作烙引之按此呂氏春秋過

志九補

古

理篇所謂肉圃為格也後人多改炮格為炮烙段氏若鷹嘗正其誤見盧氏鍾山札記齊俗篇炮烙生乎熱斗亦當作炮格

余曩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剝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為佗字者補之凡二十五事名曰漢隸拾遺蓋當時目尚未蕤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并此而不能矣益以見讀碑之時適當力能讀之時為可幸也兒子引之請以付梓因綴數語以質於當世之通金石文字者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高郵王念孫敘

皆年八十有八

志十序

漢隸拾遺

讀書雜誌十

高郵王念孫

三公山碑

右三公山碑元初四年立字在篆隸之間無額今在正定府元氏縣城外野陂上是碑出於乾隆甲午年翁氏覃谿兩漢金石記黃氏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趙氏晉齋跋釋之已詳閒有未安者別而論之弟三行蝗旱隔口隔下一字翁作我黃作并黃云按漢書安帝時尚書僕射陳忠上書云隔并屢臻當是隔并二字亦孫案黃說是也管子漢書漢碑多以隔為隔李賢注陳忠

志十

傳云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改失厥和陰陽隔并郎顛傳云歲無隔并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猶隔并也又翟醜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詔問醜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參同契亦云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是漢人多有隔并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此說隔并二字之義最明蓋水旱不節皆謂之隔并此云蝗旱隔并則專指旱災言之并字碑文本作并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并則非其原文矣弟四行乃并道要本祖其原翁黃皆以并為米字案乃來道要義不可通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改為乃來道與

亦此字碑文本作來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  
 由是之來作來者不同來即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  
 其原也斥彭長田君斷碑究求字篆文作來隸作求又  
 變而為求與來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間  
 故作來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來是其證呂刑惟貨  
 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賅也蓋漢律有受  
 賅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  
 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  
 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為往來之  
 來失之矣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誤管子任法篇雷人用金玉事主而求焉小稱篇以求美名今本求

**志十**

字皆譌作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史  
 記李斯傳來不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  
 隸釋所載成陽靈臺碑云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  
 龍碑陰云來索忠良揆其文義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  
 言與求同則直以為來字矣今世所傳雙鉤本亦作堯  
 來祖統蓋自朱以降不復知來為求之異文故傳寫皆  
 作來也

開母廟石闕銘

右開母廟石闕銘延光二年立篆書有二層下層前有  
 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在河南府登封  
 縣北十里

題名第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第二行之  
 未乃潁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志考之知是  
 潁字第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  
 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為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  
 是為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為縣字非也  
 第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泐字尚存其末連  
 上行讀之則為為去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  
 亦云興治神道矣第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  
 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兆尚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為  
 大守京兆朱寵已見大室石闕銘漢碑題名固有書郡不書縣者禮器碑有

**志十**

京兆劉安初武氏盧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  
 非其原文矣

銘詞前十二行皆以四字為句第一行□□□□防  
 百川第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第三第四  
 是共工二字共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  
 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軋字分明第二行□□  
 □原原上一字是其字雖模糊而可辨案周語曰昔共  
 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庫以害天  
 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鮪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章注  
 曰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水也即此所云昔□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一百一十五

其工範仿百川柏鮫稱遂口口其原也第三行口口口  
功第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  
之事故曰禹口口功疏河寫元水色黑故曰元也弟四  
行口口口文第一字是咸字上半戊字分明唯口字模  
糊第三字是無字篆作無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  
辨合觀之乃是咸秩無文四字第二字雖泐然在咸與  
無文之間其為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既平而祀典畢舉  
也雜詁曰咸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九  
山甄旅咸秩無文皆用尚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耳爰納口山辛癸之間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

志十 四

稍泐而大段分明即皋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也弟五行同心濟口濟下一字篆作隣讀為艱尼之尼  
說文隣身解切陋也從隹聲隹籀文籀文作隣碑則省  
隣為隣又借為艱尼之尼字或作隣言啟母與禹同心  
以濟尼運也崔瑗司隸校尉箴曰以濟弟六行口口口  
正正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為韻漢人多以真庚通用  
也祀繒漸替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曰繒與鄒同鄒亦姓  
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祀鄒漸替其為借用字無疑  
王翁皆誤為繪字王且於繪下注云疑即繪字何其疏  
歟案蘭泉說是也凡左傳鄒字穀梁傳皆作繒又周語

云祀繒由大姒魏策云繒恃齊以悍越史記夏本紀贊  
云禹後有杞氏繒氏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繒故國禹  
後皆其證矣左傳哀八年鄒人灌嘗考工記嵒氏注引  
第七行口口口亨亨上是聖漢禋三字聖漢二字雖模  
糊而可辨禋字左邊尚存右邊聖字上半模糊而下半  
分明亨即享字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漢立啟母廟而  
祀之故曰聖漢禋享於茲馮神也兩漢人奏疏及漢  
八行口祥符瑞第一字葉氏并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  
舟題跋竝以為貞字翁氏以為原字案碑文作原乃貞  
字非原字貞祥即禎祥也作原者篆體小異耳靈支槌

志十 五

生支與枝同即下文所云木連理也而葉王翁皆以靈  
支為靈芝誤矣廣韻支在五支芝在七之今音雖若近  
似而古音絕不相通故從支從之之字古無通用者此  
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弟九行口口口化  
化上一字是鬻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鬻與育同育  
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鬻鄭注曰鬻生也唯陰陽為  
能生化故曰口口鬻化陰陽穆清也第十行口口口  
第四字是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景氏說嵩以為  
靈字非也靈為古甯字上從山從心今碑文上半乃字  
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靈字與雲降雨口口口盈言膏



洋滿盈也弟十一行相口我君相下一字葉玉以為有  
字翁以為...案相肩我君文不成義碑文作庶明是  
宥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口宥即祐字也管子修羅篇  
擇天之所宥擇鬼之所富宥與祐同富與福同今本天  
字富字又譌作 常辨見管子 漢書禮樂志神若有之師古曰宥福也  
故曰福祿也

自重以下...  
口口口口化化...  
以為慕字是也黃氏...金石錄...  
夷慕化而...成來玉而會也慕上一字

志十

六

是而宗與下句而字...  
口口口口靜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清  
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清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  
對文也九域少其脩治翁云少字顧王二家俱闕未錄  
案說文也子結 少也讀若輟正當援是銘以詰義爾案  
九域少其脩治義不可通余謂少讀為九有有微之微  
玉篇廣韻廣雅音少字並音子 謂九域之內微然脩治  
列切少微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也作少者假借字耳大雅常武篇截彼淮浦毛傳曰截  
治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擊齊也四海之  
外率服截爾整齊正義引王肅云截然擊齊也治下文

九有有微箋曰九州齊一微然皆謂治也元鳥篇奄有  
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 則九有有微韓詩亦必  
作九域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書街  
麻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域有古同聲而  
通用說 故曰九域微其脩治義本韓詩也晉書樂志四  
廂樂歌曰九域有微是其明證矣弟廿二行口口口  
口福福上一字是祈字其左示右斤之末尚分明此言  
祀啟母以祈福故下句即云祀聖母摩山隅也弟廿三  
行神口亨而飴格亨上是禋字字雖模糊而可辨禋享  
二字已見上文精意以享則神降之福故曰神禋享而  
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也

志十

七

北海相景君銘

右北海相景君銘漢安二年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  
濟甯州儒學中弟五行根道核藝核與芟同漢書五行  
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芟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  
入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為果核之核矣  
弟七行辨秩東行辨秩即堯典之平秩也周官馮相氏  
東作疏云據 衍讀曰埏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行猶言  
書傳而言 平秩東方耳衍字古讀若延故與埏通周官大祝衍祭  
男巫望祀望行鄭注並讀為延唐風椒聊  
篇蕃衍盈升一切經 弟九行鴉梟不鳴鴉與鴉同隸釋  
晉義十九引作蕃延 漢隸字原鴉字並誤作鴉唯隸辨不誤梟字上從鳥隸

釋隸辨從俗作梟誤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傑  
之從鳥在木上俗省作梟俗書梟字作鳥梟傳寫說文  
者因誤為梟後人不知又改其注為從鳥頭在木上以  
牽合已誤之篆文謬矣俗書梟字其上半鳥形已具但  
無足耳何云鳥頭在木上乎說文梟字在木部玉篇以  
梟是鳥名遂改入鳥部是玉篇梟字亦從鳥也而今本  
玉篇亦誤為梟廣韻以下並同張參五經文字說此字云從鳥  
在木上隸省據此則說文梟字本從鳥而注內本無頭  
字明矣今經傳中梟字皆從俗作梟唯此碑作梟中間  
四點分明與說文從鳥在木上之解相合足證五經文

志十

八

字之不謬而隸釋隸辨復誤作梟若非此碑至今尚在  
誰能正其失乎陽湖孫氏淵如云縣首於木上謂之梟  
字本作梟從到首今借梟字從鳥頭在木上念孫案梟首  
捕梟傑之木上故其字從鳥在木上非謂縣其首於木  
上也何得云鳥頭在木上乎孫又謂從鳥在木上則  
梟字非梟字案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此釋其  
義非釋其字也若釋其字則下從木而上象巢形故說  
文云巢從木象形謂象鳥巢在木上之形非謂從鳥在  
木上也且巢為象形之字故云從木象形巢為會意之  
字故云從鳥在木上豈得謂從鳥在木上即是巢字乎  
弟十二行獻歛實絕奄忽不逝不下當是遲字其右邊  
犀字之末二筆尚存奄忽疾貌也商頌長發傳云不遲  
言疾也說文溢奄忽也奄忽不遲猶今人言溢逝也遲  
與危回摧歸哀個裏為韻於古音正協或以為違字於

義疏矣第十四行大命口期寔惟天口諦審碑文天下  
是授字與下文就畱為韻上文云子何寫倉布命授期  
有生有死天寔為之是其證也

碑陰上列第十四行平壽淳于閻闔即闔字隸書豆字  
或省去上畫如張遷碑豎字作豎石經尚書殘碑於戲  
字作戲是也隸續隸辨直書作闔則非其原字矣中列  
第十一行營陵力邇力即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  
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力錄此碑者或作  
多邇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力字非多  
字也

志十

九

敦煌長史武班碑

右敦煌長史武班碑建和元年二月立并額俱八分書  
在濟甯州嘉祥縣武氏祠中第六行追昔劉向辯賈之  
徒辯即班字也外黃令高彪碑亦云章文禮施類乎班  
賈班班辯古字通背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必韓詩外  
以其班班鄭注傳班作辯字亦作辨士虞禮記明日  
古文班或為辨

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

右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建和二年十一月立并額俱  
八分書在漢中府褒城縣棧道中磨崖第六行上則縣  
峻屈曲流頰下則入冥廂與傾寫輪淵冥者漢世言水

從高入淡也豫上六冥豫釋文引王虞云冥淡也爾雅冥幼也孫炎本幼作竊注云冥淡闇之竊也見小雅斯干正義

太元達初一中冥獨達范望云心淡稱冥論衡道虛篇云其書淡冥奇怪是冥與淡同義平阿涼泥常陰鮮晏

涼即泉陰即陰字晏溫也言平阿之地水泉泥凜常寒

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心若晏

陰喜怒無處太元騎贊云凍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云

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漢書郊祀志云至中山晏溫封禪書晏

作曠廣雅是古謂溫煖為晏也漢隸字原讀平阿涼為

句隸辨讀涼泥常陰為句皆失之第七行臨危槍楊槍

志十

十

音七羊反楊音唐說文云陽跌陽也一曰槍也廣韻云

跌陽行夫正陽與楊通惡中驚狩與獸同隸釋以驚

為驚字非也驚與驚同方言驚惡也郭璞音方滅反字

亦作驚後漢書董卓傳驚狗態李賢云言心腸驚惡

也續漢書倣作驚驚亦惡也惡中驚獸互文耳蛇蛭毒

曼蛭音大結反字本作秩爾雅秩蚤郭璞云蝮屬大眼

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蚤子蚤猶惡也曼與曼通魯頌閔

宮傳云曼長也蛇蛭毒曼言毒長也說文秩蚤也蛇毒

長今本譌作蛇惡毒曼也據爾雅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是其證隸辨

以蛭為水蛭又引曼為螟蛉蟲皆失之未秋截霜稼苗

天殘截與天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云札截也氣

傷人如有斷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从民厲尹知章

云札天从也是苗天从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云未秋

截霜稼苗天殘矣第十三行綏億衡彊綏億皆安也韋

注晉語云億安也衡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

即彊禦倒文協韻耳第十五行揆往卓今廣雅云卓明

也言以古知今也第十七行世世嘆誦誦讀若容與通

靡同功為韻小雅節南山篇家父作誦與訥邦為韻楚

辭九辯自壓樓而學誦與通從容為韻是其證也武榮

碑萬世諷誦亦與功同為韻第廿一行或解高格下就

志十

十

平易格即棧閣之閣析里郟閣頌云滅西口之高閣

就安甯之石道意與此同也開通窆余道石刻始作橋

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竝以格為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七月立并碑陰

兩側皆八分書無額在兗州府曲阜縣孔廟中弟二行

莫不驥思嘆叩師鏡案易是類謀云在圭驥用鄭注云

驥庶幾也廣雅云驥企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

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字或作冀又作覲竝同隸釋漢

隸字原隸辨竝以驥為驥字則義不可通矣弟七行尊

琦大人之意連彈之思漢隸字原隸辨皆以彈為彌字錢氏辛楣金石文跋尾云連彈即卓爾也念孫案古書爾字無通作彈者婁顧以彈為彌是也漢碑彌字多作彈連彌皆遠也說文連遠也字亦作卓楚辭九章云道卓遠而日忘杜預注哀二十五年左傳薛綜注西京賦竝云彌此言連彌之思下言連越絕思其義一也弟八行皇戲統華胥錢云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案錢說是也原碑皇字出格至隸釋則與各行平列矣兩漢金石記乃謂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非後人妄加則是不論行之高下句之長

志十

三

短而但以其筆法相似遂定為真迹獨不思此碑皇字凡四見後人固能依放而為之乎皇戲統華胥殊為不詞且碑中之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唯皇戲二字相距不及四分與諸字疏密懸殊則皇字為後人所加無疑第十二行天與厥福永享年壽年壽大壽也呂氏春秋謹聽篤賢者之道年而難知高注云年猶大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淮南注亦云年大也陳氏子文金石遺文錄謂年壽即眉壽非是引之云弟一行霜月之靈霜月即爾雅之七月為相也霜相古同聲故霜字以相為聲淮南原道篇鈞射鸛鵲中山經注引作弋鈞瀟湘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作射鈞瀟湘瀟湘之為鸛鵲亦猶相月之為霜月矣靈讀為令靈善也正義以為爾雅釋詁文今爾雅靈作令周齊庚鍾銘銘命難老即令命欲錄鼎銘示令需舟即永命令終令需靈古同聲而通士冠禮祝辭云令月吉日又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霜月之令皇極之日謂七月五日也史晨饗孔廟後碑云乃以今日拜謁孔子意與此同集古錄以霜月為九月非是以九月霜降而謂之霜月則正月雨水亦可謂之雨月乎以此紀月未之前問也弟五行雷洗觴觚爵鹿相桓遠杞禁壺趙氏金石錄云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為何器後見汝陽陳氏所藏古彝為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杞音凡木名也皮可為索隸辨云杞可為索非禮器也博雅溫杯也集韻音凡與杞同音或是借杞為溫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杞為溫差為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杯者禮器亦不當有溫錢氏穀校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為鹿形背設圓箒以納算籌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為獲者御矢鹿即鹿中杞恐即乏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之鹿中而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為何物矣雷洗觴觚爵鹿相桓遠杞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

志十

三

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杞音凡木名也皮可為索隸辨云杞可為索非禮器也博雅溫杯也集韻音凡與杞同音或是借杞為溫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杞為溫差為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杯者禮器亦不當有溫錢氏穀校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為鹿形背設圓箒以納算籌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為獲者御矢鹿即鹿中杞恐即乏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之鹿中而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為何物矣雷洗觴觚爵鹿相桓遠杞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

與乏斯為不倫矣錢說亦非也今案鹿即角也枉即豐也皆聲之假借古音角與鹿同周南麟之趾以角族為韻召南行露以角屋獄足為韻周頌良耜以角續為韻喪大記寔于絲中鄭注云絲當為角聲之誤也史記留侯世家角里先生李濟翁資暇錄引荀悅漢紀作祿里今本漢紀作角里乃後人依史記改之角祿祿鹿四字古竝同音故角通作鹿特牲饋食禮記實二爵一觚四解一角一散鄭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角與爵觚解散同為飲器故碑於觴觚爵之下

志十

古

次以角也觶即解也說文寔曰觴虛曰解古音枉與豐相近鄭注士喪禮下篇云今文寔為封又注檀弓王制曾子問竝云封當為寔寔之為封亦猶豐之為枉也說文寔覆也從而乏聲方勇切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覆也寔泛從乏聲而音方勇反亦猶枉從乏聲而讀為豐也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鄉射禮命弟子設豐注云豐所以承爵也形蓋似豆而卑大射儀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瓶在兩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是豐與豆相類故碑於桓邁之下次以豐

豐或作枉字從木與祖桓之從木同義豐又可承尊與於禁同類故碑於豐下次以禁也

郎中鄭固碑

右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四月立八分書篆額在濟甯州儒學中是碑中斷後遂失其下段而上段尾復陷入土中故向來拓本唯存不全之上段雖正六年州人李賜得下段於泮池旁乾隆四十三年其子東琪與定海藍嘉瑄復將上段升高出土而此碑遂全第六行詔拜郎中非與好也案碑內其字或作其或作其唯此其字作與上從由亦猶楊著碑其字之作墨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皆作

志十

古

豐今此碑已凶而世間拓本直改墨為基矣與者其之借字也說文與舉也從升音拱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與之今春秋傳與作恭說文與帛蒼艾色從糸與聲詩曰縞衣縞巾今詩縞作恭廣韻云與說文音其其與與同音故字亦相通校官碑雅容其開其字作與正與說文同此碑作與下從丌音基則與說文小異其實一字也隸釋直書作其則非其原文矣弟八行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楊烏即法言所謂吾家之童烏也問神劉貢父謂子雲本姓楊從手不從木據此可以正其謬矣說見漢書第十行昔姬公口武弟述其兄綜口口口口行於葭陋獸曷敢忘乃刊石

呂旌遺芳句於蔑陋者於音身歎詞也蔑陋謂鄙小也鄭注君夷云蔑小也高注淮南脩務篇云陋鄙小也漢書韋元成傳云於蔑小子與此於蔑陋同義兄行忘芳為韻兄讀若荒行讀若杭隸辨以行於蔑陋四字為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泰山都尉孔宙碑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六行口口祠兵遺畔未甯祠兵即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宙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第十

志十

六

三行帝頌其勳民斯是皇皇正也言民歸於正也爾雅正也斷風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引之云弟十二行乃殺二縣黎儀以康黎儀即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某氏傳云獻賢也獻與儀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司尊彙鬱齊獻敢先鄭司農讀獻為儀餘見下大誥之民獻有十夫傳亦訓為賢而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仿大誥亦云民儀九萬夫見漢書翟方進傳今本儀書加之也孟康釋民儀云民之表儀凡古文作獻者今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詳見漢書凡古文作獻者今文多作儀此碑云黎儀以康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儀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漢碑多用今文尚書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廣

雅云儀賢也蓋用今文說也隸釋跋費鳳碑以黎儀之儀為反其旌倪之倪失之矣

碑陰上列第十七行東郡肅武陽騰穆騰即凌字也騰凌二字皆從二二者公之省文今俗作冰乃古疑字說文騰公出也從夂朕聲詩曰內于騰陰凌騰或從凌是其證騰隸省作騰故廣雅云騰公也騰為凌之本字故凌姓之凌古亦作騰此碑之騰穆是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兩漢金石記並書作騰則以甲代乙矣

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無年月據碑稱遭桓帝喪卒則當

志十

七

在建甯改元之初并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二行頽然高厲頽然高貌也字亦作逸楚辭離騷神高馳之逸逸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注云厲高也廣雅皋陶謨庶民厲翼史記夏本紀作眾明高翼劉歆遂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故曰頽然高厲弟八行陵惟哮虎陵與陵同俗作陵威也漢書李廣傳威陵憍平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陵後漢馬稜字伯威是稜與威同義集韻稜又音陵是稜與陵同音故曰陵惟哮虎言其威稜如哮虎也辛李造橋碑稜格陵陵亦以陵為稜

衛尉卿衡方碑

右衛尉卿衡方碑建甯元年九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  
兗州府汶上縣西南第四行少呂文塞長以欽明案古  
文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  
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並引尚書考靈耀云  
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又邳壽傳注引鄭注考  
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  
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  
第十七行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  
以告來世廣韻曰告告也酒誥曰厥誥嗟庶邦庶士言

志十

六

詰告庶邦庶士也又曰文典聽朕嗟言女常聽朕告也  
舊訓嗟為慎夫之說見經義述聞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誌  
來世此碑曰鐫茂伐祕將來祕與嗟古字通第十九行  
邊民是鎮鎮讀平聲與上下文為韻廣韻鎮字又音陟  
鄰切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鎮釋文鎮又音珍馮衍顯志賦覽  
失其所而鎮陰也宋庠補音云鎮音珍馮衍顯志賦覽  
聖賢以自鎮與元親神為韻平都相蔣君碑社稷之鎮  
與銀均年昆為韻皆其證今高郵人謂壓物曰鎮聲如  
珍也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右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立  
八分書無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七行脩定禮義義與  
儀同古禮儀字本作義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  
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  
時所謂義為說又大司徒以儀辨等典命掌諸侯之五  
儀故書儀並作義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  
戴記朝事篇儀作義漢書禮樂志制之禮儀樂記儀作  
義禮儀即中庸之禮儀三百也此述孔子正禮樂之事  
故曰脩定禮儀非仁義禮智之義

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刻於前碑之陰第三行述  
脩辟靡社稷品制脩即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辟

志十

九

靡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  
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  
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韻書循在諄  
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平是碑循字左邊作丩乃  
丩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  
者皆作脩則直是脩字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  
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二行曷而而不俗汜音汜  
濫之汜方言云汜滂也自關而東曰汜滂與汙同廣雅

云汜汚也漢書王褒傳云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忍若慧  
汜畫塗慧者埽也後漢書次武紀注云慧埽也班固  
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如淳顏師古以慧  
為帚汜為汜灑地皆失之史記屈原傳云濯淖汚泥之  
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而不滓卽此所云浮游塵埃之外皜焉汜而不俗也  
弟四行遵王之素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  
為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愆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  
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  
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

志十

三

者不同隸釋作祗失之矣弟九行去位闔口以孝竭口  
餘暇俛彼彈琴擊磬口口之味而不改其靜竭下疑是  
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慎是也今情字左邊尚隱隱可辨  
磬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為韻也樂記石磬磬史記  
升之未濟云荷黃擊磬隱世無聲晉董京荅孫楚詩云  
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韞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  
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濔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賦人所  
載豈合物情是磬字古讀平聲表記文而靜卽注云靜  
或為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  
靜六韜守國篇云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  
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揚雄解嘲云爰弟十行口疾  
清爰靜游神之庭是靜字古亦讀平聲

志十

三

文言惇訟允元耳或以為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  
敘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詞也薦可黜否否字原  
文疑本作不卽否字也故經傳多以不為否今碑文  
作不口字甚小局促於不字之下不成字體疑後人補  
刻也而隸釋漢隸字原皆作否則南宋時碑文已然矣  
弟五行祗用既平此用易坎九五爻辭也坎九五祗既  
平王注云祗辭也釋文祗音支案祗字從氏與祗字不  
同祗音脂敬也字從氏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  
義既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祗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  
從氏不從氏尚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祗肅之祗作

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  
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弟十二行口是口吏  
崔口口口王沛等是上當是於字吏上當是故字於字  
左邊尚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邈矣不意讀入聲與  
惻極息力為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會則得息國為  
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為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  
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為韻秦之罾刻石文承順聖意與  
德服極則式為韻皆其證也

武都太守李翕而狹頌

右武都太守李翕而狹頌建甯四年六月立八分書額



有惠安西表四象字在階州成縣棧道中磨崖第九行  
緣崖俾閣俾與比同言閣相比次也小雅漸漸之石篇  
俾滂沱矣論衡明零篇作比滂沱矣大雅皇矣篇克順  
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是比俾古通用十四行鏤燒破  
析鏤與鐫同謂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也說文鐫琢石也  
淮南本經篇鐫山石尚注云鐫猶鑿也下文云鏤山浚  
瀆天井道碑云鏤鎚坂義竝同也

李翁天井道碑題名

右李翁天井道碑題名建甯五年四月立八分書亦在  
成縣棧道中今天井碑世無拓本唯題名尚存翁氏覃

志十

三

谿趙氏晉齋皆云本在面狹頰後而隸續誤以為天井  
碑題名余謂隸續不誤請以四證明之隸釋所載面狹  
題名祇有二行今此碑題名有十二行較多十行而隸  
續所載天井題名則正是十二行一也隸釋面狹題名  
是小字非大字隸續碑式又云面狹頰末有小字題名  
二行低四寸許今此碑題名十二行皆是大大則非面  
狹之題名矣二也隸釋面狹題名第一行云丞右扶風  
陳倉呂國字文寶弟二行云故府掾口口口孟字口  
口共缺六字今此碑第一行與隸釋所載同第二行則  
云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與隸釋所載異且一字不

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第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  
面狹題名同者唯第一行耳豈得以一行相同而即定  
為面狹題名乎三也面狹題名小字二行近世拓碑者  
皆遺之余家所藏本亦然然未行之左有殘字一行則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皆各存其右半此  
低四格與前行六月之六字相平且是小字非大字始知洪氏之言信  
而有徵四也

李翁析里橋郿閣頌

右李翁析里橋郿閣頌建甯五年二月立并額皆八分  
書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磨崖是碑有申如垣重刻

志十

三

漢一

本字甚拙惡又於缺處妄補五十二字諸家論之詳矣  
此拓本是原刻非申本也第一行涉秋霖漉霖漉謂山  
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  
倉云淋漉水下也淋漉與霖漉同第二行漢水逆讓管  
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谿水不得  
下注也第三行郿閣尤甚案廣雅隴也曹憲音布乎  
反其字從自甫聲碑文作郿者移自於右耳非從邑也  
下文說郿閣之狀云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溪長淵三  
百餘丈蓋棧閣傾衰不平因謂之郿閣矣第四行處隱  
定柱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下文云改解危殆即便求

隱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即安也故廣雅云便隱安也第十行醇散關之嶰濕醇與釋同濕即燥溼之溼也溼之溼說文本作濕隸省作濕又作溼其右邊作累者省絲為糸又變日為田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溼字引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溼陰以證濕溼之本為一字兩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溼音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為證又疑此碑不當以溼為溼今案濕字從水濕聲濕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即從濕省聲也凡入聲合部從立從集從具之字古聲皆在緝部故溼從具省聲而原隰之隰亦從具聲也原隰之隰與溼溼之溼皆從具

**志十**

釋故隰字亦通作濕漢書地理志濕音它合反而古聲而河郡隰成縣王子侯表作濕成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溼本是一字此碑以溼為溼猶經傳之以濕為溼也漢書功臣表濕沃公士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溼沃案此縣為溼水之所經故有溼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沃是溼溼可以互通燥溼之溼通作溼猶溼溼之溼通作溼無足異也洪氏筠軒平津讀碑記以溼為燥字之借引說文案舉也舉山形玉篇舉同案力罪切為證案嶰巖嶰舉等字古無作水旁者徧考諸書溼字亦無力罪之音且嶰者平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醇散關之嶰溼從朝陽之平燥

若以溼為燥則與下句不對矣第十五行口口口樂行八夷欣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尚隱隱可辨也第十六行川兌之閒川古坤字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言其地當二方之閒也第十八行口口救傾兮全育口遺救傾上似是扶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蹠跋也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才字碑文作子惟左邊殘缺耳

**司隸校尉楊准銘**

右司隸校尉楊准銘熹平二年二月立八分書無額在襄城縣棧道中磨崖第五行兄弟功德牟盛兄即兄字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准至河南尹皆敘楊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彌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敘楊彌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口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謬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則是專美楊彌而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為美稱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為傳刻之謬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蓋今拓本兄上口字

**志十**

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既為誤本慧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為之說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四月立并額及碑陰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三行博覽羣書無物不彙隸釋云以彙為看隸辨云彙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云彙即刊字猶筆削勘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彙志識也識即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羣書無物不彙即曲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正也弟八行獨細舉大權然疏發權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

志十

美

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者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古文權同古學反較然之為權然猶較崇之為權崇考記與人以其隱之半為之較崇鄭注故書較為權杜子春云當為較釋文較古學反大較之為大權史記律書世儒闡於大較索隱較音角續漢書律歷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而已大權即大較辜較之為辜權也漢書陳咸傳沒入辜權財物銘詞云礪落彭較義亦同也較與較同史記伯夷傳此其尤大較謂彭內懷溫潤溫字作溫說文溫從水皿聲溫從皿從因此碑溫字右邊作五其上半即人字也有人無口者隸省耳隸釋漢隸字原竝作溫今本隸釋又謂作兩溫此依明萬曆本

漢金石記作溫皆非其原文也唯隸辨不誤第十七行喚矣的的洪云的的易火以日案說文的明也從日勻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俗作以祈爾爵然則的的的古讀若勻故與較嫌緯連虐邁權倒樂為韻的訓為明故曰喚矣的的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碑陰上列第一行河內襄管懿裏與懷同漢書漢碑多以裏為懷謂河內郡懷縣也裏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為夏字誤矣下列第六行東郡樂平郡顯口口顯下一字似射字

武都太守耿勳碑

志十

美

右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三年四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成縣棧道中磨崖是碑經後人重鑿頗多謬誤兩漢金石記辯之已詳其未經重鑿而誤釋者尚有數字今具論之弟三行歷難和戎武需慷慨隸續作武慮慷慨案此句弟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弟二字亦非慮字諸審碑文似是譙虎二字譙古曩字也周漢碑曩字暴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亦謂行三軍之事也弟五行考績有成符莢乃昨兩漢金石記莢字作莢說云莢即莢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莢民即此字符莢乃昨者昨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

孫案符算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英字非英字也符英卽符策胙者賜也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士而命之氏是也下文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第六行喜不縱隱感不戮仁隸續感作威案碑文是感字非威字古字以感爲憾憾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說文無感字昭

志十

无

有餘人隸續抹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抹明是抹字非扶字也抹卽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抹溢扶衰是也弟二十行拯隄抹傾字作抹隸續亦誤作扶赤子遭慈遺字碑文作遺隸續作遺案赤子遭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遺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卽活已生言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校官碑

右校官碑光緒四年十月立并額俱入分書在江甯府溧水縣儒學中弟一行隸釋於三百八十有七載之下缺三字其下有于字今案碑文非于字異誅曰異卽說

文昇字上從由下從升音拱今碑省昇作界而以爲其之借字說見鄭隸釋金薤琳瑯作界皆不誤兩漢金石記改昇爲其非也第十二行宗懿招德宗尊也招與昭同昭明也猶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昭古通作招左傳昭昭史記楚世家論衡吉驗篇昭昭作招史記昭十二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刺魁侯昭漢表作招昭十二年左傳作所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並云招明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亦謂彰人之過韋注訓招爲舉非也說見經義述聞發彼有的雅容口閑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昇字但由字不省作田與上界字小異耳

志十

无

郃陽令曹全碑

右郃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立并陰俱入分書無額在同州府郃陽縣儒學中弟三行已郡胸忍令段氏若膺說文注云曲禮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胸引伸爲凡屈曲之稱漢巴郡有胸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胸忍蟲因名胸忍蟲卽蚯蚓今俗云曲蟻也漢碑古書皆作胸忍不知何時胸譌胸忍譌胸駟上音春下音閏通典上音蠶下音如尹切廣韻則上音蠶下音閏而大徐乃於肉部增胸忍二篆上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胸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胸忍在

今夔州府雲陽縣而去漢中甚遠也念孫案淮南時則篇蚯蟻出高注云蚯蟻蠢頓也蠢頓蠢聞聲相近是蚯蚓舊有此名非闕駟之矣作唯胸忍之為胸忍乃是後人之譌耳弟九行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又下文主薄王歷此兩薄字皆今之簿字也說文無簿字古俗薄字為之孟子萬章篇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而不知作簿者乃古本也漢碑中主簿字作簿者不可枚舉作簿者僅見耳而金薤琳琅簿官字改為簿金石文字記兩漢金石記兩簿字皆改為簿誤矣第十行充豫荆楊揚字從木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

志十

三

記州郡部鈔本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從木佩麟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揚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宋本史記夏本紀淮海惟揚州字並從木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揚州字之本從木矣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為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充充信也

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揚也今本作揚輻也乃荆州後人所改辨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而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維維壅也冀近充信徐舒揚揚荆彊豫舒維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揚猶以壅釋維也若改揚州為揚州則亦將改維州為壅州乎揚州字既改為揚則揚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為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為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

志十

三

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揚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揚為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矣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蓋也充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維壅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今書傳中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揚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耳竹邑侯相張壽碑遭江楊劇賊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揚土其字亦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荊州刺史度尚碑揚賊畔於口口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揚二州此碑今本謄作揚依舊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

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柁口條潑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皆從木是漢碑楊州字無從手者

蕩陰令張遷頌

右蕩陰令張遷頌中平三年二月立拜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泰安府東平州儒學中第二行在帷幕之內幕字蓋本作莫史記廉頗閻相如傳市租皆輸入莫府馮唐傳上功莫府以下二傳漢書同李將軍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後漢書吳漢傳莫府上兵簿皆以莫為幕史記索隱引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治無常處以幕布

志十

三

為府署故曰莫府是漢時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幕中字甚小局促於莫字之下不成字體蓋後人補刻也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於莫下加中字則而字形太長致與下字迫近比之諸字疏密殊矣而金薤琳琅已作幕則明時碑文已然矣第五行爰既且於君金石文字記云既且者暨之誤此以一字離為二字也金石文跋尾云爰既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什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於君也顧以既且為暨之誤乃由臆斷遽詆碑為訛謬豈其然乎兩漢金石記云錢說頗似牽強下文藝於從政政字亦誤作畎想東漢時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草稟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

者然則暨之為既且亦是誤筆未可執一而論矣念孫案翁說是也爰既且於君義不可通明是爰暨於君之誤魏元丕碑爰暨于君即其明證矣第十二行紀行來本來即求字言紀其行而求其始也始謂初生時也故下文云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矣來字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三代以來之來字不同而金薤琳琅乃直作來矣隸書求字或作來與來字相似說見前三公山碑兩漢金石記以來字為誤筆亦非也

仙人唐公房碑

右仙人唐公房碑無年月並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漢中

志十

三

府城固縣第六行鼠齧輶車被具輶車即藩車也襄二十三年左傳以藩載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漢書游俠傳云乘藩車入閭巷嚴舉碑位至蕃車夏承碑輶軒六轡字並與藩同說文軒曲輶藩車也輶車耳反出也義各不同此則借輶為藩也  
碑陰第六行南鄭祝岱字子舉第八行祝恒字仲舉第十行祝崇字季舉崇即嵩字也周語融降于崇山章法書云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崇高為外方山是崇高即嵩高也崇與崇同此三人或名岱或名恒或名崇而皆以舉為字是名與字皆取諸五嶽也第十一行祝榮字文舉則取榮舉之

義而其字亦作舉後人以舉山之舉讀去聲榮華之舉讀平聲據此則古無異音也初學記引白虎通義云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舉故曰華山是舉山之舉與榮華之舉義亦相通也

豫州從事孔褒碑

右豫州從事孔褒碑無年月竝額皆八分書在曲阜縣孔廟中是碑於雍正三年始出故向來諸家皆未著錄剝蝕過半僅存百七十餘字第二行治家業春秋口句綜口口典句篇藉靡遺句春秋下一字諸家竝缺諦審當是經字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

志十

書

褒為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為極字今案碑文作和而右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漢書宣帝紀贊云綜核名實是也第十二十三兩行口營口口句逢口百口句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可見而凶字尚存L形褒以匿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百凶王風兔凶字與上隆下頌為韻頌讀若容

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右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無年月字皆八分書在嘉祥縣武氏祠中碑石湮沒已久唯揚州馬秋玉家有舊拓本

所存者伏戲至丁蘭十四幅而已乾隆丙午秋黃司馬小松於嘉祥縣紫雲山下搗得原石乃就其地為堂垣而砌諸石於內榜曰武氏祠堂誠盛事也於是命工椎爛分遺同好較馬氏所藏本多十之七八又補洪氏所缺者七十餘字余今所藏本即此本也第一石第二層第二幅祝誦氏無所造為末有者欲刑罰未施隸釋未作未蓋傳寫誤也末者無也無所造為末有者欲互文耳下文刑罰未施其字始作未第九幅夏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此用尚書刑德放文也藝文類聚職官六並引尚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太平御覽職官六並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脈莫狄反相也猶詩

志十

書

言相彼泉水也說文作脈又作覲爾雅云覲相也周語古者大史順時覲土韋注云覲視也作脈者借字耳魏策云前脈地形之險阻是也所圖禹象其冠上銳下廣如笠形手持兩刃雷說文宋兩刃雷也玉篇胡瓜切案莊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親自操橐耜司馬彪云橐盛土器也崔昶云耜插也插與雷同沐甚雨櫛疾風淮南脩務篇云禹沐靈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身執橐耜以為民先垂辨見淮南此圖頭戴笠手執耜正所謂櫛風沐雨身執橐耜者也朱氏竹垞跋云禹冠頂銳而下卑始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觀此可





讀書雜誌餘編目錄

上卷

後漢書二十一條

老子四條

莊子三十五條

呂氏春秋三十八條

韓子十四條

法言八條

下卷

楚辭二十六條

志餘目錄

文選一百一十五條

先子所著讀書雜誌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沒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為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哀子引之泣書

讀書雜誌餘編上

後漢書

聖跡湧流

章帝紀追惟先帝勤民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湧流至于海表念孫案湧當作湧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湧溥也徧也流行也謂聖跡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此言聖跡非言聖澤則湧流之湧不當作湧說文曰湧溥也溥亦徧也繫辭傳曰湧行而不流謂徧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巫曰湧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湧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

志餘上

丁使以象夢湧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秦之果刻石文曰威輝湧達莫不賓服謂威輝徧達也湧與方古字通堯典其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方皋陶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勤篇作方士立政曰其克詰爾戎齊語曰君有此土也三萬人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魯在黃帝作舟車以濟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云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湧流至于海表意本於立政也

奉盤鎔鋌

陳留傳牽馬操刀奉盤鎔鋌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蕭該音引字詁鋌即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閉謂

益為題據下文云鋌不濡皿明非益益之類前書何奴  
傳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  
馬單于以徑路刀金雷犁撓酒應劭云雷犁飯匕也撓  
攪也以匕攪皿而飲之今亦奉盤指匙而飲也以此而  
言鋌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鋌當為鋌其字  
從缶不從金廣韻鋌都奚切飲皿器集韻  
鋌飲器皆沿誤本後漢書注內題字當  
為匙其字從瓦不從頁方言飲陳魏宋楚之閒謂之匙  
郭璞曰今河北人呼小盆為匙子杜啟反廣雅曰匙歐  
馭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甌曰匙凡從瓦之字或  
從缶故字詁鋌與匙同玉篇鋌徒啟切亦作匙匙徒啟

志餘上

二

切小盆也集韻亦曰匙或從缶作鋌皆其證矣賢意謂  
據鋌字則為益益之匙據下文則當訓為匙耳案周官  
玉府職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  
牛耳取其皿飲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  
敦飲皿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  
桃茢注曰役之者傳敦皿授當飲者皿在敦中以桃茢  
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  
以盛皿二器竝設矣今傳曰奉盤盤外當更有盛皿之  
器下文曰有司奉皿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  
濡皿飲不入口是欺神明也明鋌者益益之類所以盛

皿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如賢注所云且隗囂遵用古禮  
何肯效法匈奴乎

首施兩端

鄧訓傳面羌傳竝云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念  
孫案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為首鼠兩端故李本之為注  
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  
卽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  
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亦  
卽首尾之意

胎養

志餘上

三

魯恭傳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  
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  
衛燕魏曰台汝穎梁宋之閒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  
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  
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音怡序卦傳  
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蘇竟傳太白辰星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注曰帝宮  
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紫宮之中與  
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案帝

宮謂太微宮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  
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  
篇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太一當作五帝并見淮南故云襄回藩屏  
躑躅帝宮

百獸駭輝

班固傳兩都賦遂繞鄴鎬歷上蘭六師發旨旨同百獸  
駭輝注曰駭輝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輝為驚懼則  
輝字本作輝今作輝者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也章昭  
注周語曰懼懼也懼與驚義相通爾雅驚懼也方言懼驚也故楚辭  
招魂君王親發兮輝青兕王逸注曰懼驚也淮南人閱

志餘上

四

篇曰驚輝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輝警伏驚輝即  
駭輝故廣雅曰駭輝驚也言六師發逐而百獸皆驚也  
又案文選百獸駭輝輝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  
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躅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即駭輝  
踐躅即下文之蹂躪而獨不為輝字作解然則李善及  
五臣本皆作百獸駭輝而今本作輝亦是後人所改明  
矣後人改輝為輝者以輝音徒案反與蘭字韻不相協  
故耳不知輝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蘭為韻莊子達  
生篇以鈎注者輝釋文輝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  
古音而妄改為輝輝者盡也百獸駭盡則甚為不詞且

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躪其十二三卒乃言  
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  
語矣此字蓋近代漢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  
相承作輝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係界河山

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係界河山注曰係守也謂守河山  
之險以為界念孫案賦言係界河山非謂係河山以為  
界也今案界讀為介係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為固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係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  
誠廉篇阻兵而係威高杜注並曰係恃也襄二十四年

志餘上

五

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  
介皆恃也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界一云介者夾也皆失之漢書五行志魏  
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南  
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係介皆恃也作界  
者假借字耳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楊雄傳界涇陽抵環  
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郡  
國志作界山春秋繫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淮南覽真  
篇介作界郭有道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係界河山界亦  
係也矜夸係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蓄聖人之大道也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夷曰率惟茲有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並見經義述聞宏陳與烈精相對爲文則宏陳之爲大道明矣

微胡瑣而不頤

志餘上

六

慝亾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注曰瑣小也頤養也言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爲細細卽小也小胡小而不頤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微爾雅曰微善也立政予旦已受人之微言漢石經微作微是微與微通微慝二字正相對慝惡也言惡者無遠不滅善者無小不養也

有覲其面

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甚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注曰覲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八反念孫案李訓覲爲姑本於爾雅然云面姑然無媿則未解覲字之義并

未解姑字之義也今案說文覲人面兒也今本人面兒爾雅釋文引舍人曰覲擅也一日面貌也越語覲然而人面韋昭曰覲面目之貌是覲爲人面貌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覲面見人亦是人面兒之義今姑面覲訂正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爲無面目相見失之也今本面也爾雅訓覲爲姑說文訓姑爲面覲其義一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據何人斯正義及爾雅釋言疏所引訂正又案說文媿好也媿好也媿面覲也媿直好兒何人斯箋曰姑然有面目則姑非面覲之貌明矣爾雅覲姑也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姑然也見釋文然則覲與

志餘上

七

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覲姑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覲爲無恥則與詩意相違矣又越語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章注曰覲面目之貌是覲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覲爲無恥則與覲然人面之文不合矣此詔云甚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義亦與越語同言甚難覲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娉取人妻是其事也李以覲爲面姑然無媿失之矣又案方言揚青徐之閒曰媿此與有覲面目之覲異義而左思魏都賦云有覲晉容神藥形如任昉彈曹景宗奏云惟此人斯有覲面目玉篇亦云覲媿兒則是誤以覲爲媿矣總之覲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媿或以爲無恥皆非也

或誤解說文之說為慎云慎從心懸在中視從面與在外亦沿左思任防之誤不知說文之視為面貌不與訓懸之慎同義也

不震厥教

長慢易大姬不震厥教注曰大姬即葛所繼之母也震懼也念孫案震讀為祗祗敬也言不敬承其教非謂不懼其教也祗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祗無佚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震字或作振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夏本紀祗作振葉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皆其證也祗從氏聲古

志餘上

八

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氏之字相通說文祗從氏聲或作臧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恒上六振恒說文引作楮恒曲禮吟於鬼神鄭注曰吟或為祗吟之與祗振之與楮猶震之與祗也

游不倫黨

崔駰傳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掄擇也周官山虞曰邦工入山林而掄材少牢饋會禮雍人倫膚九鄭注曰倫擇也是倫與掄通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

遊必就士

補綻

崔實傳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念孫案李以綻為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為文若以補綻為補其綻裂則補綻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袒又作綻說文袒補縫也廣雅曰袒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綻綻紵緣顏師古曰脩破謂之補綻解謂之綻古辭豔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志餘上

九

張衡傳應閉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並見經晉休戚章注曰休喜也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戚相關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曷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說文曰吝恨惜也屯六三往吝馬融注曰吝恨也廣同下文思元賦曰柏舟悄悄吝不飛字或作恪方言曰恪恨也

豈愛惑之能剖

思元賦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注曰剖分也  
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  
李以愛為愛寵非也愛者蔽也說文蔽蔽不見也廣雅  
曰蔽壅蔽障也爾雅蔽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掩翳  
蔽也郭璞曰謂蔽蔽也引詩邶風靜女篇愛而不見今  
詩愛作愛楚辭離騷云眾愛然而蔽之愛愛古字通  
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尚闇於好惡豈蔽惑之人所能  
分割也蔽與惑義相近蔽惑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為  
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文選愛惑作昏惑蓋後  
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志餘上

十

左概嵩嶽 箕背王屋

馬融傳廣成頌右脅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  
屋念孫案概當為枕字之誤也草書概字作枕枕水經  
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竝作左枕嵩嶽箕背當為  
背箕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為基立政以竝受也其不  
頌吳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孔基亦據也釋名曰  
子閉居基作其說文其補文箕字基據也  
在下物所依據也言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經汝水注引此  
正作背基王屋

脰完羝馮介鮮 桔羽羣

絹猥蹶縱特肩脰完羝馮介鮮散毛族桔羽羣注曰絹

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縱猶撞也音楚江反脰頸也謂  
中其頸也桔諸家竝古酷反案字書桔從手即古文攬  
字謂攬擾也念孫案李訓脰為頸頸完羝則為不詞故  
又釋之曰謂中其頸始失之迂矣今案脰讀為剝廣雅  
曰剝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借字耳絹縱脰馮散  
桔六字字法皆相似若訓脰為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介鮮二字亦為不類鮮當為鱗凡隸書從鱗之字或作  
𩺰故鱗字或作𩺰形與鮮相近因譌為鮮以下文毛羽  
例之則此當為介鱗也說文曰搗裂也謂裂介鱗也桔  
讀為響廣雅曰響分也脰馮皆裂也散桔皆分也李以

志餘上

十一

儀建章

杜篤傳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撫與規平樂儀建章注  
曰規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處方  
篇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  
者儀小而遺大高注竝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  
俄定八年公羊傳注訓俄為望班固西都賦曰晞秦領  
職北阜職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規  
平樂儀建章儀亦規也晞秦領職北阜職亦晞也

田田相如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為紛拏之拏。田田相拏，猶今人言大牙相錯也。楊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拏，廬廬相距，是其證。

三十鏃

南轡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鏃。注曰：毛詩四鏃，既均，儀禮鏃矢一乘。鄭注曰：鏃，猶侯也。侯，物而射之也。念孫案：鏃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鏃，則非謂鏃矢也。鏃，讀為羆。方言：羆，本也。廣雅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為羆。說文曰：羆，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羆。劉徽曰：羆，是也。

志餘上

三

羽本也。數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雞羽三十羆同。作鏃者，借字耳。

汾隰

而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濕。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隰為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曰隰。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是也。

老子

信不足，言有不信。言

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言有不信。言河上公本無下

言字念孫案：無下言字者是也。信不足，為句。言有不信，為句。言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言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言字在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言始為令，言於是始為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為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言安揚僚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水，名曰燧。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

志餘上

三

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亳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言洋洋而為客。又曰：言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為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信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輟。田焉作州兵。而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

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言壇墀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

志餘上

十四

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既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既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作維又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

志餘上

十五

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厓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

爲天下正

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爲天下平正念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爲天下正猶洪範言爲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清地無以商卽承上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商言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爲天下正言之是正爲



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借字耳

唯施是畏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為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孫案二家以施為釋施字非也施讀為迤迤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即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迤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迤衰行也引禹貢東迤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淮南齊俗篇去非

志餘上

六

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迤通禹貢東迤北會于匯馬融曰迤靡也文選甘泉賦封禪石關迤靡平延屬漢書楊雄傳迤作施史記賈生傳庚子曰施兮漢書施作糾糾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

莊子

培風

逍遙遊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釋文曰培重也本或

作陪念孫案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風在鵬下

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為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禮傳更封緹為鄆城侯顏師古曰鄆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馮字古音近說文曰陪滿也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為滿文類注漢書文帝紀曰陪馮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朋輔也陪馮聲並相近故皆訓為輔說文曰朋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鄆從邑崩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儻宗等蘇林曰儻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

志餘上

七

朝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支遁云一名舜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注及太平御覽蟲豸部六引淮南據莊子改之文選薛命論茲作朝秀今據改實雅作朝秀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朝菌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

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

畜畜僕綠

人間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溺適有畜畜僕綠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鼻向秀解畜畜僕綠曰僕僕然畜畜綠馬稠穢之貌崔謨曰僕御念孫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畜畜附綠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誤

診其夢

志餘上

六

匠石覺而診其夢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念孫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樸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為眡爾雅眡告也郭注引曲禮曰眡於鬼神眡與診古字通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夢也

與造物者為人 不與化為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為人郭曰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為人猶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入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公會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為人義與此同高注為治也非是互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是其明證也

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應帝王篇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釋文曰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念孫案此當以以已出經式義度為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為句義讀為儀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已和鄭注義讀為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為義為說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法也見周語注淮南精神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篇注楚辭九歎注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

志餘上

六

波流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郭象曰變化積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念孫案作波隨者是也

蛇何靡隨為韻蛇古音徒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疊韻字也召南羔羊篇委蛇與皮結為韻皮古音婆莊子庚桑楚篇與物委蛇與為波為韻為古音鴉委蛇或作委作靡風

子知北遊篇安與之相靡與化多為韻成二年左傳師至子靡笄之下靡一音摩史記蘇秦傳期年以出揣廣

鄒誕本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韻字詩序男行而女作揣隨隨古亦音徒禾反不隨老子前後相隨管子白

心篇天不始不隨呂氏春秋審應篇人先我隨韓子解

老篇大姦作則小盜隨淮南泰族篇上動而下隨史記

太史公自序主先而臣隨並與和為韻又呂氏春秋任

數篇無先有隨與和多為韻賈子道術篇有端隨之與

和宜為韻淮南原道篇禍乃相隨與多為韻說文隨從

是隨聲隨音他果反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隨

北端兌素隱曰隨音他果反

擢德塞性

志餘上

三

駢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為塞擢塞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塞取也楚辭離騷注及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許慎並與廣也雅同方言作擢云取也南楚曰擢說文作揜云拔取也拔也樊亮注兩雅及李奇注漢書季布樂布田叔傳贊並與廣雅同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塞其性務為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倣真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撻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螻振繯物之豪亾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皆其證也隸書手字或作丰若舉字作舉類故舉字或作舉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為塞矣

刻之雒之

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雒謂羈絡其頭也念孫案雒讀為絡音落字或作剗通作雒又通作落絡之言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絡說文曰絡剔也廣雅曰剗剔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絡為羈絡非也下文連之以羈馬乃始言羈絡耳

仁義存焉 義士存焉

志餘上

三

存焉引之曰存焉當為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舟備具于天子之下此後南時則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為令言於是始為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為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焉焉作安揚倣曰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字同義詳見釋詞 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

篇曰天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湯敢奉率其  
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勇  
洋洋而爲客又曰勇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  
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  
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而  
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  
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  
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  
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  
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志餘上

三

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  
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後人不曉  
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鉤餌

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念孫案鉤本作  
釣釣卽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  
不知其又爲鉤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釣  
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滅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  
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以上六釣字唯其釣與  
持其釣而釣字指鉤而  
言餘四釣字皆鬼谷子摩篇曰如操釣而臨漢淵淮南  
讀爲釣魚之釣

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  
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方朔七諫曰以直  
鉞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爲釣也又案  
釋文云餌如志反罾音曾筍音荷此是釋餌罾筍三字  
之音下又云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罾謂之罔罾魚  
罔也爾雅云養婦之筍謂之罾此是釋釣餌網罾罾筍  
六字之義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釋文筍音荷  
釣鉤也六字爲筍音鉤釣鉤也其失甚矣又外物篇任  
公子爲大鉤巨緇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爲  
是文選七啟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七里瀨

志餘上

三

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釣也又列子  
湯問篇詹何以也鉞爲釣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引  
此正作釣也又下文投綸沈釣今本釣作鉤亦是後人  
所改韻府羣玉釣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釣則所見本尙  
作釣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  
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釣淮南  
人間篇亦作釣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  
愛己之釣高注云釣鉤也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  
改注文爲鉤釣也則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釣爲鉤之  
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而古義寢亾矣

吐爾聰明

在宥篇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引之曰吐當為咄咄與黜

徐無鬼篇黜者欲司馬本作咄韋昭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

近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即其證也隸書出字或省

作士若數省作款貴省作故咄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

因譌而為吐矣咄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

天下功

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

而天下功郭象曰功自彼成念孫案如郭解則功下須

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即成也言無為而天下成

志餘上

也中庸曰無為而成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

法者為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

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

職士脩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

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萬物育天下

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

履蠶

天運篇其知憮於履蠶之尾釋文曰履敕邁反又音例

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介反履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

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蠟引之曰陸讀履為蠶讀蠶為

蠟皆非也履音賴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即其證也蠟

音敕邁反蠟音許謁反履蠶皆蠟之異名也廣雅曰蠟

聖蠟也今本廣雅脫蠟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音

盧達反聖蠟皆毒螫傷人之名蠟之言也經音義卷十

引字林曰蠟螫也傷二十二年左傳蠟之言痢也盧達

正義引通俗文曰蠟毒傷人曰蠟反郭璞注方言曰痢辛螫也字或作刺廣雅釋詁云毒

且痢痛也是其義矣聖與履古同聲莊子作履廣雅作

聖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厲其公始皇紀作刺蠟公刺之通作厲猶聖之通作履矣

井蠶

秋水篇井蠶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引之曰蠶本

志餘上

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

部一引此竝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

且釋文於此句不出蠶字直至下文埒井之蠶始云蠶

本又作蛙戶蠶反引司馬注云蠶水蟲形似蝦蟆則此

句作魚不作蠶明矣若作蠶則戶蠶之音水蟲之注當

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

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綰交井魚之

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水水經注云井魚之聽皆用

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

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到遠吳都賦注困學紀



葬載柩之車飾曰柩周官縫人衣髮柳之林注曰柩之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柩柩聚也

殺鴈而亨之

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亨之釋文亨音彭反煮也念孫案亨讀為享享之謂享莊子故人喜莊子之來故殺鴈而亨之享與響通呂氏春

志餘上

无

秋必己篇作令豎子為殺鴈響之是其證也古書享字作亨烹字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為烹而今本遂改亨為烹矣原文作烹故釋文音音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釋

必取其緒

會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曰緒次緒也念孫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會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為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辭九章欵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椀以為緒尹知章曰緒然燭燼也燼亦餘也見方言廣雅

真冷禹曰

舜之將死真冷禹曰女戒之哉釋文曰真司馬本作直冷音零司馬云冷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冷或為命又作命命猶教也引之曰直當為直直籀文乃字隸書作通直形似直釋山碑乃今皇帝乃字作直形似直字故譌作直又譌作真命與令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為壇三成觀禮注引此令作命信九年左傳命不及魯命本又作命莊子田子方篇先君之命令本或作命周官大卜注以命龜也命亦作命作命作令者是也直令禹者乃命禹也

目大運寸

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鶴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寸也念孫案司馬以

志餘上

无

運為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為文廣為橫則運為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句踐之地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是運為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尺鄭注並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即廣運也

三月不庭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簡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聞甚不庭乎莊周曰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鶴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吾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

也釋文曰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念孫案如司馬說則庭上須加出字而其義始明下文云夫子何為頃閒甚不庭乎若以甚不庭為甚不出庭則尤不成語今案庭當讀為遲不遲不快也甚不遲甚不快也忘吾身忘吾真而為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方言曰遲曉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遲江淮陳楚之閒曰遲桓六年左傳今民餒而君遲欲周語號公動匱百姓以遲其違韋杜注竝曰遲快也遲字古讀若星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張衡思元賦怨素意之不遲與情名聲營平岬頌鳴榮甯為韻說文遲從彡呈聲傳二十三年左傳遲刑以遲釋文遲作呈方言遲解也廣雅作呈三月不庭

志餘上

三

一本作三日是也下文言夫子頃閒甚不庭若三月之欠不得言頃閒矣

臣有守也

知北遊篇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念孫案守即道字也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矣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凡九經中用讀之交道字皆同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彡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

簡髮而狄

庚桑楚篇簡髮而狄數米而炊釋文狄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柳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引之曰玉篇狄苦敢切打狄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狄當為狄即玉篇拳字隸書轉寫手旁於左耳玉篇拳七吞切擊也此借為櫛髮之櫛故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為節又可讀為節說文奎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古文奎從土即聲引虞書朕望說參行玉篇音才資才即二切說文格櫛櫛也從木吞聲吞從口次聲即是山節藻梲之節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引此次作即皆其例也狄為櫛髮之櫛當讀入聲而其字以次為聲則亦可讀去聲故徐邈音側冀反

志餘上

三

吉凶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念孫案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韻止己己為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業篇凶吉亦誤為吉凶唯心術篇不誤

儒以金椎控其頤

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阪生不布施外何舍球為接其賢壓其頤儒以



金推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念孫案儒以金推  
控其頤藝文類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汝也自  
未解語補以下皆小儒荅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推控其  
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  
多儒字故而誤作儒

哽而不止則診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診診則眾害生郭象  
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診女展反  
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蹶同念孫案踐履與壅塞二  
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

志餘上

三

本或作蹶亦非也今案診讀為診診戾也言哽塞而不  
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眾害生也廣雅曰診診也與  
方言曰診戾也郭璞曰相了戾也孟子告子篇診兄之  
臂而奪之會趙岐曰診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診義並  
與診同

上謀而下行貨

讓王篇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  
而保威念孫案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  
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  
上為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氏春秋誠廉篇正作上

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

病瘦

盜跖篇除病瘦从瘵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  
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釋文瘦色又反念孫案瘦當為瘵  
字之誤也瘵亦病也病瘵為一類从瘵為一類憂患為  
一類瘵字本作瘵爾雅曰瘵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  
瘵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  
寒瘵从獄中蘇林曰瘵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瘵師古曰  
瘵音瘵字或作瘵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瘵从

無轉而行

志餘上

三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念孫案無轉而行轉  
讀為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即  
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  
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  
則將失而所為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必其行即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二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  
與轉古字通又通作搏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搏胡眾入  
蕭關索隱曰搏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搏作轉

馮氣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劉而獨鹿下

達帝功

古樂篇管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六曰達帝功畢氏奔山改達為建說云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微帝功李善謂以建為微誤則當作建也念孫案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微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為微誤念孫謂微者通也通亦達也釋名曰達徹也昭二年左傳微命于執事周語其何事不徹韋杜注竝云徹達也徹與達義同

志餘上

美

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微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微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為微考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相如傳索隱引作建帝功亦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之矣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晉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氏詒穀云李善注文選傳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念孫

案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陽道為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洪水之災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原當為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別本作不行其次次亦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苓管

吹苓管壘篪引之曰苓當為苓即笙字也古從生聲之字或從令聲笙之為苓猶旌之為旂也玉篇云苓同旌天釋文云旌本又作旒月令載旌旒書從竹之字多變從旌旒呂氏春秋季秋篇旌作旒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

志餘上

毛

此故苓為作苓或曰箭字之譌竹誤為什又脫下半耳

賢者益疑

禁塞篇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也當作矣與下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高注曰疑怪其何以益幸也念孫案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會肉皆為疑外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駭會虎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

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

憂恨

懷寵篇憂恨冒疾遂過不聽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義不相屬憂當為夏夏與復同古無夏字故借夏為之或通作復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費復趙策復作復是也又通作復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二形相似而誤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賢賜曰憂無罪徐廣曰復一作憂蓋復恨與復同復並通作夏因誤為憂也炎本恨作復又

志餘上

美

荀子見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慎、很也故曰慎、很、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謚法篇曰慎、很、遂過曰刺、荀子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同今本復譌作後詳見荀子與此同

奮投

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念孫案投當為投字之誤也說文投、軍中士所持也從木從攴引司馬法執羽從投急就篇曰鐵錘槌杖稅秘投今經傳通作攴

載旂旒與受車以級

季秋篇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旂旒與旂與旒同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高注曰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旂故載旂也與眾也眾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引之曰注言載旂而不及旒則旂下無旒字旒字蓋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載旌旌在卽旌之譌旌下亦無旒字當刪去其與字當讀為旒屬上句讀月令云載旌旒此云載旂旒旒旌皆旌旂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與字屬下句讀又訓為眾皆失之

刻而類揆吾家

志餘上

美

知上篇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儼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高注曰刻滅也而汝也儼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念孫案刻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刻謹聽篇刻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刻而類破吾家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為揆度則與上句不類矣

官人事

安外篇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高注曰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脩治人事也念孫案官猶事也事如請事斯語

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曰官猶事也人事即指耕稼而言高誤以官為居官遂分耕稼與人事為二

為我外

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為我外王則封女必無受利地畢曰為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念孫案為猶如也言如我外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或謂如曰為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外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外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

志餘上

罕

魏子為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為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文鄭袖款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中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為我外則為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為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為據也

侍老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高注曰侍亦養也念孫案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為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

祿養交不以官為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不侵篇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身為身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以字後人所加說見下高讀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為一句說云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為己外也念孫案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為句奚道相得為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

志餘上

罕

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下文云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笑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笑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言何由知其不為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上不當有以字蓋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以字耳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念孫案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即北辰也或言北辰或言北極或言極星或言紐星異名而同實古者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亢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為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兌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國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為朝偏西為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為明據吳子春

志餘上

望

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漢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併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歎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以紐星為不動處是也梁祖暉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此因恆星東徙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眾星與天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間極

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為天樞不移以強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星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乃參于上

志餘上

望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夏日高也引之曰高讀參為三非也參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之參參猶值也言正值人上也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值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與值同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天而發謂值天而發也高訓參為望亦失之

煙火

應同篇旱雲煙火雨雲水波淮南覽冥篇引之曰煙當

為燥字之誤也淮南亦誤作說文燥火飛也讀若標一

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燥近火也旱雲燥火雨雲水

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

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

部八引此竝誤作煙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燥火

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燥火陳禹謨依俗則所見本

尚未誤慎小篇曰突泄一燥而焚宮燒積今本燥字亦

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淮南齊俗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

之燥焚淮南人問篇亦曰百尋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

志餘上

罍

之下流燥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燥百家皆燒史

記淮陰侯傳曰燥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燥起梁籍

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燥火

始起易息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曰目若燥火聲

如雷霆此尤燥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

南覽冥齊俗人閒三篇燥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

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

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燥固宜其沿誤而不

知也

財物資盡

務本篇今有人於此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

為己高讀盡則為己為一句說云盡猶略也無不充切

以為己有念孫案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為黃張載

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黃財貨也黃與盡古字通孟公孫

丑篇作噫史記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

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脩身會計則可恥臨

財物資盡則為己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為句盡

則為己為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

厚用

孝行篇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高注曰代

志餘上

罍

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為善養親也引之曰厚當

為序隸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荆州刺又作厚見三公形

與序竝相近故序為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

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性昏禮不賀

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

春與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為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

以序守路鼓公會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

注竝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雋鱗

本味篇內之美者雋鱗之翠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

韻皆無鱒字雋鱒當為鱒燕鱒與鱒同舊鱒並戶圭反爾雅釋

鳥云雋周燕燕鳥郭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雋與周

為一物燕燕與鳥為一物說文云雋雋周燕也俗本脫下雋字

今依段氏注補則以雋周二字連讀而以雋周與燕為一物此

云雋燕之翠義與說文同作鱒者借字耳因右畔雋字

為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為雋鱒二

字北堂書鈔酒會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

十及文選七命注並引作雋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

作攜燕攜即鱒之譌

### 勝左人中人

#### 志餘上

巽

慎大篇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今本左人作左人案

俗書左字作左形與老相近因誤為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

人晉語及列子說符篇亦作左人淮南道應篇作左人

尤即俗書左字之誤水經澧水注澧水東逕左人城

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而北四十里今據改高注

曰襄子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左人中人城念孫案如

高注則勝字自為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

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句讀勝者克也

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

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

隱二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片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手皇門晉語曰趙襄子

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

#### 天下之適

勝之為句取左人中人為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

下賢篇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

者天下之往也高注曰適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適亦

#### 無望

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

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曰無望無界

#### 志餘上

巽

畔也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埒字之誤望或作

望埒俗書或作埒二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

形相似而誤為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望則與界畔

#### 溝迴陸 德迴乎天地

之義無涉且宗窮為韻竭埒為韻若作望則失其韻矣

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高注曰迴通也

念孫案書傳無訓迴為通者迴當為迴溝迴陸當為迴

溝陸玉篇迴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

迴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同

義迴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



母今本通誤為迴又云使人通迴周備迴亦通也又上辨見淮南雜志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曰迴通也迴亦迴之誤世人多見迴少見迴故迴誤為迴矣

愁慮

察微篇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高注曰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為摯摯聚也積心摯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摯聚也說文曰韃收束也或作摯又曰摯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摯今詩作道毛傳曰道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愁讀為摯摯斂也漢書律厯志曰秋韃也物韃斂乃成孰韃摯愁道古同聲而通用

志餘上

哭

正名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為善而從邪辟為與謂見秦策蘇代為齊王曰下邪辟下當有也字所謂可從悖逆也念孫案三從字皆當為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也言所謂賢者非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徒形與徒相似故徒誤為從隸書篇承從多疑從一本作徒蓋風載驅箋徒為

一本作從史記仲尼弟子傳此從不知從鄭國字子從家語七十二為徒之誤而云使人此從悖逆之道皆失之

天無形 至精無物

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聖無事而千官盡能羣書治而萬物以化大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天則天上有界字念孫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為文也又案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當作為老子曰道常無為若能守

志餘上

堯

之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為而與為相無為而萬物化皆若古讀似故為誤作若古讀古讀若而若古讀若作象若古讀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若古讀以化也形成為韻為化為韻正與此同

煤室

任數篇嚮者煤室入今本家語莫誤為機君子行注引此煤室今本家語莫誤為臭讀作臺家語在尾篇良煤作臭今本家語莫誤為

誤為矣後人又加土旁耳說文良灰臭煤也一切經音墨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說文良灰臭煤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為臭煤引之曰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蓋正文借臺為臭而注讀臺為臭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有脫文文選注所引臭煤亦當作臺煤其引高注臭讀作臺當是臺讀作臭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臭為正字臺為借字故云臺讀作臭若云臭讀作臺則是反以假借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為煤臭非也臭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臭字無緣誤為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臭煤非

志餘上

辛

作煤臭也

形性彌贏 莫敢愉綆

勿躬篇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高注曰愉解綆緩念孫案贏當為贏字之誤也贏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綆當為綆亦字之誤也綆讀為綆仲夏篇綆眾囚高注曰綆緩也鄭注月令曰綆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綆緩令得逃亡傳變傳賊得寬挺李賢注云綆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

緩也挺與綆古字通愉即安肆日愉之愉愉古作愉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愉為解與解同綆為緩也此以贏精綆名為韻若作綆則失其韻矣

手足矜

重言篇粲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高注曰矜嚴也念孫案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矧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謬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此尤其明證矣

志餘上

至

倒而投之鴻水

用名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鴻水高注曰倒殺念孫案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為到說文曰到刑也故高訓為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到字作到形與到相似到譌為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到而投之谿水論衡非韓篇云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到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案水經淮水注云雒水出雒陝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雒水是也據此則雒為水名然論衡言到而棄之溝中溝與谿同類則作谿者是也此

直謂殺而投之谿中耳非謂水名也谿雞形近而譌鄭氏曰以為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然或作溪雞或作鷄今本作鷄則又溪鷄二字之合譌也

謀士

為欲薦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帥吏請待之念孫案原之將下謀士無由知之謀士當為謀出字形相似而誤謀字唐人所造二十九卷今本謀誤作謀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謬作稱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贖出親或所和罪人者以令許之又云出候無過十里出字並謬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倍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習容而後士士亦出之謬

志餘上

至

作謀出蓋謀者入城揆知其情出而告晉侯也

勇不知其所由

召類篇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勇不知其所由余孫案勇不知其所由本作勇知其所以其不知其所由五字乃是高注非正文也今本作勇不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兩景所為韻景字古音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與兩所為韻樂記和正以廣直旅武雅語古下為韻淮南原道篇朝期忽國之上與下野與後為韻樂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鼓鄭司農云旅讀為勇始之直皆其例也若所下有由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

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為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

子姪

疑似篇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舊本善謬作喜文選思元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姪文選思元賦注引作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姪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為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

志餘上

至

子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笏記姪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謂子孫曰姪周南麟之趾曰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昭四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為子孫之通稱字亦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子孫或曰子姪特性你我後生鄭箋曰以此余守我子孫饋食禮曰子姪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姪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姪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姪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姪立于東方

注曰子姓謂厥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幸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幸注曰國子姓年非是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嬖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兒之

原亂篇慮福未及慮禍過之舊本脫過字淮南人間篇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今據所以兒之也畢云兒疑免字之誤念孫案兒當為完

志餘上

音

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兒因譌而為兒黃庭經云保守完堅身受慶又云玉戶金籥身完堅字並作兒

博志

不苟論凡六篇五曰博志念孫案博當為搏搏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搏為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博一純固下

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士容篇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讀似無勇而未可恐為句云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又

讀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為句云狼貪獸也所搏執

堅固橫敢猶勇敢士之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猶勇敢舊本橫下脫敢字今補士之若此者舊本土之二字誤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位亦處

義而已今念孫案高說非也狼當為獨字之誤也據以乙正

作狼形與恐獨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義一切經音

獨相似言恐嚇或言恐趙策曰以秦權恐獨諸侯史記蘇秦傳

作恐嚇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威

坐縛家吏恐獨受賕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鷄王莽傳各

為權勢恐獨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獨為句

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為句論威篇云溪痛二句相對

執固不可搖蕩

志餘上

音

為文若以狼執固橫敢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獨害越大外賴世竭衛厲折十二字為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

田之際

辯土篇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念孫案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除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為韻除虛為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韓子

去舊去智

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念孫案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為韻舊備為韻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般不用舊與時為韻召閔篇不尙有舊與里為韻管子牧民篇不恭和舊與備為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為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為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濶為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姦臣

志餘上

美

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問其主之忒問盜問之故謂之賊念孫案臣當為隱字之誤也隱讀為隱謂居君側而為姦隱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眾匿即眾隱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即百隱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隱古字通主所與虎為韻側匿忒賊為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

屬官 屬下

有度篇屬官威民遐淫始止詐偽莫如刑舊注曰屬官

欲令官之屬已念孫案舊注甚謬屬當為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

此道奚出

十過篇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紀妖篇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苑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念孫案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

志餘上

老

史記樂書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太論衡紀妖平御覽地部所引補篇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容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墨染

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念孫案染當為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染因譌而為染困學紀聞

引此已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輕誣強秦之實禍

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諛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為溷說見經義述陶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突隙之烟

志餘上

堯

喻老篇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為燦燦誤為煙又轉寫為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燦陳禹謨本刪去說文燦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燦迸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燦而焚宮燒積今本標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燦淮南人聞驚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燦今本亦誤作煙太平御覽語意竝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燦故諸書中燦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輒行 輒還

說林上篇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矣曰臣恐其以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輒行念孫案輒當為輟輟止也言荆人知秦之有備而止其行也後魏文侯偕道於趙而攻中山章云彼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是其證矣又內儲說下篇郭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還亦當為輟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既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為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志餘上

堯

削地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偕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念孫案削地當為列地列古裂字良九三日良其限列其義列禮管子五輔篇曰博帶裂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駢列兩服入殿裂分也言偕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為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矣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為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晉聲製繒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

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為削則後人亦必改  
為裂矣

執鞅持扞 扞弓

說林下篇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  
扞弓慈母入室閉戶引之曰鞅為馬頭軛非射所用鞅  
當為決決誤為決後人因改為鞅耳決謂鞅也著於右  
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鞅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著  
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芄  
蘭篇童子佩鞅毛傳曰鞅決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伏  
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

志餘上

卒

箴增弋決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決謂引弦彊也拾謂鞅  
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閤也以象骨為之著  
右大擘指以鉤弦閤體也遂射鞅也以韋為之著左臂  
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決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  
決軒決決竝與決同捍軒竝與扞同其弱于扞弓之扞  
當作扞字從扞不從干扞弓引弓也說文弣滿弓有所  
鄉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  
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  
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身號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  
子扞弓則矢必安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

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作扞  
唯山海經不誤則願有郭音也

得無微

內儲說下篇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引之曰無字後  
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晏子春  
秋雜篇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  
跖篇曰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  
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糲餅

外儲說左下篇孫叔敖相楚棧車牛馬糲餅菜羹念孫  
案餅當為餅餅與飯同見玉篇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

志餘上

卒

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為混廣雅曰餅食也  
餅言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  
又作餅今本餅字並誤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  
作糲飯

侵孟

難二篇管者文王侵孟克葛取鄂引之曰孟當為孟字  
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者及邢書大  
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邢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  
伐邢作孟者借字耳

侯侈

說疑篇桀有侯侈念孫案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隸書  
從佳

從侯之... 往... 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哆  
見墨子非命篇惟舌下  
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  
通作推也其為佳字無疑

法言

多哇

吾子篇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李軌曰多哇者淫聲繁越  
也引之曰多讀為哆哆邪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邪哆  
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哆與多古字通孟子梁  
惠王篇放辟邪侈字亦與哆同多哇皆邪也邪本作表  
廣雅曰哇  
音也文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繩咬李善曰法言曰  
志餘上  
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哇與繩同案今中亦正也正則  
李注內無哇邪也之訓蓋已非完本矣  
雅邪則鄭多哇與中正正相反也李以多為繁越則分  
多與哇為二義失其指矣所惡於鄭聲者惡其邪耳非  
惡其繁越也

俄而

問神篇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  
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念孫案吳說非也俄  
而言之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覆物必淺地假如可  
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  
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誠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字

通見日知錄卷三十二

允哲 哲民情

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  
為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值舜之重則不  
輕於由矣宋咸曰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  
也司馬炎曰信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  
於由矣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哲者知也知讀平聲  
不讀去聲言信  
知堯禪舜之重則必不輕禪於許由也方言曉哲知也  
知字平去二聲皆可讀故方言以曉哲同訓為知今人  
猶謂不知事為不曉事也文選遊天台賦之者以路  
絕而莫曉李善注引方言曉

志餘上

知也知字正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明作哲哲者知  
作平聲讀 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  
而恥之矣哲字亦作哲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哲  
民惟刑師古曰哲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  
禮然後用刑也以上二條訓哲為知知字皆讀平聲宋  
與司馬皆訓哲為智慧之智失其指矣又法言序云中  
和之發在哲民情李軌曰哲智吳祕曰五行傳曰哲知  
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先知念孫案吳說是也  
哲民情即知民情漢書楊雄傳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師古曰哲知也知字亦讀平聲



及其名

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李軌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念孫案李以名為名譽之名非也名者成也言或性或彊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

忽眇絲

先知篇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絲作眇李軌斷其如視為句忽眇絲作眇為句注云眇絲遠視宋咸讀其如視忽眇絲作眇為一句注云忽輕也眇細也絲遠也眇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

志餘上

空

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絲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李從其如視隔為一句復以眇絲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念孫案宋說近之而未盡然也忽眇絲皆微也一切經音義五引三蒼云眇著明也視忽眇絲作眇者見微而知著也漢書律歷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言人而可復是忽為微也方言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子末小子是眇為微也說文曰絲微也廣雅曰絲小也大雅絲簡絲瓜脰鄭箋曰絲絲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睇絲藉是絲為微也廣雅曰總紗緹微也

曹憲總音忽眇音眇緡音莢集韻緡又音絲總紗緡與忽眇絲同義孫子算經曰蓋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眇忽與緡同然則緡與眇同說文緡微絲也玉篇緡緡皆絲之微者李以眇絲為遠視宋以忽為輕絲為遠皆失之

璜璜

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吳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念孫案璜讀為淡爾雅曰淡淡武也釋文淡舍人本作橫却風谷風篇有淡有潰大雅江漢篇武夫淡淡毛傳並與爾雅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淡潢潢璜古同聲而通用

志餘上

空

郡勞王師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李軌曰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念孫案李以郡為郡縣之郡則與勞王師三字義不相屬今案郡者仍也仍重也見晉語注數也見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為也爾雅曰郡仍乃也乃與仍同周官司凡筵凶事仍凡故為仍吳語遠遠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此乃作仍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凶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史記匈奴傳小雅正月篇又寤陰雨鄭箋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小雅正月篇又寤陰雨鄭箋曰寤仍也寤與郡同

即

法言序案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移置於各篇之首非也今仍依舊本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

為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專司馬光曰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未解即字之義故謂氏下脫不字耳即猶或

也言諸子之書大氏詆訾聖人或為怪迂之說以撓世事也漢書楊雄傳大氏下亦無不字是其證矣即與或

古同義越語曰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祭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外無乃即

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而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醫甘草即

志餘上

矣

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史記張丞相傳威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言或萬歲之後不全也

讀書雜誌餘編上

讀書雜誌餘編下

高郵王念孫

楚辭

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辭駭余雖脩姱以鞿羈兮今本脩上有好字咸氏用中拜經日記曰王注云言己雖

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絕遠之智釋脩字姱好之姿釋姱字不言好脩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者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今依咸說刪謇朝諝而夕

替王注曰鞿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諝諫也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諝謇謇於君夕替而身廢弃也念孫案雖與唯

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為人所係累也唯字古

志餘下

或俗作雖大雅抑篇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

湛樂之從也無逸曰惟耽樂之從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

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

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

長余佩之陸離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王注曰陸離猶參差

狀貌也念孫案陸離有二義一為參差貌一為長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可馬相如大人

賦云攢羅列歌叢以龍背兮行曼流爛疹以陸離皆參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為高貌則陸離為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云帶長鉞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曰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志餘

二

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洪氏補以山海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竊竇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戴先生屈

原賦注曰言啟作九辯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蹙亂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引之曰洪釋九辯九歌載釋康娛皆邱確矣其以夏為夏后氏之夏則與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為下左氏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即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者也郭璞注引開筮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亦其證也自啟九辯與九歌以下皆謂啟之失德耳言啟竊九辯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也詒謀不善子姓姦回故下文有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

志餘下

三

曰啟乃淫溢康樂于野飲會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酒渝會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皆所謂下康娛以自縱者也解者誤以啟九辯與九歌為美啟之詞又誤以夏為夏后氏之夏是以詰鞠為病矣又案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行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后辛之蒞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是也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

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乎文選李周翰注云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失尊位三字在

五弟之下則唐本已誤行失宗楊雄宗正箴曰晉在夏時太康不恭有

仍一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

之文為實義而用乎之文為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

闕之闕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闕也五子作亂故云家

闕義見家猶內也若詩云蠹賊內訌矣闕字亦作闕呂

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高誘曰鬪闕也私

鬪猶言家闕闕之為鬪猶闕之為巷也闕之通作巷猶

言學行篇一闕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闕也呂氏春

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

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鬪也隆與降

通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麗降之降荀子天論篇

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隆齊策歲入月降雨

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隆與降通也呂氏春秋

吳楚大隆高誘曰隆當作格格鬪也案隆亦格鬪之名

字可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當忘伯禹之

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

壽思正夏略五子胥與作亂所謂家闕也五子即五觀

也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

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五觀或曰武

觀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十一年

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

即周書所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引武觀亦言啟

謂彭壽淫溢康樂于野是五觀之作亂實啟之康娛自縱有以

開之故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乎家巷也王注以家巷為家居閭巷失

之矣五子家巷即當啟之世楊雄宗正箴及王注以為

太康時亦失之矣

又何芳之能祗

叔專佞以慢惰兮機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王注曰祗敬也言苟欲自進求入於君

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引之曰

志餘下

祗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

其芬芳非不能敬賢之謂也上文云蘭茝變而不芳意

與此同逸周書文政篇祗民之於謂振民之外也祗與

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皋陶謨曰嚴祗敬六德史

記夏本紀祗作振柴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敬徐廣曰

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

蕭鍾兮瑤簫

九歌緹瑟兮交鼓蕭鍾兮瑤簫鳴鍾兮吹竽簫一作蕭

簫鍾句王氏無注洪補曰瑤簫以美玉為飾也洪邁容

齋續筆曰洪慶善注東君篇蕭鍾一蜀客過而見之曰

一本蕭作捕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絙瑟為對耳念孫案讀蕭為捕者是也廣雅曰捕擊也玉篇音所育切廣韻又音蕭捕與蕭蕭古字通也瑤讀為搖搖動也招魂曰鏗鍾搖簾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鍾則搖動其簾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借字耳絙瑟以下三句皆相對為文若以瑤為美玉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不能固臧 羌不知余之所臧

天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注曰茀白雲透移若蛇者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

志餘下

六

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念孫案如王所述崔文子事則臧字當讀為藏古無藏字借臧為之說文無藏字魯語曰掩臧不遷而自行荀子解蔽篇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漢書禮樂志臧於理官顏師古曰古書壞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漢敦煌長史武班碑動臧王府衛尉尉力碑用崔文子引戈擊蜺而墮其藥故云行舍臧並以臧為藏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若訓臧為善則義與固字不相屬矣又九章云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臧亦讀為藏謂美在其中而人不知也下文云材朴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意與此同也王訓臧為善亦失之

設張辟以娛君兮

九章增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王注曰辟法也言譏人設張峻法以娛樂君念孫案此以張辟連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孤張之張周官冥氏掌設弧張鄭注曰弧張彘孳之屬所以扇絹禽獸辟讀機辟之辟墨子非儒篇曰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莊子逍遙遊篇曰中於機辟外於罔罟司馬彪曰辟罔也辟疑與罔同爾雅罔謂之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山木篇曰然且不免於罔羅機兩棘中施罟以捕鳥

志餘下

七

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曰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楚辭哀時命曰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惟機臂與機辟同王注以機臂為矰身失之此承上文增弋尉羅而言則辟非法也

心絀結而不解兮

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注曰絀懸也蹇產詰屈也念孫案絀亦結也廣韻絀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絀禍於越是絀與結同義絀結雙聲也蹇產疊韻也凡雙聲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

悲江介之遺風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王注曰遠涉大川民俗異也念孫案上文云欽秋冬之緒風王注欽歎也下文云悲秋風之動容兮又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則此云悲江介之遺風亦謂風雨之風非風俗之風也文選聖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曰遺風風之疾者楊雄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馭遺風曹植雜詩江介多悲風義本於此

願搖起而橫奔兮

願搖起而橫奔兮王注曰欲搖動而奔走念孫案搖起疾起也疾起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廣雅燕之外鄙朝鮮泲水之閒曰搖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

志餘下

八

漢書郊祀志曰遙輿輕舉道與搖通彼言遙輿猶此言搖起矣說見漢書

懲連改忿兮

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王注曰懲止也言止已雷連之心改其忿恨念孫案連當從史記屈原傳作違字之誤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恨與忿義相近若云雷連之心則非其類矣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漢書敘傳違作悵廣雅悵恨也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抑風谷風篋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復也很亦恨也廣雅

曾傷爰哀

曾傷爰哀示對唱兮王注曰爰是也列之曰王訓爰為於曾傷於哀則為不詞矣今爰哀謂哀而不止也爰哀與曾傷相對為文方言曰哀哀而不止曰咄又曰爰爰哀也爰爰頭等漢書古今人表作哀爰是其聲

逢此世之不幸

九歲悼余生之不幸逢此世之不幸王注曰卒遇諸讒而遭此也念孫案此世之不幸與王注曰卒遇諸世相遭也哀時仇曰概處此世之不幸王注曰枉擗亂

志餘下

九

貌在疑與漢書此注以招魂巫陽對曰掌籙上帝其難從也必至于之恐後謝謝之一本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息憚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文選呂延濟注略同下文巫陽乃

下招曰王注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念孫案此則不能復用為句巫陽乃下招曰為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西下招屈原之魂同字正釋焉遠遊篇焉乃逝以侏佗是其證列子則移王篇焉

通觀日之所入通與乃同今本楚辭及文選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為句非也不能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為韻小雅小閔篇從邛為韻管子樞言篇地坦之備不為用與功為韻趙策士為知己者用與容為韻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篇引此庸作用泉陶漢五刑五用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哉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用作庸則失其韻矣今據王呂二注訂正

汜崇蘭些

充風轉蕙汜崇蘭些王注曰崇充也言充實蘭蕙使之芬芳文選呂延濟注曰崇高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崇蘭猶叢蘭耳文子上德篇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說文叢聚也廣雅崇

志餘下

十

穉也酒誥曰矧曰其敢崇飲大雅鳧鷖篇曰是崇與叢同義

莠阿拂壁

莠阿拂壁羅幃張些王注曰莠莠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言以莠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復施羅幃也念孫案王以阿為牀隅則上與莠字不相承下與拂壁二字不相連屬矣今案莠與弱同阿細縉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弱阿猶言弱緜淮南齊俗篇曰弱緜羅紘是也阿字或作綱廣雅曰綱練也史記李斯傳曰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以阿為東阿縣非是詳見史記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

紈高注曰阿細縞錫細布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縞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臄若芳些

肥牛之臄臄若芳些王注曰臄筋頭也臄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臄爛熟之則肥濡臄美也念孫案臄熟也若猶而也言既熟而且芳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夫九三曰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金滕曰子仁若考言子仁而巧也說見經義述聞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言幸而獲宥也而若語之轉耳若無熟義不得

志餘下

十一

與臄同訓

不沾薄只

大招吳酸蒿蕓不沾薄只王注曰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念孫案王以沾為多汁非也沾亦薄也言其味不薄也廣雅曰沾溥也曹憲音溥他錄反溥與薄同漢書魏其傳注云今俗言薄沾沾

察篤天隱

察篤天隱孤寡存只王注曰篤病也早夙為天隱匿也言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夭夙及隱逸之士存祀孤寡而振贍之也洪補曰篤厚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

安篤與督同昭二十二年左傳晉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漢書張騫傳身毒國李奇曰一名天篤後漢書文苑傳作天督蘇鐵論詔聖篇深篤責而任誅斷篤責即督責說文曰督察也是督與察同義隱窮約也昭二十五年左傳隱民多定三年傳君以弄馬言察督天外及窮約之人存視孤之故隱君身奔國家寡也

昭質既設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王注曰昭質謂明且也明且既設禮張施大侯使眾射之引之曰昭讀為招招質謂射埠的也埠通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曰招埠的也盡數篇曰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於

志餘下

三

中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荀子勸學篇曰質的張而弓矢至是埠的謂之質又謂之招合言之則曰招質魏策曰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質謂以趙兵為秦之招質也下兵質矣說林篇曰且君何釋以天韓子存錄篇曰秦必為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是其明證也作昭者假借字耳春秋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史記楚世家作招管蔡世家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設謂設昭質非謂設禮昭質在侯之中故即繼之以大侯猶詩言大侯既抗而繼之以發彼有的也若以昭質為明日則義與下文不相屬且明且謂之質明不謂之昭質也

正法孤而不公

七諫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孤而不公王注曰孤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為賢進富以為能故君之下法膠戾不用眾皆背公而歸私也念孫案正法孤而不公公與容同謂己之正法戾於流俗而不見容非謂君之正法膠戾不用亦非謂眾皆背公而歸私也眾背公而歸私已在上句內此但言己之不容於世耳邪說飾而多曲即所謂邪曲害公也正法孤而不公即所謂方正不容也容與公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公聲容受之容古作容從一公聲淮南主術篇萬民之所容見也容與公同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公與容同

志餘下

三

款冬而生兮

九懷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王注曰物叩盛陰不滋育也引之曰急就篇款東貝母葛狼牙顏師古曰款東即款冬亦曰款凍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為此名師古以款凍為叩冰義本於王注也然反復九懷文義實與王注殊指其曰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弃隨和鉛刀厲御兮頓弃太阿總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耳款冬瓦礫鉛刀以喻小人葉柯隨和太阿以喻君子



七諫云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寧元芝兮列樹芋荷  
彼言元芝猶此言葉柯也彼言芋荷猶此言款冬也鉛  
刀太阿取譬正與此同此言陰盛陽窮之時款冬微物  
乃得滋榮其有名材柯葉茂美者反凋零也款冬而生  
指款冬之草不得以為物叩盛陰草之名款冬其聲因  
顛凍而轉爾雅莧美顛凍郭璞曰款冬也更不得因文生訓爾雅釋魚  
科斗活東舍人本作顛東科斗非冬生之物而亦名顛  
東則謂取凌寒叩冰之意者謬矣傅咸款冬花賦云維  
茲奇卉款冬而生亦仍王注之誤

行叩誠而不阿兮

志餘下

十四

九款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王注曰叩擊也  
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為讒佞所排逐  
也念孫案王訓叩為擊則叩誠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叩  
誠猶言款誠廣雅曰款誠也款與叩一聲之轉款誠之  
為叩誠猶叩門之為款門也重言之則曰叩叩繫欽定  
情詩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廣雅曰叩叩誠也轉  
之則又為款款矣

巡陸夷之曲行兮

巡陸夷之曲行兮王注曰大阜曰陸夷平也行澤也言  
巡行陸陸經歷曲澤之中念孫案巡陸夷及注內大阜

曰陸兩陸字皆當作陸義見爾雅此因陸陸字相似又  
涉注內陸字而誤又案陸夷者漸平之稱陸夷二字上  
分訓說見漢書連語下下平曰行見釋名及周官左傳國語注陸夷即曲行之  
貌王以陵為大阜衍為澤皆失之

律魁放乎山間

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王注曰偃促拘愚之  
貌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  
明於大法賢智之士弃在山間而不見用也念孫案王  
以律為法魁為大又云明於大法賢智之士始失之迂  
矣今案律魁猶魁壘也壘律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  
隱赫壘壘師古曰壘音律路史

志餘下

十五

餘論曰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風  
俗通作鬱律案今本風俗通仍作鬱壘蓋後人不通古  
音而改之也藝文類聚果部上漢書鮑宣傳曰朝臣  
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  
轉之則為律魁小雅蓼莪篇曰南山律律史記留侯世  
家贊曰魁梧奇偉是律魁皆高大之意正與偃促相對  
司馬相如曰委瑣握偃促律魁皆疊韻也凡疊韻之字  
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

蔽曠登於清府

鳥獲威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蔽曠登於清府兮  
蘇棄而在轡王注云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

蔽曠衛靈公太子也念孫案邵公咎繇皆古之賢臣而  
衛蔽曠與鳥獲行不相類蔽曠謂趙之蔽曠也史記太  
史公自序曰司馬氏在趙者以搏劍論顯蔽曠其後也  
漢書司馬遷傳與此同如淳曰刺客傳之蔽曠也淮南  
主術篇曰故握劍鋒以今本此下脫一字雖北宮子司  
馬蔽曠不便應敵黃與曠通高注曰司馬操其觚招其  
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鳥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  
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  
而周四海者順也然則趙之蔽曠以搏劍聞故與鳥獲  
竝舉之淮南稱北宮子蔽曠而并及於鳥獲藉蕃可以

志餘下

六

互證矣自鳥獲以下四句皆謂貴武士而賤賢臣也

文選

度宏規而大起

而都賦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李善曰小雅曰  
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也念孫案度與羌  
聲不相近絕無通用之理蓋李善本度字本作慶今本  
作度者後人據五臣本及班固傳改之耳善注原文當  
云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漢書楊雄傳反難  
潛字慶矣雲而將舉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曰慶苦羌  
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又慶大類而慶樂張晏曰慶辭  
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又甘泉賦厥高慶而不可摩  
度較傳通賦慶未得其云已師古說云慶發語辭讀

與羌慶或為度慶字草書作慶與度相似故慶誤為度  
同慶漢表慶作度說文有今本作度與羌古字通度或  
為羌者後人既改正文作度復改注文以就之而不知  
度與羌之不可通也又案善本作慶是也慶語詞宏規  
與大起相對為文言肇造都邑先宏規之而後大起之  
也

擬建章而連外屬 洞枋詣以與天梁

凌陘道而超面墉擬建章而連外屬五臣本擬作混念  
孫案連字後人所加也建章宮在西城之外故云擬建  
章而外屬外上不當有連字上文未央桂宮皆宮名故  
云自未央而連桂宮與此

志餘下

七

且既言屬則不得更言連故張統注曰混通也閣  
道出城通達建章宮與外相屬其無連字明矣後漢書  
班固傳正作混建章而外屬也又案下文經駘邊而出  
駘安洞枋詣以與天梁駘安洞枋詣皆以字與下三  
字義不相屬亦是後人所加班固傳無以字

奮秦武乎上圓 緣於泰山之阿 結根泰山

阿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秦武乎上圓五臣本秦作太班  
固傳作太注云大武謂大陳武事也念孫案作大者是  
也大譌為太又譌為秦耳逸周書有大武篇秦策引詩

云大武遠宅不涉皆其證也風賦緣於泰山之阿李善於字五臣本有藝文類聚引此與五五臣本作大亦是  
大字之譌今合上下文讀之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山之阿舞於松柏  
之下此其由卑而高由谷而山所在皆然不獨泰山也  
若此句獨指泰山言之則與上下文不類矣古詩冉冉  
孤生竹結根泰山阿李周翰曰泰山眾山故以喻之此曲說也此以竹喻婦山喻夫謂婦之託於夫如竹之結根於山耳

芳草被隄

茂樹陰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擘擘猗猗若搗錦布繡

志餘下

六

鳩耀乎其陂李善說芳草被隄引說文曰隄塘也念孫  
案被讀若披被隄者芳草之貌非謂芳草覆隄也陰蘇  
雙聲也被隄盤韻也擘擘猗猗重字也以上皆形容草  
木之盛然後總而言之曰若搗錦布繡鳩耀乎其陂  
與隄一物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李巡爾雅注曰隄障也若上言  
隄而下言陂則複矣

填流泉而為沼

東都賦填流泉而為沼李善曰順流泉而為沼不更穿  
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為填引之曰填當為慎草書之誤  
也慎順古字通故昭明改順為慎

嘉祥阜兮集皇都

白雉詩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  
集皇都念孫案嘉祥句蓋後人所加此句詞意膚淺不  
類孟堅手筆且寶鼎詩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發  
皓羽兮奮翹英正承白雉素鳥言之若加入此句則上  
下文義隔斷其可疑二也明堂碑雍靈臺三章章十二  
句寶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則與寶鼎詩不  
協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無注其可疑四  
也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句其可疑五也

錫用此土而剪諸鵝首

志餘下

九

而京賦省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帝  
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鵝首薛綜曰剪盡  
也李善曰盡取鵝首之分為秦之境也引之曰薛訓剪  
為盡盡諸鵝首殊為不詞李云盡取鵝首之分亦與剪  
諸之文不合今案剪讀為踐文王世子不剪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剪作踐玉藻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法儀當為剪踐居也謂居之於鵝首之虛也晉語  
晉人是居方言曰慰屨度凡也屨今通東齊海岱之  
閒或曰踐趙注孟子盡心篇曰踐屨居之也晏子問篇  
曰後世執踐有齊國者皆其證也

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

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辭綜  
 曰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  
 宜定以為天邑念孫案意亦猶抑亦也抑與意古字通  
 論語學而益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  
 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頌頌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  
 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宜讀  
 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與抑亦同宜讀  
 曰儀儀度也度其可安定之地以為天邑也說文曰儀  
 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  
 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宜古字通小雅角弓篇如會  
 楚語采服之儀周官春官鄭司農注引作宜薛云思可安定以為天邑失之  
 嗟內顧之所觀 嗟難得而觀縷 嗟難得而  
 備知 嗟孰可為言己 嗟見偉於疇咎  
 念孫案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詞也文選內羌字多  
 作嗟因譌而為嗟俗書嗟字作嗟嗟字作嗟二形相似  
 而誤後人多見嗟少見嗟故莫能正  
 之而京賦嗟內顧之所觀李善注小雅曰嗟發聲也兩  
 嗟字皆嗟字之譌而都賦慶宏規而大起李注小雅曰  
 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是其證若嗟則歎聲非發聲  
 也五臣本作嗟訓為歎聲失之矣吳都賦嗟難得而觀  
 縷劉逵注小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兩嗟字亦嗟字之  
 譌既云楚人發語端其為嗟字明矣古文苑王延壽王  
 孫賦羌難得而觀縷本書王融山水詩序羌難得而稱

志餘下

三

計章樵李善注引吳都賦竝作羌雪賦嗟難得而備知  
 義本吳都亦是嗟之譌也思元賦嗟孰可為言己嗟亦  
 嗟之譌後漢書張衡傳作羌是其證也蜀都賦嗟見偉  
 於疇咎其字正作嗟張伯顏本如此他本則譌作嗟矣蔡邕醫師賦嗟  
 求煩以愁悲字亦作嗟  
 交綺豁以疏寮  
 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李善曰交結綺文豁然  
 穿以為寮也蒼頡篇曰寮小窻也念孫案交綺豁以疏  
 窻殊為不詞今案交綺即窻也廣雅曰豁寮空也一切  
 經音義一引蒼頡篇曰寮小空也說文曰疏通也豁以  
 疏寮皆空虛之貌既言豁而又言疏寮者文重詞復以  
 申明其意若大人賦言麗以林離叢以龍茸彥以陸離  
 矣  
 若鶩鶴之羣熊  
 紛縱體而迅赴若鶩鶴之羣熊念孫案若鶩鶴之羣熊  
 文不成義熊字與伎氏綺牙纒為韻蓋罷字之譌章注  
 吳語曰罷歸也廣雅同言若鶩鶴之羣歸也  
 莫我能形  
 東京賦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薛綜曰人不見行往故曰  
 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念孫案薛

志餘下

三

說甚迂廣雅曰形見也言行於飛閣之中莫我能見也  
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應劭曰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  
中行外人不見

感懋力以耘耔

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念孫案感字與下五字  
義不相屬蓋咸字之誤咸皆也言皆勉力也

時乘六龍

天子乃撫玉轡時乘六龍發鯨魚鑿華鍾李善曰周易  
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念孫案如李注則  
正文本作乘時龍故先引周易時乘六龍而即繼之曰

志餘下

三

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言此與周易異義也各隨其時  
謂若春乘蒼龍夏乘赤騶之屬是也東都賦亦云登玉  
輅乘時龍此作時乘六龍者因注引周易而誤撫玉轡  
以下四句句各二字此句獨多一字與上下不協

盈溢天區

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薛綜曰天區謂四方上下也引之  
曰據薛注則天區當為六區思元賦上下無常窮六區  
李善亦云六區上下四方也天六二字篆隸皆相似故  
六譌作天

而朝顛覆而莫持

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  
顛覆而莫持薛綜曰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  
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覆無復扶持也念孫案  
薛說非也而朝顛覆謂王莽篡漢耳言臣陵其君國本  
墮壞故王莽得為篡逆函谷雖擊柝於東西京已顛覆  
而莫持明患不在外而在內也若以三輔兵該王莽為  
而朝顛覆則與上文臣濟侈以陵君二句義不相屬且  
平子不當稱公新為西朝也

亂北渚兮揭南涯

南都賦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李善

志餘下

三

曰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呂向曰揭猶  
指也念孫案李解揭為高舉與南涯二字義不相屬呂  
解揭為指古無此訓皆非也今案揭讀為揭廣韻揭揭  
聲相通故揭息也言自北渚絕流而渡息乎南涯也小  
雅菀柳篇不尙揭焉毛傳曰揭息也召南甘棠篇作憩  
字又作揭甘泉賦度三巖兮揭棠黎韋昭曰句法正與  
此同

酌清醑

蜀都賦酌清醑割芳鮮五臣本清醑作醑醑念孫案醑  
醑與芳鮮相對為文則作醑者是也今作清醑者後人

以李注引詩既載清醕而改之耳不知李注自解醕字非兼解清醕二字其醕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醕

齷齪而筭

吳都賦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念孫案齷齪而筭下當有地字齷齪而筭地旁魄而論都相對為文劉達注云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則筭下原有地字明矣

英雄之所躔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

志餘下

三

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善曰方言曰躔歷行也呂延濟曰不見上國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念孫案李呂以躔為行歷非也躔居也英雄之所居謂吳都也吳都為英雄之所居猶玉淵為驪龍之所蟠故曰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蟠不覩上邦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注月賦引韋昭漢書注曰躔處也處亦居也方言曰躔居也居字東齊海岱之間曰躔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躔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躔居也躔躔躔字異而義同

雜插幽屏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顏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脈岷嶺雜

插幽屏精隲潛頰李善曰潛頰謂潛頰而有光頰爾雅曰頰光也今李善本頰字皆誤作頰

五臣本作頰李周翰曰雖在幽僻之處常頰然有異光今據改若陟山谷倚岸為之不

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

結綠李善曰幽屏謂生處也李周翰曰雜插幽屏謂雜

生隱僻之處屏僻也念孫案幽屏當為幽屋字之誤也

幽屋謂山也言厭寶隱脈岷嶺雜插於山中也幽屋猶

言幽室謝靈運登永嘉綠嶂山詩云懷遲上幽室是也

屋與樸玉谷黷綠為韻若作屏則失其韻矣宋玉當為

宋玉劉達注引史記宋有結綠是結綠為宋之寶故曰

志餘下

三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宋玉與隋侯相對為文無取於宋玉也

悠悠旃旌

悠悠旃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垌念孫案悠悠旃旌

者當作悠悠旃旌者詩曰悠悠旃旌又曰彼旃旌斯胡

不旃旌是也今本旃旌作旃旌即因詩悠悠旃旌而誤

悠悠旃旌皆旃旌之貌故云悠悠旃旌者相與聊浪乎

昧莫之垌上文云越譚拉蹀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

莽貫之野文義正與此同若云悠悠旃旌者則者字之

義不可通李善及五臣皆不釋旃旌二字蓋所見本已

誤為旆旌矣

與夫唱和之隆響 有殷坻積於前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聒有殷坻積於前曲度難勝念孫案與夫唱和之隆響二句句法參差而文義不協與夫二字乃一舉字之誤舉亦動也舉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聒句法正相對有殷坻積於前於前二字後人所加也有殷坻積言其聲殷然若坻積也漢書楊雄傳若坻積應劭曰天水有大坻名曰龍也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積見文選解嘲注句法與詩有瀟濟盈有鸞雉鳴相似若云有殷坻積於前則不成句法且有殷坻積曲度難勝皆以

志餘下

美

四字為句若上句多一字則句法參差矣後人以李周翰注云其聲若山積於前故加於前一字不知李注自加於前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其失甚矣

若吾子之所傳

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念孫案吾者東吳王孫自謂也吾下子字後人妄加之耳呂向注云如我所傳則吾下原無子字明矣

冒六英五莖

魏都賦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念孫案冒六英五莖句法

甚累且英莖與韶夏相對為文若加六五二字則與上句不協後人以李善注引樂動聲儀帝嘗樂曰六英帝顓頊樂曰五莖因加六五二字不知李注自解英莖二字非并解六五二字也

判殊隱而一致

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念孫案此本作判隱顯而一致言易與春秋雖有隱顯之分而其致一也張載注云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李善云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皆其明證矣後人以張李二注內皆有殊字遂加入殊字而

志餘下

美

刪去顯字不知注內殊字是解正文判字而正文內本有顯字故二注皆言隱顯也若云判殊隱而一致則文不成義矣

亾國肅乎臨淵

甘泉賦襲瑤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亾國肅乎臨淵服虔曰築作瑤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亾國為戒若臨深淵也念孫案正文內亾國二字後人所加也應云以亾國為戒者承上瑤室傾宮言之以申明肅乎臨淵之意後人不審輒於正文內增入亾國二字亾國肅乎臨淵斯為不詞矣五臣本及漢

書楊雄傳皆無此二字

友仁義與之為朋

羽獵賦建道德以為師句友仁義與之為朋念孫案友仁義與之為朋殊為不詞蓋後人不解與字之義因於與下加之字耳今案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句法正相對友親也見廣雅與猶以也言親仁義以為朋也

漢書楊雄傳作友仁義與為朋是其明證矣召南江有汎篇曰不我以又曰不我與鄭箋曰以猶與也以可訓為與與亦可訓為以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

志餘下

无

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以與聲相近故二字可以互用管子形勢篇曰讒巨者可以遠舉今本巨譌作臣詳見管子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以與二字互用正與此同也以與聲相近故又可以通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為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作以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匡謬正俗引

此與作以史記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

忿戎王之淫狡

北征賦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猶也念孫案李說非也狡讀為姦姦亦淫也襄九年左傳弃位而姦不可謂貞杜注曰姦淫之別名作狡者借字耳

才難

西征賦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外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今李善本如此六臣本作名才難不其然乎五臣作名難不

志餘下

无

其然乎呂延濟曰音鳳之流其外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念孫案作名難者是也音鳳恭顯生前赫奕而外後無名是富貴易得而名難得故曰名難不其然乎此用論語句法故李善引才難不其然乎為證其實論語言才難此言名難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六臣本作名才難者後人以李善引論語才難故旁記才字而傳寫者遂誤合之也今李善本作才難者又後人以名才難三字文不成義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才字而刪名字斯為謬矣

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魯靈光殿賦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念孫案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句法甚累既言昭而又言顯亦為重沓蓋正文本作昭列於奎之分野後人以李善注云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因於正文內加顯字不知注內顯字乃承上昭列而申言之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各本相沿不改其亦弗思之甚矣

參旗九旒

景福殿賦參旗九旒從風飄揚李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旒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旂九旒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

志餘下

三

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李周翰曰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念孫案二李之說皆非也參旗九旒皆星名言旒旗之旒從風飄揚象天之有參旗九旒也參旗一名天旗九旒或作九游史記天官書曰參為白虎其面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晉書天文志曰參旗一曰天旗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又甘氏外官占引甘氏曰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

決波漢而相援

海賦於是乎禹也乃鑿臨崖之阜陸決波漢而相援啟

龍門之岩嶺墜陵巒而崩鑿李善曰說文曰溪灌也念孫案溪為潺溪字義與灌不相近溪當為洪洪古沃字沃灌也言決波漢之水而相灌也故李注引說文洪灌也以釋之隸書天字或作夭故洪字或作浹形與溪相似因誤為溪五臣本作浹浹又溪之誤也洪與鑿為韻猶詩唐風從子于沃與白石鑿鑿為韻若作溪作浹則失其韻矣

淙大澗與沃焦

江賦出信陽而長邁淙大澗與沃焦李善曰說文曰淙水聲也念孫案李訓淙為水聲則與下五字義不相屬

志餘下

三

今案淙者灌也言江水東流入海灌大澗與沃焦也李引元中記曰東海之沃焦水灌之而不可已即其證也廣雅曰澆沃淙曹憲音土降反灌瀆也是淙與灌同義

鮫鱧踣蹶於垠隤

鮫鱧踣蹶於垠隤今李善本如此李善曰垠蒼曰蹶蹶跳也求

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踣蹶也渠俱切舊本踣誤作

音及史記張儀傳索隱改念孫案如李注則踣蹶本作踣踣謂二魚

跳躍於水厓也楚辭天問鮫魚何所王注曰鮫魚鱧鯉

焉其狀如牛凌居蛇尾有翼其名曰鱧是史記張儀傳

虎賁之士踣踣科頭集解曰踣踣跳躍也素隱引韻集

云偏舉一足曰踣蹠義與聲類同又案呂向注云踣蹠行貌然則今李善本作踣蹠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慄慄慄

風賦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慄慄清涼增欬引之口慄慄慄當為慄慄慄慄者誤倒耳慄慄清涼皆謂風之寒也李善注曰慄寒貌慄寒氣也慄慄增欬皆感寒之貌也二句

相對為文且慄欬為韻古音俱在脂部若慄字則在質部質與脂古韻不同部慄字古通作栗詩三百篇栗字部皆與質部之字為韻無與脂部之字為韻者其作慄之字詩黃鳥與穴為韻楚辭九辨與瑟為韻穴瑟皆質部也不可與欬為韻矣高唐賦令人慄慄慄慄息增欬慄慄聲相近慄慄慄慄猶

志餘下

三

慄慄慄慄也彼賦亦以慄欬為韻楚辭九辨慄慄增欬兮薄寒之中人愴愴憤憤兮去故而就新慄與欬為韻愴愴與憤憤為韻又其一證矣

何今日之雨絕

鷓鴣賦何今日之雨絕若胡越之異區念孫案王粲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李善注引此賦曰何今日之雨絕又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江淹雜體詩雨絕無還雲李注亦引此賦據此則李善本本作雨絕明矣呂向注曰何今日雨相隔絕各在一方然則今本作雨絕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竦余身而順止兮

思元賦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舊注曰竦立也止禮也念孫案竦敬也言敬余身而循禮也說文曰竦敬也字或作聳周語曰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身聳即此所謂竦余身也楚語曰咎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曰聳敬也

遊塵外而警天兮

遇九皋之介身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窮而哀鳴舊注曰警裁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曰警視也念孫案此皆以警為警見之警非也警讀為擊擊

志餘下

三

擊也擊如鳳皇上擊九千里之擊拂也拂如鳴鳩拂其羽之拂高注羽直刺上言鶴遊塵外而上拂天也說文曰擊擊也字或作撇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矇而撇天此云遊塵外而警天下文云浮蔑蒙而上從語意與甘泉賦略同顏師古曰撇猶拂也李善引張揖三蒼注同作警者借字耳亦通作蔽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素隱曰蔽音匹結反蔽猶拂也燕策作跪而拂席

漱飛泉之漑液

漱飛泉之漑液兮吐石菌之流英李善曰說文曰漱蕩口也所又切引之曰李以漱為蕩口非也此漱字當讀

為軟說文軟吮也玉篇所角切字或作嗽一切經音義  
二引三蒼曰嗽吮也又引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所角反

釋名曰嗽促也。用口急促也。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

鄧通常為上嗽吮之。顏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後漢書方

術傳嗽舌下泉咽之。李賢曰嗽音朔論衡驗符篇曰建

初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洽道五縣民嗽吮

之甘如飴寔張載注魏都賦引司馬相如梨賦曰刷嗽

其漿其或作漱者假借字耳楚辭九章曰吸湛露之浮

涼兮漱凝霜之雰雰漱與吸義相近故通俗文曰含吸

猶此云漱飛遠遊曰滄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會

志餘下

三

朝霞後漢書列女傳注引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

尼不漱對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陸機文賦曰傾羣言

之漑液漱六藝之芳潤以上諸漱字皆音所角反說者

多讀為盪漱之漱音所又反非也今俗語猶謂含吸曰

嗽音如煩數之數

翔鳥舉而魚躍兮

翔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舊注曰廣雅曰翔飛

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飛鳥舉而魚躍甚為不詞且訓

翔為飛則既與魚躍不協又與鳥舉相複矣今案翔者

疾也猶言倏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僂疾也郭璞曰謂輕

疾也僂與翔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翺韓詩外  
傳翺作快快亦疾也說文趨疾也義亦與翺同

偉關雎之戒女

泗河林之藁藁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

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

為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

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

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

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

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

志餘下

三

之辭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曰人君還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

柝鼓人上堂還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

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

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

贊云欽以建始之有漢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

與此同也

怨高陽之相寓兮

怨高陽之相寓兮倘顛頊而宅幽舊注曰寓居也念孫

案寓訓為寄不訓為居寓當作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

文字字荀子賦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萬漢書高  
人萬漢史晨祠孔廟奏銘周孔舊萬湯陰令張遷碑開定載萬字並與字同大雅縣傳桑柔  
傳魯頌閔宮箋及周語注竝云宇居也此言相寓謂相  
其所居之地故舊注訓寓為居而李善李賢皆不為寓  
字作音蓋所見本已譌為寓矣

### 姑純懿之所廬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舊注曰懿美也廬居  
也李善曰杜預曰姑且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二李訓  
姑為且非也且純懿之所廬則為不詞矣今案姑者息  
也言自安於和靜而息乎大美之所居也廣雅曰懿息

### 志餘下

美

也曹憲音姑古無麴字借姑為之檀弓曰細人之愛人  
也以姑息姑亦息也爾雅曰苦息也苦讀為監聲與姑  
近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

### 後委衡乎元冥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元冥今李善本如此舊注曰委屬  
也水衡官名也見漢書六臣本作後委水衡乎元冥五  
臣作委水衡乎元冥張衡傳與五臣同念孫案五臣本  
及張衡傳是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水正曰元冥故曰  
委水衡乎元冥言以水衡之職屬之元冥也舊注云水  
衡官名則正文內原有水字明矣六臣本作後委水衡

乎元冥者後人以上句有前字故加後字以對之後委  
水衡乎元冥斯為不詞矣今李善本作後委衡乎元冥  
者又校書者嫌其不詞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後字而  
刪水字其謬益甚矣

### 陪京沂伊

開居賦於是遐而閑居于洛之浹陪京沂伊面郊後市  
李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  
念孫案南都賦陪京之南本取陪輔之義此言陪京沂  
伊面郊後市則陪字當讀為倍倍陪古字通禹貢至于  
尾左傳倍三十年禹用此鄭以陪鄰倍即今向背字也  
定四年分之土田陪敦釋文竝作倍

### 志餘下

七

言家在洛水之浹背京向伊前郊後市也漢書張良傳  
云背河鄉雒東京賦云沂洛背河義竝與此同也晉書  
潘岳傳正作背京沂伊

### 芳酷烈之閭闔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闔李善曰閭闔  
香氣盛也閭魚斤切引之曰上文之心音宮臨風淫陰  
音禮下文之吟南中宮崇窮音皆以東侵鹽三部之字  
為韻此古人合韻之常例也閭闔為諄部之字古無以東  
侵鹽諄四部合用者始誤字也閭闔當為閭闔闔與菴  
同廣雅曰菴香也又曰菴菴香也曹憲音身含反凡字

之從奄聲音聲者多通用閩之為奄猶暗之為奄也高唐賦越香掩掩亦與奄同

委參差以棟梁

施瑰木之榑榼兮委參差以棟梁李善曰言以瑰奇之木為榑榼委積參差以承虛梁方言曰康虛也康與榑同音康念孫案如李說則榑梁之上必加承字而其義始明且以梁為屋梁則與上文飾文杏以為梁相複矣今案參差雙聲也榑梁疊韻也榑梁者中空之貌言眾榑榼羅列參差而中空也方言康空也郭璞曰康空貌說文曰康屋康實也實康也康實與榑梁同

志餘下

三

置反正與梁同音蓋說文舊音也玉篇音郎郎與梁古今聲有侈弁耳

遂積思而就牀 雷歎積息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積思而就牀李善曰廣雅曰積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引之曰李說非也思當為息字之誤也馬融長笛賦曰雷歎積息雷歎聲也下文雷叩叩雷聲也積猶積也太息之聲也李善曰歎聲若雷息聲若積引爾雅焚輪謂之積皆失之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循膚體而積歎陸雲登遐頌曰絕音積息積之言噴也噴然太息而就牀也傳毅舞賦噴息激昂李善曰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也噴與噴同以上李善注易林師之咸曰絕無以北惘然噴

思思亦息之誤噓噓之復曰絕無以北惘然憤息憤又噴之誤也

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今李善本如念孫案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本有亦而無故五臣本有故而無亦今李善本兼有之者後人據五臣本旁記故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六臣本作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又云亦五臣作故劉良曰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察而言是其明證矣

故聞其悲聲

志餘下

三

洞簫賦故聞其悲聲今李善本如此則莫不愴然累歎擊涕拔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各本衍字皆為衍案五臣音苦汗切其為衍字明矣離漫為聲韻衍凱為雙聲阿那服腰者已念孫案李善本故聞其悲聲本作故為悲聲五臣本作故其為悲聲見六臣本注今作故聞其悲聲者後人以意改之也不知為悲聲奏歡娛皆指吹簫者言之下文愴然累歎云云方指聽簫者言之若云聞其悲聲則已指聽簫者言之與下文其奏歡娛句不類自亂其例矣藝文類聚樂部引此正作故其為悲聲

歷晉志倉



謂生奇質也念孫案如呂說則奇下須加質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奇讀為寄寄託也言託生於山崖也故下文即云託九成之孤岑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生於江南之邱墟意與此同楚辭七諫曰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尤其明證也

鷹隋地腹陘阻

鷹隋地腹陘阻李善曰言以鷹服於隋地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隋者必陘許慎曰隋峻也字林曰陘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念孫案李說陘陘二字皆失其義廣雅曰陘險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陘也鄭

志餘下

聖

注曰陘阪也義亦相近士林賦曰巖陘巖嶽摧峯嶺嶽是陘為險貌也廣雅又曰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闕介然趙注曰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曰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徑陘並與陘同是陘為阪也此言山阪險峻伐竹者匍匐而上故曰鷹隋地腹陘阻陘非崩陘之陘陘亦非連山中斷之陘也

中息更裝

蓋滯抗絕中息更裝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而奏之李馬翰曰此吹笛聲也而云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裝結而出也念

孫案二李說更裝二字皆不得其解而為之辭今案裝讀為壯壯盛也言笛聲中息而復盛也壯字古讀若壯故與裝通楚辭遠遊精粹而始壯與行鄉陽英放為韻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曰壯音莊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柳風君子此下二句云奄忽滅沒惝然復揚奄忽滅沒所謂中息也惝然復揚所謂更壯也

丸挺彫琢

丸挺彫琢刻鏤鑽管李善曰韓詩曰松柏九九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挺擊也舒連

志餘下

聖

切今李善本此下有一作挺老子曰挺埴以為器云云凡四十九字皆與李注不合蓋後人取他書附入者六臣本無此念孫案李說非也丸之言和也和土以為器也和九聲相近故凡字之讀若九者或讀若和其讀若和者亦然禹貢和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桓齊如和說文崔駰屬也讀若和皆其例也淮南傲真篇曰挺捫萬物揣丸變化義與此丸字相近挺亦和也老子挺埴以為器河上公曰挺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飲食之器大元元交與陰陽挺其化蕭該漢書敘傳音義引宋忠注曰挺和也淮南精神篇譬猶陶人之剋挺埴也蕭該引許慎注曰挺揉也齊策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而岸之土也埴子以為人高誘曰埴治也義與和

竝相近丸挺二字承上文累辛為填而言鄭注周官小師曰填燒土為之

心慷慨以忘歸

琴賦羨斯嶽之宏做心慷慨以忘歸李善曰爾雅曰愷懽也史記曰穆天子見面王母樂之忘歸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心康愷以忘歸今作慷慨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也爾雅曰愷康樂也說文曰愷康也則李注引爾雅本作康今作懽者又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也神女賦曰心凱康以樂歡凱與愷同此言山形宏敞令人樂而忘歸故李注又引史記樂之忘歸為證若

志餘下

罍

改康愷為懽慨則與上下文都不相屬矣五臣本作懽懽訓為歎聲皆非是

狀若詭赴

或閒聲錫糅狀若詭赴李善曰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呂延濟曰詭疾也言閒聲緒襍狀如疾而相赴念孫案詭詐相赴於義未安訓詁為疾尤未之前聞今案詭者異也高誘注淮南說林篇曰詭不同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赴趨也言閒聲錫出若與正聲異趨也下文曰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是其明證矣

若浮海而望碣石

高唐賦醉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念孫案石字後人所加碣與上文之會下文之碣厲瀟瀟遺塚竄李善注引字摯為韻後漢書竇憲傳封神邱兮建陸碣林竄七外切摯為韻與高外界世為韻國三老袁良碑確其碣與厲際瀟瀟若加石字於下則失其韻矣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是碣石亦可謂之碣不必加石字也李善注曰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引尚書孔注碣石海畔山也而不單舉碣字作解云碣碣石山也則所見本已衍石字

窳窳窳冥

志餘下

罍

俯視嵒嵒窳窳窳冥李善曰窳窳空淡貌窳苦交切念孫案窳字從穴圭聲不得有苦交之音蓋其字本作窳從穴羔聲故李音苦交切窳窳疊韻字也集韻窳邱交切邱交與苦交同音窳窳空寂是其明證矣燒瓦窳謂之窳音餘昭反亦取窳中義長笛賦摩窳窳巧老港洞坑谷李注曰摩窳窳老淡空之貌窳苦交切窳郎交切摩窳窳與窳窳同窳窳二字草書相似故窳字譌而為窳墨子備突篇置窳窳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譌作窳是其證也考玉篇廣韻窳字皆無苦交之音集韻交部內收窳字音邱交切是矣乃又收窳字音於交切云窳窳淡遠貌則已為誤本文選所



惑

當年遊遊

王雱鵬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巫雞高巢其鳴啾啾當年遊遊李善曰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遊遊未詳引之曰年當為羊草書之誤也當羊即尚羊尚讀如常古字假借耳楚辭惜誓託回感乎尚羊王注曰尚羊遊戲也正與遊遊同義或作常羊或作倘佯竝字異而義同其一本作子當千年萬世遊遊詞理甚為紕繆且賦文兩句一韻多一句則儂互不齊蓋後人妄改之也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志餘下

巽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李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案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凡人三百六十節也精氣鬱也此所引有脫文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念孫案九竅通鬱精神察滯下本無滯字此與延年益壽千萬歲皆以七字為句今本作精神察滯者後人以察字與上下文韻不相協又見注內有鬱滯不通之語因加入滯字以協韻耳不知李注自解鬱字非解滯字又不知察字古讀若際案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為韻越語先無陽察與蔽為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正與締葢逝會害逮歲為韻也精

察滯則不詞之甚矣五臣本無滯字

志未可乎得原

神女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李善曰原本也念孫案原者度也言其志未可忖度也廣雅曰諛度也諛與原古字通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下二句云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正申明志不可原之意

於赫君子

韋孟諷諫詩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志餘下

巽

歲月其徂年其逮考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李善曰歎美管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念孫案如此注則李善本本作於管君子漢書韋賢傳亦作管顏師古曰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於管君子謂秦繆也追思黃髮歲月其徂皆約舉秦誓文也李周翰注曰於赫美也言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據此則五臣本已作於赫君子今李善本亦作赫則後人據五臣改之耳管字俗書作昔赫字俗書作赤二形相近故管譌為赫於赫美也古亦無此訓

未若託蓬萊

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念孫案蓬萊本  
作蓬萊後人以此是遊仙詩故改蓬萊為蓬萊也不知  
此章但言仕不如隱未及神仙之事朱門何足榮承上  
京華遊俠窟而言未若託蓬萊承上山林隱遯棲而言  
蓬萊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子飯麻蓬萊脩  
道白屋之下是也漢書司馬遷傳注云蓬萊似蓬蓬藜  
皆穢草而形相似故書傳多並稱之  
月令曰蓬萊蓬蒿並與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下文靈谿  
之蓬蒿藜藜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藜並與下文靈谿  
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仍是此  
意登雲梯猶言致身青雲耳李善云仙  
人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非是此章藜字與樓  
莢梯妻抵齊為韻於古音屬脂部第六章高浪駕蓬萊

志餘下

哭

與災臺杯頤孩才為韻於古音屬之部二部不相通  
用此非精於周秦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李善注引封  
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作蓬萊矣

結綬生纏牽

左思招隱詩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李善曰說文曰  
纏繞也念孫案纏當為纏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  
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韓策段干越謂新  
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  
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  
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

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張華勵志詩纆牽之長  
實累千里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纆牽李  
注並引韓策為證此纆牽即纆牽之誤而李讀為纏繞  
之纆蓋偶未檢也張華荅何劭詩云吏道何其迫窘然  
坐自拘纆綬為徽纆文憲勇可踰與此結綬生纏牽同  
意

反稅事嚴耕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崑山詩空倉疲廊肆反稅事  
嚴耕李善曰說文曰稅租也李周翰曰言已素餐疲倦  
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嚴石之下念孫案二

志餘下

哭

李以稅為租稅非也稅讀如稅駕之稅爾雅曰稅舍也  
言反舍於家而事嚴耕也

誰肯相為言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人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李善曰  
人入門成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李周翰  
曰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念孫案二李皆未解言字之  
意言即問也謂誰肯相為問也爾雅曰訊言也郭璞曰  
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  
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

曰言猶問也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竟而親迎不已重  
乎史記倉公傳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豈何能此皆古  
人謂問為言之證

長夜無荒

陸機短歌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慙悻在房  
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  
香既滅短歌有詠長夜無荒李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  
念孫案荒者虛也言無虛此長夜也爾雅源虛也源本  
或作荒釋文引郭璞音義如此大雅召閔正義大雅桑  
柔篇具賁卒荒召閔篇我居園卒荒周語田疇荒蕪毛

志餘下

辛

傳鄭箋章注並云荒虛也此詩但言及時行樂與唐風  
好樂無荒異義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李善曰高誘  
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念孫案李訓挺為動則分挺  
與解為二義矣今案鑠亦消也挺亦解也呂氏春秋仲  
夏紀挺挾囚益其倉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  
近字或作挺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挺  
今本挺為作挺辨見上卷注曰愉解也挺緩也緩亦解也故序卦傳  
曰解者緩也後漢書熹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傳變

傳賊得竟挺李賢注並曰挺解也下文筋骨挺解義與  
此同

寂寥蕭瑟

寂寥蕭瑟蔓草芳苓李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蕭瑟一  
草也字書曰蕭藉草也毛萇詩傳曰蕭水草也念孫案  
李說非也寂寥蕭瑟四字皆疊韻謂草貌也既言寂寥  
而又言蕭瑟者文重詞複以形容之若風賦之被麗披  
離子虛賦之罷池陂陀上林賦之歲砲岷鹿傑池此虎  
矣

乘牡駿之乘

志餘下

辛

駕飛輪之與乘牡駿之乘念孫案牡當為壯爾雅曰駿  
壯大也又曰駟也方言曰駟大也秦晉之閒凡人之  
大謂之駟或謂之壯說文曰壯大也駟大也駟壯馬  
也楚辭九歎同駟駟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魏  
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然則壯駟駟駿四字名異而  
實同壯駿即駟駿也作牡者字之誤耳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李善曰言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  
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念孫案誠必不悔以誠必  
二字連讀非以必不悔二字連讀誠必與決絕相對為

文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  
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  
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皆其證也決絕以諾以與已通  
言或已或諾俱決絕而無猶豫也表記君子與其有諾  
責也甯有已怨鄭注  
曰已謂不許也延周書  
官人篇曰已諾無決李注皆誤

簪扶桑

凌赤岸簪扶桑李善曰說文曰簪埽竹也念孫案訓簪  
為埽竹則與扶桑二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凌字不對  
矣今案簪者埽也言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埽扶桑也簪  
字本作埽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埽埽也聖主得賢臣頌

志餘下

至

曰忽若簪汎畫塗簪汎猶言埽穢也如淳曰若以簪埽  
於汎灑之處非是  
辨見  
漢書東都賦曰戈鋌雲羽旄埽霓義亦同也

恭命則愈

讓中書令表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  
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  
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呂向曰愈勝也念孫案愈即愉字  
爾雅曰愉樂也樂與苦正相反恭命則樂承上富貴寵  
榮而言違命則苦承上刑罰貧賤而言愉與愈古字通  
荀子正論篇形至佚心至愉君子篇愉作愈

灌章邯

鄒陽上書吳王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  
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念孫案灌章邯本作水章  
邯後人不解水字之義又見應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  
水為灌不知應注自解水字非解灌字也以水灌之故  
曰水魏策曰決熒澤而水大梁是也漢書鄒陽傳正作  
水章邯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枚乘上書諫吳王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念孫案此  
本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今作得全者昌失全者  
亡者後人依孟子句法刪之也雜婁篇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不知得

志餘下

至

全全昌失全全亡本出史記田完世家素隱曰全昌者  
謂事君無失則  
身名獲昌故  
云全昌也故李善引之以為證刪者謬矣漢書枚乘  
傳說苑正諫篇竝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極天命之上壽獎無窮之極樂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獎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念孫  
案首句上字次句極字皆後人所加極天命之壽謂終  
其天年耳非必上壽也獎盡也極天命之壽則盡無窮  
之樂矣不必言極樂也且極天命之壽以下皆五字為  
句加入上極二字則句法參差矣枚乘傳及漢紀說苑  
皆無上極二字五臣本無極字

手可擢而抓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斲足可擢而絕手可擢而抓今李善本

此如念孫案手可擢而抓本作拔今作抓後人據李

善注改之也今案李注云廣雅曰擢抓也此自釋擢字

之義非釋抓字之義下又云字林曰抓壯交切此是釋

注內抓字之音與正文無涉後人不察而改拔為抓謬

矣且拔與斲絕為韻若改為手可擢而抓則非但文不

成義且失其韻矣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竝作手可擢

而拔六臣本注云拔善作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志餘下

善

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今李善本如此

念孫案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句而流俗人之言句

故蘇林曰而猶如也言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

不相師用也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是其證也

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

為如矣又案張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

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所言據此則五臣本

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矣今本用而作而用

則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

本亦作而用則又後人據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漢書

司馬遷傳亦作用而足以互證矣此篇原文多經後人  
增改當以漢書參校今略舉數條不能具論也

自守奇士

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念孫案自守奇士本作自奇

士言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然觀其為人自是

奇士奇士二字統事親孝以下七事而言若加一守字

則失其義矣今本作自守奇士者後人加守字以成四

具五刑拘具下並加於字鄙沒世鄙下加陋矣祗取辱

本已有守字司馬遷傳無守字

倡優所畜

志餘下

善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念孫案倡優

所畜本作倡優畜之謂主上以倡優畜之也若云倡優

所畜則義不可通矣蓋後人欲與上下兩所字一例故

改畜之為所畜而不知其謬也張銑曰如倡優女樂所

本已作所畜司馬遷傳正作倡優畜之

鄙陋沒世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念孫

案鄙陋沒世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

王注曰鄙恥也廣雅

同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為  
交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呂向斷恨私心有所不盡

鄙陋為句其謬益甚司馬遷傳及藝文類聚引此俱無  
陋字

適足取辱耳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念孫案適足取辱本作祇取辱  
小雅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犬福不  
再祇取辱焉是也李善本作適足取辱五臣本作祇足  
取辱皆後人所增改司馬遷傳正作祇取辱

諸儒博士

移書讓太常博士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念孫案諸儒  
博士儒字後人所加諸博士即諸儒不當於博士之外

志餘下

矣

更言諸儒也李善及呂延濟注並云諸博士不肯與歆  
論議相對則善及五臣本皆無儒字明矣漢書劉歆傳  
亦無儒字

以尙書為不備

以尙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念孫案以尙書為不  
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不信古文尙書而以今文二  
十九篇為已備故曰以尙書為備非謂其不備也李善

引薛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今  
連大誓為二十九篇此云二十八篇者除大誓計之也  
蓋瓚言初人魏晉間偽古文尙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  
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摘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  
文二十八篇見經義述聞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

不知本有百篇呂向曰當時學者尙書唯有三十篇  
二十九篇今文顧命與庚子以為備矣據此則李善及  
五臣本皆作以尙書為備明矣今本備上有不字者後  
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耳劉歆傳無不字

乃湮洪塞源

難蜀父老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念孫案乃  
湮洪塞源塞字後人所加湮洪源者湮塞也謂塞洪水  
之源也若改為湮洪塞源則不特塞與湮詞意相複且  
湮洪二字文不成義矣後人改為湮洪塞源者欲其句  
法與下二句相對而不知其義  
之不可通也文  
選中往往有此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俱無塞字史記  
作乃

志餘下

矣

湮鴻水漢書  
作乃湮洪原

躬腠胝無胼

躬腠胝無胼膚不生毛李善曰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  
曰胼其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躄也竹施切念  
孫案躬腠胝無胼句法甚累史記作躬胝無胼集解曰  
徐廣曰胝音竹移反一作腠音湊膚理也索隱本作躬  
腠胝無胼云張揖曰腠一作胝胝理也胝音丁私反  
漢書作躬胝無胼今本作躬胝無胼胝為或之譌  
胝二字後人所加說見劉氏端臨  
拾遺張晏曰胝湊理也合史記漢書文選考之是史記  
作胝一作湊漢書作胝張揖孟康並作胝見上  
李善注及史記索隱

或古聲相近而文選及史記索隱則騰胝二字竝載揆  
厥所由皆一本作騰一本作胝而後人謀合之也史記  
作胝又作騰卽其明證矣而李善劉良司馬貞皆竝解  
騰胝二字則其誤已久獨賴有徐廣胝一作騰之語可  
識其致誤之由耳

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字

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字今李善本如此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念孫案之字二字後人妄加之也鷓鴣二句相對爲文  
且澤字古讀若鐸說見唐韻正與廓爲韻若加之字二字則  
非特句法參差而韻亦不諧矣五臣本及史記漢書漢

志餘下

美

紀皆無之字二字

夷險芟荒

荅賓戲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注晉灼曰發開  
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念孫案據晉灼注則正文作夷險  
發荒可知發者發之俗字也發發聲相近玉篇發匹葛扶葛二切  
故發通作發發亦夷也說文發以足蹋夷艸引春秋傳  
隱六曰發夷蘊崇之是也諸本作芟蓋卽發之誤又案  
晉灼注漢書而訓發爲開則漢書敘傳亦必作發荒今  
本敘傳作芟蓋亦發之誤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

箠瓢

念孫案伯夷抗行於首陽四句當從漢書敘傳作夷抗  
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箠瓢孔終篇於面  
矜今李善本夷作伯夷惠作柳惠顏耽樂作顏淵樂皆  
後人妄增改之也夷抗行於首陽以下皆以六字爲句  
今改夷爲伯夷惠爲柳惠則句法參差其謬一也謂柳  
下惠爲柳惠其謬二也夷與惠對顏與孔對今改顏耽  
樂爲顏淵樂則與孔終篇不對其謬三也五臣本無伯  
字柳字顏耽樂作顏潛樂義得兩通降志於辱仕各本  
於字竝譌作而

志餘下

美

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

念孫案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冽二句本作虎嘯  
而風冽龍興而致雲今李善本風上有谷字雲下有氣  
字皆後人所加也彼見四子講德論云虎嘯而風寥戾  
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與此大略相  
同故於雲下加氣字不知本文原無氣字也蓋彼以辰  
氣爲韻故雲下有氣字與此不同也又見楚辭七諫及  
淮南天文篇竝云虎嘯而谷風至故於風上加谷字不  
知本文亦無谷字也如有谷字則李善當引楚辭淮南  
爲證今乃引管輅別傳云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

嘯動於吳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則風上本無谷字明矣嘯賦注引此正作虎嘯而風洲龍興而致雲五臣本及漢書王褒傳漢紀並同

祚爾輝章

漢高祖功臣頌祚爾輝章李善曰章印章也張銑曰福汝輝榮之寵章念孫案李張二說皆非也輝讀為徽徽旌旗之屬徽章猶言旗章祚賜也見齊語注言賜爾以徽章也大雅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說文曰徽識也識今作識以絳徽帛著于背引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今本作微大傳殊微號鄭注曰微號旌旗之名也

餘下

卒

徽所以為表章故曰徽章齊策曰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也宋孝武宣貴如誄曰崇徽章而出寰何徽與輝古字通亦通作揮東京賦曰戎士介而揚揮

立基孝公

勳秦美新立基孝公今李善本如此茂惠文奮昭莊念孫案立基孝公立字後人所加基孝公者爾雅曰基始也言秦之疆始於孝公也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皆以三字為句加一立字則何法參差矣五臣本及藝文類聚所引皆無立字

咸稽之於秦紀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李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之而著之秦紀呂向曰稽述也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念孫案李呂二說皆非也商頌元身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與同儒行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章注越語曰紀法也言改制度軌量而同之於秦法也史記秦始皇紀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是其事也

狙獷而不臻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李善曰說文曰狙犬

志餘下

空

暫留人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張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大留人者也念孫案李解狙字之義未當張則大謬矣狙讀為虛廣雅曰趨狙虛也虛曹憲音在何反謂驚去之貌也虛與狙古字通說文曰狙犬狙獷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狙又曰獷犬獷獷不可附也然則狙獷皆驚去之貌言麟鳳高飛遠走而不至也

神歌靈繹

神歌靈繹海水羣飛李善曰繹猶緒也言神靈歌其繹緒不福佑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五臣本



釋作液到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  
滋液不降福祥也念孫案李烈二注皆不得其解而為  
之詞今案釋者終也神歇蓋釋海水羣飛言始皇既沒  
而天下皆叛也釋字本作戮釋液皆其借字也又借作  
射說文曰戮終也廣雅曰繹終也又曰疆繹終窮也魯  
頌駟篇曰思無疆又曰思無戮白虎通義曰九月謂之  
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  
有終已也此皆古人謂終為戮之證張衡靈憲曰神歇  
精戮義與此同也

有馮應而尚缺

志餘下

奎

上覽古在笱有馮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李善以馮  
應為依憑瑞應呂向曰憑仁義而感瑞應念孫案應讀  
為膺馮膺猶服膺也服與馮一聲之轉中庸曰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士喪禮馮尸鄭注曰馮服膺之喪大記馮  
尸注曰馮謂扶持服膺莊子盜跖篇曰馮而不舍又曰  
服膺而不舍服膺即馮也服與伏古通用服膺之為馮  
膺猶伏軾之為馮軾史記酈生傳伏軾下齊伏琴之為  
馮琴史記魏世家中期馮琴索苗伏之為苗馮也史記  
傳未嘗敢均苗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康誥曰應保殷  
伏漢書作苗馮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民周語曰膺保  
明德應保即膺保苗伏之為苗馮也史記  
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戎狄是膺音義曰

膺丁本此承上文帝王之道不可離而言言上覽古笱  
有服膺斯道而尚有缺失者矣未有壞徹斯道而能自  
全者也服膺與壞徹意正相對說者不達乃讀應為瑞  
應之應宜其詰鞠為病矣

其疇離之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  
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  
劉良曰離治也念孫案應治二訓皆於古無據且於義  
未安今案離者被也言非新家其誰被此祥瑞也後漢  
書東平憲王傳策曰今詔有司加賜鸞駟乘馬龍旂九

志餘下

奎

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句法正與  
此同李賢曰離被也班固杜根張言非憲王誰更被蒙  
此恩也

覺德不愷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愷愷則覺德不愷李善曰不  
愷愷則覺德不和也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  
和也劉良曰不愷愷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念  
孫案李解愷字之義未當劉則并誤解覺字矣今案覺  
大也愷明也言不愷愷則大德不明於天下也孝經引  
詩有覺德行鄭注曰覺大也小雅斯于篇有覺其愷  
毛傳曰有覺言高大也

衣引詩覺作枯鄭注曰枯大也直也爾雅曰愷悌發也  
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訓愷為明字亦作闔廣雅曰闔  
明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李  
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  
常儀也劉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  
也夷平也念孫案李說羣公及夷儀皆失之劉說尤謬  
今案羣公先正即上所謂鬼神大雅雲漢篇曰羣公先  
正則不我助是也爾雅曰夷悅也郭注引詩我心則夷  
又鄭風風雨篇云胡  
不夷商頌那篇亦不夷釋毛傳並與爾雅同言羣公先正之神無不悅其禮  
儀故曰鬼神之望允塞也下文云姦宄寇賊罔不振威  
振威與夷儀相對為文是夷為悅也

志餘下

齒

猶可得而脩也

典引厥有氏號紹天闔繹莫不開元於太昇皇初之首  
上哉質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呂向曰其書尙可得脩  
治也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  
往往譌混繫辭傳損  
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為循  
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昧岐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  
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素隱曰商君書作脩古  
管子九守篇循名而督實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  
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羸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  
循禮無邪今本循字並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

循行都昌台邱遷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  
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  
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遷而下十九人皆  
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  
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二字循者述也  
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俗用循者述也  
邳鳳日月傳曰述循也廣雅曰循述也大昇以前不可復考故上文曰踰  
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太昇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曰其書可得而述非謂  
脩治之也後漢書班固傳亦誤作脩

匿亾回而不泯

匿亾回而不泯匿古隱字也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  
謀厥匿乃獲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  
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為姦匿匿並與隱同漢  
書五行志朔月見東方謂之仄隱周官保章氏疏後

志餘下

壹

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書大傳並作側匿微胡瑣而不頤呂延濟曰回  
邪也班固傳作慝亾迴而不泯李賢曰慝惡也迴遠也  
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  
不養也念孫案迴與瑣相對為文則作迴者是也迴譌  
為迴因譌為回耳呂訓回為邪則是惡無邪而不泯不  
詞之甚矣微讀為微微善也說見班固傳

闕也

有不俾而假素罔亮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  
假素罔亮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李善曰言前

封禪之君有天不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過其篇章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傳曰台我也班固傳注以允度為允揚法度餘與李善注略同五臣不詳故念孫案李善以不俾為天不使允度為允明之度如台為如我李賢又以允度為允揚法度皆不得其解而為之詞也今案不俾者不從也爾雅曰俾從也君與俾猶魯頌言至于度與宅古字通允度即允宅也書序曰咎在帝堯聰明文思允宅天下是也薛瓚注漢書韋宅度同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度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引作度又堯典宅而周官籛人注引作度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度禹貢是降邸宅土風俗通義引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

**志餘下** 奕

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凡古文尚書例作宅今文尚書例作度孟堅本用今文此言允度即書序之允宅猶上文言正位度宗即顧命之極宅宗也允宅天下者廣宅天下也周頌敬之傳曰允廣也允與廣義同而字亦相通周語熙廣也韋注引鄭司農云廣當為允堯典曰允被四表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廣被四表荀子禮論篇曰積厚者流澤廣大如台者奈何也湯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允皆其證也如台者奈何也夏罪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而伯戲黎今王其如台日其如台亦謂下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問道篇莊周申書效傳則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言奈何也漢匡正之也說者皆訓台為我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言自古封禪之君有海內未盡率從而尚假竹素者未有允宅天下而遺其文章者今其奈何而獨闕也郭有道碑文曰今其

如何而關斯禮句法本此

允允不陽

念孫案班固述成紀炎熒燎火亦允不陽亦發語詞臬陶謨曰亦行有九德是也經傳中若是者多矣今李善本作允允不陽者後人但知亦為連及之詞而不知其為發語詞故妄改為允不知此謂火之不揚非謂其允也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亦謂火非謂允也漢書谷永傳作燎之方陽陽揚古字通五臣本及漢書敘傳漢紀皆作亦允不陽李善引張晏注曰天子委政王氏亦不熾矣據此則正文本作亦允不陽明矣今本亦不熾矣作不亦熾乎又今本漢書張晏注作不熾矣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

**志餘下** 宅

躬親節儉

念孫案非有先生論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五臣本及漢書東方朔傳並作躬節儉六臣本注云躬善本作親據此則李善本本作親節儉今作躬親節儉者校書者據五臣本旁記躬字而後人誤合之也自舉賢才以下皆以三字為句加入躬字則句法參差矣下文放鄭聲以下七句開內藏以下六句亦以三字為句

但懸曼曼

四子講德論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曼

蒲首不能以射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張鉉曰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矧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念孫案李張皆未解懸字曼字之義懸謂繳也繳繩也矧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懸繫也淮南說山篇好弋者先具繳與矧高注曰繳大綸矧短矢繳所以繫矧是也曼者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矧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廣雅曼無也小爾雅同法言寡見篇曰曼是為也五百篇曰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但懸曼矧與空柯無刃相對為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曼一聲之轉無之轉為曼猶蕪菁之轉為蔓菁矣

志餘下

矣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今李善本如此游觀乎道德之域念孫案匍匐二字後人妄加之也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皆以七字為句加入匍匐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且文不成義矣五臣本無匍匐

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

念孫案王命論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無字本在貪字上言母貪不可冀望之事為二母所笑也漢書敘傳作母貪不可幾漢紀作無貪不可幾者是其證又案李周翰注云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則

無字本在貪不可冀之上明矣今本無字在下句為字上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移其次耳

棲遲泌邱

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善誘能教李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念孫案毛以泌為泉水此言泌邱則與毛傳異義案廣雅曰邱上有木為秘邱此碑云棲遲泌邱而用互勝碑亦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又東晉元居釋曰學自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秘邱抱朴子正郭篇曰廁高潔之條貫為秘邱之俊民泌秘字異而義同蔡邕張揖束皙葛洪並以泌為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家也

志餘下

矣

家也

世謂隨夷為淵兮謂踟躕為廉

念孫案弔屈原文世謂隨夷為淵兮謂踟躕為廉本無兩為字今有之者後人以下文云莫邪為鈍安鉞刀為銛故加之也不知此二句言謂不言為下二句言為不言謂互文也若此二句有為字則不成句法矣史記漢書賈誼傳俱無為字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彼尋常之汙瀆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念孫案巨字後人所加既言吞舟之魚則不必更言巨矣列子揚朱篇曰吞舟



ZW 21101000819151

之魚不游枝流... 魚氏春秋... 之水無吞舟之魚... 吞舟之魚... 李善注云尋常之海巨魚無所還其體因於正文內加

巨字不知此引莊子之交以明小水之不容巨魚耳非正文內本有巨字也劉良注云吞舟之魚今本作吞舟人所改下文云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則仍未改也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則正文內原無巨字明矣史記漢書皆無巨字

擠為山乎九天

武帝交彼八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

山乎九天李善曰擠墜也張銑曰為山將至

志餘下

字

於九天也若云墜為山乎九天則與上意不貫下二句

云苟理窮而此盡豈長策之研乃始言功成而身外

耳擠墜也商 于篇子賦擠馬注曰擠猶也擠墜

之擠通作擠猶擠升之擠通作擠矣

讀書雜誌餘編下

